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三冊目次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一）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續集十一卷別集十卷（一）

（宋）朱熹撰

宋咸淳元年建安書院刻宋元明遞修本

晦菴集一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內府藏本

宋朱子撰。書錄解題載晦菴集一百卷、紫陽年譜三卷、不云其集誰所編。亦不載續集。明成化癸卯莆田黃仲昭跋、稱晦菴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又有續集若干卷、別集若干卷、亦併刻之云云。是正集百卷、編於在手。然朱玉朱子文集大全類編、稱在所編實八十八卷、合續集別集乃成百卷。是正集百卷又不出在手矣。別集之首有咸淳元年建安書院黃鏞序曰、先生之文正集續集潛齋實齋二公已鋟版書院。建通守余君師魯好古博雅、搜訪先生遺文又得十卷、以為別集。其標目則一仿乎前、而每篇之下必書其所從得。是別集之編、出余師魯手。惟續集不得主名、朱玉亦云無考。觀鏞所序在度宗之初、則其成集亦在理宗之世也。此本為康熙戊辰蔡方炳臧眉錫所刊、眉錫序之、而方炳書後題曰朱子大全集。不知其名之所始。考黃仲昭跋及嘉靖壬辰潘潢跋、尚皆稱晦菴先生集、而方炳跋乃稱朱子故有大全文集、歲月浸久、版已磨滅。則其名殆起明中葉以後乎。惟是潢跋稱文集百卷、續集五卷、別集七卷、與今本合。而與潢共事之蘇信所作前序、乃稱百有二十卷、已自相矛盾。方炳手校此書、其跋又稱原集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其數尤不相符。莫明其故。疑信序本作百有十二卷、重刻者偶倒其文、而方炳跋則緣寫筆誤、失於校正也。方炳跋又稱校是書時不敢妄有更定、悉依原本。即續別二集亦未依類附入、頗得古人刊書謹嚴詳慎之意。今通編為一百一十二卷、仍分標晦菴集續集別集之目。不相淆亂、以存其舊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上

第一卷

詞　賦　琴操　詩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白鹿洞賦

感春賦

空同賦

招隱操

遠游篇

擬古八首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

邵武道中

黄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酬丘子野

丘子野郊園五詠

古意

送劉旬甫

晨起對雨二首

殘臘

客舍聽雨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社日諸人集西岡

久雨齋居誦經

新竹

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黄子厚二首

夜聞子規

杜門

宿山寺聞蟬作

晨登雲際閣

池上示同遊者

過黄塘嶺

宿白苎畬

濯足澗水二首

自溪口買舟至順昌示同行者

宿篔簹鋪

倒水坑作

夏日二首

對雨

齋居聞磬

聞琴

讀道書六首
秋雨
秋夕懷子厚二首
病中呈諸友
川上見月歸示同行者
月夜述懷
冬雨不止
贈仰上人
即事偶賦
擬步虛辭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
冬日二首
春日即事
誦經
春日言懷
晚步
懷友
山館觀海棠二首
題畫
過武夷作

同安官舍夜二首
寄山中舊知十首
述懷
釋奠齋居
試院雜詩五首
巖桂
秋懷
喜晴
夜雨
晚步
書事
八月十七夜月
憶齋中二首
秋夕
夢山中故人
懷子厚
南安道中
垂澗藤
臨流石
懸崖水

穿林徑
九日
督役城樓
再至
晚望
苧溪道中
十月朔旦懷先壠
步虛詞二首
民安道中
西郊縱步
守黃子衕
濯足萬里流
孤鶴思太清
與諸同寮謁莫北山
懷山田二首
夜雨二首
將理西齋
寄題金元鼎西山亭
冬至陰雨
安溪道中
留安溪
安溪書事
梅花兩絶句
柚花
病告齋居作
感事有嘆
夏日
聞蟬
秋夜歎
茅舍獨飲
宿傳舍見月
寄諸同寮
登羅溪峯
登西山亭
雙髻峯
涉澗水作
試院即事
王嘉叟所藏畫二首
雜記草木九首
觀黃德美雨圖二首

栯事齋苦聽雨呈劉子晋

卷第二

詩

送王季山赴龍溪
宿劉頭鋪夜聞杜宇
次韻傅文題呂少衞藏書閣
次旬父韻
次祝澤之韻
次祝澤之韻送劉子晋歸省
送祝澤之還鄉
九日山夜泛舟弄月二首
發思堂作示諸同志
再得古本
示諸同志
示四弟
還家即事
小盤道中
題囊山寺
題九日山石佛院亂峯軒二首
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三首
再至同安示諸生
詣永公菴雨作
茉利
謝人送蘭
又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尋蘭花前約
秋夕二首
秋夜聽雨懷子厚
對月思故山夜景
步東橋玩月二首
梵天聽雨
兼山閣雨中
登閣
秋懷二首
中元雨中呈子晋
秋暑
秋李伯玉用東坡韻賦梅花
賦梅花有懷元履
挽劉寶學二首

寄題梅川溪堂
和劉抱一
再和
送芮國器二首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二首
紅梅臘梅
呈黃子厚
酬子厚詠雪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挽范直閣二首
讀大學誠意章有感
仁術
聞善決江河
仰思二首
困學二首
復齋偶題
示四弟
克己
曾點

伐木
春日
春日偶作
觀書有感二首
題西林院壁二首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再題
示西林可師二首
感事書懷十六韻
次劉彥集觀雪韻
次彥集病中口占韻

感事
聞報七首
次子有聞捷四首
宿回向用壁間舊題
感事再用舊韻二首
再用元韻
宋村雪中有懷
次判院丈雪意韻
酬判院丈喜晴之句

登梅嶺
雪意
再用元韻作兩絶句
陪彥集充父游瑞巖
讀趙清獻公瑞巖留題追次元韻
讀二劉公瑞巖留題追次元韻二篇
入瑞巖道間四絶
挽藉溪胡先生三首
次韻潮州詩六首
濠上齋二首

閒坐
銷冠
山用
山居即事
東二坙
夏日齋居紀事
壽母生朝
又二首
又二首
又一首

再和東坡惠州梅花詩
歲晚分韻得巳字
卓國太夫人生朝
又一首
社後一日作
三月三日祀畢修禊分韻得一字
夏日二首
泉石爐煙四詩
偶題三首
次張彥輔韻

次張彥輔賞梅韻
借韻呈府判張丈
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二首
即事有懷寄彥輔仲宗二兄
次知府府判二丈韻三首
巢居分韻得將字
壁間亟刻亡去輒賦所懷
再用韻
再賦解嘲
題祝生畫二首

挽延平李先生三首
用西林舊韻二首
卷第三
詩
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
納湖
東渚
詠歸橋
船齋
麗澤堂
蘭澗
書樓
山齋
蒙軒
石瀨
卷雲亭
柳堤
月榭
濯清
西嶼
淙琤谷
聽雨舫
梅堤
采菱舟
南阜
次韻傅丈武夷道中五絕句
題畫卷
小山
吳畫
郊研
鬼佛
范寬
題祝生畫
次秀野韻
次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
乳餅
新筍
紫蕈
子薑
茭筍

南芥
薺菜
木耳
蘿蔔
芋魁
筍脯
豆腐
白蕈
次秀野閒居十五詠
秀野
積芳圃
家山堂
拙政堂
香界
春谷
舫齋
藥圃
山人方丈
龜峯樓
月波臺

挽蔬圃
秋香徑
曲池軒
前村
次秀野寄示南昌諸詩兩篇
次秀野韻五首
留秀野二首
次秀野君波館刈麥二詩
次秀野桑陌舊園二首
又次秀野二首
次秀野詠雪三首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次韻秀野早梅
次秀野極目亭韻
又
次秀野春晴山行紀物韻
再用韻題翠壁
次亭字韻呈秀野兼簡王宰三首
次山行韻呈秀野三首
次秀野泛渚波館韻

次秀野韻題卧雲菴
次秀野見留韻
次秀野種粟韻
和秀野斷葷
次韻寄題芙蕖館三首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次秀野韻二首
次秀野暑中二首
次秀野雜詩韻

葺居
刻漏
粟熟
山藥
食梨
導引
假山香雲水瀑布二首
家釀
酒市
黃雀鮓
檳榔

卷第四
詩　又五絶
答王無功
送吳茂實
送荊南幕府二首
趙君澤携琴載酒見訪分韻得琴
寄瀏陽李氏遺經閣二首
題鄭德輝悠然堂
題林一鶚示及諸賢詩卷二首

送德和弟歸婺源二首
送仲縝對策南宮
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縝留題
次劉明遠宋子飛反招隱韻二首
送謝周輔入廣
次亦樂園韻
次韻謝劉仲行惠筍二首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同張明府登凌風亭懷韓無咎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再次王宰韻
送張彥輔赴闕
送劉充甫平甫如豫章
哭羅宗約二首
題米元暉畫
觀劉氏山館壁畫六言五言
觀祝孝友畫卷六言五言
題祝孝友枕屏小景
次傅安道楊儀之二漕勸農二首
感懷

墨莊五詠
墨莊
洌軒
靜春堂
玩易齋
君子亭
齋居感興二十首
卜居
游武夷分韻得琚字
次石子重留別韻

鵝湖寺和陸子壽
偕機仲景仁游武夷
答景仁贈別
用前韻別機仲
讀機仲景仁詩因及詩傳綱目用前
韻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
寄機仲

卷第五
詩

拜張魏公墓下
敬簡堂分韻得月字
登嶽麓赫曦臺聯句
登定王臺
次敬夫登定王臺韻
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
作此
大雪馬上次敬夫韻
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樓
韻

再用敬夫定王臺韻賦詩
再用定王臺韻酬敬夫
馬上口占次敬夫韻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雪霽溪山口占
馬跡橋
登山次敬夫韻
方廣道中次敬夫韻
道中景物甚勝次敬夫韻
崖邊積雪取食甚清次敬夫韻
後洞山口晚賦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
方廣懷定叟
方廣聖燈次敬夫韻
羅漢果次敬夫韻
壁間古畫精絕未聞有賞音者
方廣版屋
泉聲次林擇之韻
霜月次擇之韻
枯木次擇之韻

宿方廣次敬夫韻
蓮花峯次敬夫韻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方廣睡覺次敬夫韻
感尚子平事
殘雪未消次擇之韻
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
石廩峯次敬夫韻
次敬夫韻
林間殘雪鏘然有聲
至上封用擇之韻
福嚴寺回望嶽市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穹林閣次張湖南韻
晚霞
過高臺讀信老詩次敬夫韻
贈上封諸老
日上封登祝融峯絕頂次敬夫韻
再登祝融用臺字韻

胡廣仲范伯崇自擻市來同登絕頂

醉下祝融峯

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illegible]

和敬夫韻

和擇之韻

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 自此後係東歸亂稿

馬上贈林擇之

梅溪坡下

寄題李東老淵乎齋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二絕

次擇之所和生字韻呈伯崇

再答擇之

宿萍鄉黃花渡口客舍和宋亨伯題詩

過毛山鋪

次擇之韻聊紀秦事

雪梅二闋奉懷敬夫

題二闋後

次韻擇之聽話

次韻伯崇自警

答擇之四詩

答擇之

次韻擇之

到袁州二首

袁州道中二首

賦歸雲洞

石乳洪羊二洞不及往遊

分宜晚泊江亭二絕

新喻西境

思歸用擇之韻

再和油字韻

次韻擇之懷張南軒

別韻賦一篇

宿新喻驛夜聞風鐸

題野人家

題萬安野館

萬安遇長沙便欲附書不果

不見梅再用來字韻

賦水僊花
清江道中見梅
臨江買舟
獅林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赤岡頭望遠山作
次韻擇之發臨江
次韻擇之漫成
竹節灘
舟中晚賦

次韻擇之將近豐城有作
過豐城作
舟中見新月戲呈伯崇擇之
次韻擇之舟中二首
自東湖至列岫二詩
列岫望西山二首
晚飲列岫
觀上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嘉叟韻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

觀西山懷嶽麓
進賢道中
野望
次韻擇之進賢道中漫成五首
次韻擇之夜宿進賢客舍
次韻擇之潤陂有作
過潤陂次伯崇韻
至金步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

安仁曉行
霜晴觀日出霧中
再用前韻
次韻擇之過丫頭巖
章巖
次韻擇之章巖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次二友石井韻三首
次韻擇　鉛山道中二首
次韻擇之發紫溪

次韻別擇之
次韻別范伯崇擇之二首 東歸亂稿止此
懷南軒呈伯崇擇之二首
九日登天湖分韻得歸字
歸報德再用韻
懷南嶽舊遊寄敬夫

卷第六

詩

和人遊西巖
次韻知郡章丈遊山
題周氏溪園三首
寄擇之
送擇之還鄉赴選三首
題擇之欣木亭
擇之誦所賦擬呂子進元宵詩因用元韻二首
次韻擇之梧竹二首并呈季通
擇之寄示深卿唱和次韻三首
送擇之赴潛臺之招二首
用黃山即事韻呈擇之兼懷子重順之

夜聞擇之誦師曾題畫絕句
次林擇之開善避暑韻二首
送林熙之五首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次彭應之賞雪韻
次彭應之魚樂亭韻
與劉德明祝濟之胡子寬晚步
以夏雲多奇峯為韻賦詩戲成五絕
仙洲晝寒亭次劉判院韻二首
次韻晝寒
次劉判院晝寒亭韻懷平父
次劉判院清湍之什
遊密菴分韻得還字
遊密菴分韻得絕字
次韻宿密菴
遊密菴
遊晝寒分韻得竹字
聞季通德明諸友入山以詩迎之
次觀瀑布韻
和季通晝寒韻

次韻謁忠顯劉公墓下
次季通晝寒亭韻二首
次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晝寒
次清湍亭韻二首
立春大雪邀劉圭甫諸兄遊天湖
次圭父游將軍巖韻二首
圭父約為金斗之遊次韻獻疑
次秀集經營別墅
秀集圭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分韻得
飽字
次劉圭甫和人梅花韻
酬圭父末利之作
酬圭父白蓮之作
次圭父觀魚韻
同黃子厚賦白芙蓉呈劉秀集平父
覩洪遵雙陸譜有感呈劉平甫范仲
宣
次劉秀集木犀韻三首
寄謝劉秀集惠菖蒲二首
公濟惠山蔬四種因次其韻

蓴
芹
筍
蕨
題吳公濟風泉亭
再題
奉和公濟絕句寄
寄公濟兼簡李伯諫五首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
詩問之二首
伯諫和詩因以詩問二首
游百丈山分韻得雲字
百丈山六詠
石磴
小澗
山門
石臺
西閣
瀑布
游蘆峯分韻得盡字

同丘子服游蘆峯分韻得白字
登蘆峯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早發潭溪夜登雲谷
雲谷二十六詠
雲谷
南澗
瀑布
雲關
蓮沼

杉逕
雲莊
泉硤
石池
山楹
藥圃
井泉
西寮
梅菴
草廬

懷仙
揮手
雲社
桃蹊
竹塢
漆園
茶坂
絶頂
北澗
中溪

休菴
雲谷雜詩十二首
登山
值風
翫月
謝客
勞農
講道
懷人
倦遊

修書
宴坐
下山
還家
雲谷合記事目俳體戲作一詩寄李
通
雲谷懐魏元履
送許順之南歸二首
宿雲際寺次許順之言別韻
挽汪端明三首
彥集奉檄歸省次韻奉酬
次彥集再適臨汀留別韻
次彥集韻
寄題宜春使君張定叟隱齋
次韻題平父重建一枝堂
日用自警示平父
抄二南寄平父
題劉平甫定菴五詠
定菴
巢雲

山臺
井泉
壽穴
劉平甫席上分韻得寫字
謝劉平甫惠水梔二首
和喜雨二絕
和章國華祈雨呈平父諸兄三首
山館諸兄共賦驟雨鷺絲二絕
唐石雪中
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彥集登天
湖下飲泉石軒分韻得清字
子晦純叟伯休季通德功登雲谷分韻
得冷字
宿黃沙分韻得如字
雲谷次吳公濟韻
宿休菴用德功壁間韻贈陳道人
挽劉樞密三首
武夷七詠
天柱峯
洞天

畫鶴

仰高堂

趣真亭

大小藏巖

冊龜

聞迅雷有感

卷第七

詩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三絶呈平父諸親友

寄雲谷瑞泉菴主

入南康界閱圖經感陶公李渤劉凝之事戲作

游廬阜董役卧龍作

讀李賓老玉澗詩偶成

同子澄及諸僚友遊三峽過山考登折

桂分韻得萬字

和子澄白鹿之句

落星分韻得往字

九日登紫霄絕頂次仲衡韻

行視陂塘二詩

遊卧龍得秋字賦詩紀事呈同遊

遊卧龍鐵通寺得江字不及賦詩用其韻紀事

分韻得賑意二字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歎有作

遊白鹿洞得謝字

和元範示及十梅詩

江梅

嶺梅

野梅

早梅

寒梅

小梅

踈梅

枯梅

落梅

賦梅

觀梅小集

用元範韻
次卜堂書落成白鹿佳句
白鹿講會次卜文韻
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送四十叔父
次松閣張丈韻
和張彦輔初到南康
次張都運咲敬夫韻二首
張叔開示及簡叔詩別賦五字以謝
和張彦輔落星寺
和張彦輔白鹿洞
次張彦輔西原韻
次張彦輔卧龍韻
次張彦輔棲賢韻
和張彦輔雪後棲賢詩
謝張彦輔留别
答張彦輔戲贈
答張彦輔解嘲
次或人和陶潛作韻

贈于盛二生
秋日告病齋居懷黃子厚劉平父[illegible]
山間諸友
夜坐有感
讀諸友遊山詩卷和首尾二篇
戲贈勝私老友
代勝私下一轉語
和戴主簿韻
次沈侍郎游撈伽李氏山房韻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
折桂院黃雲觀
撈伽院李氏山房
棲賢院三峽橋
西澗清淨退菴
卧龍菴武侯祠
萬杉寺
開先漱玉亭
簡寂觀
歸宗寺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

溫湯

康王谷水簾

落星寺

汎湖分韻賦詩得光字

次林擇之黃雲韻兼簡諸同遊

彭蠡月夜汎舟落星湖

觀康王谷簾夜飲山月軒分韻得上字

遊天池

觀野燈

山北紀行

卷第八

詩

拜建康劉公墓假館梅山堂感涕有作

雨涼閒遊山日請劉平父作主人

宿密菴分韻得衣字

讀子厚步月詩

次子厚秋懷韻

黎嶺水石戲呈子厚

讀子厚詩卷

登蘆峯二首

蘆峯次韻

次瑞泉詩韻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

酬黃子厚

遊密菴分韻得清字

遊密菴得空字

許進之胎仙室或疑欠舞字作此以辨之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居風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分韻得中字

次呂季克東堂九詠

野塘小隱

敬義堂

方拙寮

吟哦室

愛蓮

月臺
萊畦
海棠弃
橋堤
挽吳給事二首
次傅丈雲臺壁間韻呈諸同遊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
次休齋東詩見留二首
用林擇之韻別休齋
酬東峯溥公九日見贈

和林擇之鳳凰山
次林擇之涼峯韻
次顯菴益老韻
答黃叔張
次韻休齋道花峯
次黃叔張宿涼峯韻
至鳳凰山再作
見梅用攀字韻
次韻休齋懷古堂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

用林擇之韻呈陳福公
用前韻答方直甫
用前韻答林吏君
題君子亭
次西湖唱和韻二首
子直侍郎臨餞分韻得時字
發懷安分韻得星字
次少傅相公送行長句二首
再賦二首
送彥集之官瀏陽

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卷第九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得燈字
遊石馬分韻得出字
三月晦日與諸兄爲眞率之約
用公濟和陶之句
行視武夷精舍
武夷精舍雜詠 幷序
精舍

仁智堂
隱求齋
止宿寮
石門塢
觀善齋
寒栖館
晚對亭
鐵笛亭
釣磯
茶竈
漁艇
次公濟精舍韻
用公濟韻
出山道中口占
武夷櫂歌十首
次少傅相公寄題武夷精舍詩
謝劉子澄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
兩首
過蓋竹二首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拜鴻慶宮有感
答袁機仲論啓蒙
擲林長仁書春盛題問答
題巖居厚溪莊圖
以蟲鳴秋
挽蔡[redacted]大博
浮翠亭次叔通韻
用丘子服韻呈儲行之諸友
次縣大夫見蠲之意
白雲寺送儲伯升
贈彭世昌歸山
和人都試之韻
聚星落成次致政陳文韻
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韻
懷灃溪舊居
次昭遠致政丈得雨韻
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題劉志夫巖居厚瀟湘詩卷後
聞蛙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墨梅
秋華四首
木芙蓉
蕙
木犀
菊
贈鍼足陳道人
戲答楊廷秀問訊離騷二首
孝宗皇帝挽歌
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白鹿吳

山長及諸耆舊三首
次韻丘子服劉叔通江文卿古梅三
詩
用子服韻謝水仙花
引年得請陳昭遠丈以詩見賀次韻
謝之
再賦
次居厚廟令韻
奉和子服黃楊游巖二詩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次叔通探梅韻
次子服載酒詩
寄江文卿劉叔通
梅
香茶供養黃蘗長老悟公塔
庚申立春前一日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因題
其上

卷第十

詩

謁表伯余宋祐
次韻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窓韻
題謝安石東山圖
江月圖
吳山高
題蕃騎圖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妃圖
夜

醉作二首
苦雨用俳諧體
杉木長澗四首
題中峯杉徑
山寺逢僧談命
贈書工
蘭
讀十二辰詩卷
題毛公平仲墓銘後
挽鹿伯可郎中二首

挽陳撿正二首
挽陳兄朝章居士
哭劉嶽卿
宿石邑舘二首
水口行舟二首
詠巖桂二首
次茆察院韻二首
挽梁文靖公二首
挽周侍郎二首
挽董安人二首

題霜傑集
謝吳公濟菖蒲
易二首
客來二首
題沈公雅卜居圖
武林
桐廬舟中見山寺
題尤美軒詩卷寄伯時季路
次延之韻題紹德菴真如軒呈伯時季路

次益老近詩二首
次益老韻
秋日
放船二首

樂府

水調歌頭
次袁機仲韻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回文
次圭父回[illegible]韻

用傅安道和朱希眞梅詞韻
和西江月
又
江檻詞
又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好事近
隱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詠叔懷夢飛仙呈茂獻侍郎

水調歌頭聯句

卷第十一

封事

壬午應詔封事
庚子應詔封事
繳進奏疏狀
戊申封事

卷第十二

封事

己酉擬上封事
甲寅擬上封事
乙卯擬上封事 文不錄

卷第十三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三
辛丑延和奏劄七

卷第十四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五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五

乞進德劄子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經筵留身劄子
論災異劄子
面奏劄子
乞討論喪服劄子
乞修三禮劄子

卷第十五

講義議狀劄子
經筵講義
祧廟議狀幷圖
再奏祧廟劄子幷圖
議祧廟劄子
進擬詔意
山陵議狀

卷第十六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闕

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濟狀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幷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
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充軍糧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
奏救荒事宜狀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卷第十七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奏請畫一事件狀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鐫削狀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狀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

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乞推賞獻助人狀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蝗蟲傷稼狀
御筆回奏狀
乞脩德政以弭天變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
狀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乞將合該蠲閣夏税人户前期輸納
者理折今年新税狀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
官會度牒狀

卷第十八

奏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再奏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
等狀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奏巡歷至台州奉行事件狀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按唐仲友第二狀

申尚書省狀
按唐仲友第三狀

卷第十九

奏狀

按唐仲友第四狀
按唐仲友第五狀
乞罷黜狀
又乞罷黜狀
申尚書省劄子
按唐仲友第六狀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奏經界狀
又奏乞戒約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
　除豁虛額錢數狀
乞褒録高登狀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按黄叟狀
劾將官陸景任狀
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咸方銓狀
舉潘友恭自代狀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卷第二十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
　狀
申嚴昏禮狀
舉柯翰狀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税及應副軍粮
　狀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税狀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樁錢狀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乞催修石隄劄子
論都昌創寨劄子
申免移軍治狀
論馬辛獄情劄子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論阿梁獄情劄子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乞保明減星子縣税劄子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乞行遣糴米官吏劄子
乞申明閑糴指揮劄子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執政劄子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乞加封陶威公狀

卷第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乞禁止遏糴狀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捄荒事宜畫一狀
論督責稅賦狀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乞給借稻種狀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乞支降錢物狀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論差役利害狀
經界申諸司狀
再申諸司狀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祧廟申省狀
再申省狀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卷第二十二

辭免

辭免召命狀二
回申催促供職狀一
乞嶽廟劄子
回申催供職狀二
辭免召命狀五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申建寧府狀二
謝改官宮觀奏狀

申省狀
申建寧府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辭免知南康軍狀
乞宮觀劄子
乞宮觀狀
與宰執劄子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自劾不合致人户逃移狀二
乞宮觀劄子
乞宮觀狀
與政府劄子
乞宮觀劄子
辭免直祕閣狀三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申省狀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申省狀
辭免進職奏狀二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申省狀
乞宮觀劄子
申建寧府改正幇勘俸給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乞宮觀劄子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與宰執劄子
辭免磨勘轉官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直寶文閣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召命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召命奏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申登聞檢院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與宰執劄子

卷第二十三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漳州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漳州劄子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illegible]

錫宴妨廢職事乞賜罷黜奏狀
乞宮觀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潭州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知潭州狀二
與宰執劄子

乞放歸田里狀
辭免召命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與宰執劄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宮
職詣闕奏狀三
申省狀
又申省狀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與宰執劄子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illegible]

府奏狀一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申省狀
由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
狀四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
永阜陵事奏狀五
申省狀
與宰執劄子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與宰執劄子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與宰執劄子
乞致仕狀
與宰執劄子 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錄下

卷第二十四

書 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
與李教授
答陳宰
與黃樞密
答陳漕論鹽法
答劉平甫
與延平李先生
與魏元履 二
與陳侍郎
與汪帥論屯田
與曾晉叔
與魏元履 二
賀陳丞相
答魏元履
與陳丞相
與江尚書 三
與陳丞相

答汪尚書
與陳丞相
答劉平甫
答張欽夫

卷第二十五

書時事出處　劄子

答張敬夫四
答沈侍郎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
與建寧傅守
答傅守
答龔參政二
答陳秘監
與傅漕
與呂伯恭二
答鄭尚書
與龔參政一
答陳丞相二
答呂伯恭
與鄭自明

卷第二十六

書時事出處　劄子

與史丞相
與王樞密
與袁寺丞
與曹晉叔
與楊教授
與臺端
與皇甫帥
與漕司
與顏提舉四
與執政
與丞相二
與王樞使
與丞相
與曹晉叔
答黃教授
與江東陳帥一
與江東王漕
與漕司畫一

與王漕
與江西張帥 一
與江西錢漕
與江西張漕 四
與江西張帥 四
與星子諸寮議荒政
與執政
與周參政 八
與陳師中
與陳丞相 別紙

與福建顏漕 二
上宰相
與陳丞相 別紙

卷第二十六

書 時事出處

與趙帥 二
與林擇之 二
與趙帥
答梁丞相
與陳福公 三

與史太保 二
答詹帥 四
與張定叟
與王漕
與周丞相
與曹晉叔
答尤延之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與周丞相
與留參政

與周丞相
答劉漕
答或人

卷第二十八

書 時事出處 劄子

與周丞相
與曹晉叔
答陳同父 二
與周丞相
與李誠父

與張元善
答李誠父
答王謙仲
與留丞相 二
與黃仁卿
答趙帥論舉子倉事
與陳憲
與留丞相
與趙帥 一
答陳漕

與留丞相 七
與趙帥
與留丞相

卷第二十九

書時事出處 劉子

與趙尚書 四
與留丞相
與執政
與漕司
與留丞相 二

答吳茂才
答臨江王倅
答汪長孺
與王樞使謙仲 二
答李季章
與趙丞相 二
答李季章 二
答黃仁卿
答李公晦
與鄭參政 一

與李季章
與留丞相
答任行甫 五
與楊子直
與項平父
答張定叟
答劉季章
與黃直卿
與陳建寧
乞給由子與納税户條目

與李彥中帳幹論賑濟
卷第三十
書問答
答汪尚書十一
與張敬夫十
卷第三十一
書問答
答張敬夫二十二
卷第三十二
書問答

答張敬夫十八
卷第三十三
書問答
答呂伯恭四十九
卷第三十四
書問答
答呂伯恭四十五
卷第三十五
書問答
答呂伯恭八

答劉子澄十六
卷第三十六
書問答
答陸子壽二
答陸子美三
答陸子靜六
答陳同甫十三
卷第三十七
書問答論事
與籍溪胡先生二

與范直閣四
與慶國卓夫人
上黃端明
與王龜齡
答陳丞相
與劉恭父四
答韓無咎
與芮國器二
答鄭景望四
答尤延之二

答林黄中 三
與郭沖晦 二
答程可久 十
答程泰之 二
答李壽翁
答陳體仁
答顔魯子 二

卷第三十八

書問答

答袁機仲 十一

答趙提舉 二
答周益公 三
與留丞相 三
與曾裘父 三
答黄叔張
答耿直之
答薛士龍 二
答林謙之
答江元適 三
答詹體仁

答楊庭秀
答李季章 五
答范文叔 三
答陳君舉 四
與劉德修
答黄文叔
答徐元敏
答林正夫

卷第三十九

書問答

答戴邁

答林巒 一
答呂侁
答楊宋卿
答柯國材 四
答許順之 二十七
答陳齊仲
答徐元聘 二
答王近思 十二
答魏元履 三

答魏元履子應仲
答范伯崇十四

卷第四十
書問答
答劉平甫八
與劉平父書中雜說
答吳耕老
答何叔京三十三

卷第四十一
書問答
答馮作肅四
答連嵩卿四
答程允夫十三
答董子厚

卷第四十二
書問答
答胡廣仲六
與吳晦叔十三
答石子重十二

卷第四十三

書問答
答陳明仲十六
答李伯諫三
答吳公濟
答趙佐卿
答曹晉叔
答林擇之三十三
答林充之二

卷第四十四
書問答
答蔡季通四十五
答方伯謨二十四
答梁文叔四
與吳茂實二
答任伯起三
答江德功十三
答黃直翁三
答曹子野

卷第四十五
書問答

答虞士朋二
答游誠之三
答吳伯起二
答歐陽慶似
答嚴居厚
答丘子野
答丘子服二
答李深卿
答胡寬夫
答吳德夫

答楊子直五
答呂季克
答廖子晦十八

卷第四十六

書問答

答李賓老
與汪伯虞
答汪太初
答方耕道三
答曾節夫

答呂士瞻竦
答呂道一二
答詹兼善
答曾致虛二
答朱魯叔
答黃商伯五
答詹元善三
答潘叔度五
答潘叔昌十
答劉叔文二

答王子充
答胡伯逢四
答黃仁卿
答黃直卿七

卷第四十七

書問答

答呂子約二十八

卷第四十八

書問答

答呂子約二十

卷第四十九
書問答
答王子合 十八
答林伯和
答林叔和 三
答林熙之
答陳膚仲 六
答滕德粹德章 共十九
答林子玉
答廖季碩 三

卷第五十
書問答
答楊元範
答潘文叔 四
答潘端叔 四
答潘恭叔 九
答鄭仲禮 二
答余占之 四
答汪清卿
答趙正思 十

答汪子文
答汪聖可
答周舜弼 十
卷第五十一
書問答
答董叔重 十
答黃子耕 十五
答曹立之 二
答萬正淳 七
卷第五十二

書問答
答吳伯豐 二十四
答姜叔權 五
答汪長孺 五
答李叔文 四
答葉永卿
答都昌縣學諸生
答白鹿長貳
卷第五十三
書問答

答劉公度 六
答劉仲升 二
答劉季章 二十三
答許景陽
與陳伯堅 一
答胡季履
答胡季隨 十四
答沈有開
答高應朝
答石天民

答沈叔晦 五

卷第五十四

書問答

答孫季和 二
答石應之 二
答諸葛誠之 二
答項平父 八
答陳抑之
答俞壽翁
答應仁仲 六
答周叔謹 五
答王季和 二
答傅子淵 四
答陳正己 一
答朱子繹
答路德章 五
答康炳道
答郭希呂 五
答時子雲
答毛舜卿

答王伯禮
答楊深父 二
答汪子卿
答趙幾道 二
答劉仲則
答黃冕仲
答沙縣宋宰
答楊簡卿
答江夢良
答吳宜之 五

答徐斯遠 二
答趙昌甫
答徐彥章 四
答包定之 二

卷第五十五

書問答

答潘謙之 三
答楊至之 二
答李守約 十四
答李時可 七

答劉定夫 二
答包顯道 二
答包詳道 三
答包敏道 三
答符舜功
答符復仲
答符國瑞
答黃幾先
答陳超宗 三
答顏子堅

答熊夢兆
答安仁吳生
答趙然道
答陳君曹
答邵生機
答邵叔義 二
答湯德遠
答王德脩
答蘇晉叟 七

卷第五十六

書問答

答趙子欽 七
答詹子厚 二
答曾泰之
答徐載叔 二
答葉正則 四
答徐居厚
答趙豫常
答方賓王 十五
答陳師德

答吳生 中
答李周翰 二
答朱飛卿
答鄭子上 十七

卷第五十七

書 問答

答林一之 二
答李堯卿 五
答陳安卿 六

卷第五十八

書 問答

答張仁叔
答楊仲思 四
答謝成之
答黃道夫 二
答李子能
答陳廉夫
答陳叔向
答舒提幹
答顏子壽

答邊汝實
答李次張
答方平叔
答王欽之 三
答胡平一
答楊志仁 二
答徐子融 四
答宋深之 七
答宋容之
答宋澤之
答陳器之 二
答葉味道 四
答徐居甫 二
答徐志伯
答鄧衛老 二
答張敬之 二
答丁賓臣
答丁賓臣
答鄭良
答蕭嵩老

答黄令裕三 一作萬[illegible]

卷第五十九

書問答

答林正卿四

答曹元可

答李巽卿

答程次卿

答龔惟微

答龔伯著

答汪叔耕二

答李元翰

答陳與叔二

答方獲之

答方若水

答方子實

答何巨元

答程成甫

答竇文卿四

答李公晦三

答李[illegible]謙

答劉復之

答楊子順五

答李實之

答吳生北

答吳斗南四

答輔漢卿

答陳思誠

答陳衛道二

答陳才卿十六

答余正叔三

答余方叔

答趙恭父六

答趙詠道

答趙致道三

卷第六十

書問答

答朱朋孫

答周純仁二

答周南仲四

答孟良夫

答許生 中應
答苹李思
答顏伯奇兄仲
答杜叔高 一
答程生 珙
答王南卿 三
答汪易直 二
答彭子壽 三
答折子明
答劉君房 二

答曾無擇
答曾無疑 六
答曾擇之 四
答王才臣
答度周卿
答李誠之
答徐崇父
答林叔恭
答潘子善 十一
答余舜孫

卷第六十一

書問答

答林德久 十一
答歐陽希遜 三
答嚴時亨 三
答曾光祖 五
答曾景建 七

卷第六十二

書問答

答張元德 九

答甘吉甫 二
答林退思 二
答王晉輔 五
答杜仁仲 六
答杜貫道 二
答池從周
答邵文叔
答潘立翁
答奚仲淵
答黎季忱

答傅敬子
答傅誠子
答高國楹
答常鄭卿
答李晦叔 七
答余國秀 二
答李敬子

卷第六十三
書 問答
答胡伯量 二
答李繼善 四
答甘道士
答陳道士
與晏亞夫 三
答郭子從 二
答葉仁父 二
與王元石
答孫敬甫 六
答孫仁甫 二
答余正甫 三

答吳元七
答周深父

卷第六十四
書 問答
答葉仲至 二十
答■易簡
答何倅
答江彥謀
答趙宰
答吳尉 三
答趙郎中
答趙尉
答卓周佐
答任行甫
答許進之
答程傳之
答呂紹先 二
答江端伯
答潘立之
答趙民表

答謝與權
答陳蓍
答劉朝弼
答陳顧剛
答姚棶 一云答孟輝甫
答林賓
答李好古
答范叔應
答徐景光
答吳深父

答朱朱
答孫吉甫
答汪會之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答或人 十三

卷第六十五

雜著

尚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金縢說

召誥序

召誥

洛誥

武成月日譜

考定武成次序

卷第六十六

雜著

孝經刊誤

讀管氏弟子職

記嵩山晁氏卦爻彖象說

蓍卦考誤

琴律說

卷第六十七

雜著

元亨利貞說

易象說

易精變神說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說

易寂感說
舜典象刑說
周禮三德說
樂記動靜說
中庸首章說
已發未發說
程子養觀說
論語或問說二
巧言令色說
觀過說

忠恕說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
盡心說
太極說
明道論性說
定性說
觀心說
仁說
王氏續經說
養生主說

觀列子偶書
參同契說
卷第六十八
雜著
跪坐拜說
周禮太祝九拜辨
壺說
深衣制度并圖
殿屋廈屋說
明堂說并圖

儀禮釋宮
答社壇說
井田類說
卷第六十九
雜著
禘祫議并圖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別定廟議圖說
君臣服議
民臣禮議

改官議

學校貢舉私議

天子之禮

滄洲精舍釋菜儀

趙婿親迎禮大略

卷第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讀唐志

讀大紀

讀兩陳諫議遺墨

讀蘇氏紀年

記易誤

記永嘉儀禮誤字

記鄉射疑誤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記疑

卷第七十一

雜著

記和靖先生五事

記孫覿事

記林黃中辨易西銘

記濂溪傳

記崔儒廟碑陰語

偶讀謾記

讀雜書偶記三事

記尚書三義

記潏水集二事

記山海經

記三苗

考韓文公與大顛書

攷歐陽文忠公事蹟

卷第七十二

雜著

北辰辨

聲律辨

開阡陌辨

九江彭蠡辨

皇極辨

尹和靖手筆辨
雜學辨
蘇氏易解
蘇黃門老子解
張無垢中庸解
呂氏大學解
古史餘論
卷第七十三
雜著
讀余隱之尊孟辨
溫公疑孟 上下
李公常語 上下
鄭公藝圃折衷
胡子知言疑義
卷第七十四
雜著
更同安縣學四齋名
同安縣諭學者 三
補試牓喻
策試牓喻
策問三十三
白鹿書堂策問
問呂伯恭三禮篇次
記解經
修韓文舉正例
史館修史例
讀書之要
孟子綱領
論語課會說
講禮記序說
白鹿洞書院學規
玉山講義
滄洲精舍諭學者
又諭學者
增損呂氏鄉約
休致後客次咨目
卷第七十五
序
泉州同安縣故書目序
裨正書序

家藏石刻序
許升字序
謝上蔡語録後序
贈徐端叔命序
論語纂訓序
送黃子衡序
論語要義目録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送陳宗之序
困學恐聞編序

戊午讜議序
贈李堯舉序
魏甥恪字序
林用中字序
送張仲隆序
程氏遺書後序
程氏遺書附録後序
贈徐師表序
家禮序
東歸亂藁序
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語孟集義序
林允中字序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八朝名臣言行録序
中和舊說序
記論性答藁後
尹和靖言行録序
送李伯諫序
程氏外書後序

中庸集解序
王梅溪文集序

卷第七十六

序

傅伯拱字序
送郭拱辰序
送夏醫序
詩集傳序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劉甥瑾字序
丞相李公奏議後序
資治通鑑舉要曆後
張南軒文集序
向薌林文集後序
謝監廟文集序
贈周道士序
金華潘公文集序
易學啓蒙序
律呂新書序

小學題辭
題小學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李存誠更名序
雲龍李公文集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孫稽仲文集
武夷圖序
韓文考異序

書韓文考異前
林貫之字序
黃子厚詩序
楚辭後語目錄序
楚辭集註序
贈畫者張黃二生
周深父更名序
贈筆工蔡藻
三先生論事錄序

卷第七十七

記

高士軒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射圃記
蘇丞相祠記
漳州教授廳壁記
一經堂記
芸齋記
畏壘菴記
存齋記

牧齋記
歸樂堂記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通鑑室記
南嶽遊山後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謝上蔡語錄後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二公祠記
克齋記
味道堂記
劉氏墨莊記
盡心堂記
鄂州教授廳記
建寧府建陽縣主簿廳記
南劍州尤溪縣學記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卷第七十八

記

百丈山記
雲谷記

名堂室記
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
徽州婺源縣學藏書閣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拙齋記
復齋記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靜江府學記
袁州州學三先生祠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南康軍風師壇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卷第七十九

記

卧龍菴記
西原菴記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瓊州學記
瓊州知樂亭記
漳州龍巖縣學記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慈教菴記
韶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鄂州社稷壇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衢州江山縣學景行堂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漳州州學東溪先生高公祠記

卷第八十

記

徽州休寧縣廳新安道院記
玉山劉氏義學記
漳州守臣題名記

德安府應城縣上蔡謝先生祠記
壯節亭記
冰玉堂記
黄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浦城縣永利倉記
信州州學大成殿記

常州宜興縣學記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寧菴記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魏國錄贈告後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卷第八十一

跋

跋朱給事奏劄
跋陳了翁與兄書
跋胡文定公詩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跋胡五峯詩
跋張魏公爲了賢書佛號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書近思錄後
跋通鑑紀事本末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跋張公予竹溪詩
跋劉元城言行錄
記大學後
書中庸後
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
書麻衣心易後
跋古今家祭禮

再跋麻衣易說
跋李少膺脞說
跋黃仲本朋友說
跋范文正公家書
書徽州婺源縣中庸集解板本後
書徽州婺源縣周子通書板本後
跋歐陽國瑞母氏錫誥
跋趙宰母夫人錫誥
跋趙侯彥遠行實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跋蘇文定公直節堂記
書濂溪先生愛蓮說後
跋叙古千文
書濂溪先生拙賦後
跋曾呂二公寄許吏部詩
跋王樞密贈祈居之詩
書康節誡子孫文
跋陳居士傳
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題洛神賦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冰解圖
跋太室中峯詩書
書語孟要義序後
跋免解張克明啓
跋獨孤及答楊賁處士書
跋洪芻所作靖節祠記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跋張巨山帖
跋陳簡齋帖
跋蔡君謨帖
跋南上人詩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跋[illegible]曾公栗之詩
跋張[illegible]公與劉氏帖
跋鄭景元簡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
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跋陳徽猷墓誌銘後

周子通書後記
卷第八十二
跋
跋東坡與林子中帖
再跋
跋李後主詩後
跋呂伯恭日記
題呂伯恭所抹荆公目錄
跋[illegible]善後
跋[illegible]之論字法後
題歐公金石錄序眞蹟
題西臺書
題荆公帖
題荆公帖
題力命帖
題樂毅論
題蘭亭叙
題鍾繇帖
題法書
題曹操帖

書畫
題古軍帖
跋諸人贈路君詩後
跋俞湍石所書相鶴經
跋朱希眞所書樂毅報燕王書
跋朱俞二公帖
跋應仁仲所刋鄭司業詩
跋蔣邕州墓誌銘
跋鄭威愍遺事
跋米元章帖
書歐陽文忠公集古錄跋尾後
跋周元翁帖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跋胡澹菴和李承之詩
跋宋君忠嘉集
跋范文正公送竇君詩
跋溪上翁集
跋潘顒甫字序
跋謝艮齋所作靜齋銘
題顧侯射記後

跋李壽翁遺墨
跋任伯起家藏二蘇遺蹟
跋滕南夫溪堂集
跋馮君家藏唐誥
跋程董二生學則
書伊川先生帖後
題太極西銘解後
題東坡與趙德麟字說帖
書楊龜山帖後
跋楊遵道遺文
跋陳了翁責沈後
記蔡攻龔公陛辭奏藁後
跋通鑑韻語
跋程宰登瀛閣記
題方氏家藏紹興諸賢帖後
跋題先吏部留題延福院詩
跋施良翰軍政策
再跋蔡攻龔公陛辭奏藁
跋閭丘生陰符經說
跋黃山谷詩

書伊川先生與方道輔帖後
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書
詩
易
春秋
書楚辭協韻後
又跋楚辭協韻
書屈原天問後
跋劉子澄與朱曾叔帖
跋黃山谷
跋蔡端明帖
跋曾文昭公與給事帖
書曾帖程弟跋後
跋東坡牛賦
跋王端明奏藁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跋蔡端明獻壽儀
跋李忠州家諸帖
跋高彥先家諸帖

跋葉氏慕堂詩
跋滕尹曹守台州事實
跋呂舍人帖
跋景呂堂詩

卷第八十三

跋

跋朱奉使奏狀
跋趙直閣思節錄
跋趙朝奉行實
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奏藁兩本今附見目錄
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跋趙中丞行實
跋徐來叔歸師堂詩
跋尹和靖帖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跋楊深父家東坡帖
跋蔡神與絕筆
跋劉叔通詩卷
跋呂伯恭書說
跋魏侍郎集

書橫渠康節帖後
書先吏部手澤後
跋余巖起集
書僞詔後
題趙清獻事實後
跋呂舍人與薛元亮帖
跋薛畏翁詩
跋曾裘父劉子澄帖
跋呂舍人青溪類稾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跋曾仲恭文
跋鄭宣撫帖
跋曾南豐帖
題呂舍人帖
書壽皇批答魏丞相奉使劄子
跋辨志錄
跋趙清獻公家冊及文富帖跋語後
跋二家禮範
書邵康節誡子孫真蹟後
跋謝艮齋與黃生詩

跋尚侯行實
跋曾裘父艇齋師友尺牘
書程子禘說後
跋曾直書踐祚篇
跋趙清獻公遺帖
跋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通鑑綱要真蹟
跋王樞密答司馬忠潔公帖
跋司馬文正公薦賢帖
再跋王荊公進鄴侯遺事奏藁

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跋李侍郎武夷詩
跋東坡剛說
跋李勉仲詩卷
跋郭長陽醫書
題嗣子詩卷
跋邵康節檢束二大字
跋蒼玉詩卷
跋武侯像贊
跋魏元履墓表

跋道士陳景元詩
跋李參仲行狀
跋呂仁甫諸公帖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題嚴居厚與馬莊甫唱和詩軸
跋吳中丞家傳
跋趙忠簡公帖
再跋趙忠簡公帖
跋張魏公詩
書張魏公與謝參政帖

又跋
跋向伯元遺戒
書廖德明仁壽廬條約後

卷第八十四

跋

跋趙鈐轄墓誌
跋劉雜端奏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跋張忠獻公家問
跋東陽郭德輔行狀
跋許侍郎詩卷

書河圖洛書後
跋萬君行事後
跋呂范二公帖
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
跋張敬夫與馮公帖
跋孔君家藏唐誥
跋孔毅夫談苑
跋十七帖
跋杜工部同谷七歌
跋李伯時馬

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跋杜祁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東方朔畫贊
跋蔡端明寫老杜前出塞詩
跋吳道子畫
跋歐陽文忠公與劉侍讀帖
跋舊石本樂毅論
跋東坡祭范蜀公文
跋留文忠公與洛尹帖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跋朱希眞所書道德經
跋趙清獻公家書
跋湯君墨梅
跋王信臣行實
跋程沙隨帖
跋呂氏歲時雜記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
跋張安國帖
跋山谷宜州帖
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圖

跋蔡端明帖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貢父帖
跋曾南豐帖
跋[illegible]叢集
跋劉司理行實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跋病翁先生詩
書先吏部韋齋記後并劉范二公帖後
書先吏部與淨悟書後
跋德本所藏南軒主一箴
題吳和中感秋賦後
跋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怪石
跋劉子勉行狀
跋吉水周君家藏訴牒
跋山谷草書千文
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
跋陳大夫詩
跋進賢傅君行實
跋大父承事府君行狀

跋楊子直所賦王才臣絶句
跋黃壺隱所藏師說
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跋周司令所藏東坡帖
跋章國華所集注杜詩
題林汝器論語集說後
題李太白詩後
書周易參同契考異後
題不養出母議後
書張伯和詩詞後

跋徐騎省篆項王亭賦後
跋蘭亭叙
跋汪季路所藏俞公書文中子言行
卷後
跋泰山秦篆譜
跋呂沆州書蔡藻筆後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文卷
後
跋陳剛中帖

記遊南康廬山
書濂溪光風霽月亭
遊密庵記

卷第八十五

銘　箴　贊　表　疏　誥　書　上梁文

講座銘
四齋銘
志道　據德　依仁　游藝
鼓銘
至樂齋銘
南劒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
又四齋銘
崇德　廣業　居仁　由義
學古齋銘
尊德性齋銘
敬恕齋銘
求放心齋銘
書字銘
劉屏山復齋蒙齋二琴銘
黄子厚琴銘
紫陽琴銘

尺銘
又
爐銘
寫照銘
題鄭府藏趙公欽器
魏國公府犀爵銘
懷王硯銘
藏書閣晝府字號銘
敬齋箴

調息箴
易五贊　原象　述旨　明筮　稽類　警學
復卦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敬夫畫像贊
呂伯恭畫像贊
陳明仲畫像贊
程正思畫像贊
書畫像自警
聚星亭畫屏贊
南康軍到任謝表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謝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漳州到任謝表
除秘閣修撰謝表
謝除待制侍講修撰實錄表
除秘閣撰謝表　漳州到任謝表
辭免待制謝表
落職罷宮祠謝表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
致仕謝表
天申節賀表
會慶節賀表

天申節功德疏
會慶節功德疏
祈雨疏
臥龍潭送水文
與江東張憲啓
與葉提刑啓
與姚提點啓
回寄居趙將仕啓
回楊通判啓
回曹職官啓

回教授啓
回都昌知縣啓
與正言啓
謝政府啓
答辛幼安啓
還鄉謝人惠書啓
謝人投生日詩啓
回謝解啓
回黃氏定書
回范氏定書

回周氏定書
同安縣學經史閣上梁文

卷第八十六

祝文

行鄉飲酒禮告先聖文
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告護學祠文
奉安蘇丞相祠告先聖文
率弟子員告先聖文
奉安蘇丞相祠文
奉安蘇丞相畫像文
準赦謁諸廟文
請雨謁北山神文
春布謁廟文
秋賽謁廟文
謁先聖文
南康謁先聖文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白鹿洞成告先師文
奉安濂溪先生祠文

謁故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祠文
謁李尚書劉屯田祠文
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奉安五賢祠文
謁廟文
謁社稷文
學祠廟祈雨文
廣佑廟謝雨文
豐利侯祈雨文

祈雨文
秋報祝文
祈晴文
謝晴文
祈雨文
漳州謁先聖文
刋四經成告先聖文
謁高東溪祠文
又謁高東溪祠文
謁李龍學祠文
謁三賢祠文
謁蔡端明祠文
謁崔統領祠文
謁諸廟文
謁社稷文
準即位赦祭神文
謁修道州三先生祠文
修三閭忠潔侯廟奉安祝文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歸新安祭墓文

又祭告遠祖墓文
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又焚黃文
贈官告皇考文
第三男授官告家廟文
遷居告家廟文
致仕告家廟文
告考妣文
時祭祝文
歲祭祝文
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又祭土地文
墓祭文

又墓祭文
后土祝文
又后土祝文
又謁李龍學祠文

卷第八十七

祭文

祭籍溪胡先生文
祭延平李先生文
又祭延平李先生文
祭魏元履國錄文

祭何叔京知縣文
祭劉參議文
祭汪尚書文
祭柯國材文
祭姚式文
祭吳晦叔文
祭劉恭父樞密文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又祭劉恭父樞密文
祭張敬夫殿撰文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祭鄭自明文
祭陸子壽教授文
祭黃尚書文
又祭黃尚書文
祭詹淑人文
祭呂伯恭著作文
祭劉氏妹文
祭陳休齋文
祭許順之文

祭劉平父文
祭陳福公文
祭詹侍郎文
祭潘叔度文
祭劉子澄文
祭潘左司文
祭劉子禮文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張魏公墓文
祭南軒墓文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祭趙丞相文
祭程允夫文
祭黄子厚文
祭蔡季通文
又祭蔡季通文
祭方伯謨文

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少傅劉公神道碑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觀文殿學士劉公神道碑

卷第八十九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
朝議大夫黄公神道碑
旌忠愍節廟碑
中奉大夫王公神道碑銘
義靈廟碑

卷第九十

墓表

屏山劉先生墓表
朝奉劉公墓表
韓溪翁程君墓表
曹立之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太孺人邵氏墓表
董君景房墓表
令人羅氏墓表
程君正思墓表
程君公才墓表
安人王氏墓表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卷第九十一

墓誌銘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國録魏公墓誌銘

陳師德墓誌銘
何叔京墓碣銘
夫人呂氏墓誌銘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端明殿學士黃公墓誌銘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夫人徐氏墓誌銘
劉氏妹墓誌銘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卷第九十二

墓誌銘

岳州史君郭公墓碣銘
宜人王氏墓誌銘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榮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朝請李大夫墓碣銘
夫人虞氏墓誌銘

節行趙君彥遠墓碣銘
迪功王君墓碣銘
通判江君墓誌銘
監嶽劉君墓誌銘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郭德誼墓銘
夫人許氏墓碣銘
當氏婦墓誌銘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卷第九十三

墓誌銘

女巳誌銘
江君清卿墓誌銘
轉運判官黃公墓碣銘
朝散黃公墓誌銘
承事郎潘公墓誌銘
右司張公墓誌銘
運判宋公墓誌銘
大孺人陳氏墓誌銘
宜人丁氏墓誌銘

宜人黃氏墓誌銘
迪功董公墓誌銘
卷第九十四
墓誌銘
直顯謨閣潘公墓誌
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誌銘
滕君希尹墓誌銘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宣教郎陳公墓誌銘
范直閣墓記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知縣何公壙記
劉樞密墓記
丁復之墓誌
比嗣子壙誌
陳君廉夫壙誌
卷第九十五
行狀
少師魏國張公行狀

卷第九十五下
行狀
少師魏國張公行狀
卷第九十六
行狀
丞相魏國陳正獻公行狀
卷第九十七
行狀
觀文殿學士劉公行狀
籍溪胡先生行狀
皇考吏部朱公行狀
延平李先生行狀
朝散郎陳公行狀
承議郎羅公行狀
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卷第九十八
行狀　事實　年譜　傳
朝奉大夫傅公行狀
奉使直祕閣朱公行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伊川先生年譜
外大父祝公遺事
劉子和傳

卷第九十九

公移

知南康榜文
又牒
白鹿洞牒
示俗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勸農文
勸農文
勸諭築埂岸
勸諭救荒
曉諭逃移民戶
減木炭錢曉諭
夏稅牌由
受納秋苗曉諭
減秋苗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曉示科責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
約束科差夫役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社倉事目 勅命并跋語附
勸立社倉榜
約束侵占田業榜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
減半賞格榜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約束檢旱
浙東客次榜
除秦檜祠移文

卷第一百

公移

州縣官牒
漳州曉諭詞訟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勸女道還俗榜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勸諭榜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勸農文
龍巖縣勸諭榜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約束榜
看完文案申狀式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目録下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

詞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熹之所作也熹既為太守張侯栻紀其新宮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于廟庭侑牲璧焉其詞曰

皇胡為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俯清流渺莫州兮何有眷兹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兮皇之祐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灘之滸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旌兮繽紛俯故宮兮一慨越宇宙兮無隣無隣兮柰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功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賦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

院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騖陟李氏之崇岡（地名李家山○）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俱隱白鹿洞後為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

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遯分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而登進（達披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為蔡州褒信主簿推縣學業鄉技服）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廬山記又云咸平五年敕重繕又塑宣聖十哲之象）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郭祥正書院記云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于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冕未久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中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廬山記熙寧中作論已云鞠為茂草矣）夫既啓余以堂壇友又

訂余以冊書（尋訪之初楊熹者指告其處容齋方子直遂贊興作之謀既而劉清之子澄亦裒集故實來寄）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撫亦既震于余衷乃謀度而咨詢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廈屋之渠渠（事具呂祖謙伯恭所作書院記）山葱瓏而遶舍水汩㶁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顓眺聽之為娛實覬宮墻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此紹知道體之士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

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苯䔿枝相樛兮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兮指故山以為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巽於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還歸兮畢藏英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

兮閒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喀揜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朝吾麗稜而歌商兮夕又賡之以清琴夫何千載之庭逕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嚶鳴其悅豫兮倚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脩嫮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爲綬兮佩明月而爲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空同賦

何孟秋之玄夜兮心慘戾而弗怡偃予軀之既寧兮神杳杳兮寒闇雲屋掩而弗扃兮壁帶耿而夜光宕予魄而不得視兮悵竚立其怔營靈脩顧予而一笑兮懽並坐之從容霖將分而不忍兮旦欲往而焉從眷予秉之廓落兮奄愁結而增忡超吾升彼崑崙兮路脩遠而焉窮忽憑危以臨睨兮藐廣寞與閒平風信眞際之明徹兮又何必懷此夢也矣予詞以自寫兮益將反予旆乎空同

琴操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沖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爲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予書堂夜久月明風露凄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旣乃更爲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爲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爲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爲一闋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穀城七者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七者疑當作老者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兮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虎豹晝嘷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麏麚呦呦獑猴與君居山鬼伴君遊君獨胡爲留

聊歲云莫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冥漠下有寒栖老翁木
食澗飲迷春冬此間此樂優游渺何窮　我愛
陽林春葩晝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煙
悄青葱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
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間雖樂此心與誰同

右反招隱

詩

遠游篇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游遠游何所至咫尺視
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量上有孤鳳翔下
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為我游其方為子奉尊
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
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
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
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躐
險摧其剛峩峩既不支瑣瑣誰能當朝登南極
道莫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為
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擬古八首

離離原上苗䔩䔩淵中蒲娟娟東家子鬱鬱方
幽居濯濯明月姿靡靡朝華敷昔為春蘭芳今
為秋蘼蕪寸心未銷歇託體思同車

綺閣百餘尺朝霞冠其端飛欄瞰遠漢曲檻何
盤桓清謠發微音一唱再三歎借問誰為此佳
人本邯鄲微響激流風浮雲慘將寒為言何所
悲遊子在河關不恨久離闊但憂芳歲闌願為
清宵夢髣髴窮餘歡

上山採薇蕨側徑多幽蘭采之不盈握欲寄道
里艱沈憂念故人長夜何漫漫芳馨坐銷歇徘
徊以悲歎

佳月朗秋夜蟋蟀鳴空堂大火西北流河漢未
渠央野草不復滋白露結為霜梁燕起高飛雲
鴈亦南翔念我同心子音形阻一方不念執手
歡隔我如參商翕龍不為澤畫餅難充腸金石
徒自堅虛名真可傷

鬱鬱澗底樹揚英秋草前與君結懽愛自比金
石堅金石終不渝懽愛終不疏一夕遠離別悠
悠在中途相思未云變音容定何如傷彼三春

華灼灼層華數盛時不可留恐逐嚴霜枯夫君來何晚賤妾長離居

高樓一何高俯瞰窮山河秋風一夕至憔悴已復多寒暑遞推遷歲月如頹波離騷感遲暮惜誓閔蹉跎放意極驩虞咄此可柰何邯鄲多名姬素豔凌朝華妖歌掩齊右緩舞傾陽阿徘徊起梁塵綷縩紛衣羅麗服兼奇芬顧我長咨嗟願生喬木陰寅緣若絲蘿

夫君滄海至贈我一篋珠誰言君行近南北萬里餘結作同心花綴在紅羅襦雙垂合歡帶麗服眷微軀爲君一起舞君情定何如

衆星何歷歷嚴霄麗中天殷憂在之子起步芳庭前出門今幾時書札何由宣沉吟不能釋愁結當誰憐臨風一長歎淚落如奔泉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 自此詩至卷終先生手錄謂之敬齋庚集

謝公種藥地窈窕青山阿青山固不群花藥亦婆娑一掇召沖氣三掇散沉痾先生澹無事端居味天和老木百年姿對立方嵯峨持此供日夕不樂復如何

小儒忝師訓迷謬失其方一爲狂瘖病望道空茫茫頗聞東山園芝朮緣高岡瘖聾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冉拜藥園翁何以起膏肓 齋一本作甚

邵武道中 同前詩起辛未

風色戒寒候歲事已逶遲勞生尚行役遊子能不悲林燈無餘秀野草不復滋禾黍經秋成收斂已空畦田翁喜歲豐婦子亦嘻嘻而我獨何成悠悠長路岐凌霧即曉裝落日命晚炊不惜容鬢凋鎮日長空飢征鴻在雲天浮萍在青池微蹤政如此三歎復何爲

友人黃子漸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若士有奇[illegible]亦[illegible]山林甲胄衣千里道已與親文辭子行何[illegible]迷路方如茲歸來亦何日車馬光陸離[illegible]生[illegible]林耀置白玉墀不以芳意遂結根終不[illegible]崇明德濟躍貴因時悲風靜夜聽喬[illegible]何以迴軒駕千載相與期

長酬仲子[illegible]哀兄飲酒之句

微褐不充體寒夜悚重衾古來窮廬士歲暮多苦心苦心亦何爲世路多崎嶔不藉林中物離憂坐自侵樂[illegible]當勿辭何爲復沉吟醺酣遺[illegible]

礿神處奠遐襟荒酒思前戒歡謡發清音雅唱
一何高仰酬非所任申章聊叙報洪量亦余欽

丘子野表兄郊園五詠

欲識淵明家離離疎柳下中有白雲人良非避
世者 柳

結樓遂芳植羅墻擁深翠還當具春酒與客花
下醉 荼蘼

移自溪上園種此墻陰路墻陰少人行來歲障
幽户 竹

芭蕉植秋檻勿云憔悴姿與君障夏日羽扇寧
復持 芭蕉

花柳遶宅茂先生在郊居下帷良已苦時作帶
經鋤 蔬圃

古意

兔絲附樸樕住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往木徒
蒼蒼兩美不同根高下來相望相望無窮期相
思諒徒為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
逝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盛年
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送劉句甫之池陽省覲 六十四丈送知

行在所上計

雨雪成歲暮之子遠徂征酌酒起相送慨我別
離情池陽實大藩佐車函時英子行一請覲上
計趨吳京良玉懷貞操芳蘭含遠馨臨岐一珍
重即此萬里程

晨起對雨二首

凄洌歲云晏雨雪集晨朝高眠適方起四望但
蕭條遠氛白漫漫風至林靄消流潦冒荒塗清
川亦迢迢遐瞻思莫窮端居心自超覽物思無
託即事且逍遥

晨起候前障白煙眇林端雨意若未已右土何
時乾倚竹聽蕭瑟術澗聞驚湍景物豈不佳所
嗟歲已闌守道無物役安時且盤桓翳然陶茲
理貧悴非所歎

殘臘

殘臘生春序愁霖過歲昏小斂艷薹衆綠被
陬根陰壑泉方注原田水欲渾農家向東作百
事集柴門

春日聽雨 壬申

况沈蓊山郭暮景含餘清春雨起林際滿空寒

雨生投宿即虛館簷響通夕鳴遂想山齋夜蕭
蕭木葉聲

宿武夷觀妙堂二首

陰靄除已盡山深夜還冷獨卧一齋空不眠思
耿耿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
緣誓當屏

清晨叩高殿緩步遶虛廊齋心啓真祕焚香散
十方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峰蒼蹋踏野水際頓
將塵慮忘

社日諸人集西閣

郊原媚芳物細雨青春時前岡遐敞地登覽情
無遺晨畝懷歲功壺漿祝神釐我慚里居氓十
載勞驅馳今朝幸休閑追逐聊嬉嬉笑語歡成
舊盡醉齊歸期

久雨齋居誦經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釋塵累牽超然與
道俱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
心同晏如

新竹

春雷殷巖際幽草齊發生我種南窗竹戢戢已
抽萌坐獲幽林賞端居無俗情

雨中示魏惇夫兼懷黃子厚二首

讀書春日晏雨至滿郊園一灑幽叢竹謖謖清
陰繁齋居無還往鎮日空掩門欲將沖靜趣與
子俱忘言

晻風變春餘卉木日葱蒨林間一雨來滿庭寒
草徧寂寞謝朋儔晤語懷儔昔良無一水遙阻
闊何由見

夜聞子規

幽林欲雨氣含悽春晚端居園徑迷獨向高齋
展衾卧南山夜夜子規啼

杜門

杜門守貞操養素安沖漠寂寂閟林園心空境
無作細雨被新篁微風動幽籜聊成五字句吟
罷山花落浩然與誰期放情遺所託

宿山寺聞蟬作

林葉經夏暗蟬聲今夕聞已驚為客意更值夕
陽曛

晨登雲際閣

決起躡僧閣徙倚望平郊積靄夏雲曉蒼茫林

影交暫釋川途念想此煙雲巢聊欲託倩字成
晏結蓬茅

池上示同遊者

藕葉蓋波面池花猶未紅聊承曉露餘散步詠
涼風香氣已飄忽客懷誰與同唯應同遊子若
意更匆匆

過黃塘嶺

岳尚危歷轉況陰山氣昏蟬聲高樹暗石瀨淺
流喧已過黃塘嶺欲覓桃花源無為此留滯驅
馬踰山樊

宿白芒畬

早發招賢里夜宿白芒畬川暗前山雨風鸞潤
樹花途陸綠異縣緜黑泊田家逢人聊問路猶
恨去程賒

濯足澗水二首

濯足澗邊石山空水流喧行旅非吾事寄此一
忘言

澗邊濯足時脩途備煩燠振策欲窮源山空無
往躅

自溪口買舟至順昌示同行者

羇旅倦長途買舟至西郭烟波方渺然坐此溪
上閣子留且歡宴我去成蕭索同行不同調此
意誰與託

宿賢當鋪

庭陰雙樹合牕夕孤蟬吟盤礴解煩鬱超搖生
道心

倒水坑作

窮幽鮮外慕殖志在丘園即此竟無得空恨歲
時遷川陸緣半載煩燠當歸緣憩此蒼山曲洗
心聞澗泉

夏日二首

夏景已逾半林陰方澹然鳴蟬咽餘響池荷競
華鮮抱痾守窮廬釋志趣幽禪即此窮日夕寧
為外務牽

雲綠川谷暝雨来林景清齋舍無餘事涼氣散
煩纓望山懷釋侶盥手閱仙經誰懷出塵念来
此俱無營

對雨

虛堂一遊瞩驟雨潤空至的皪散芳塘冥濛結
氣勢逐風亂望窮山景翳烟靄集林端斂

澹欲無際涼氣颯輕裾炎氛起秋思對此景逾
淒還增沖澹意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栖高齋絶
塵想此時隣磬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
知道機長

又聞琴作

瑶琴清露後寥亮發於間韻遂回風遠情隨玄
夜闌端居獨無寐林壑空掩關起望星河落哀
絃方輟彈

讀道書作六首

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虚清夜眠齋宇終朝觀
道書形忘氣自沖性達理不餘於道雖未庶已
超名迹拘至樂在襟懷山水非所娛寄語狂馳
子營營竟焉如

失志墮塵網浩思屬滄洲靈芝不可得歲月逐
江流碧草晚未凋悲風颯已秋仰首鸞鶴期白
雲但悠悠

白露墜秋節碧陰生夕涼起步廣庭内仰見天
蒼蒼東華緑髮翁授我不死方願言勤脩學㵟

景三玄鄉

四山起秋雲白日照長道西風何蕭索極目但
烟草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老空瞻王子喬吹
笙碧天杪

鬱羅鑽空上青冥風露淒聊乘白玉鸞上與九
霄期激烈玉簫聲天矯餐霞姿一回流星蚪千
載空相思

王喬吹笙去列子御風還至人絶華念出入有
無間千載但聞名不見冰玉顔長嘯空宇碧何
許蓬萊山

秋雨

一雨散林表清陰生廣庭喜兹新秋夜起向高
齋行煩歊獲暫祛涼氛集華纓沉沉遠林氣愜
此端居情節物坐如此撫世襟方盈歸當息華
念超遥悟無生

秋夕懷子厚二首

雨歇林氣爽月華湛遥暉齋居覩物變廓落滄
洲期焚香散碧虚撫節陳清詩抗志屬雲端非
君諒誰知

涼氣沉齋宇夕陰未渠央寒栖屬遥夜長簟卷

單床浮雲蔽中天愁霖滿秋牕思君一晤對耿
耿何能忘

病中呈諸友

窮居值秋晦抱疾獨齋居行稀草生徑一雨複
旬餘交親各所營曠若音塵疎始悟端居樂復
理北牕書讀誦興已闌起坐方躊躇綠樹滿空
庭策策凉颸初良時不復停頎客未去袪還思
對君子日夕佇軒車

川上見月歸示同行者

川上偶携手皓月起林端一翁臨流望玄露已

先溥歸掩荒園扉更怯裳衣單清夜可晤言獨
處誰為歡

月夜述懷

皓月出林表照此秋林草幽人起晤歎桂香發
窓間高梧滴露鳴散髮天風寒抗志絕塵氛何
不棲空山

冬雨不止

忽忽時序改白日藏光輝重陰凋九野小雨紛
微微蒼山寒氣深高林霜葉稀田家秋成意落
落乖所期曠望獨興懷戚戚愁寒飢事至當

遣且掩荒園扉

贈仰上人

淵谷秋雲曉飄飄無定姿氛氳升遠樹凌亂起
寒颸雨罷成孤鶴天高遂散絲上人歸別嶺心
迹但如斯

即事偶賦

白煙竟日起雨晦蒼山深老菊不復妍丹楓滿
高林抱病寢齋房窻戶結愁陰起望一舒情遐
眺豁煩襟人生亦已勞世路方崎嶔且詠招隱
作無為名跡侵

作室為焚修之所擬步虛辭

歸命仰璇極寥陽太帝居翛翛列羽幢八景騰
飛輿願傾無極光回駕俯塵區受我焚香禮同
彼浮黎都

寄題咸清精舍清暉堂

山川佳麗地結宇娛朝昏朝昏有奇變超忽難
具論千嵐散夕陰百嶂明晨暾穹林擢遥景回
淵盪秋氣覽極懶未周窮深逐忘喧欲將身世
遺況託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
忘言子高唱絕塵紛

冬日二首

蕭索時序晚已復度高秋回潤白波起通川絡
樹稠飛風散清霜暮秋卷平疇惆悵志士感歲
聿逝將休

清霜染澗樹蕭索向嚴冬密雨有時集寒雲無
定容波明橫瀨出風急遠林空一極寥閒眺高
吳矗亂峯

秋日即事 癸酉

郊園卉木麗林塘煙水清閒棲衆累遠覽物共
閒情魏樹鳥啼幽緣原草舒榮悟悦心自遣誰
云非達生

誦經

坐厭塵累積脫躧味幽玄靜披筵中素流味東
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云遣伫
此息諸緣

春日言懷

春至草木變郊園猶掩扉茲最與心會覽物信
芳菲桃蕊破殘紅時禽悅朝暉泉谷暖方融辰
田木初肥東作興庶匠歲功始在茲端居適自
忽世事復有期終然心所向農畝當還歸

晚步

東原鬱已秀嘉樹藹初綠衆卉發春陽前山可
遐矚端居日庠倦涉澗步虛曲景幽恣所尋悟
悅何由足鳥鳴華漙深泉響亂流續握手一同
忻吾生詎幽獨 從從當作排

懷友

山夕煙景亂林空鳥啼幽懷人隔春江夢想積
離憂覽物懷悄悄臨觴但悠悠悵回東西步悟
歎復何求

山館觀海棠作二首

景瞑林氣深雨罷寒塘淥置酒此佳辰尋幽慕
前躅芳樹麗煙華紫綵散清馥當由懷別恨寂
寞向空谷

春草池塘淥忽驚花嶼紅亂英深淺色芳氣有
無中置酒賓朋集披襟賞咏同君非摹寫得應
逐綵雲空

題畫

青巒凌風翔飛仙窈窕姿高抱謝塵境妙顏鬱
瓊蕤登霞抗玉音結霧吹參差神鈞與空洞玄
響泌膏暉山中玉斧家胡不一來嬉夷凡

分冥運千年期

過武夷作

弄舟緣碧澗棲集靈峯阿夏木紛已成流泉注驚波雲關啓蒼茫高城鬱嵯峩眷言羽衣子俛仰日婆娑不學飛仙術纍纍丘冢多

同安官舍夜作二首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逺花香寒露濡故國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卧塵思一蕭疎

窻戸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脩然形神㡬拘役暫惕豈非閑無論心與跡

寄山中舊知七首

結茅雲壑外石澗流清泉澗底采菖蒲類色永芳鮮超世慕肥遯緑形學飛僊未諧物外期已絶區中緣

客子歸來晚江湖欲授衣路岐終寂寞老大足傷悲忼慨平生志契從造物機清秋鵰鶚上萬里看横飛

晨興香火罷入室披仙經玄默豈非尚素發空自驚起與塵事俱是非忽我嘗此道難坐進灑

須悟無生

故園今夜半林影澹淪清泓扠南逕路君應徧自行渺渺流水思蕭索早秋聲盡向琴中寫焉知離恨情

采藥侵晨入亂峯宿雲無處認行蹤歸來應念壁中客寄與玄芝手自封

淩涼梧葉變芬敷桂花秋日夕湖皋勝哦詩憶舊遊

秋至池閣靜天高林薄疎西園有佳處那得與君俱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才亦稱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寛猶撫已嘗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釋奠齋居

理事未踰月齋書終日親簡編不及循几閣猶埃塵今辰齋居暇蹈一舒伸晴眺庭宇肅仰首但秋旻茂樹含轉幽忽如西澗濱聊參物外

趣豈與俗子羣

試院雜詩五首

齋宇夜沉寂淒涼羣物秋卧聽簷溜盡心爲故園幽了事知何日分曹喜勝流笑談眞暫爾不敢恨淹留

寒燈耿欲滅照此一窓幽坐聽秋簷響淋浪殊未休

窮秋一雨至暫止復蕭蕭曲沼寒流滿空庭涼葉飄聞鐘懷故宇覽物爲今朝一詠歸來賦頌將形跡超

長廊一遊步愛此方塘淨急雨散遥空圓文滿幽鏡階空綠苔長院僻寒飈勁長歗不逢人超搖得眞性

藝苑門禁肅長廊似僧居偶來一散步暫與塵綱疎文字謝時輩銓衡賴羣儒伊予獨何者偪仄心煩紆

巖桂

山中綠玉樹蕭灑向秋深小閣芬微度書帷氣欲侵披懷淸露曉過賞夕嵐陰珍重王孫意天涯淚滿襟

秋懷

井梧已飄黃澗樹猶含碧煙水但逶迤空齋坐蕭瑟端居生遠興散漫委書帙愛此北窓閑時來岸輕幘微鍾忽迢遞禽語破幽寂賞罷一怡然淡泊忘所適

喜晴

衡飈動高柳淥水澹微波日照秋空淨雨餘寒草多放懷遺簿領發興託煙蘿忽念故園日東阡肎一過

夜賦

暗窓螢影亂秋幃露氣深羣籟喧已寂靑天但沉沉惻愴懷高侶幽默抱沖襟遥憶忘言子一爲山水音

曉步

初日麗高閣廣步愛脩廊重門掩秋氣高柳麾方塘閩海冬尚温晏陰天未霜坐悲景物殊亦念歲時荒故園爲佳辰登覽遍陵岡賓遊盡才彥蕭散弄壺觴別來時已失懷思寧暫忘官遊何所娛要使心懷傷

書事

重門掩晝靜寂無人境喧囂嚴程事云已端居吾亦
向殘超搖捎外慮幽默與誰言即此自爲樂亦何
用脫籠樊

八月十七夜月

忽忽秋逾半清輝萬里同遙知竹林夜共賞碧
雲空寂漠盈尊酒凄凉滿院風寒塘空自淥不
似小園東

憶齋中二首

高齋一遠眺西南見秋山暮色翳夕陰起竹窗幽
禽還賞極慮方澂理會心自閑誰料今爲客寥
落一窗間
蟋蟀亂秋草故園風露深何因不歸去坐使百
憂侵

秋夕

秋風桂花發夕露寒螿吟歲月坐悠遠江湖亦
阻深紛思寧復整離憂信難任終遣誰爲侶獨
此澹沖襟

夢山中故人

風雨蕭蕭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離憂故人只在
千巖裏桂樹無端一夜秋把袖追歡勞夢寐

杯相屬暫綢繆覺來却是天涯客簷響潺潺
未休

懷子厚

中夏辭故里涉秋未停車賓友坐離闊田園想
榛蕪感茲風露朝起望一傾紆眷彼忘言子鬱
鬱西齋居俯飲蒼澗流仰味古人書名應里閭
薦心豈榮利俱琅然撫枯桐幽韻泉谷虛褰裳
欲往聽乖隔靡所如

南安道中

曉澗淙流急秋山寒氣深高蟬多遠韻茂樹有
餘陰煙火居民少荒蹊草露侵悠悠秋稼晚寥
落歲寒心

垂澗藤

寒泉下碧澗古木垂蒼藤藤陰此萬里流閑花自
層層何人賞幽致白髮岩中僧

臨流石

偃蹇西澗濱㮚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鳴上有蒼
苔綠來往定何人山空此遺躅

懸崖水

秋天林薄疎翠壁呈清曉迢遞寫寒泉下有深

涯悄時飄桂葉來尋源路殊香

穿林徑

岙曲上雲端似向崖陰斷行聞山鳥鳴下與泉
聲亂去去不知疲幽林自成玩

九日

故國吾書阻一方天涯此日思茫茫風烟歲晚
添離恨湖海尊前即大荒蒔宦驅人向愁悴暮
遊唯我最顛狂細思萬石亭前事喜見黃花滿
帽香

督役城樓

天高無遊氛林景澹餘暉感此霜露節但傷風
土非季秋時序溫百卉不復腓征役郊原上暄
風一吹衣仕身諒無補課督慚飢羸還憶故園
日策杖田中歸

再至作

荒城一騁望落景麗譙門隱隱鍾猶度依依嵐
欲昏風霜非故里禾黍但秋原極目歸來晚茲
懷誰與論

晚望

禾黍彌平野淒涼故國秋清霜凝碧樹落日[illegible]

倚丘覽物知時變為農覺歲遒不堪從吏役憔
悴欲歸休

苧溪道中

秋山有紅樹忽憶野田中禾黍收將盡氛埃晚
欲空登原悲落景倚杖怯高風更有寒塘水應
將此處同

十月朔旦懷先壟作

十月氣候變獨懷霜露悽僧廬寄楸檟饋奠失
茲時竹柏翳陰岡華林敞神扉汛掃託群隸瞻
護煩名緇封塋諒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

烈銜訓傷在斯

步虛詞二首

寂寥廓天津空同無負方丹晨儼七氣孕秀東
滸房滄吐碧琳華仰噏飛霞漿竦轡絕冥外聘
目撫太荒策我綠軒軿上際於浪滄神鈞亦寥
朗晻靄晨風翔蓬翩塵波裏縱神非有亡一樂
無終永千春詎能當

寥寥八度外竦轡霄上遊華觀盼雲起偃駕更停
丘丹黃耀瓊岡三素粲曾幽[illegible]亦遺塵波偶想
邱虛柔聘日娛真際不喜亦不[illegible]罷二播

斯顛佪翳滄流千載何足道太空自然疇

民安道中

秖役東原路長風海氣陰蒼茫生遠思悰慄起寒襟午泊僧寮靜昏投縣郭深拙勤終不補誰使漫勞心

西郊縱步

西郊一遊步極目是秋山積水羣峯碧清霜楓樹丹故園心不展投策詎能閑且適平生意無令雙鬢斑

寄黃子衡

遠宦去鄉井終日無一歡援琴不能操臨觴起長歎我友客京都肅肅雲天翰別去今幾時各在天一端有酒不同斟中情誰與宣裁詩一問訊重使心思傳

濯足萬里流

褰裳緣碧澗濯足憩清幽却拂千巖石聊乘萬里流氛埃隨脫屣步武欲橫秋極目滄江晚煙波殊未休

孤鶴思太清

孤鶴悲秋晚凌風絕太清一爲樊苑客空有叫

峯聳天矯千年質飄颻萬里情九皐無枉路[illegible]遺碧雲生

與諸同寮謁奠北山過白巖小憩

聯車涉修坂覽物窮山川疎林況朝景翠嶺含雲煙祠殿何沉邃古木鬱蒼然明靈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肸蠁理潛通神斟亦蜿蜒既欣歲事舉重喜景物妍解帶憩精廬尊酌且留連縱談遺名跡煩慮絕拘牽迅晷諒難留歸軫忽已騫蒼蒼暮色起反旆東城阡

懷山田作二首

郊園多所樂況此歲云莫寒色澹遙空清霜變紅樹欲舒林表望詎識塵中趣向晚寂無人氤氳欲成霧 冬日

冰溪流已咽陰壑寒方結忽值早梅春未恐芳心歇的皪終自妍殷勤爲誰折千里寄相思相思政愁絕 梅花

夜雨二首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間萬里故園今夜永遙知風雪滿前山

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此日無人

問消息不應憔悴損年芳

將理西齋

欲理西齋居厭玆塵境擾發地得幽芳斲石依寒藤開瓶一題詩懷沖獨觀眇偶此愜高情公門何日了

寄題金元鼎同年長泰面山亭

抗心塵境外結宇臨秋山乘高一騁望表裏窮遐觀衆巒互攢列連岡森縈環陽崖煙景舒陰壑悲風寒碧草晩未凋林薄已復丹仙人吳門子歲晩當來還

冬至陰雨

愆陽值歲晏忽復層陰結一雨散霖微千林共騷屑端居遺簿領遠意悽幽潔曠慮守微痾殊方感新節豈伊田廬念丘壠心摧折還登東嶺岡瞻望何由歇

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絶類建劍間山水佳處也

驅車陟連岡振轡出林莽霽露曉方除日照川如掌行行遵曲岸水石窮幽賞地偏寒篠多澗激淙流響祗役未忘倦心神暫蕭爽感玆懷故山何日稅征鞅

留安溪三日按事未竟

縣郭四依山清流下如駛居民煙火少市列無行次嵐陰常至午陽景猶氛翳向夕悲風多遊子不遑寐我來亦何事吏案古所記奉檄正淹留何當語歸計

安溪書事

清溪流不極夕霧起嵐陰虛邑帶寒水悲風號遠林涵山日欲晦窺閣景方沉極目無遺眺空令愁寸心

梅花兩絶句

溪上寒梅應已開故人不寄一枝來天涯豈是無芳物爲爾無心向酒杯

幽壑潺湲小水通茅茨煙雨竹籬空梅花亂發籬邊樹似倚寒枝恨朔風

柚花 甲戌

春融百卉茂素榮敷綠枝淑郁麗芳遠悠颺風日遲南國富嘉樹騷人留恨詞空齋對日夕愁絶發成絲

病告齋居作

層陰靄已布小雨時漂洒獨卧一齋間有懷緜
與寫高居生遠興春物滿平野爽曠景方融事
遠情無捨聊寄茲日閒塵勞等虛假

感事有嘆

榮華難久恃代謝安可量宿昔堂上歡今歸荒
草鄉高臺一以傾繐帳施空房繁絃既闋奏緩
舞亦輟行桃李白妍華春風自飄揚繐帷雜遺
思更衣有餘芳身徂名亦滅事往恨空長寄語
繁華子古今同一傷

夏月

涼氣集幽樹清陰生廣庭偶茲想煩燠忽憶烈
日行蜿蜒碧草滋迢遞玄蟬鳴官曹且休暇自
適幽居情

聞蟬

悄悄山郭暗衡門掩斜暉蟬聲深樹起林外夕
陽稀

秋夜歎

秋風浙瀝鳴清商秋草未死啼寒螿幽人幽人
起晤歎仰視河漢天中央河漢西流去不息人
生奈若何終極蒼山萬疊雲氣深去鍊形兮生
羽翼

茅舍獨飲

出身從吏役驅車涉窮山日落陰景晦天高風
氣寒豈無斗酒貲獨酌誰爲歡一盃且復醉百
念中闌干

宿傳舍見月

空堂寒夜月華清獨宿凄涼夢不成欲向堦前
舞凌亂手持杯酒爲誰傾

寄諸同寮

把酒江頭煙雨時遥知江樹已芳菲應憐倦客
荒亭裏落盡梅花未得歸

登羅漢峯

休暇曹事簡登高恣窺臨徜徉偶此地曠望披
塵襟落日暝遠郊暮色生寒陰歡餘未去已更
欲窮幽尋行披茂樹蓋豁見滄溟深恨無雙飛
翼往詣蓬山岑 餘疑當作緣 去疑當作云

登面山亭 是日氣霧四塞獨見雙髻峯

新亭夙所聞登眺遂茲日極目但蒼茫前瞻如
有失煙鬟稍呈露衆嶺方含鬱長歗天風來雲
散空宇碧

雙髻峯

絶壑藤蘿貯翠煙水聲幽咽亂峯前行人但[illegible]
青山好勝斷雲間雙髻仙

涉澗水作

幽谷濺濺小水通細穿危石認行蹤回頭自愛
晴嵐好卻立灘頭數亂峯

試院即事 乙亥

端居惜春晩庭樹綠已深重門掩晝靜高館正
陰沉披衣步前除悟物懷貞心澹泊方自適好
鳥鳴高林

借王嘉叟所藏趙祖文畫孫興公天台
賦疑思幽巖朗詠長川一幅有契于心
因作此詩二首

翩然乘孤鶴往至蒼崖巔上有桂樹林下有清
泠淵洗心詠太素況景窺靈詮撲身託歲莫畢
此巖中緣

山空四無人澗樹生涼秋扶策忘所適水木娛
清幽散髮塵外颯濯足青瑤流靜歛長林內舉
翮仍丹丘

雜記草木九首

高蘿引蔓長插楥垂碧絲西窗夜來雨無人領
幽姿 天門冬

弱植不自持芳根爲誰好雖微九秋榦丹心中
自保 紅蕉

根節含露辛苕穎扶援綠蠻中靈草多夏永清
陰足 扶留

種竹官牆陰經年但憔悴故園新綠多宿幹轉
蒼翠 竹

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隣樹墜萼可憐人風吹落
幽戶 榴花

春條擁深翠夏花明夕陰北堂罕悴物獨爾澹
沖襟 萱草一

西窗萱草叢昔是何人種移向北堂前諸孫時
遶弄 萱草二

端居春向殘夏氣已清穆睡起悄無人風驚燕
窗綠 獨覺

晨起獨行園花藥發奇興猶嫌墜露稀更汲寒
泉井 澆花

觀黃德美延平春望兩圖爲賦二首

川流匯南奔山豁類天闢[illegible]

峯碧劍閣望南山
方舟越大江湊風下飛閣仙子去不還蒼屏[illegible]
寥廓冷風望演山

祠事齋居聽雨呈劉子翬

刀筆常時篋笥盈齋祠今喜骨毛清與君此日
俱無事共愛寒階滴雨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

考異

虞帝廟詞　沛皇一作郮皇　虞之一作㱃之　灕之一作咸之
一嘅一作慨　玄功一作元功
感春賦　悵佳一作帳佳　吾心一無心字
空同賦　壁帶一作璧帶
招隱操　清商一作商歌
遠遊篇　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
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
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一作顧子亦何之行矣戒關梁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悲傷

春日即事　緣原一作緣源
古意一作險古　所依一作所氣　月適一作月遠
春日言懷一作春日書懷
過武夷作　磴蒼一作起蒼
八月十七夜月　竹林一作竹園
九日　湖海一作江海
督役城樓　感此一作感茲
寄黃子衡　重使一作郵使
懷山田作　色濬一作色露
安溪道中　忘倦一作忘疲　征鞅一作歸鞅

安溪書事一作晚望　虛邑一作井邑　涵山日欲一作山深日也
窺閣一作地海　極目一作一目
偕王嘉叟所藏趙祖文畫孫與公天台長川一
幅一作偕王嘉叟天台橫卷　長林一作綠林　洗心一作滌神　澗樹一作桂樹
觀春望兩圖　朝旦一作朝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

詩

送王季山赴龍溪

故人千石令便道此之官熟聞三秋宋逢迎一
笑懽田園知不遠謠俗問非難已想躬玄默鳴
絃亦罷彈

之德化宿劇頭鋪夜聞杜宇

王事賢勞甚自嗟一官今是五年期如何獨宿
荒山夜更擁寒衾聽子規

次韻傅丈題呂少衛教授藏書閣

西樓誰與共閑居茂樹婆娑清晝餘大隱秖今
同一壑行吟非昔似三閭尚摩心事惟黄卷料
理家傳亦素書更鑿寒泉供漱石世紛不擬問
焉如

次旬父韻

五字何人寄鏘鳴滿袖金劇知多暇日誰與共
幽尋簿領淹窮海鶯花迷故林功名終好在且
莫負初心

次祝澤之表兄韻

裸裎相向但悠悠信道乾坤日夜浮此去安心

知有法向來示病不難瘳倦游靜室閑窗底孤
浪東阡南陌頭萬事何由到懷抱夕陽芳草白
春秋

次祝澤之表兄韻送劉子晉歸省

之子真吾友心期到古人飄然來講學迢遞遠
辭親黄卷工夫妙斑衣夢想頻今朝首歸路何
處問知津

送祝澤之表兄還鄉

首夏何來此清秋卻復歸應緣心未快豈是世
相違落日空書館涼風淨客衣功名須努力別
淚莫頻揮

知郡傅丈載酒幞被過熹於九日山夜
泛小舟弄月劇飲二首

扁舟轉空闊煙水浩將平月色中流滿秋聲兩
岸生杯深同醉極嘯罷獨心驚歸去空山黑西
南河漢傾

誰知方外客亦愛酒中仙共踏空林月來尋野
渡船醉醒非各趣心跡兩忘緣江海情何限秋
生蓬鬢邊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

交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凉氣滿
窓閒高閣留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
觀非云慳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
銷何必棲空山

再得古木

青山一何深上下盡雲木中有千歲姿偃蹇臥
寒谷明堂不徵材大匠肎回目樵斧莫敢尋從
渠媚幽獨

示諸同志

夏木已云脩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居有
餘清端居亦何為日夕掩柴荊静有絃誦樂而
無塵慮并良朋肎顧予尚有夙心傾淵慚未闓
道析衷非所寧眷焉撫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
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示四弟

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
悠悠雨久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
子俱忘憂

還家即事

歇歲事行役徂春始還歸昔往草未芳今來翠

成幄扶疎滿園陰時禽互翻飛叢薄亦已秀羣
芘耀晨輝即事誰與娛淹留自忘機日莫復出
門悵然心事違古人不可見獨掩荒園扉

小盈道中

今朝行役是登臨極目郊原快賞心却笑從前
嫌俗事一春牢落閉門深

題囊山寺

曉發漁溪驛夜宿囊山寺雲海近蒼茫碕巖擁
深翠行役倦脩途投歸聊一憩不學壺中仙冬
塗定何事

題九日山石佛院亂峯軒二首

因依古佛居結屋寒林杪當戶碧峯稠雲煙白
昏曉

巖中老釋子白髮對青山不作看山想秋雲時
往還

題可老所藏徐明叔畫卷二首

翠峯利疑連斷處秋雲起雲起山更深咫尺愁
千里

流雲繞空山絶壁上蒼翠應有采芝人相期煙
雨外

再至同安假民舍以居示諸生

端居託窮巷糲食守微官事少心慮怡吏休庭宇寬晨興吟誦餘體物隨所安杜門不復出悠然得真歡良朋夙所敦精義時一殫簞食雖牢落此亦非所難許生不華內

六月十五日詣水公菴雨作

雲起欲爲雨中川分晦明纔驚橫嶺斷已覺疎林鳴空際旱靈滅虛堂涼思生穎簷滴瀝餘忽作流泉傾況此高人居地偏園景清芳樂雜悄倩俯仰同鮮榮我來偶茲適中懷澹無營歸路緣溪澤因之想巖耕

茉莉

曠然塵慮盡爲對夕花明密葉低層幄冰蕤亂玉英不因秋露濕詎識此香清預恐芳菲盡微吟遶砌行

謝人送蘭

幽獨塵事屏曉晚秋蘭滋芳蕤不自媚掩抑空相思晤對日方永披叢露未晞脩然發孤詠九畹陳悲詩

又

淹留閱歲序契闊心懷憂獨自寄僧閣一室空山秋裴回起顧望俯仰誰爲儔伊人遠贈問孤根亦綢繆芳馨不我遺三載娛清幽愧無瓊琚報厚意竟莫酬瞻彼南陔詩使我心悠悠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秋至百草晦寂寞寒露滋蘭皐一以悴蕪穢不能治端居念離索無以遺所思願言託孤根歲晏以爲期

去歲蒙學古分惠蘭花清賞既歇復以根叢歸之故嘅而學古預有今歲之約近聞頗已著花輒賦小詩以尋前約幸一笑

秋蘭遞初馥芳意滿沖襟想子空齋裏淒涼楚客心夕風生遠思晨露灑中林顧懷孤根在幽期得重尋

秋夕二首

西齋坐晚日曠然誰與儔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庭樹且扶疎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遠歲月真悠悠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閑涼葉何蕭蕭悲吟在

揭開琴書寫塵慮滌水怡親顔憶在中林日秋
來長掩關

秋夜聽雨奉懷子厚

悄悄窻户暗青燈讀殘書忽聽疎雨落稍知涼
氣初披襟聊自適掩卷方躊躇亦念同懷人悵
望心煩紆鳴琴愛靜夜樂道今閑居岑岑空山
中此夕知焉知

對月思故山夜景

沉沉新秋夜涼月滿荆扉露泫凝餘彩川明澄
素暉中林竹樹映疎星河漢稀此夕情無限故

園何日歸

同僚小集梵天寺坐閣雨作已復開霽
步至東橋玩月賦詩二首

傑閣翔林杪披襟此日開層雲生薄晚涼雨過
空山地迥衣裳冷天高澄霽還出門迷所適月
色滿林關

空山看雨罷微步喜新涼月出澄餘景川明發
素光星河方耿耿雲樹轉蒼蒼晤語逢清夜茲
懷殊未央

梵天觀雨

持身乏古節寸祿久棲遲暫寄靈山寺空吟招
隱詩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鍾時漸喜涼秋近滄
洲去有期

兼山閣雨中

兩山相接雨冥冥四牖東西萬木清面似凍梨
頭似雪後生誰與屬遺經

登閣

横空敞新閣高處絶炎氛野迥長風入天秋涼
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茹簷外空
山多白雲

秋懷二首

秋風吹庭户客子懷故鄉矧此卧愁疾徘徊守
空房佇想澗谷居林深悵悲涼鷄鷄感肅辰拊
翼號風霜氛雜無留氣悄精有餘芳幸閑衛生
要招隱夙所臧終期謝世慮矯翮玆山岡

懷痾坐覺日晚色散幽樹寂歷候蟲悲沉叢碧
草露端居與方濟沉默自成趣羽觴歡獨持瑶
琴誰與晤空知玄思清未惜年華度美人殊不
來歲月恐遲暮

中元雨中呈子晉

徂暑尚繁鬱大火空西流玆辰喜佳節涼雨忽
驚秋暁晩蘭徑滋蕭蕭庭樹幽炎氣一以去悰
台逝不留刀筆隨事屛塵囂與心休端居諷道
言焚香味眞詮予亦玩文史又此同優游

秋暑

晨興納新涼亭午倦猶暑卧對北窻扉淡泊將
誰侶疎樹含輕飔府禽囀幽語端居悟物情卽
事聊容與

和李伯玉用東坡韻賦梅花

北風日日羅江村歸夢正爾勞營魂忽聞梅蘂

臘前破楚客不愛蘭佩昏尋幽舊識此堂古曳
杖偶集僧家園嵐陰春物未全到邂逅只有南
枝温冷光自照眼色界雲艷未怯扶桑暾遥知
雲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自憐塵羈不得
去坐想佳處知難言但哦君詩慰岑寂已似共
倒花前罇

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
書有懷其人因復賦此以寄意焉

羅浮山下黃茅村蘇仙仙去餘詩魂梅花自入
三疊曲至今不受蠻煙昏佳名一旦異凡木絶
艷千古髙名園却憐冰質不自暖雖有步障難
爲温羞同桃李媚春色敢與蕣華爭朝暾歸來
只有脩竹伴寂歷自掩疎離門亦知眞意還有
在未覺浩氣終難言一杯勸汝吾不淺要汝共
保山林罇

挽劉寶學二首

天地誰翻覆人謀莫支公扶西極柱威動北
征旗肉食謀何鄙家山志忽齋平生出師表今
日重傷悲

生死公何有飄零我自傷向非憐不逮那得此

深藏心折風霜裏衣沾子姪行哦詩當薤挽悲
哽不成章

寄題梅川溪堂

滄波流不極上有一畝園幽人掩關卧脩竹何
娟娟虛堂面羣峯秀色摩青天靜有山水樂而
無車馬喧人言市門子往往蒼崖巓揮手謝世
人日中翔紫煙遺迹尚可覿神交邈無緣慨然
一永歎攀躋忽西遷褰裳下中沚濯足娛清川

和劉抱一

八年牢落舊村墟此日脩然水竹居病起試尋

春遲草客來聊煮雪唾蔬閒搏細說平生事仗
手同繙集古書適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閒出笑
談餘

再和

久矣投裝返舊墟不將心事賦閒居荷鉏帶月
朝治織植杖臨風夕挽蔬三逕猶尋陶令宅萬
籤聊借鄴侯書木瓜更得瓊琚報吟詠從今樂
有餘

送芮國器二首

拄節千山外勤勞飽所經一心無適莫萬口自

丹青拂拭先賢傳光輝處士星活人功更遠試
聽問林垌
紫陌同年舊青雲得路新論心端有契下榻豈
辭頻話別驚如許相逢渺未因期公念經濟從
此上星辰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歎成詩仰貽同
好二首

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沉吟窺老樹取次折
橫枝絕艷驚衰鬢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
爾負幽期

棐几冰壺在梅梢雪蕊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
尊同舁觀殘香裏心期昨夢中那知北枝北猶
有未開叢

宋丈示及紅梅臘梅借韻兩詩輒復和
呈以發一笑

聞說寒梅盡尋芳去已遲冷香無宿蕊穠艷有
繁枝正復非同調何妨續舊詩廣平倫娬媚鐵
石悮心期（宋丈此篇乃用花中僻事）（悮一作悟）
風雪催殘臘南枝一夜空誰知荒草裏却有暗
香同寶叠輕黃外芳滕淺綠中不遭岑寂侶何

以媚孤叢

呈黃子厚

茅齋塵事遠幽獨興無窮永晝呻吟內新涼愁
思中朱顏非昨日綠鬢又秋風珍重墻東客還
憐此意同

奉酬子厚詠雪之作

遥夜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仰視天正黑寒氣慘
悲涼飛霰忽下零雪花亦飄揚飄揚未云已須
臾滿空翔前山失舊姿川谷流素光念昔少小
時無事志四方五年江海上不見雪與霜飄飄

今日情浩蕩誰能量凌晨飲一杯竟日守寂
峙立玩奇變求言獲新章躊躇欲何報王措生
瓊琚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
功名計秪爲蒼生未敢休

執我仇仇詎我知護將行止驗天機猿悲鶴怨
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寄籍溪胡丈及劉恭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栽豸角冠留取幽人
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瓊廬前頭翠作屏晩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
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挽范直閣二首

獻納陪輿運如公衆所期憂時最深切信道不
磷緇落落歸來賦怱怱殄瘁詩蒐裒當日計寧
永後人悲

先友多名士存亡幾許人惟公且彊健於我更
情親出處論心晩音書枉誨頻素車今日會誰
與共傷神

項以多言害道絶不作詩兩日讀大學
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
蓋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猶云何反自誑閔默還
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
彼重泉幽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
遠及此旋吾輈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
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
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
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
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它勇如爭赴壑進
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覩祖
述耳順同波

仰思二首

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
知何事淸夜端居獨仰思

聖賢事業理難同借作新題欲自攻王事雜[illegible]
吾豈敢懷容思勉議成功

困學二首

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
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功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莫笑
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復齋偶題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追尋請看屛上
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

示四弟

務學脩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
供遊蕩愁殺堂前老古錐

克己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秪今垢盡
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曾點

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晴漪微吟緩詠
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伐木

伐木相將入遠山共聽幽鳥語關關殷勤若藉
當時意此日那容不盡歡

春日

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
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春日偶作

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臨千葩萬蕊
爭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觀書有感二首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

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
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題西林院壁二首

觸目風光不易裁此間何似舞雩臺病軀若得
長無事春服成時歲一來

巾屨翛然一鉢囊何妨且住贊公房却嫌宴坐
觀心處不奈簷花抵死香（簷前有梅花）

題西林可師達觀軒

窈窕雲房深復深層軒俯此快登臨卷簾一目

遊山碧底是高人達觀心

再題

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
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
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可師始嘗
為一室於其居之左軒其東南以徙
倚瞻眺而今鉛山尉李兄端父名之
曰達觀軒蓋取賈子所謂達人大觀
物無不可云者予嘗戲為之詩以示
可師既去而遂忘之壬午春復拜先

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于此者幾
月師不予厭也且欲予書其本末置
壁間因取舊詩讀之則歲月逝矣而
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進焉為之三
歎自廢顧師請之勤勤不得辭於是
手書授之而又叙其所以然者如此
雖其詞鄙陋若無足藉然予之往來
師門蓋未憖也異時復至又將假館
于此仰視屋壁因舊題以尋歲月而
惕然乎其終未有聞也然則是詩之
不沒亦予所以自勵者可師嘗遊諸
方聞佛法大意未倦而歸尚有以識
予意也三月九日熹書

古寺重來感慨深小軒仍是舊窺臨向來妙處
今遺恨萬古長空一片心

示西林可師二首

身世年來欲兩忘一春隨意住僧房行逢舊隱
低回久綠樹鶯啼清晝長

幽居四畔只空林啼鳥落花春意深獨宿塵龕
無夢寐五更山月照寒衾

感事書懷十六韻

胡虜何年盛神州遂陸沉翠華棲浙右紫塞僅
淮陰志士憂虞切朝家預備深一朝頒細札三
捷使聞音援鉞無遺算沉機識聖心東西兵合
勢南北怨重尋小却奇還勝窮凶禍所臨旃裘
方舞雪血刃已披襟殘類隨煨燼遺黎脫斧碪
戴商仍夙昔思漢劇謳吟共惜山河固同嗟歲
月侵泉蒼又憔悴陵柏幸蕭森正爾資群策何
妨試盍簪折衝須舊袞出牧仗南金眾志非難
徇天休詎可諶故人司獻納早晚奉良箴

次韻劉彥采觀雪之句

朔風吹空林眇眇無因依但有西北雲冉冉東南飛須臾晷陰合慘淡周八維凍雨不流澌飛花舞姸姿騎空下滅沒散影還參差萬點隨飄零百嘉潛潤滋徘徊瞻詠久默識造化機上寒下必溫欲積無根基漸看谷樹變稍覺叢篁低皓然遂同色宇宙乃爾奇繁華改新觀凜冽忘前悲摛章愧佳友佇立迎寒吹感此節物好嘆息今何時當念長江北鐵馬紛交馳

次韻彥采病中口占

一榻流年度篝燈遙夜闌短冬閑自擁清鏡莫羞看竹窗初驚雪梅蘂却耐寒從今花木夢無復在雕欄

感事

聞說淮南路胡塵滿眼黃棄軀慚國士嘗膽念君王卻敵非千檣信威藉紀綱丹心危欲折竚立但彷徨

聞二十八日之報喜而成詩七首

胡馬無端莫四馳漢家元有中興期旃裘喋血淮山寺天命人心合自知

天驕得意任驅馳太歲乘蛇已應期一夜旄頭光殞地欽江胡馬未全知

雪擁貂裘一馬馳孤軍左袒事難期奏函夜入明光殿底事盧兒探得知浙報乃御營宿衛官奏故有是句

渡淮諸將已爭馳兎脫鷹揚不會期殺盡殘胡方反旆里閭元未有人知

漢節熒煌直北馳皇家卜世萬年期東京盛德符高祖說與中原父老知

進爵聞說日馳馳舊德登庸儻有期張魏公聖主聰明似堯禹忠邪如許詎難知

恭惟大號久風馳清蹕傳呼却未期此日不須勞玉趾寸心那得侍臣知

次子有聞捷韻四首

神州荊棘欲成林霜露淒涼感聖心故老幾人今好在壺漿爭聽鼓鼙音

殺氣先歸江上林貔貅百萬想同心明朝滅盡天驕子南北東西盡好音

孤臣殘疾卧空林不奈憂時一寸心誰遣捷書來華戶貢同百蟄聽雷音

胡命須臾兎走林驕豪無復向來心莫煩王旅

遐鄉旅館嗚風聲盡好音

奉陪判院丈充父平父兄宿回向用邵

郡丈壁間舊題之韻

暮雨停驂憩僧廬古道邊千峯環傑閣一水下平田行役無期度經過幾歲年明朝須飽飯躡足上寒煙一

感事再用回向壁間舊韻二首

江北傳烽火胡兒大入邊已聞殘列障不但擾屯田借箸思人傑推鋒屬少年偷安慙暇食萬竈起愁煙

廊廟憂虞裏風塵慘淡邊早知須汗馬再不是留田迷國嗟誰子和戎誤往年腐儒空感慨無策靜狼煙

蒙判院丈示及再用元韻之作率易和

呈以求指誨

疇昔經行地溪山假宿邊冰霜凝巨壑風雨暗中田古寺堪投殺曉塵龍閱紀年論文寒夜永清絕裊爐煙

數日前與判院丈有宋村之約雪中有

懷奉呈判院通判二丈

雲垂天闊歲將闌一室脩然獨掩關擁褐不知風折木開軒惟見雪漫山玄空杳靄低迷外碧樹瓏璁掩映間吟罷左思拾隱句扁舟無路過長灣

次韻判院丈雪意之作

端居歲復窮閉戶守沖澹風陰原野悲月黑庭除暗淅瀝靜先知崩奔誰與探坐想青瑤林寒光生素艷

熹伏蒙判院丈垂示用韻喜晴之句率

爾奉酬伏乞笑覽

客枕終難穩歸來餅息深曉雞田遠夢缺月桂空林火谷最加帽晴窓畫解襟詩筒多妙語仍喜續盟尋

登梅嶺

去路霜威勁歸程雪意深往還無幾日景物變千林曉磴初移屐寒雲欲滿襟玉梅疎半落猶足慰幽尋

雪意

向晚浮雲四面平北風號怒達天明寒窓一夜清無睡擬聽杉篁葉上聲

昨夕不知有雪而晨起四望遥峯皆已
變色再用元韻作兩絶句
朔風吹盡暮雲平室暖爐紅睡達明但怪朝來
滿山白不知昨夜打窓聲
千林無葉一川平萬壑瓊瑶照夜明未覺䄵梅
飄落盡只愁羌管不成聲
奉陪彦集充父同游瑞巖謹次甫田使
君留題之韻
踏破千林黄葉堆林間臺殿欝崔嵬谷泉噴薄
秋逾響山翠空濛晝不開一壑秖今藏勝槩三

生時昔記曾來解衣正作留連計未許山靈便
卻回
伏讀趙清獻公瑞巖留題感歎之餘追
次元韻
趙公名迹此猶微已踐行藏第一機直自當年
留翰墨至今窮谷尚光輝時清漫說空遺迹歲
晚高齋自掩扉高齋公晚年所居每夕獨處一室使人莫知其外珍重
九原如可作問渠何處是真歸
伏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感事興懷至於
隕涕追次元韻偶成二篇

誰將健筆寫崖陰想見當年抱膝吟緩帶輕裘
成昨夢遺風餘烈到如今西山爽氣看猶在北
闕精誠直自深故壘近聞新破竹起公無路秖
傷心右懷賢學公作近聞西兵進取閬陝其帥即公舊部曲也
投紱歸來臥赤城家山無處不經行寒巖解榻
夢應好絶壁題詩語太清陳迹一朝成寂寞靈
臺千古自虚明傳來舊業荒蕪盡慙愧秋原宿
草生右懷病翁先生作翁嘗宦游故有赤城之句
入瑞巖道間得四絶句呈彦集充父二
兄

憶昔南遊桂樹陰歸來遺恨滿塵襟籃輿此日
無窮思萬壑千岩秋氣深
翩翩一馬兩肩輿路轉秋原十里餘共說前山
深更好不辭迢遞歎樨居
清溪流過碧山頭空水澄鮮一色秋隔斷紅塵
三十里白雲黄葉共悠悠
風高木落晚秋時日暮千林黄葉稀秖有蒼蒼
谷中樹歲寒心事不相違
挽籍溪胡先生三首
夫子生名世窮居幾歲年聖門承力造美質自

天全樂道初辭常憂時晚奏篇行藏今已尽心
迹故超然
澹泊志懷久淨倫斫意深草瓢無改樂山水白
知音冊府遺編在公所定著論語會義副在秘閣立承平樹陰
門人封馬鬣寒日共沾襟
先友多淪謝唯公尚典刑向來深繾綣猶足慰
飄零喬木摧霜餘長空沒曉星傷心遽如許淚
露其三號

次韻潮州詩六首

濠上齋二首

黃堂理事餘便坐永茲日話默趣難殊晦明心
本一舊閒真體露已歎群疑失迨此復幾年定
知久純白

道若大路然奈此人好徑即事昧本心離動覓
真靜安知濠上翁妙入玄中境偶寄郡齋閒無
欲民自正

閒坐

坐獻無餘事淡然塵慮希閒中自怡悅妙處絕
幾微韓子成今古頗師果是非悠然發孤笑千
載儻來歸

銷憂

年來揭陽郡非落海陰遲雲嶠無幽子潢池有
駱從單車亦已我夢草不須飢比屋絃歌裏功
高化難圖

山丹

昔遊嶺海間數見攀丹折青英溥夕露朱蕊爛
晴日歸來今幾年猶對紙寒碧曰君賦山丹悅
復見顏色

山居即事用盛華亭韻

世情日以疎庭樹日以密我心自悠悠兩忘喧

與寂門閒山疊翠雨餘雲絕迹天涯此與同萬
里寄消息

東舍姪

回頭別子時歲月劇風雨老大無所成悲歎中
夜舞長鏡見伸吟短袖極褴襤古人不可期炯
炯心獨苦

夏日齋居得謝明詩卷咏歎之餘用卒
章之韻以紀其事

孟夏氣淑清窓戶有佳色臥聞幽鳥翻轉覺林
景寂參差帙委素編紗香橫碧嚼栽有餘懼纓

冠非所職故人海邉郡妙語寄遠冀咏嘆不得
聞超然見留聽

壽母生朝 下六首別見於此

秋風蕭爽天氣凉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
壽而康紅頰綠髮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
年不出門庭荒蘼陘十日九不爨豈辦甘脆陳
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
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
疆勉勵汝節彌堅剛言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
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又二首

敬爲生朝舉一觴短歌歌罷意偏長願言壽考
宜孫子綠髮朱顔樂未央
陰溇園林歲欲霜惟來和氣滿中堂要知積善
工夫巧變得人間作壽鄉

又三首

昨夜秋風凉氣歸今朝喜色動簾幃細斟瀲灩
新春酒戲舞斑斕舊綵衣願上龜蓮千歲壽未
令鳧菽一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陰功世
所希

暑退秋容欲凜然丸堂佳氣倍澄鮮舊彌巳七
新凉失壽骨應隨爽籟堅塵外光陰那有盡尊
前風月浩無邊癡兒六六今如許慚媿西河不
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翩然下大荒久悟客塵
無自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從居邂逅成嘉遯捧
檄因循愧漫郎願借寒潭千丈碧年年此日奉
華觴

又一首

竹栢交柯庭院清西風不動翠簾旌高堂正喜
新涼入樂事仍逢壽斝傾盡室丹衷歸善禱滿
頭綠髮定重生年年此日歡娛意更願時豐樂
太平

丁丑冬在温陵陪郭宗李文與一二道
人同和東坡惠州梅花詩皆一再往反
昨日見梅追省前事忽忽五年舊詩不
復可記憶再和一篇呈諸友兒一笑同
賦

江梅欲破江南村無人解與招芳魂朔雲斷
峰蝶信凍雨一洗煙塵昏天憐絕艷世無匹故

邅寂寞依山園自欣羌笛娛夜來未要鄒律回
春溫連娟窺水墮殘月的皪泣露睎晨瞰海山
清游記玉面衰病此日空柴門相逢不敢話疇
昔能賦豈必皆成言雕鎸肝腎竟何益況復制
酒哦空樽

歲晩燕集以梅花已判隔年開分韻賦
詩得巳字

陽衍冬氣昏日暮悲風起晤言欲誰從斗酒會
隣里盤餐乏珍脆肴核闕備峙無以奉嘉賓鉼
罍亦可恥所頼數子賢深睠不余鄙夜闌更促

膝燈火共歡喜酣歌氣激烈傑句領清美衰懶
慨英游歲晩情何巳

卓國太生朝 太下疑當有夫人二字

鳳凰山下鳳凰城十載重來雙眼明廳亭故人
頻獻納足知賢母外學名生朝舉酒天香裏賤
子當歌魯頌聲問訊豪肴今幾許年年此日照
人清

又一首

玄冬周四運肅氣驅煩喧孕此貞秀質德美難
具論巍巍北堂高福履神所敦晨昏極榮養夙

昔蒙天恩明年啓國封屆秋文魚軒斑衣紆紫
綬玉樹承金尊懽娛何所忘千載如飛奔惟應
玄中趣眇眇自本根洗心河漢津入此無窮門
超然謝衆甫永與天壤存

社後一日作

聖作重品節等殺古所詳里有秦社稷僭差遂
無章王綱諒已隳精意尚不亡尚論千載前簡
編有遺芳佩俛陳孺子恂恂萬春鄉敬恭事耆
老斎𧰼謹田桑悠悠我里居歲事有故常向來
諸老翁悄宛亦端莊交神庶或享與物同樂康

今我胡不樂悵然下頽岡古人不可見今人自
猖狂

三月三日祀事畢因修禊事于靈梵几以
高閣一長望分韻賦詩得一字

逝川無停波歲月一何疾居然雨露濡我意日
蕭瑟共惟西山足宰樹久蒙密晤言起哀敬時
事該禮律肴羞既分羅薦饋亦芳苾周旋極悽
愴俛仰詎終畢更衣適精舍鄉曲會茲日簪紱
畀煇胞從容聲肹蠁嘉賓更盤礴環堵窺遺筆
即事君獨哦非才我何述矧茲衰病餘苦畏煩

慮怵賦罷捲寒棲存存常抱一

夏日二首

端居倦時暑竟日掩柴門窓風遠颯至竹樹清陰繁靜有圖史樂寂無車馬喧茲焉愜所尚難世人論

夏園木暗窓戶貯清陰長風一捲蕣衆綠何蕭椮玩此消永晝冷然滌幽襟俯仰無所為聊復得此心

汲眉泉漬奇石置窓櫳其後香烟被之江山雲物居然有萬里趣因作四小詩

清窓出寸碧岡影媚中川雲氣一吞吐潮江心渺然

一水渺空濶蕐山中棲遅寒陰白霧湧飛度碧峯前

隱几對寒碧忘言心自閑豈知宜數士蹤跡青峯間杜詩疏明君山蹤山之青峯

吟餘忽自笑老矣方好弄悵然思古人尺璧寸陰重

偶題三首

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悟眞源行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次張彥輔韻

風霜歲云徂壅事眯雙目故人書鼎來照眼一連玉把玩不知疲日宴坐空腹卷藏十襲祕寒光夜穿櫝嗟予骯髒姿十駕不能速丘壑聊自娛簞瓢亦云足君侯湖海士逸氣謝追逐胡為不予鄙乃肯顧林谷高軒緩前期清夢迷雙竹起將杜陵句寫寄玉川屋我窮詩未工最覺貂難續感君慇懃意吟苦屢更燭群公饒藻思裂牋動盈束歷險正摧輈爭先俄擊轂低回欲引避悵望烏歸宿出吻竟無奇彊顏終自恧北風催歲年兩鬢失新綠樊生念學稼曹子悲食粟死灰寧復然寡過良所欲耿耿自知明何勞詹尹卜

次張彥輔賞梅韻

朔風萬里開雲屏清霜夜墜朝景晴南枝浩蕩

正春色柬蘂的皪令空明花邊偶對青銅鏡橋
項不堪冰雪映擁爐獨坐只悲吟振策出遊衙
遠與暗香何處時一飄行行復値最長條仰頭
欲折渺誰贈滿意相思那得邀極知異縣淹行
李心賞未甘輕付昇石雄賦罷不相聞秀野書
來因舉似兩翁句法爭新奇畫出疎影沈寒漪
幽探自出塵境外勝槩未許兒曹知秖今嚼蘂
攀條處它日重來記前度風臺月觀悄無言玉
笛冰灘索同賦嗟予衰懶倦將迎過眼紛紛無
復情尚喜疎英寬水白更憐落片點苔青興來

亂插飛蓬苦擬向君家醉君酒酒酣耳熱莫狂
歌布鼓雷門須縮手

借韻呈府判張丈既以希箴且求敎藥

一生江海迥無疇材大應容小未周骨好身閑
眞復樂酒酣耳熱却堪憂飛騰莫羨摩天鵠純
熟須參露地牛我亦醒狂多忤物頻能還贈一
言不

家山堂晚照效輞川體作二首

夕陽浮遠空西峯背殘照爽氣轉分明與君共
晚眺
山外夕嵐明山前空翠滴日暮無與期開窗岸
輕幘

卽事有懷寄彥輔仲宗二兄二首

一水方涵碧千林已變紅農收爭暖日老病怯
高風徙倚非無計心期莫與同向來歡會處離
合太匆匆
聞說雙飛槳翩然下廣津江湖知子樂魚鳥諒
情親淹速須關命行藏不繫人三山雖好在惜
取自由身

次知府府判二丈韻三首

兩公清廟瑟窈窕拂朱絃事紀一朝勝名從千
古垂流傳當共賦惆悵不同時且要君頤解學
辭匡說詩
憶昨中秋夕宴盟約重尋快亭懽舉酒江閣快
論心月墮俱忘起壁空始罷斟秖今千嶺滿帳
望一何深武夷之遊張王二丈元履子享及袁與焉江閣之集子衡叔具知府丈亦陽臨居此詩所簡同會諸公云
志士懷韜略奇兵吼鐵千關河那得往肝膽不
勝寒壯節悲如許雄圖渺未閑皇輿方仄席匪
巷敢求安得狀中知舊書云聖上留意武備諸郡御卒皆點名閱武賜賚有加戎士

感舊（感舊二字當分書）

巢居之集以中有學仙侶吹簫弄明月爲韻探策賦之而熹得中字遂誤爲諸君所推高俾專主約既而賦詩者頗失期於是令最後者具主禮以當罰乃稍集獨敦夫圭甫違令後至衆白罰如約飲罷以蒼茫雲海路歲晚將無獲分韻熹得將字而子衡兄得蒼字實代熹出令

一昨樓上飲所歡不可忘羣公各賦詩佩玉何鏘鏘二子朱絲絃櫂抑獨回翔經營久不作一奏聲滿堂巧遲未足多讀者先取償主盟誰夙推否德愧莫當盡爲不舉法何以存令章劉子具盤食魏子輸壺漿悠然復一醉歸路相扶將

昨承諸兄臨辱不棄以薄酒疏食延駐都騎明日視壁間所張墨刻有亡去者人以爲德慶夫夜度也跪問遺宗家需拙詩輒賦所懷往奉一笑幸勿擬刻可以歸於我矣

歲暮霜霰集賓友從我游置酒臨高齋觴酌雜獻酬雜黍盤中庖者核供庶羞所恨乏珍肥懽意不得周何悟上客懷徙我夜壑舟平明但素壁篆刻不可求究索勞象罔高蹤希盜丘我亦慚仲子獨未忘輕裘

昨以詩徵亡碑於四十一丈既蒙酬和而諸兄亦繼作爲聯爲巨編藏之巾笥雖所亡古刻不可復得而此之所獲則已多矣顧其中猶有不能釋然者因念吾子厚隸法妙古人當爲我大書偉辭於壁庶以焜耀區區之望彼死鬼之陳迹其存亡蓋不足爲重輕也次韻見意云

端居感物化悵恨不出游賦詩往追亡顧得雜佩酬結綬光陸離緼袍非所羞終然抱耿耿尼父悲東周淒涼草鞬崖望想滄浪舟低徊不得去寂寞將焉求安知崔蔡徒考槃共斯丘爲我揮素壁報君當紫裘（少陵詩紫裘隨御几義取無此歲謂李邕當硯筆墳）

再賦解嘲

宇宙一瞬息人生等浮游云何百年內萬變紛相酬顛倒不自知旁觀乃堪羞拱揖尚虞夏干

入到窮閻豈悟曠士懷泛若不繫舟驅馬詩期
祝名高非所求彼哉夸毗子逝矣昆侖丘褰裳
絕冥炒天風舞雲來熹嘗得子共父以禮議四十一丈而之於熹則有斷是矣故有簡周之語

題祝生畫呈裴丈二首

近代丹青手心期良獨難夫君偏有思妙處却
無端堂上三湘遠人間五月寒空囊今有此不
用一錢看

斗酒淋漓後顛狂不作難千峯俄紙上萬景忽
毫端石瘦囮蟠古林深煙雨寒蒼茫無限意俗
眼君為看

挽延平李先生三首

河洛傳心後毫釐復易差淫辭方眩俗夫子獨
名家本本初無二存存自不邪誰知經濟業零
落舊煙霞

闔道無餘事窮居不計年簞瓢渾謾與風月自
悠然灑落濂溪句從容洛社篇平生行樂地今
日但新阡

岐路方南北師門數仞高一言資善誘十載笑
徒勞斬板今來此懷經痛所遺有疑無與析揮

顧首頻搔

用西林舊韻二首

一自籃輿去不回故山空鎖舊池臺傷心觸目
經行處幾度親陪杖屨來

上疏歸來空皁囊未妨隨意宿僧房舊題歲月
那堪數慙愧平生一瓣香

朱文公文集卷之二

朱文公文集第二卷後考異

次韻呂少衛藏書閣　茂樹（一作戊樹）

次祝擇之韻　静室（一作淨室）　情何（一作清何）

九日山夜泛舟　轉空（一作夢空）

秋生（一作秋來）

教思堂作　横舍（一作黌舍）

示諸同志　餘清（一作餘情）

示四弟（一作休日）　兀坐（一作默坐）　心悠（一作貞悠）

還家即事　互翻（一作共翻）　悵然（一作怏然）　獨捲（一作月捲）

題囊山寺　蒼茫（一作蒼黄）

題可老所藏畫卷　羣峯（一作羣山）

詣术公庵雨作　雲起（一作雲氣）

謝人送蘭　厚意（一作皓然）

寄題梅川溪堂　人言（一作今古）

再和劉抱一　猶尋（一作獨尋）

復齋偶題　豈知（一作豈如）

示四弟　清宵（一作清霄）　遊蕩（一作遨蕩）　堂前（一作堂頭）

春日偶作　色深（一作色淨）

觀書有感（一作雜詩一作絶句）　問渠那得清如許（一作……恨來激底　青無海）　江邊（一作江頭）　枉費（一作幾費）

感事書懷　聞音（一作同音）　共惜（一作共措）

聞二十八日之報　忠邪（一作羣臣）　忝惟（一作忝闕）

次子有聞捷　不棄（一作無棄）

感事　江北傳烽火（一作傳江北烽火）　推鋒（一作摧鋒）

暇食（一作輟食）　留田（一作屯田）

登梅嶺　王梅（一作野梅）

雪意　浮雲（一作愁雲）　達天（一作漲天）

讀二劉公瑞岩留題　慙愧（一作悵望）

瑞岩絶句　風高（一作霜清）　黄葉（一作紅葉）

東舍姪（一作東令姪）

再和東坡惠州梅花詩　記玉（一作識玉）

卓國太生朝　所忘（一作所至）

社後一日作　耆老（一作耆年）　停麾（一作靜麾）

靈梵分韻　蕭索（一作蕭瑟）

夏日　永晝（一作永日）

汲清泉作　湖江（一作湖山）

偶題　青山（一作南山）

家山堂晚照　與君共（一作君共老）

次知府府判韻　紛重（一作清畫）

詩

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

納湖

詩筒連畫卷坐看復行吟想像南湖水秋來幾許深

東渚

小山幽桂叢歲暮靄佳色花落洞庭波秋風渺何極

詠歸橋

緑漲平湖水朱欄跨小橋舞雩千載事歷歷在今朝

船齋

考槃雖在陸滉瀁水雲深正爾滄洲趣難忘魏闕心

麗澤堂

堂後林陰密堂前湖水深感君懷我意千里夢相尋

蘭澗

光風浮碧澗蘭杜日猗猗竟歲無人采含薰祇自知

書樓

君家一編書不自圯上得石室寄林端時來玩幽賾

山齋

藏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數椽足

蒙軒

先生湖海姿蒙養今自閟銘坐仰先賢點畫存象繫

石瀨

疏此竹下渠漱彼澗中石暮館繞寒聲秋空動澄碧

卷雲亭

西山雲氣深徙倚一舒嘯浩蕩忽搴開爲君展遐眺

柳堤

渚華初出水堤樹亦成行吟罷天津句薰風拂面涼

月榭

月色三秋白湖光四面平與君凌倒景上下極
空明
濯清
涉江采芙蓉十反心無斁不遇無極翁深衷竟
誰識
西嶼
朝吟東渚風夕弄西嶼月人境諒非遥湖山自
幽絶
淙琤谷
湖光湛不流㪚雲亦潛注倚杖忽淙琤竹深無

覓處
聽雨舫
繫舟停畫槳容與得歆眠夢破蓬窻雨寒聲動
一川
梅堤
仙人冰雪姿貞秀絶倫擬驛使詎知闓寻春問
煙水
采菱舫
湖平秋水碧挂棹木蘭舟一曲菱歌晚驚飛欲
下鷗

南阜
高丘復層巘何日去登臨一目長空盡寒江列
暮岑
次韻傳史武夷道中五絶句
地久天長歲不留坐來念念失藏舟回看萬法
皆兒戲還直先生一笑不
分符擁節數經年聞道方成屋數椽只恐未容
高枕臥却須持橐聽鳴鞭
勳業今從鏡裏休囊中空有敝貂裘死灰那復
飛揚意惠許深慚不易酬

常記桐城十載前數回風雨對床眠他年空憶
今年事却説黄亭共悵然
諸郎步武各騤騤季子尤憐塵萬金衣鉢相傳
自端的老生無用與安心
題畫卷 丁亥
小山
飛來小坡坨未雨已滂湃若此定何人蘇公有
遺記
吳畫
妙絶吳生筆飛揚信有神羣仙不愁思步步出

風壑

夘研

端溪有瘠虬孕此金玉質凝沲一竅開千年瀉寒液

鬼佛

冥濛罔象姿相好菩薩面現佛吾詎知水石覿奇變

范寬

山雄雲氣深樹老風霜勁不有考槃人超摇得真性

題祝生畫

裴侯愛畫老成癖歲晚倦遊家四壁隨身只有萬疊山祕不示人私自惜俗人教看亦不識我獨摩娑三太息問君何處得此奇和璧隋珠未為敵答云衢州老祝翁寄次自有陰陽工崎山融川取世界咳雲唾雨呼雷風昨來邂逅衢城東定交斗酒歡無窮自言妙處容我識為我掃此須臾中爾時聞名今識面回首十年齊掣電裴侯已死我亦衰抵君雖老身猶健眼明骨輕須不變筆下江山轉怱倩為君多織機中縱更

約無事重相見

秀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為韻賦詩奉伏讀佳作率爾攀和韻劇思慳無復律呂笑覽之餘賜以斤斧幸甚

高人山水心結習自無始五畝江上園清陰過桃李一堂聊自娛三徑亦可喜試問避俗翁何如尊賢里溫公獨樂園在尊賢坊

門前車馬客無非朝大夫問公獨何事中歲遂此圖長安二三公髮白形枯臞隱憂念名節亦有此樂無隱憂念名節張大參疏中語

君侯嗜圖史插架何其多從居三十乘流汗幾橐駝千載誰晤語端居自絃歌至哉天下樂歲月如予何

西山一何高雲氣出寒巘中有無事人鳴泉遶茅屋宴坐今幾何無以媚幽獨興至偶成篇呼兒為余讀

我居深山中茅舍破不補上見風攪林下有雲承宇聞公落新宮戶牖不可數懶惰心力衰念公亦良苦

夜吟招隱詩月落寒泉井自非千載人誰與共

清景散髮心朗寥凝神味淵永功名恐相期寫
貴非所幸
仙人空山居道意妙群物度世君則然脩身吾
豈不飛行仰雲路趺坐探理窟獨夜扣星壇清
齋具簪笏
青山背夕陽益景公所愛虗堂日落時還坐一
解帶嵐分疑有處鳥度知無礙須臾暮色來默
默無與會
端居屛塵慮萬事付一尊客來語世故舉白當
浮君起摇謝衆甫寧沓從諸孫何以自怡悦窓

中見秋雲
漢何迢迢上有千仞山山中學仙侶白石爲
飰丹經若吟哦至道窮躋攀豈知人間世風
塵縈九寰
次劉秀野蔬食十三詩韻
乳餅
清朝薦疎盤乳鉢有眞味不用精瓊糜無勞爛
羊胃
新笋
脩脩江上林白日暗風雨下有萬玉虯三冬臥
寒土
紫蕈
誰將紫芝苗種此槎上土便學商山翁風餐謝
肥羜
子蕈本草云蕈久食去臭氣通神明一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未是
蕈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詩論去箴功神明看
朝徹
茭筍
寒茭翳秋塘風葉自長短刳心一飽餘并得牀
敷軟

南芥
龍訖上日遊園客有佳遺不爲洛生吟輟餐時
擁鼻
蓴菜
小草有貞性託根寒澗幽隔未曾一嘬感慨不
能休
木耳
蔬腸久自安異味非所嗜樹耳黑垂聃登盤令
亦乍
蘿蔔

紛數剪翠叢滓潤擢玉本寂寞病文園吟餘得
深飫
芋魁
沃野無凶年正得蹲鴟力區種萬葉清深煨奉
朝食
筍脯
南山春筍多萬里行枯腊不落盤飧中今知綠
如簀
豆腐 世傳豆腐本乃淮南王術
種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王術安坐獲
泉布
白蕈
閻訟閬風苑瓊田產玉芝不收雲表露烹瀹詎
相宜
伏讀秀野劉丈閒居十五詠謹次高韻率
易拜呈伏乞痛加繩削是所願望
秀野
為憐蘅芷滿芳洲特地臨江賦遠遊十畝何妨
自春色萬緣從此付東流靜看朝市真兒戲須
信田園是老謀出處知公有餘裕未應辛苦謝
靈丘
積芳圃
樂事從玆不易涯朱門還似野人家行看靚艷
須攜酒坐對清陰只煮茶晚起蒼涼承墜露晚
來光景亂蒸霞平生結習今餘幾試數毗耶樕
上花
家山堂
負米歸來手自舂豈知門外有晴峯羨公竟日
歷氛遠拄頰看山幽興濃心鏡懸知不同調詩
壇那敢少爭鋒空餘遠撥尋師意箇裏何妨為
指蹤
拙政堂
驥足寧同曳尾龜青山終是費心期陶公歸去
有餘樂潘令閒居不足追自笑十連非所慕未
應三徑苦無資明朝謾擁朱輪去猿鶴咨嗟政
爾為
香界
幽興年來莫與同滋蘭聊欲況光風真成佛國
香雲界不數淮山桂樹叢花氣無邊熏欲醉靈
氛一點靜還通何須楚客紉秋佩坐臥經行住

此中

春谷

武夷高處是蓬萊采得靈根手自栽地僻芳菲
鎮長在谷寒蜂蝶未全來紅裳似欲留人醉錦
障何妨爲客開飲罷醒心何處所遠山重疊翠
成堆

舫齋

扁舟容與小旁攏搖颺蘋旌蜀錦紅兩岸蒹葭
秋色裏一川煙浪夕陽中不愁灩澦雙蓬翁來
怯江湖萬里風築室水中聊爾爾何須搖浦望

朱宮

藥圃

種藥春畦有近功不辭耘耔讓勞躬漸看杞菊
充庖下即見芝英入籠中病去自知非往日身
輕何必御泠風出門會有兒童笑不是當年植
杖翁

山人方丈

方丈翛然疊數椽檻前流水自清漣蒲團竹几
通宵坐掃地焚香白晝眠地窄不容揮塵客室
空那有散花天箇中有句無人薦不是諸方[illegible]

喇禪

龜峯樓

揚柳東邊桂樹西小樓晴眺極霏微山川政爾
供凝目塵土何妨略振衣俯瞰桑田悲物化開
披蘂笈洞玄機却疑欄外連穹宇似厭支牀去
不歸

月波臺

潺潺流水注回塘中作平臺受晚涼四面不通
車馬跡一尊聊飲芰荷香韓公無復吟花萼楚
客何勞賦菊芳少待須臾更清絶月華零露洗

匡牀

挽蔬園

年覺閑來歲月頻荷鉏方喜土膏勻連畦已放
瑤簪露覆地行看玉本新小摘登盤先餉客晚
炊當肉更宜人却憐寂寞公儀子拔盡園蔬不
數葵

秋香徑

門外黃塵没九逵坊中叢桂長樛枝三秋冷蕊
從開落終歲清陰不改移幽逕祗愁空翠濕濃
青一任晚風吹攀援却恨王孫遠惆悵千林

時

曲池軒

去年種竹長新篁今歲穿渠過野塘自喜軒窻無俗韻亦知草木有真香林間急雨生秋思水面微風度晚涼却厭端居苦無事凭欄閑理釣絲長

前村　起下恐當有闕字

玉立寒烟寂寞濱仙姿瀟灑淨無塵千林搖落今如許一樹横斜獨可人真與雪霜娛晚景任從桃柳殷殘春綠陰青子明年事衆口鶯嗟鼎

味新

秀野劉文寄示南昌諸詩和此兩篇

滕王閣下水初生閣道登臨復快晴帝子誰知陳迹在長江肯趁曲池平山楹雨罷珠簾捲簷鐸風驚玉佩鳴滿眼悲涼今古恨人生辛苦竟何成

孤向潮邊弄碧漪欄干三拂漾晴輝流傳妙語驚離閣想像清游欲奮飛公去不應停騶騎我來直欲掛朝衣南州高士何由見且看新荷出水稀

次秀野韻五首

史君蕭閣對脩篁起看名園雨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傾芳酒酹花神未酬管樂平生志且作羲黃向上人秪恐功名相迫逐不容老子卧漳濱

滿園紅紫已爭新百轉幽禽亦喚人蠟屐未妨泥步穩珍叢終恨雨來頻卧看曉色忻初霽起約良游醉好春却笑當年金谷燕相隨僕僕望車塵

惆悵春餘幾日光從今風雨莫顛狂急呼我輩

穿花去未覺詩情與道妨蘿帶不須吟杜若角弓聊復賦井棠淋浪坐客休辭醉欲罷聊身向九陽

知君久矣厭喧卑造物尊前嘆小兒一醻未應義倒弁十分聊爾快翻危治中寂寞凝塵日令尹憂勞退食時正好相尋發孤笑莫教年落負心期

當年共剪北山萊脩竹成陰手自栽書卷莫教春色老柴荊肯為俗人開公能顧我傳新句我欲留公擬舊醅悵望南園芳樹底明年應放小

歸來

留秀野劉丈二首

好雨當春過一犂我公遠憶故園西孤蓬穩轉清灘急十里行穿綠樹蹊路熟已欣經霧市身輕未怕躡雲梯諸孫剩欲留公住細和新詩可指迷

一去屏山今幾春歸來三逕但荒榛剪除便覺風煙好從倚還驚物色新樓外千林遮去路階前一水戀行塵勸君更作留連計同社追游若未頻

次秀野滄波館刈麥二詩

傳聞泛宅賀新成破月衝煙取次撑鷁首斜飛寒浪急蓬窗側轉好山橫知公興有江湖迴顧我詩無玉雪清欲跨船舷還未敢幾時得伴鏡中行急本作息

貽年夙昔但聲歌今見郊園樂事多且喜颬婁符善禱未須蘆菔攣音去妖娥霞觴政自誇眞一香鉢何煩問畢羅我欲賣刀來學稼不知還許受廛麼一小說有人以麥壽觀復劇子建歌有九盧菔火吾宮之泡

次秀野躬耕桑陌舊園之韻二首

郊園早久只多蹊昨夜欣沾雨一犂已辦青鞋隨老圃便驅黃犢過深溪農談剩喜鄉鄰近饁具仍教婦子攜指點竹寒沙碧處不知何似錦城西

丈人高致邈難干雲夢何如胷次寬老去未妨詩律在人來只怕酒盃乾故開麥隴供家釀更有蘭章付客看下走才慳慚囑和願公物色稍留殘

又和秀野二首

愁陰一夜轉和風曉看花枝露彩濃覓句休教長閉戶出門聊得試扶筇物華始信如詩好春色方知似酒濃多謝儕翁笑相迓爲言晴暖更過從

江皐晴日麗芳華翠竹疎疎映白沙路轉忽逢沽酒客眼明惟見滿園花望中景助詩人趣物外春歸釋子家向晚卻尋芳草逕夕陽流水遶村斜

次秀野詠雪韻三首

閉門高臥客來稀起看天花滿院飛坳迴杉篁增勝槩庭虛烏雀噪空饑酒腸凍澁成新恨病

骨侵凌減舊肥頓有表生清興在忍寒應未沍
牛衣
一夜同雲匝四山曉來千里共漫漫不應琪樹
猶含凍翻笑楊花許耐寒乘興正須披鶴氅濡
甘猶喜破龍團無端酒思催吟筆却恐長鯨吸
海乾
開門驚怪雪交加亂落橫飛逗竹涯窗竹不妨
是勁節早梅何處覓殘花山陰客子須乘興洛
下先生想臥家病癈益觽寒至骨哦詩無復更
豪誇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晴煙裊裊弄晨炊雪屋流澌未覺遲擬學東郿
追勝踐聊將蠟屐過疎籬插開折竹仍三逕認
得殘梅秖數枝不耐歲寒心事苦滔滔欲說定
從誰
未覺春光到柳條誰教飛絮倚風搖眼前銀色
迷千界夢斷彤庭散百寮梅塢任從長留弄竹
窓閑把短檠挑何人剡吹傳清興更遣殘年樂
事饒
次韻秀野早梅

可愛紅芳變素芳多情珍重老劉郎疎英的皪
尊中影微月黃昏句裏香曾次白憐眞玉雪人
間何處有冰霜恐驚詭盡心期事肯醉佳人錦
瑟傍
次秀野極目亭韻
偶向新亭一破顏高情直寄有無間地偏已隔
東西路天闊長圍遠近山浩蕩秋煙春霧合輪
囷村落暮雲還不堪景物撩人甚倒盡詩囊未
許慳
又

坐看山花落便顏不知身在碧雲間食寒到處
山復雨客裏歸來山又山[redacted]孤燈閑[redacted]無
心猿烏若忘還世情分逐流年去只有詩情老
更慳
次秀野春晴山行紀物之句
秖憑詩律作生涯到處山林總是家便與清尊
臥芳草不妨兒蓋拂殘花側聞温詔詢耆艾好
趁春風入殿衙回首能忘舊猿鶴一篇聊爾記
年華
再用韻題翠壁

孤亭一目盡天涯俯瞰煙村八九家搴壁何年
懸希水綠陰經雨闇老花枝蘇從倚凝春望覓
句淹留到晩衙珍重詩翁莫相惱枯腸攪斷鬢
絲華

次亭字韻詩呈秀野丈兼簡王宰三首

不駕朝車叩九扃獨携靈壽向新亭人言洞裏
春長在自慶樽前老復丁魚樂波開詩欲就鴻
冥天闊酒初醒晩來却向南堂坐珍重家山數
點青

吏散庭空晝掩扃行春只到柳邊亭唱酬共喜

擒鴻藻來往何勞笑白丁一笑歌呼從自醉幾
年燠暍為誰醒定知細札褒揚後名入麟臺汗
簡青

幾年寂寞掩柴扃抱膝長吟竹下亭不向參同
論納甲且將耘耔付添丁思玄賦罷猶遙舉止
酒詩成恨獨醒却笑春風兩逢看飄蕭無復舊
時青

次山行佳句呈秀野丈三首

幾日春陰鎖翠巖忽驚飛蓋度晴嵐身輕似起
煙霞痼意適寧論祿位貪句法舊超常語六年
華今富壯草三從容笑語無餘事與在南山畏
向南

几杖歸來覓故巖眼中猶記舊煙嵐詩情自昔
元無敵世味而今更不貪默數流年欣望八開
奇隱訣話存三小生自愧衰頹早筒裏憑公為
指南

瞳瞳朝日出高巖簇簇征衣度曉嵐　向來
孤舊意林泉老去覺貪淒涼烟火一百五零
落交遊十二三歎　世事卧吹横笛過
溪南

次秀野泛滄波館至赤石觀刈早稻韻

綠雲黃半武夷鄉碧水縈紆一帶長閒道放船
飛皂蓋定知行酒載紅裳櫂謳如賀豐年信歲豊家
以早稻為說承信樂飲開酬此日涼未忝誰言不陽盡
晩炊流詠有餘香

次秀野韻題卧雲菴

君家丘壑本圓成何意尋荒入翠屏為愛晴雲
薦孤枕故將閒日付新亭龕寂寂衣裳冷心
事悠悠簡策青更把枯桐寫奇趣賜絃寒夜獨
泠泠

奉和秀野見留之句

閑臥秋山塵事稀西風催喚出巖扉來看甲第清泉好更喜仙翁丹頰肥捫虱坐談端末厭連環入夢却思歸明朝振策千峯頂滿袖瓊琚抒夕暉

次秀野種粟韻

阿香一笑走豐隆兩遍平疇萬頃中舊喜焚遲知學圃今看許子快論功遥憐穲稏翻秋隴預想垂垂弄晚風珍重詩翁且彊健東阡南陌興無窮

和秀野靳韲之句

史君兩鬢尚青青學道仍抛後院笙焠暑快眠知韲好晚涼徐覺舊詩成人從靳水當年寄詩比韓公此日清坐對更深誰是伴唯應明月共長庚

次韻寄題芙蕖館三首

亂山叢裏有江鄉華館清波引興長正喜白鷗輕易狎忽驚紅妓儼分行臨流更好揮椽筆俯檻何妨擬羽觴共說仙翁閑日月不因春草夢池塘

幻成飛閣笑談餘便有新荷水面鋪指點清波浮菡萏驚呼紅影碎欹隅且將伴侶同杯酒不用君王子鏡湖多少故交亭閣上問渠落拓更能無

不須艇子棹歌來且看芙蓉面面開卷裏有詩都錦繡席間無地可塵埃風清月白琴三弄綠暗紅深酒一盃明日仲宣樓上去越吟應是首頻回

次韻雪後書事二首

惆悵江頭幾樹梅杖藜行遶去還來前時雪壓無尋處昨夜月明依舊開折寄遥憐人似玉相思應恨劫成灰沈吟日落寒鴉起却望柴荊獨自回

滿山殘雪對虛窓想似當年輞口莊門掩不須垂鐵鎖客來聊復共藜牀故人聞道歌闌暖妙語空傳醉墨香莫爲姬姜厭憔悴論文把酒話偏長

和秀野韻二首

聞道無餘事翛然百慮空何心分彼我無地著窮通昨日青衿子明朝白髮翁天機元自爾不

是故匆匆
久矣安岑寂山棲恨不深謾將門自掩那有客
相尋炙背迎朝景加趺度夕陰感君傳秀句把
卷獨呻吟

次秀野暑中二首

劇暑悲難度清秋喜卻回病隨庚伏盡尊向晚
涼開臨水看雲去鉤簾待月來勝游驚昨夢曾
上鬱蕭臺熹新自雲谷還家
絕境人難到唯堪樂此身泉吟青玉峽風度白
綸巾獨往寧無意長閑未有因雲山天賜餐吾
道豈全貧雲谷絕頂四望雲山環數百里

次秀野雜詩韻

葺居二首

丈人高臥碧江頭門掩西風萬木秋重喜青山
還遶屋卻嫌黃葉漸平溝開軒且放浮嵐入決
水徐通廢圃流便覺園林頓蕭爽不妨隨境味
玄幽
向來鞅掌元非病此日徜徉詎有妨自喜登臺
閑瘦竹人驚步屧響空廊高齋雨過新山色一畝
沼風來舊水光千里壯心殊未已不應蹤跡興

能長

刻漏

無疑莫詣君平肆任運休尋李主家謾設銅壺
候尺尺閑參玉表驗分差不妨啓處知時節那
更榮枯紀歲華卻羨昇平好官府日高三丈放
朝衙

栗熟

樹雜椅桐繼國風莫教林下長蓬蓬掛樹法栗不箭內
草木共期秋實充腸飽不羨春華轉眼空病起叢
升傳藥錄本草云人有山行得栗 晨興三嚥
學仙翁蘇黃門詩云老去自添腰腳病山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

櫻桃浪得銀絲薦一莢纔堪發面紅見銀絲
詩本草云櫻桃令人美顏色

山藥

往來杼採躍瓊瑛小斲頃筐可代耕蒙豹於人
儘無分蹲鴟從此不須生雪鏡但使身長健石
鼎何妨手自烹欲賦玉延無好語羞論蜂蜜與
羊羹陳簡齋玉延賦有蜂蜜羊羹之句

食梨

實渾疑露結成香能洗昏靈齒精不驚石落

堆盤出旋剖，輕盈照骨明。盧橘謾勞誇夏熟，楊梅未許析朝酲。啖餘更檢桐君錄，快果知非浪得名。本草謂梨為快果

導引

聞訪牛丁父，不更閑中歷按羨門生。向來已悟藏千界，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 今日何勞倒五行。道書云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 按蹻有時聊戲劇，居心無物轉虛明。舉觴試問同亭侶，九轉工夫早晚成。

假山焚香作煙雲擲水為瀑布二首

平地俄驚紫翠堆，便應題作小飛來。爐熏細度巖姿出，綫溜遙分璧色開。獨往但憑南郭几，遠游休羨北山萊。人言造化無私力，珍重仙翁挽得回。

一簣功夫莫坐談，便教庭際湧千巖。眼中水石今成趣，物外烟霞舊所耽。泉細寒聲生夜壑，香銷暝靄變晴嵐。兒童也識幽棲地，共指南山更近南。

家釀二首

鑿艾無中熟，懽謠閭里豐。但知秋熟舊，那復醉頭紅。田舍寒如此，侯家事不同。新醅撥浮蟻，春滿夜堂中。

聞道兵廚盛，春泉響騰騰。定知盈榼送，不待扣門求。沆瀣應難比，茅柴祇自羞。病身從法縛，好客為公留。青近戒酒故有法縛之句餘作此詩而伯末已至因以集何淵詩識矣 一笑

酒市二首

聞說崇安市，家家麴米春。樓頭邀上客，花底覓南鄰。詎有當壚子，應無折券人。勸君渾莫問，一酌便還醇。

聚瀉滴雲錦，新章寫陟釐。詩傳國風體，興發酒家旗。見說難中聖，遙知但啜醨。盤餐雜鮭菜，那得蟹螯持。

黃雀鮓

黃雀飛鳴處，交交異雞脂。身邑稿臘書不食穀得名 以稻粱求易足，羅網去何遲。味厚資偏嗜，誅蹤闕自為。韓彭尚葅醢，么麼爾誠宜。

檳榔

憶昔南遊日，初嘗面發紅。藥囊知有用，茗盌詎能同。蠲疾收殊效，修真錄異功。三彭如不避，糜爛七非中。本草云檳榔殺三蟲 ……

韻者六不之一也

又五絶呈草戲簡及之主簿

莫年藥裹關身切此外翛然百不貪薏苡載來緣下氣檳榔收得爲祛痰

錦文縷切勸加餐蜜漬扶留共一拌食罷有時求不得英雄邂逅亦飢寒

向來試吏著南冠馬甲蠔山得飽餐却藉芳辛來解穢雞心磊落看堆柈

箇中有味要君參螫吻春喉久不甘珍重人心亦如此莫將寒苦換春酣

高士沈迷簿領書有時紅綠綴玄須定知不著金柈貯兒女心情本自無 劉偁之初仕爲主簿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三

考異

詠歸橋 載事一作載意

麗澤堂 相羿一作難羿

題祝生畫 鬚不一作鬢不

和秀野 無始一作此始 徙居一作旋東 茅屋一作庳屋

茅舍一作茅屋 星壇一作星躔 公疑一作疑田 自

度知無一作風度却無 色來一作色新 默默無與意一作此心然 端居一作幽居 清溪何迢迢上有十仞山一作清江水悠悠其上有翠山 吟哦一作吟諷 塵縈一作塵宮

新荷 翛翛一作蕭蕭

拙政堂 咨嗟一作驚嗟

藥圃 把菊一作枸杞 會有一作合見

月波臺 潺潺一作蛟戲

秋香徑 千林一作千秋

曲池軒 秋意一作秋思 風動一作風度

前村 真與一作直與 曉景一作曉興 驚嗟一作驚嘆

秀野寄示南昌 直欲一作真欲

次秀野韻 復賦一作復和 共剪一作去剪

留秀野 春過一作春週 遙憶一作遙意

次秀野躬耕 隣共一作隣近 下走一作下手

又和秀野 曉看一作曉著 休教一作誰教 過從一作逢迎 草逕一作草路

次秀野詠雪韻 起看一作起見 猶喜一作猶書

次亭字韻 勞笑一作勞喚

次山行 遲公一作遲君

三卷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

詩

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 王詩云旅泊多年歲忘去不知廻忽逢門外客道發故鄉來斂眉俱握手破涕共銜盃殷勤訪朋舊屈曲問童孩衰宗多弟姪若箇賞池臺舊園今在否新樹也應栽柳行疎密布茅齋寬窄裁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渠當無絕水石計總生苔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羇心祇欲問為報不須猜行當驅下澤去翦故田萊

我從銅川來見子上京客問我故鄉事慰子羈
旅色子問我所知我對子應識朋遊總強健童
稚各長成華宗盛文史連墻富池亭獨子園最

古舊林間新垌柳行隨堤　茅齋看地形竹從
去年移梅是今年榮渠水經夏響石苔終歲青
院果早曉熟林花先後明語罷相歎息浩然起
深情歸哉且五斗餉子東皋耕

送吳茂實

朝市令人昏山林使人傲誰知昏傲兩俱非但
說山林是高蹈

短句奉迎荆南幕府二首

雄藩荆楚地自古國西門客有籌邊略人知莫
府尊時平烽燧冷亭有笑談温宛洛何年向奇
功要一論

軍府資長籌家山輟勝遊故人千里別歸騎兩
年秋予古寧忘恨開尊且破愁相思欲回首但
上曲江樓 張敬夫作此樓嘗為之記

趙君澤攜琴載酒見訪分韻得琴字

山城夜寒閴虛堂杳沉沉王孫有高趣挈榼来
相尋喜好煩抱舒未覺杯酒深一為塵外想再
撫丘中琴餘音殷雷動爽籟悲龍吟寄謝筝笛
耳寧知山水音

寄題瀏陽李氏遺經閣二首

老翁無物與孫兒樓上牙籤滿架垂更得南湖
親囑付歸来端的有餘師 南湖張敬夫書院
讀書不見行間墨始識當年教外心箇是儇家
真寶藏不應猶羨滿籯金

題鄭德輝悠然堂

高人結屋亂雲邊直面群峰勢接連車馬不来
真避俗簞瓢可樂便忘年移筇緑幄成三徑回
首黃塵百一川認得淵明千古意南山經雨更
蒼然

長溪林一鶚秀才有落髮之願示及所

賢詩卷因題其後二首

聞說當機百念休區區何更苦營求早知名教
無窮樂陋巷簞瓢也自由

貧里煩君特地過金襴誰與換魚蓑它年雲水
經行遍佛法元來本不多

送德和弟歸婺源二首

十舍辛勤觸熱來琴書曾未拂塵埃秋風何事
催歸興步出閩山黃葉堆

十年寂寞抱遺經聖路悠悠不計程愧子南來
却空去但將迂闊話平生

仲縉尊兄對策南宮相顧田舍輒賦小
詩攀餞行李

三徑荒涼獨掩門故人車馬過相存長安此去
無千里濁酒何妨盡一尊共說淵源非異日好
披肝膽奉明恩不辭妄竊仁人號執手臨歧
贈言

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縝留題二十字戲
續其後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
處同 胡者請下一轉語

次劉明遠宋子飛反招隱韻二首

先生留落歲時多氣湧如山不易磨却學幽人
陶靖節正緣三徑起絃歌

榮悴窮通抵偶然未妨閑共發吟箋君能觸處
真齊物我亦平生不怨天

送謝周輔入廣

夫君壯節與奇謀岳首微官世所羞攬轡未妨
聊贐縣賦詩直為寫離憂蒼茫嶺海三年別珍
重親朋幾日留滿意分携一杯酒登山臨水不
能休

和亦樂園韻

莫笑君家五畝園要須留次亦平寬坐間花柳
陰初合望外山河勢若蟠把酒儘誇雙鬢綠擊
鮮爭見兩輪丹鄰翁未到心先識更喜詩筒得
細觀

次韻謝劉仲行惠筍二首

誰寄寒林新斸簹開奩喜見白差差知君調我
酸寒甚不是封侯食肉姿

君詩高處古無師島瘦郊寒詎足差縛得獰龍
并寄我句中仍喜見[illegible]姿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朝霜逼凋梅夕露忽團菊百年風雨過宜笑不宜哭口川失自防心兵幾回觸年來身老大計此跨下辱求謝五鼎烹聊寄一瓢足雖慙能蟠泥肯羨鶯出谷適意趣混茫放情遺結束俯仰天壤間靜勝惟我獨蒼蒼有心栢落落無瑕玉年紀尚無聞頭顱豈須丶

同張明府登凌風亭懷韓無咎

日夕和風至西山淡無嶸危亭極遐眺勝處良在茲憶昔韓令尹青雲乃心期機羅不得騁發

此胷中奇前瞻千仞岡俯視萬頃陂神襟一以曠我志浩渺渺飛車越滄浪天風振裳衣悵哉此焉薄問訊無邊辭令公豈不佳宮商似前徽相携岸晚幘共此長相思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是身已分老菟裘肯為春回作許愁偶去尋芳朝信馬却來踏雪夜騎牛鋪縱不見小垂亡聯句空慙高結喉更約桃花紅浪〻暖却陪黃鳥上蘭舟

再次王宰韻

相隨到處一竿裘況有澄江散客愁且看[illegible]井集鳥莫思去馬與來牛歡情往日空回首酒味今年不下喉只待兩公高宴罷却携茶鼎上漁舟

送張彥輔赴闕

執手何草草送君千里道君行入脩門披膽謁至尊問君此去談何事袖有諫書三萬字明堂封禪不要論智名勇功非所敦願言中興聖天子脩政攘夷從此始深仁大義天與通晝寢萬里長春風朝綱清夷軍律舉邊屯不驚卧虎

一朝決策向中原著鞭寧許它人先

天湖四乙丈坐間賞梅作送劉充甫平甫如豫章

竹外橫枝老掘盤冰壺遥夜盈窻寒兩公明日江南路雪後園林子細看

奉羅宗約二首

江閣論心地重來感慨多故人今已矣此道竟如何但使窮新得終當訂舊訛話言雖永隔吾欲問滄波

行義追前輩孤風凜一生子平婚嫁了元亮去

留輕涪萬無歸棹嚴灘有舊盟空令同杜客生
死痛交情
題米元暉畫
楚山直叢叢木落秋雲起向曉一登臺滄江日
千里
觀劉氏山館壁間所畫四時景物各有
深趣因爲六言一絶復以其句爲題作
五言四詠
絶壑雲浮冉冉層巖日隱重重釋子巖中宴坐
行人雪裏迷蹤

頭上山浅雲脚下雲迷樹不知春淺深但見雲
來去
夕陽在西峯晩谷背南嶺煩欝未渠央佇玆清
夜景
清秋氣蕭瑟遥夜水崩奔自了巖中趣無人可
共論
悲風號萬竅密雪變千林匹馬關山路誰知客
子心
觀祝孝友畫卷爲賦六言一絶復以其
句爲題作五言四詠

春曉雲山烟樹炎天雨壑風林江閣月臨静夜
溪橋雪擁寒襟
天邊雲繞山江上烟迷樹不向曉來看詎知重
疊數
炎蒸無處逃江斗轉敵絶萬壑一奔傾千林共
蕭瑟
草閣臨無地江空秋月寒亦人奇絶景未必要
人看
茆屋無烟火溪橋絶往還山深獨乘興飄灑一
襟寒

祝孝友作枕屏小景以霜餘茂樹名之
因題此詩
山寒夕飈急木落洞庭波幾疊雲屏好一生秋
夢多
傅安道揚儀之二謂勸農有詩次韻二
首
並峙雙臺峻分馳四牡閒共欣膏脉潤未要粉
泥乾詩律何妨細徽猷莫遽刪新篇行可問載
酒想同看
世味今如許吾生本自閒心期雖好在欲習未

金乾錯莫塵編暗棲遲壯節闌不因勳業晚
鏡亦頻看

感懷

經濟夙所尚隱淪非素期幾年霜露感白髮忽已垂鑿井北山阯耕田南澗湄乾坤極浩蕩歲晚將何之

墨莊五詠

墨莊

詩書啓山林德義久儲積嗣世知有人新畬更開闢

洌軒

悉開深井泉窈窕千丈碧何幸且淵澄無勞遽心惻

靜春堂

幽人亦何心偶此聲環堵隱几亦無言光風遍寰宇

玩易齋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冢冢三古意此地有深期

君子亭

倚杖臨寒水披襟立晚風相逢數君子爲我說濂翁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寓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
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
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
落歎息將安歸
靜御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
形役厚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
騖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
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
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玆祥麟一以踣反
袂空漣洏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
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
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沉
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
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
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大意
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盍更張
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
昏風廉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
樞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
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
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
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
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
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
旅絕彼柔道牽
微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
復昂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
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
此寂感無邊方
放勛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
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獒光武烈待
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
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
地文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

然千古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
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經剟交喪春秋魚
魯多瑟琴空寫其譜絃絶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
門有道歌 程子晚居龍門之南
顔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
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
爾學者領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
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

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
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
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
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躧諒非難但恐逆天
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群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
空虛顧眄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
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榛棘塗誰哉繼三
聖爲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横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
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粲開云何百代下學
絶教養乖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反澆
喪擾擾胡爲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
暄涼奉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
息常端莊劬書剛者名見惡逾探湯庸言戒麤
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
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

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
根孰能任反躬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
此何年秀蒼林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
清溫彼哉夸毗子呫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
知神鑒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
落奇功收一原

卜居

卜居屛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
期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茆茨十數家清

川可行舟風俗頗淳朴巘上非難求哲捐三徑
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
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懽客去成孤遊
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補過希
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游武夷以相期拾瑶草分韻賦詩得瑶
字

秋聲入庭户殘暑不敢驕起赴汗漫期兩扶天
風飄眷焉此家山名蹟列九霄相與一來集巘
然心朗樓息共追尋喚漁舠一水覆紫

回千峯巒著然大隱身林端登孤標下有
竿一壑仙人父相招授我黄素書贈我英瓊瑶
芳茨幾時見白此遺紛囂

石子重兄示詩留別次韻為謝三首

此道知君著意深不嫌枯淡苦難禁更須涵養
鑽研力彊矯無忘此日心

克己工夫日用間知君此意久瞞顏摛文妄意
輸朋益何似書紳有訂頑

喜見薰成百里春更慙謙誨極諄諄願言勉盡
微蘊風俗期君使再醇

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
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
知培養轉深沈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
古今

奉陪機仲宗正景仁太史期會武夷而
文叔茂實二友適自昭武來集泊船泛
舟九曲周覽巖壑之勝而還幾仲呈元仁
唱酬迭作謂僕亦不可以無言也衰病
懶廢那復有此勉出數語以塞嘉貺不
足為外人道也

此山名自西京傳丹臺紫府天中天似聞雲霧
時降集應笑磨蟠空回旋我來涵泳秋
楓葉赤摇寒煙九還七返不易得千巖萬壑
能專同游幸有二三子天界此
季子　惟傳伯愛盍瀛洲仙相逢
附　長鞭黄華和白雲
共清吟川回船罷洒三太息百歳誰復來通泉
盈虚有數豈終極為君出此窮愁篇

奉答景仁老兄贈別之句

古人一去心不傳，舉世誰復知其天。乔趣者欲名利境，浩蕩勢若飄風旋。嗟予慨此其已久，苟復痼疾靈要烟。禪閉夜扣手剥啄，丹經晝誦心精專。十年將棄得失裏，醉醒夢覺今超然。迷心脉注哂笑學，貪生惜死悲古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逝矣羲和鞭。秖今已■遠玄象，羨子正似方來川。何憂功名與事業，但要淳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今古書三篇。大經注令篇皆有學字

復用前韻敘別機仲

右家道委棄傳，只今用舍懸譜天。屹然砥柱衆河曲，肯似落葉隨風旋。倉卒忽作蝟毛攢，浩氣物若胸中烟。隱憂尚專道直在，壯烈未許前人專。武英連日聽奇語，令我兩腋風冷然。初如茫茫出太極，稍似非非閱群仙。安能局促夜起舞，下與祖逖爭雄鞭。終憐賢屈惜往日，亦念聖孔悲祖川。願君盡此一杯酒，須流古本如懸泉。沃心澤物吾有望，勿移忽繼鍾山篇。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

復用前韻

道有默識無言傳，句求誤矣空談失。只今斷簡窺竊蝕，似向追蠡看蟲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遂桼谷隨飛烟。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至爾思錫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復陪仙仙。此兩年罷酒故云詩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瘏兀甘回鞭。解顒果值得水井，謂時鑒古亦會朝宗川。日武夷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經下一夜語，閉日共賦吞容篇。

讀通鑑紀事本末用武夷唱和元韻寄機仲

先生諫疏莫與傳，忠憤激烈號旻天。却憐廣文官舍冷，只與文字相周旋。上書乞得聊自屏，清坐日對銅爐烟。功名驅驚往莫悔，鉛槧職業今當專。要將報答陛下聖，稽首北闕還潸然。屬詞比事有深意，懸懸護短驚群仙。言未栗太史筆，自幸已執留臺鞭。時恭留臺有執鞭之語果然救遺六丁取，香羅滌區浮祠川。陰凝有戒球皇鑒，恭閱上讀此書有臨鑒冰之語有陽剝欲盡宅玄泉。明年定對白虎殿，更誦大學中庸篇。時在武夷有諸正心誠意之語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

考異

短句奉迎荆南幕府　烽燧冷（一本作烽燧）

次劉明遠反招隱韻　紫覷窮通（一作貴窮賤）

次韻贈范康侯　尚無（一作向無）

次王宰立春日大雪韻　肯為春回作許愁（一作埽）（一作許而來）去尋芳（一作花）（一作向）來踏雪（一作雲）

觀劉氏山館畫　脚下（一作脚）

觀祝孝友畫　雪擁（一作雪擁）　秋月（一作臥月）

感懷（一作感懷）　忽已（一作今已）　風所（一作本所）　霜露（一作霜露）

齋居感興　亦焦（一作焦）　山卧（一作山下）　盍更（一作合更）　淫毒（一作）

如何（一作奈何）

遊湖寺　更闢（一作開）　出寒谷（一作寒谷）

却愁（一作愁）

陪機仲泛舟九曲　似聞（一作聞）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　燈下（一作燈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

詩

拜張魏公墓下

衡山何巍巍湘流亦湯湯我公獨何往劍履在此堂念昔中興初群賢何寔蔓公時首建義白此扶三綱精忠貫宸極孤憤摩穹蒼元戎二十萬一旦先啓行西征奠梁益南轅撫汀湘士心既豫附國威亦張皇縞素哭新宮哀聲連萬方黜陟開宸覽經營久彷徨王室驟往來士馬且伏藏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白首復來歸鬢短冊心長存忠義感格彼彼勤脩攘天命竟難諶人事亦靡常悠然謝台鼎騎龍白雲鄉坐令此空山名與日月爭千秋定寓學英業遙相望賤子來伏陰烈風掀高岡下馬九頓首撫膺淚淋浪山頹今幾年志士日慘傷中原尚腥羶人今幾豺狼公還浩無期嗣德烽有光恭惟宋社稷永永垂無疆

敬簡堂分韻得月字

炯炯定方中燦燦盈冬月君侯敞齋扉意榜新米揭我來適茲時亦有大夫友清觴不留行

詭得超越更看雷雨勢掀動龍蛇窟襟懷頓豁
瀚肝膽亦已竭老仙來何方湖海氣磊硊君候
歛袵起顛越衣襁補坐人驚劒見引去殊卒卒
伊余不忍遊頓首願有謁人生均柔豺又造豈
得敢云何利害判所較無一髮參商兩辨不早大
本將恐隳吾言實自讖君聽未完忽

登嶽麓赫曦臺聯句 乾道丁亥冬九日

泛舟長沙渚振策湘山岑 晦翁 煙雲杳變化宇
宙窮高深懷古壯士志憂時君子心 敬夫 寄言
壁中客莽蒼誰能尋 晦翁

登定王臺

寂寞番君後光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
空臺日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
作雍門哀

次敬夫登定王臺韻

今朝風日好抱病起登臺山色愁無盡江波去
不回客懷元老草節物又蹉梅且莫催歸騎憑
欄更一杯

七日發潭州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

後係南嶽唱酬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恨
梅花笑急雪無端更滿襟

大雪馬上次敬夫韻

仙人喬嶽頂散髮吹參差喚我二三友集此西
南垂列缺命洛公侑從迎江妃須臾下羽旄投
以萬璧璣繽紛一何麗晻靄難具知衆真亦來
翔恍覺叢霄低茫茫雲霧合一一瓊瑤姿回首
謝世人千載空相思吾衰怯雄觀未敢探此奇
矧衣一匹馬幸甚得所隨天寒飲我酒酒罷賡
君詩人生易南北復此知何時

風雪未已決策登山用敬夫春風樓韻

披風蘭臺宮看雨百常觀安知此山雲對面隔
霄漢摩陰雨衆區宜雪壯天畔峩峩雪中山心
眼慣欲斷吾人愛奇賞遠覽臨河漢我知冱寒
極見晛今當泮不須疑吾言第請視明旦蠟屐
得隨行籃輿或魚貫

十三日晨起霜晴前言果驗再用敬夫
定王臺韻賦詩

北渚無新夢南山有舊臺端能成獨往未肯遽
空回磴滑新經雪林深不見梅急須乘霽色何

散銀杯

敬夫用葛定于臺韻賦詩因復次韻

新詩通造化催出火輪來雲物低南極江山接
漢臺心期千古迥懷抱一生開回首狂馳子紛
紛政可哀

馬上口占次敬夫韻

幾日城中歌酒昏今朝匹馬向烟村迎人況有
南山色勝處何妨倒一尊

馬上舉韓退之話口占

昨日風煙接混茫今朝紫翠插青蒼此心元自
通天地可笑靈宮枉炷香

霜消溪漲山色尤可喜口占

頭上瓊岡出舊青馬邊流水漲寒汀若為留得
晶熒住突兀長看紫錦屏

馬跡橋

下馬驅車過野橋橋西一路上雲霄我來自有
平生志不用移文遠見招

登山有作次敬夫韻

晚峯雲散碧千尋落日衝飆霜氣深霽色登臨
寒夜月行藏只此驗天心

方廣道中半嶺小憩次敬夫韻

不用洪崖遠拍肩相將一笑俯寒烟向來活計
蓬窩底恨說江湖極目天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敬夫有詩因
次其韻

穿林踏雪覓鍾聲景物逢迎步步新隨處留情
隨處樂未妨聊作苦吟人

崖邊積雪取食甚清次敬夫韻

落葉疎林射日光誰分殘雪許同嘗平生願學
程夫子恍憶當年洗俗腸

後洞山口晚賦

日落千林外烟飛紫翠深寒泉添壑底積雪尚
崖陰景要吾人共詩留永夜吟從教廣長舌莫
盡此時心

後洞雪壓竹枝橫道

石灘聯騎雪垂垂已把南山入小詩後洞今朝
逢折竹却思聯騎石灘時

方廣奉懷定叟

偶來石廩峯頭寺忽憶畫船齋裏人城市山林
雖一致不知何處是真身

方廣聖燈次敬夫韻
神燈照夜惟聞説皓月當空不用尋箇裏忘言
眞所得便應從此正人心
羅漢果次敬夫韻
目勞足倦登喬嶽吻燥腸枯到上方從遣山僧
煑羅漢未妨分我一盃湯
壁間古畫精絶未聞有賞音者
老木樛枝入太陰蒼崖寒水斷追尋千年粉壁
塵埃底誰識良工獨苦心
方廣版屋
秀木千章倒層甍萬瓦差悄無人似玉空詠小
戎詩
泉聲次林擇之韻
空巖寒水自悲吟遥夜何人爲賞音此日圍爐
都聽得他時離索試追尋
霜月次擇之韻
蓮花峯頂雪晴天虚閣霜清絶可憐明發定知
花簌簌如今且看竹娟娟
枯木次擇之韻
百年蟠木老聱牙偃蹇春風不肯花人道心情
頑似汝不須持向我儂誇
夜宿方廣聞長老守榮化去敬夫感而
賦詩因次其韻
拈椎豎拂事非眞用力端須日日新只麽虚空
打筋斗思君辜負百年身
蓮花峯次敬夫韻
月曉風清墮白蓮世間無物敢爭妍如何今夜
峯頭雪換得新詩繼舊篇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乾道丁亥冬至
隆堂謹前規傑閣聳奇觀憑欄俯江山極目眇
雲漢主人沂上翁顧肯吟澤畔俛仰一喟然冲
融無間斷我來抑何幸屢此承晤欵平生滯吝
胷若若層冰泮縱令兩切切保合勤旦旦萬事
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方廣睡覺次敬夫韻
風簷雪屋瀉無情巧作寒窻靜夜聲倦枕覺來
聽不斷相看渾欲不勝清
感尚子平事
翩然遠嶽恣遊行慨想當年尚子平我亦近來
知損益只將懲窒度餘生

殘雪未消次擇之韻

脚底悲風舞凍鵶此行真是踏蒼霞仰頭君求數瓊蘂不是人間玉樹花

自方廣過高臺次敬夫韻

素雪留清壁蒼霞對赤城我來陰壑晚人說夜燈明貝葉無新得蒲人有舊盟咄哉寧負汝安敢負吾生

石廩峯次敬夫韻 清逕當作[illegible]

七十二峯都插天一峯石廩舊名傳家家有廩高如許大好人間快活年

行林間幾三十里寒甚道傍有殘火溫酒舉白方覺有暖意次敬夫韻

千林一路雪皚堆吟斷飢腸第幾回溫酒正思敲石火偶逢寒燼得傾杯

林間殘雪時落鏘然有聲

青鞋布襪踏瓊瑤十里晴林未覺遙忽復空枝墮殘雪恍疑鳴珮落叢霄

至上封用擇之韻

嗟昔朱陵洞如今白帝城天高雲共色夜永月同明萬象爭回巧千峯盡已盟登臨須我輩王

紛羨門生

福嚴寺回望嶽市

昨夜相攜看霜月今朝誰料起寒烟安知明日千峯頂不見人間萬里天

福嚴讀張湖南舊詩

樓上低回揔別袖山中羨落見英姿白雲未屬分符客已有經行到處詩

登祝融峯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雲山於此盡風快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寫林閣讀張湖南七月十五夜詩詠歎久之因次其韻

南嶽天下鎮祝融最高峯仰干幾千仞俯入一萬重開闢知何年上有釋老宮白日照雪屋清宵響霜鐘極知瓌特觀仙聖情所鍾雲根有隱訣讀罷凌長風

晚霞

日落西南第幾峯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凭欄處欲盡餘暉怯晚風

過高臺携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
敬夫韻
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然借得新詩
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妍
贈上封諸老
夜宿上封寺儵然塵慮清月明殘雪裹泉溜隔
窗聲楮衲今如許綈袍那復情爐紅虛室暖聊
得話平生
自上封登祝融峯絕頂次敬夫韻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峯高羣山畏突兀舜走如

曹逃我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
壑崩銀濤所恨無十榼一擧了六鰲遥歸青蓮
宫坐對白玉毫重閣一徙倚霜風利如刀平生
山水心真作貨食饕明朝更清澈再往豈憚勞
中宵撫世故劇如千蝟毛嬉遊亦何益歲月今
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十五日再登祝融用臺字韻
江流圖玉界天影抱瓊臺柱杖烟霄外中巖日
月回箕山藏遁許吳市隱仙梅一笑人何在相
期再擧杯

胡丈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
頂擧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峯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巖底寺徑上月
邊臺濁酒團欒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渺安在清
酹寄餘哀
醉下祝融峯作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
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絕頂來還晚寒窗睡達明連床耿歸思三宿悵

餘情雲合山無路風回雪有聲嶽祗珍重意只
此是將迎
和敬夫韻
嶽展風煙隨處別下山人事一番新世間不但
山中好今日方知此意真
和擇之韻
仰止平生舊今年得得來擧頭天一握倚杖雪
千堆講道心如渴哦詩思湧雷出山遺語在歸
騎莫徘徊
二詩奉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

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悍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税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楮洲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塗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消消始安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

筍輿隨望入寒烟每誦君詩輒黯然今夜定知連榻夢一時飛墮錫山前

竹輿傲兀聽嘔啞合眼歸心已到家遊子上堂慈母笑豈知行李尚天涯

馬上贈林擇之

與君歸思渺悠哉馬上看山首共回認取山中奇絶處他年無事要重來

梅溪坡下作

野牛浮鼻過寒溪落木荊榛水下坡俗手定應摹不得與人説與范牛知

寄題李東老卌手齋

東老結樓地卌手亦妙哉空山無客到流水有花開句律今誰敵詩仙傳所陪宋紘惜餘韻綺席澹淳埃竟日門多掩長沙放一來端能負褒鶴錦詩莫要回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間題詩自警二絶

貪生苟禄不知羞靦面重來躡後遊莫向清流浣衣袂恐君衣袂浣清流

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伯崇

不是識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情烦君属和增危惕免墮春冰寄此生

再答擇之

記惕如君不自輕世紛何必得關情也應妙敬

無窮意趣未消時某已生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泮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明處有宋亭判題詩亦頗不俗因錄而和之

紫芝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賡和句聊爾慰羇魂

二十七日過毛山鋪壁間題詩若皆言有毛女洞在山絕頂附之驛吏云狐魅所為耳因作此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是鄆童辭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次擇之韻聊紀裔事

不知四海已揚湯獵獸歌嘉樂未央五帝威神等牛馬六王子女盡嬪嬙仙心久已嫌姬妾辨從教流華陽折客誰明千古意虛聲疑佩響琳琅

雪梅二闋奉懷敬夫（二闋合次第所以奉寄將擇之故附此）

雲垂暮陰風凌冽大雪落亂瓊千林變玉一空擊鶴　征車渺渺穿華薄路迷迷路增離恨增離索剡溪山水碧湘樓閣

梅花發寒梢掛著瑤臺月瑤臺月和羹心事履霜時節　野橋流水聲嗚咽行人立馬空愁絕空愁絕為誰凝佇為誰攀折

題二闋後自是不復作矣

久惡繁哇混太和云何今日自吟哦世間萬事皆如此兩葉行將用斧柯

次韻擇之聽話

語道深憂話一場感君親切為宣揚更將充擴道紬索意味從今稍漸長

次韻伯崇自警二首

十載相期事業新云何猶歎未成身流光易失如翻水莫是因循誤得人

請君佳句極優柔未得明彊是所憂若悟本來非木石保君弘毅不能休

奉答擇之四詩意到即書不及次韻

稱閔人疲上馬行此時消息儘分明男兒跪足無衣苦充此直教天下平

君看瀾橋風雪中爵來北去稱何窮恩應亦有

還家客便爾譏訶恐未公
東頭不見西頭是南畔雖嫌北畔非多謝聖門
傳大學直將縶頸露天機
安肆真同鴆毒科君言雖苦未傷和解嘲却是
生回互政恐紛紛事轉多

答擇之

長言三復儘温純妙處知君又日新我亦平生
傷褊迫翔君苦口却諄諄

次韻擇之見路傍亂草有感

世間無處不陽春道路何曾困得人若向此中

生厭斁不知何處可安身

到袁州二首

馬蹄今日到袁州山木蕭條四面愁多謝曉來
風力勁朔雲寒日共悠悠
袁州刺史幾何人韓李流芳獨未泯道喪時危
今日意九原遺恨一時新

十二月旦袁州道中作

今朝已是臘嘉平我獨胡為在遠行白髮倚門
應注想青山聯騎若為情

同林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袁州道中

多奇峯秀木恠石清泉請人賦一篇

我行宜春野四顧多奇山攢蹙不可數峭絕誰
能攀上有青葱木下有清冷灣更憐渺而石一
一神所剜衆目共遺棄千秋保堅頑我獨抱孤
賞喟然起長嘆

賦歸雲洞

人生信多患吾道初不窮云何感慨士伏死堪
巖中宜陽古道周竅石何嵌空窮幽歷肺腑豁
坦開豁襟劇疑有睭人往昔寄此宮歲月詎云
幾井竈無遺蹤我來記昔秋歸塗眇窮冬興懷

重幽討永嘯回長風風回雲氣歸洞口春濛濛
信美非人境出門吾欲東

人言石乳洪芋之勝不及往遊作此

人道歸雲未足誇洪芋石乳更谽谺連環入夢
難紆軫回首西風又日斜

分宜晚泊江亭望南山之勝絕江往遊
將還而舟子不至擇之刺船接渡呼之
予與伯崇佇立以俟因得二絕

寒水粼粼受晚風輕舠來往思無窮何妨也向
溪南去徙倚空林暮靄中

一杯酬笑笑不回兩岸江山又徘徊早知君有
如椽筆同下中流亦快哉

新喩西坑

北嶺蒼茫雨欲來南山脚畔聚成堆森杉綠蘿
千旗卷野水涵空一鑑開客路悄悵元從愧今
朝遊眺却徘徊自然觸目成佳句雲錦無勞更
剪裁

道間被苦泥淖思亟還家安坐講習用
擇之韻呈二賢友

客路泥塗正所憂可堪爽物更油油向來結友

谷文公集卷之二　八

效千里此去還家且一丘好處自應從我得朋
一杯從歡吾術兩路定許相援挈厚意何勝難
爲酬

再和油字韻

癸山黃落正離愁蕭見疎杉卷翠油倦客今年
具白髮羽人何日定丹丘奇哉挺出吾儕遊秋
路爭先子不猶箇裏兼能無一諾應慙二伯遊
相酬

次韻擇之懷張敬夫

征行歷歷向前山回賦新詩各關按此夜相思

一杯酒回頭猶記雪漫漫

別韻賦一篇

踏雪凌霜限界新舉鞭遙指玉嶙峋回頭此日
成千里橫槊思君少一人

宿新喩驛夜聞風鐸

倦枕欹眠到五更却嫌風鐸久悲鳴恍疑絲絡
南鄰夜寒鐵丁東客夢驚

題野人家

茆簷竹落野人家只麽悠悠閱歲華田父把犁
與雨足牧兒吹笛晚風斜

谷文集卷五　一九

題萬安野館

身似孤雲去復還幾番猶記此窓間只應烟雨
蒼茫外即是當時萬疊山

萬安遇長沙使欲附書不果

長沙一別兩悠悠夢想淸湘帶橘洲欲寄行人
數行字行人不作置書郵

不見梅再用來字韻

舊歲將除新歲來梅花長是雪堆如何此日
三洲路不見寒葩一樹開野水風烟迷慘澹故
園霜月想徘徊夜窓却恐勞幽夢遠把新詩寄

次韻

賦水僊花

隆冬凋百卉江梅厲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
風香紛敷翠羽帔温艷白玉相黄冠表獨立淡
然水僊裝弱植愧蘭蓀高操摧冰霜㧞君謝道
楳漢水羞捐璫嗟彼世俗人欲火焚衷腸徒知
慕佳冶詎識懷貞剛凄凉柏舟誓惻愴終風章
卓哉有遺烈千載不可忘

清江道中見梅

今日清江路寒梅第一枝不愁風嫋嫋正奈雪
垂垂燠熱惟須酒平章却要詩他年千里夢誰
與寄相思

臨江買舟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説明朝
乘雪水長歌一日到洪州

鄉林

東阜濺寒水西崦鏡清陰南埭奎壁雜比坨靜
且深入門流緑波竹樹何蔚森積石象雲壑高
堂杳沉沉左通雲水區右徑梅杏林沼沚共回
薄覿亭榭參差紛吾千里游發軔兩山岑過門

得嘉賞慰此夙昔心緬懷企疏翁歲晚换冠簪
婆娑此澗谷俯仰成古今嗣德世有人聞道我
所欽相見無雜語晤言寫胸襟懷舊復惆悵命
酒聊同斟飲罷我當去握手清江潯（冠簪一作華簪）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朝晴遣我看鄉林頃刻浮雲萬里陰拂袖凌風
三十里依然寒日照長吟

飛雲極目疑梅嶺落日回頭夢橘洲從此不愁
東路永秪應西望轉悠悠

赤岡頭望遠山作

曉起清江弄小舟晚風吹過赤岡頭遠峯白作
脩眉斂萬里那知客子愁

次韻擇之發臨江

千里烟波一葉舟三年已是兩經由今宵又過
豐城縣依舊長江直北流

次韻擇之漫成

落日晴江更遠山遠山猶在有無間不須極目
傷懷抱且看漁船近往還（細一本作知）

竹節灘

船下清江竹節灘長烟漠漠水漫漫人家斷岸

斜陽好客子中流溥暮寒

舟中晚賦

長風一萬里披豁暮雲空極浦三年夢扁舟二子同離離淳遠樹杳杳没孤鴻若問明朝事西山晻靄中

次韻擇之將近豐城有作

老矣身如萬斛舟長風破浪若爲收江山若有逢迎意到處何妨爲少留

過豐城作

渺渺豐城縣回頭憶舊遊晴江羅遠樹宿莽亂中洲寶劒今䜿甲神光尚斗牛他年還記得此夜一扁舟

舟中見新月伯崇擇之二友皆已醉卧以此戲之

舟中見新月烟浪不勝寒與問醉眠客豈知行路難殘陽猶水面孤鴈更雲端遂底今宵意天邊芳歲闌

次韻擇之舟中有作二首

一江烟水浩漫漫貯夜扁舟寄此間北向船頭望南北不知何處是家山

一篇三人祇項眠心知蓬外水如天起來都似天如水月落烏啼滿樹邊

自東湖至列岫得二小詩

孺子高風何處尋東湖臺觀水雲深生芻一束人如玉此日淒凉萬古心

昨日來時萬里陰長江雪後玉千岑蒼茫不盡登臨意重對晴天豁晚襟

列岫望西山最正殆無毫髮遺恨滕王秋屏皆不及也因作此詩二首

城中望西山拄頰空朝暮不到列岫亭詎知觀切處

水西水平分南北山中判妙處毫髮間商略無道筭

晚飲列岫

危亭披豁對蒼霞策杖重來日未斜滿目江山一尊酒賦詩莫遣太雄誇

觀上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大字嘉思韻

火風吹散皐天雲膚寸空餘翰墨新拭淚相看渺今古堂堂那復有斯人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感舊蓋閣徐贈疏
閣公拜跡於此云
金闕銀臺夢想中樓前拜舞早衰空十年殄瘁
無窮恨歎息今人少古風
觀西山懷稼隴以爲莫能相上下也聊
賦此云
風月平生意江湖自在身年華供轉徙眼界得
清新試問西山雨何如湘水春悠然一長嘯妙
絶兩無倫
進賢道中

往辭湘水曲今過豫章城改歲無多日到家才
幾程晝憐春意迫夜喜月華清此去無淹轍前
途似掌平
野望
登高立馬瞰晴川四面平林接暝烟來望不堪
頻極目歸心已慶鳥飛前
次韻擇之進賢道中漫成五首
白酒頻斟當啜茶何妨一醉野人家檝鼓又闌
岡頭望落日天風鴈字斜
笑指斜陽天外山無端長作翠眉攢豈知男子

壯志萬里東西不作難
夜宿林岡月滿川歸期屈指正茫然也知地脉
無龜縮只把陰晴更問天
誰作窓間擁鼻聲更哦樂府短歌行從教永夜
清無寐只恐晨雞不肯鳴
日暮重岡上人勞馬亦飢不妨隨野雀容易宿
寒枝
次韻擇之夜宿進賢客舍
白日照寒野納然千里平馳驛一以沒浩蕩驚
飇生露彩林表見月華波上明同行魯狂士忽

發商歌聲洗耳金石奏信知塵累輕
次韻擇之潤陂有作
行行欲安適莽莽窮山陂晨裝遠林表午憩通
川湄曠望想慇覯行役嗟吾兒喟然陟屺歎歸
心浩無涯曉霜徒御寒莫雨朋儔悲前期諒非
遠無爲苦愁思
過潤陂日晴意可喜至暮復雨伯崇有
詩因次其韻
客裏歲云暮我心殊未平悠悠惜往日林鬱懷
平生況復久陰雨暗茲霜曉明那知不終日

作瀟灑身坐厭泥塗事空嗟鴻鴈輕

山行兩日至金步復見平川行矣路計程七日可到家矣

行穿側徑度荒山又踏深泥過野田路轉忽然開遠望眼明復此見平川江烟浦樹悲重疊水闊山喬接連稅駕有期心轉迫駸駸瘦馬不勝鞭

次韻擇之金步首見大江有作

江頭四望遠峯稠江水中間自在流並岸東行三百里水源卻處即吾州（此江發原分水嶺故詩有楚水閩山之接連之句）

次韻擇之餘干道中

寒盡春生草又青化工消息幾曾停因君一詠陵陂麥恍憶僊家老圃亭（亭下予家擷麥處也）

安仁曉行

夙駕安仁道行行得自娛荒山圍野闊遠樹出林孤晃暾長煙合天寒碧草枯歸心悵往路極目尚平蕪

十七日早霜晴觀日出霧中甚而成詩

斜月夜窗白肅霜朝氣淸長途披素錦其柰殺澇

今鈕已作三冬雨何妨十日晴天公且相念莫遣暮雲生

再用前韻

久陰冬竟暖欲霽氣先清田舍占豐火軍家候鼓鉦風霜千里肅天地一朝晴明日知何日陽春又發生

次韻擇之過丫頭巖

四面晴岡翠石疑如何渾作白皚皚須知暖入陰泉溜不是寒封積雪堆

章巖

谽谺天開宇呀然夜不扃閑雲任棲宿密雨斷飄零破屋傳何在高軒客屢經古今題寫處一半蘚文青

次韻擇之草廬

驅馬倦長途投鞍憩此巖不堪六鼇戴跡是五丁劃泉脈流巖骨林梢擁翠巘老禪渾閉戶客子且征衫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雪擁山腰洞口春迴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嶺水南流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犬吠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脚
今朝先到梁明

次二友石井之作三首

一竅陰風萬斛泉新秋曾此弄清漣人言洪碧
深無底只恐潛通小有天

驄騎君登泉上亭黃麗雙眼想增明與獨向
溪南路惆悵不成同隊行

泉嶔側畔一川明水石縈廻更有情聞說近來
蹊萆好想應仍是舊溪聲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幾月高堂闕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諷君兩疊
思親句也信從來取友端

行盡江湘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間明朝漸喜
登閩嶺澗水分流響珮環

次韻擇之發紫溪有作

明日振衣千仞岡夜分起看月和霜久知行路
難如此不用悲歌哭濁滄

次韻別林擇之

聊時相別不須悲廷諤俠源攸關為幾由清溪
冠相逆一天明月且同歸上下多爲問緣

遊風先少賦詩更胡同抱二三子夜來幽夢遶
春池

次韻別范伯崇二首東歸止日

平生罪我只春秋更作叢書萬里遊賴有吾人
肯相伴群誣衆詆不能憂

累月追隨今別離人生離合豈無時願言更勵
堅高志力索窮探慰所思

有懷南軒老兄呈伯崇擇之二友二首

憶昔秋風裏尋盟湘水傍勝遊朝挽袂妙語夜
連牀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

次細雨韻

小雨芳菲脂新晴始露然園林媚幽獨窗戶悵
清妍晤語心何遠之謂江南擇書題意未宜
謝遠懸知今夜月同夢舞雩邊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
賦詩得歸字

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
還佳節黃菊清鐏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
風不斷且吹衣相看下視人寰小祇合從今老
翠微

歸報德再用前韻

幾枝藤竹醉相携何處千峯頂上歸正好臨風眺平楚却須入谷避斜暉酒邊泉溜寒侵骨坐上嵐光翠染衣踏月過橋驚易晚林坰回首更依微

雪中與林擇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舊遊賦此呈擇之屬和并寄敬夫兄

風雲集巖晏掩關聊自休今辰偶避眺倚此寒巖幽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丘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瀰漻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須洞鶩兩眸三酌不自温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薄璀璨忽滿裘向来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兹賞微言寄清酬解携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紛衍尤對此奇絶境一惟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五

考異

拜張魏公墓下 翦屨一作翦尸 精忠一作精[illegible] 孤

憤一作忠憤 國威一作國勢

敬簡堂分韻 齋扉一作齋房

大雪馬上次韻 羽旄一作羽化

馬上口占 歌酒一作飲酒 烟村一作荒村

馬蹄橋 生志一作王志

高臺次韻 留清一作來清

石廩峯 家家有廩高如許大好人間快活年一云數人鎮作豐年一作幾聖何妨萬歲年

林間殘雪 忽復空枝墮殘白一作[illegible]

福巖讀張湖南舊詩 白雲未屬分符客一作令[illegible]

生字 平

奉別敬夫 要眇一作要妙 豈知一作豈無

淵乎齋 濟浮一作[illegible]浮

雪梅 野橋一作斷橋

答林擇之四詩 家客一作家樂

再和油字韻 羽人一作詩人 日定一作日[illegible]

觀西山 悠然一作悠悠

進賢客舍 同行一作同舟

山行至金步　悲重疊（一作復）隨（一作佳）　稅駕有期心轉迫（一作欲近遙閒心轉切）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第六

詩

和人游西巖

平生壯志浩無窮老寄寒泉亂石中閒去披襟弄清泚靜來合眼聽玲瓏不知澗寺晴時雨何似溪亭落處風吟罷君詩自瀟灑此心端不限西東

次知郡章丈遊山之韻

前峯飛鶴去無蹤解后荒尋得故宮但覺風烟隨意好便驚塵土轉頭空提壺命駕幽期遠授簡哦詩妙處同安得西山一丸藥共隨蕭鼓向雲中

題周氏溪園三首

循澗闢芳園結亭對虛壁澄潭俯幽鑒空翠仰寒滴主人心事遠妙寄塵壤隔豈爲功名期而忘此泉石　溪亭

危亭竹栢間悄悄日幽絶朔風一以厲愛此枝上雪仰悲玄景馳俯歎羣芳歇不用此特來那知歲寒節　雪亭

手種雜閒樹枝繁不忍刪斯亭最佳處勝日共

歡顏景泉春紅淺雨餘寒翠潑光風回巧笑襟
李任漫山旅然亭

寄林擇之

故人千里寄書來三復塵襟頓豁開勸我從容
深蘊養莫將佔畢苦沈埋秋蔡此日應同趣揮
塵何時得共陪珍重相期俱努力自應殊未遂
淵才

送林擇之還鄉赴選三首

青驪去路欲驅驅回首猶須話此心一别便成
三數月有疑誰講過誰箴

門外桃花似欲黃高堂應望促歸裝箇中自有
超然處肯學兒曹一例忙

今朝握手送君歸馬上黃風拂面吹不用丁寧
防曲學寒窗久矣共心期

題林擇之欣木亭

危亭俯清川登覽自晨暮佳哉陽春節看此陽
谿樹連林爭秀發生意各呈露大化本無言此
心誰與晤真非離水竹外一笑和樂孺聊復共徜
徉殊形乃同趣

擇之誦所賦擬呂子進元宵詩因用元

韻二首

何處元宵好山房入定僧生來交上月明時佛
前燈實際徒勞說空華詎可憑還教知此意妙
用一時興

何處元宵好寒龕獨寐人月窗同皎皎燈鏡自
塵塵靜鑒通天地潛思妙鬼神却憐迷路子狂
走鬧城闉

次韻擇之梧竹二首并呈季通

竹塢深深處檀欒迸舍青暑風成慘淡寒月助
清冷客去空壁榻詩來拓采櫺此君同一笑午
夢頓能醒

永日長梧下清陰小院幽自憐風娭娛客賦雨
瀏瀏作別令千里相思欲九秋更憐同社友復
此話淹留

擇之寄示深卿唱和烏石南湖佳句輒

次元韻三首

未識南湖景遙欣二子遊賞心并勝日妙語逼
清秋勝欲携書卷相將買釣舟微吟歸去晚杜
若滿汀洲

平湖渺空闊積水暮生寒但見綠千頃不知深

幾箄人間元迫隘世路足艱難若了滄洲趣歲
勞正眼看
年來年去爲誰忙三伏炎蒸忽變涼閱世浸勞
心悄悄懷人空得鬢蒼蒼翻眼界何終極道
學心期未遠央安得追予對二三子舞雩風月共
徜徉

予詩奉送擇之仁友赴潛臺之招後篇
喜趙公之得士而不敢致私然爲然別
懷黯然不能成章亦足以見區區也二
首

之予論交久深衷兩自知投契方有賴離索遽
成悲聖處應無數吾來肯見私臨分莫惆悵努
力共心期
珍重眾亭老英聲舊所聞能懷吐哺意莊仁枉
吾勸得士看如許持心定不群願言推此志清
濁見朋分

擇之賢友歸途左顧示以四明酬唱煥
爛盈編三復咏嘆想見聚游之樂輒用
黃山即事之韻賦呈擇之兼懷子重三
兄順之賢父

十年身卧白雲堆已分黃塵斷往回不是幽人
遺俗去肯尋流水渡關來三秋風月從頭說千
里湖山覿面開久欲過逢須一快豈知勞結倍
難裁

夜聞擇之誦師曾題畫絕句遐想高致
偶成小詩

一幅瀟湘不易求新詩誰遣送閑愁遥知水遠
天長外更有離騷極目秋

次林擴之開善避暑韻二首

炎官虐焰遍山村也到蕭蕭柳下門水王秋森

那可得羨君行處午陰繁
山窗幾日旱塵昏欲拂朱絃已憚煩涼意感君
相寄我雨聲花思滿胸存

送林熙之詩五首

君行往返一千里過我屏山山下村濁酒寒燈
靜相對論心直欲到忘言
仁體難明君所疑欲求直截轉支離聖言妙緼
無窮意涵泳從容只自知
天理生生本不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
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十年燈火與君同㸔須年來西復東不學世情
雲雨手從教人畫十風
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
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鄉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既有陽春曲那無白雪謳迷天飛不斷著地縵
還銷未掩高人戶難迷衲子暖稍開銀世界漸
長玉枝條興盡愁煙外行迷認野橋酒腸渾欲
凍吟筆為誰搖殘臘只三白餘寒又一朝香隨
梅藥落輕伴柳花飄如又看梢佩殺人敢獻納
東皇應好事遊合亦相饒

次彭應之發墨頭

雪水渝泓汝白湖絕止汗小終然祀煙火況復學
煎茶豈無命餘擇此一洗外搵拓覺發山和贊
盐凝寒晶八䨀阮清涼出一頓亦新鳴吞腥期求
謝秋玉布下生

次彭應之魚樂亭韻

亭前洛水破輕冰漸見游鯈倏石棱老子自知
魚樂處不須莊惠與同登

與劉德明祝齋之明子寛曉步偶成

雨罷寒逾勁霜威正凜然不知荒逕滑行到野
橋邊橫塘情何極徘徊意莫傳清波涵衆影日
落暗晴川

劉德明彥集祝弟以夏雲多奇峯為韻
賦詩戲成五絕

出山幾何時歸來便長夏端君心不怡散策長
林下

為客厭城市還家辭世紛朝昏何所見但有四
山雲

閉門事幽討歲月忽已多客來無可問與君共
絃歌

干時本已懶胃次況亡奇若問中林趣婆娑秪
自知

炎蒸不可柰雲氣滿前峯向夕風吹盡微聞遠
寺鐘

仙洲新亭熹名以晝寒紫微張公為書
其額判院劉丈乃出新句輒次高韻二
首

聞說滕蘿外神龍舊所蟠劈開千丈峽寫盡一
襟寒賞寄三杯酒歸挖六尺單若無詩律好清

絶不成歡
悄倩非人境寒蟬夏已稀陽蒼蘚幕雲午前怯
清秋共訖新亭好真堪妙無窮黃心元不厭仙
蹤肯來游 時已開安因之詩

次韻書寒

行穿危磴盡林表見孤亭淵瀉千尋白峯回四
面青壁襟元落落風腋自冷泠一醉今何許無
心賦獨醒

次判院丈書寒亭韻有懷平父

把酒懷人處幽尋記往時新亭勞指顧勝跡闕
追隨爲報營櫚出莫不交游推故催霜喈飛雪起
寧合心知

次判院丈韻 備之作

明滅青羅帶周遭碧玉環孤亭感陳迹茂樹喜
重攀爽氣吞蕈外泉聲枕簟間詩成無新處絶
壁蘚痕斑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還字

我行得佳友勝日名山森山既妍秀青溪亦
潺湲行行造禪林憩腰腳頑悠悠未已埋
策更躋攀入谷將窗衍瀾小日尺

悄掛此長林阴雄聲殺地厚洪源瀉天慳偉哉
所恃觀償此一日剛所恨境過清悄愴暮當還
顧步三嘆息人生何苦艱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絶字

聞鄉饒奇山仙洲故稱傑巍然一峯高從與般
山絶傳聞極目處天水遠明滅萬里倏往還三
光下羅列我來發孤興徑欲躋嵽嵲病骨竟支
離何當攀去轍

次韻宿密菴

怨作經宵留奇莫與陳暮歸諧得句寒苦頓
全春道義知無數文章自有真它年應共說此
行自由身

遊密菴

行餘落在淀愁山屢遊盤朝臍青冥外暮陟滑
雲端騎風凌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歲
月如飛翰中年塵纏索引脰空長歎暇歲一登
選心明珠未閑矧此親友集笑談有餘歡結架
追總祠枝倚懸崖共憑攬古今為後來觀
落日催雲求回鑾秋蘭林昏昔益佳悵然攝
歸鞍詠歲故遣滋盟寒

游晝寒以茂林脩竹清流激湍分韻賦
詩得竹字
仙洲幾千仞下有雲一谷道人何年來借地結
茅屋想應厭塵網寄此媚幽獨架亭俯清湍開
徑玩飛瀑交游得名勝還往有篇牘杖屨或鼎
來共此巖下宿夜燈照奇語曉策散游目茗椀
共甘寒蘭皋薦清馥至今壁閒字來者必三讀
再拜仰高山懷然心神肅我生雖已後久此寄
齋粥孤興發呻吟羣游幾追逐十年落塵土尚
幸不遠復新涼有佳期幾日成征軸肯與出門

去忽雨遍原陸入谷尚輕埃解裝已銀竹虛空
一鑒遶思淵擊面相跳擲瀑冠巾如膏沐
雲泉增舊觀怒響震寒木深尋得新賞一簣今
再覆同來況才彥行酒屢更僕從容出妙句珠
貝爛盈匊後生更亹亹俊語兼琢吾繩不復
洗已失塵萬斛所恨老無奇千毫真浪秃
閒季通德明諸友入山以詩迎之仍請
先往觀瀑布
勝友滿瀟谷看書老歲華不因寒瀑響肯到野
僧家古徑開能久新亭未苦賒躋攀那可緩假
寐有茶瓜
次觀瀑布韻
怏瀉蒼崖一道泉白龍飛下鬱藍天空山有此
真奇觀倚杖來看意渺然
和季通奚韻
萬壑爭流處千年樹石幽危亭因我作勝日為
君留酒笑紅裙醉詩慙雜珮酬尚嫌心境窄更
約九垓游
次韻謁忠顯劉公墓下
理亂由來今古同覆車那肯戒前蹤紛紛誤國

人無數不昧丹心獨此公
次季通晝寒亭韻二首
不信高懷與世殊清游試問與誰俱相將靜聽
潺湲水洗滌塵襟肯自污
山行前後有光輝拔拔浮嵐翠染衣直到仙洲
奇絕處晝寒亭下玉龍飛
飲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晝寒
水邊今日共傳杯多謝殷勤數子來三伏炎蒸
那有此百年懷抱頓能開雲山合匝還生霧雪
瀑崩騰怒到雷却帳蒼屏遮望日凌風直欲跨

環來

次清湍亭韻二首

上下青山今白頭穿雲入塢未能休因君去覔仙洲路却嘆周南獨滯留

仄徑穿林欲造天未妨停策聽涓涓知君便有刀頭意莫忘仙洲澗底泉

立春大雪邀劉圭甫諸兄遊天湖

同雲被四野寒氣慘悽涼回風一以定密雪來飄揚時當冬候窮開歲五日彊逢巷無與適陟此瓊臺岡賓友既追隨兒童亦携將攀躋得冢頂徙倚聊彷徨俯視千里空仰看萬鶴翔遠遊亂峯攢近矢平林蒼僊薄榮神骨生蕭清所賜朗詠招隱作悲吟黃竹章古人不可見來者誰能量且復記茲日他年亦難忘

次圭父滂將軍巖韻二首

極目危岑杳靄間誰將層棟壓巉巗瘦節上上莫辭遠絕境行行得細觀昔弁尚餘茅經處耆樂無復碩人寬倦來拂石支笻睡萬壑泠風午夢闌

陳迹只成俯仰間回頭猶認碧巑岏更將

設勸意得盡雲山表裏觀景晏共愁歸路遠寺侵獨負酒盃寬明朝覔句酬味玉剩喜詩情却未闌

圭父約為金斗之遊次韻數疑聊發一笑

幾日春風未破寒遠峯晴露玉嶙岏不成蠟屐攜筇去且復鈎窓拄頰觀閒道追遊當作意故應期日尚能寬陰崖凍合無垂練却恐詩翁興易闌

次存集經營別墅之作

回北成南指顧間要令華敞對巑岏家山信有千巖擁（家山堂見武夷諸峯）雲月何妨兩處觀傑閣已資隣築勝（書近蒙知府撥賜著第揮名）新基還見繚墻寬老仙鶴骨殊蕭爽歸興從今豈易闌

存集圭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以醉酒飽德為韻（熹分得飽字）醉中走筆奉呈

奔趨名利場禍福急相絞夜窓一反側膚垢紛兩爪豈知親朋集猶食聊一飽心期共悠悠文字各稍稍華燭既屢更詩腸亦頻攪寒更儘淒深孤飆寧至卯

次劉圭甫和人梅花韻

意行欲遶江村路恰到詩人斷蒐處梅花未肯笑春風蔓草何須怨零露歸來四壁無餘聲俯檻秪有寒塘青美人邂逅一笑粲倒影的皪蹤枝橫寸心久矣遺紛雜不但老禪齊夏臘此時悵悵欲何言本根落落幾難合走遶諸君詩卷中西湖東閣病還同劃然長笑驚夢破碧雲散盡山叢叢平父有華倚寄梁絳千句自號碧雲暮四合之句故云

奉酬圭父茉利之作

玉蘂琅玕樹天香知見薰露寒清透骨風定遠

含芬爽致銷繁暑高情謝曉雲遙憐河朔飲那得醉時聞

奉酬圭父白蓮之作

忽傳變府句并送遠公蓮翠蓋臨風迥冰華浥露鮮舞衣清縞袂倒景爛珠躔想象芙蓉闕冥冥絕世緣

次圭父觀魚韻

平生三伏斷追遊誰喚來穿澗樹幽初訝網橫天影破忽驚人跡浪花浮鳴榔不用齊吳榜鼓枻何須學楚謳便有金盤堆白雪却憐清沘向

東流

奉同黃子厚賦白芙蓉呈劉彥集平父

瀲灩曲池水曉含風露清田田綠羅蓋粲粲白玉英澹然絕世姿不與穠豔并俯鑒冰雪影誼懷兒女情山中徒淹留堂下空月成獨有忘機客相看兩無營

觀洪遵與陸諸有感呈劉平甫范仲宣二兄

近從新詁識臯虁擬喚安陽舊博徒只恐分陰閑過了更教人誚牧猪奴陶侃公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

次劉彥集木犀韻三首

衆芳搖落九秋期橫出天香第一枝莫似寒梅太孤絕更交遙夜笛中吹

僊衣纔試鬱金黃便覺秋風滿院芳定觀極知先透徹通心豈是故迎將

秋到寒巖桂樹叢小山吟罷思悲翁不妨更作淹留計占取人間十里風

寄謝劉彥升菖蒲之貺二首

君家蘭杜久蕪蔓，近養菖蒲綠未齊。乞與幽人伴岑寂，小窗風露日低迷。

泉清石瘦碧纖長，秋露勝珠夜光。箇裏無窮閑造化，別來誰與共平章。

公濟惠山蔬四種并以佳篇來貺因次其韻

薺

靈草生何許，風泉古澗傍。褰裳勤采擷，枝筋噴芳香。冷入玄根悶，春歸翠穎長。遙知拈起處，全體露真常。

芹

晚食寧論肉，知君薄世榮。瓊田何日種，玉本一時生。白鶴今休誤，青泥舊得名。收羅還炙背，北闕儻關情。時公濟試禮部

筍

新筍因君寄，康盤入夢中。冊元餘故宅起文竹，尚餘風日日來感鳳年年饌簇龍猶嫩有菜味不似一源功盧山簡寂觀道士陸修靜之故遠法師蓮社之遊暢然用元有甜苦筍今苦而重乃甜筍也

蕨

西山采蕨人，蓬首尚傾國。懷哉遠莫致，忍[illegible]巳寒頃筐忽墮前此意無力待良遇不可違拈節有餘力

題吳公濟風泉亭

澗谷居求久，高人未云剛。茲焉發天祕，始莫其巖幽。上有茂樹陰，下有清泉流。結亭倚蒼峭，鑿磴窮嵌丘。翠壁白屏立，青蘚亦環周。揭來憩永夏，凜若臨清秋。仰空韻笙竽，俯檻鏘琳璆。幽聽一以會，悠然與神謀。遐哉超世心，暇日聊娛憂。笑問車馬客，誰能淹此留。

再題吳公濟風泉亭

華林翠潤響風泉，竟日閒來石上眠。更結危亭俯幽瀨，未妨長作地行仙。

奉和公濟見留周貢之句 丙申九日

端居感時序，寂寞誰過從。聊攜二三子，杖屨此日同。悠哉素心人，突兀空巖中。貞成三秋別，夢想情何窮。行行躋崇岡，引眺希高風。忽然兩相值，俯仰迷西東。觸堂儼依附，雖黍聊從容。下簷騰脚勞，共上西南峯。佩萸久以秀，把菊追陶公。

遐觀衆山廻一副千態亂興……
堂空寂樽前飲罷荷閑聞疎鐘主人意未闌驄
駒勿忽忽

寄吳公濟兼簡李伯諫五首

客子歸來春未深秪應寒雨罷登臨閑窓竟日
焚香坐一段孤明只此心
三徑莓苔晝掩關君來問道却空還從今蠟屐
應無恙有興何妨再入山
盤翁別去久無書可復因循自作踈珍重寄聲
煩問訊箇中消息定何如

繁紛急管咽流傳澹淵遺音久絕絃欲識寥寥
千古意莫將新語攪塵編謂周子四言中庸
憶昔娛方久滯淫年深歸路始駸駸傍人欲問
箪瓢樂理義誰知悅我心

公濟和詩見閔耄勉以教外之樂以
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絕見聞塵塵剎剎不相侵如云教外
傳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
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伯諫和詩云不色味聲方漫漫是中正
氣愈駸駸予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
歎成詩重以問彼二首

任從耳畔妍聲過特地胸中順氣萌箇裏誰容
思勉得羨君一躍了平生
闕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尚難尋況君直至
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深

游百丈山以徙倚弄雲泉分韻賦詩得
雲字

執熱倦煩囂駕言起宵分隨川踏曉月度嶺披

朝雲攀緣白石梯拂拭蒼蘚紋噴薄驚伏龍琮
琤喜先聞奇哉此精廬眇然隔塵紛諸公肯同
來定非俗子羣永日坐清樾短章叢奇勳慨然
念疇昔聯裾已荒墳中路忘墜折寸心謾縲棼
惟應泉石願三生有餘薰茲游獲重尋十載心
飼盈他年訪舊躅山靈莫移文

百丈山六詠

石磴

層崖俯深幽微逕忽中斷努力一躋攀前行有
奇觀

小澗

两崖交翠陰一水自清瀉俯仰契幽情神襟頓
飄洒

山門

置屋两山間巧當奇絶處峽束百泉傾澗激回
風度

石臺

出谷轉石棱俯身窺木末夕眺嶽翠分朝聽雲
海潤

西閣

借此雲窗眠靜夜心獨苦安得枕下泉去作人
間雨

瀑布

懸崖出飛泉百尺散風雨空質麗晴暉龍鸞共
掀舞

游廬峯分韻得盡字

廬山一何高上上不可盡我行獨忘疲泉石有
招引須臾出蒙密矯首眺無畛已謂極峥嶸仰
視猶隱嶙新齋小休憩餘力更勉黽衆峯切霄
漢首夏正淩緊杖策同攀躋極目散幽賞萬里

俯連環千重躡孤梯因知平生懷未與塵慮泯
歸途采翠微晚餉雜蔬筍笑謂同來人此爾天
所允獨往貪淹留異探肯輕止阿子兼子無
憂勒回軫

同丘子邢游廬峯以泰上多白雲分韻
賦詩得白字

登巖出翠蘿入谷攜泉石悠然愜幽趣不覺幾
朝夕高峯徙象頂舊賞嗟陳迹仰思仙人杖俯
懷謝公屐昨日吾弟來勇往意無斁今辰尋僊
躡千仞一眾天心期未究竟眼界已開闢浮野
綏羣青參雲兩川白須臾互吞吐變化已今昔
悲君塵慮空悲哉人境窄平生有孤念萬里思
矯翮感此復忡然胡爲尚形役

登廬峯

行到最高峯最上頭幾回沂策又還休因君好句
撩孤興却恨雲烟未肯收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探幽棲寒難結茅屋疏泉下石瀨種樹滿
幽谷時登北原上一瞬千里目雲物下逶迤風
烟遠近集旃騁新紹忽彌歲再往恨塵俗已悲昨尋

佗或已在鬼錄前年元發同游脰風悟新陽一雨欣蒸
綠明發君莫遲幽期我當卜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旦賦
此

懷山不能寐中宵命行軔亭午息畏景薄暮登
危巒峻極踰百磴縈紆欲千盤行行遂聽黑月
落天風寒羽人候屯途良朋亦林端問我何所
追而寄茲險艱疲勞既云極飢渴不能言投裝
臥中亭幸此一室寬慫恿競來夕客枕無時安
旦起闢幽戶竹樹青禮綠驚喜非昔覩披尋得

新觀淹留十日期俯仰有餘歡寄語後來子勿
辭行路難

雲谷二十六詠

雲谷

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之稱兩姿何妨媚
幽獨

南澗

危石下崢嶸高林上蒼翠中有橫飛泉崩奔雜
可麗

瀑布

峯回危遝轉壑絲忽千尋不為登山倦躊躇秋
澗陰

雲關

白雲去復還黃塵到難入只有澗水聲出關流
更急

蓮沼

亭亭玉芙蓉迥立映澄碧只愁山月明照作寒
露滴

杉逕

南起雲關口縈紆上草堂天風發清籟山月度

寒光

雲莊

小丘橫翠几疊嶂復嵯峨釋耒閑來看巖姿此
處多

泉硤

入關但平田復此得清響何必問真源神襟一
蕭爽

石池

兩岸蒼峭石護此碧浮寒秋月來窺影驪珠吐
玉盤

山楹

山楹一悵望悵此雲迷谷仙人不可朗縹緲雙髻綠

藥圃

長鑱斸靈根蒔此泉下圃珍劑未須論丹葵已堪煑

井泉

山高澤氣通石竇飛靈液默料谷中雲多應從此出

西寮

畬田種胡麻結草寄林樾珍重無心人寒棲羨明月

晦菴

憶昔屏山翁示我一言教自信久未能巖棲冀微效

草廬

青山繞蓬廬白雲障幽戶卒歲聊自娛時人莫留顧

懷仙

西望多奇峯北瞰獨仙府欲致武夷君石壇羅桂醑

揖手

山臺一揖手從此斷將迎不見塵中事唯聞打麥聲

雲社

自作山中人即與雲為友一嘯兩紛紛無勞三奠酒

桃蹊

澗裏春泉響種桃泉上頭爛紅紛委地未肯出山流

竹塢

悄蒨桃蹊北蕭條竹塢深不堪秋夜永風雨助悲吟

漆園

舊聞南華仙作吏漆園裏應悟允割愛嗒然空隱几

茶坂

携籯北嶺西采擷供茗飲一啜夜窗寒跏趺謝衾枕

絕頂

當年赫曦臺移治在茲嶺寥廓無四隣三光鎮

倒影

北澗

土斷川亦分北下成陰澗秀石得佳名服膺吾敢慢 澗有仁義石

中溪

南下東嶺阿云是中溪道巖樹蔭樛枝石田悲

蔓草

休菴

別嶺有精廬林巒亦幽絶無事一往來茶瓜不

頒設

雲谷雜詩十二首

登山

夕陽驕東峯微月下西嶺不辭青鞋穿此巖

路求巖路末且躋中情何耿耿

值風

山下風吹衣山上風拔木茅茨何足憐瀛海廬翻覆未念執迷人無心還自恐 見易傳震卦

翫月

風起雲氣昏風定天宇肅遙遙萬里暉炯炯穿

我屋良友共徘徊山中諱幽獨

謝客

野人載酒來農談日西夕此意良已勤感歎情何極歸去莫頻來林深山路黑

勞農

四體久不勤筋力坐驕緩何事兩山阿離離豆苗滿多謝植杖翁居然見長短

講道

高居遠塵雜崇論探杳冥亹亹玄運駛林林羣動爭天道固如此吾生安得寧

懷人

吾黨二三子欲來從我遊塵機諒擾擾遐諾終悠悠空山日復晚佇立悵莫猶 子厚伯崇有約不至

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云何一解嚴書到今人愁此山豈不幽何必賦遠遊 時得伯恭書報嚴天台之游

修書

細書歷歷累執簡根雲關靈鑰啓玄祕蕭斧鋤幽姦書成莫示人留置此山間

宴坐

登山思無窮臨水心未厭沉痾何當平胥胥今
自跂默坐秋堂空遐觀靡餘念

下山

行隨流水聲步出衆壑底緑樹枯柯樛白澗石
齒齒樹石無窮年流水日千里

還家

出去柴門掩歸來蕙草秋素琴林下吐清芬衣
上浮欲寄山中友曰莫悵離憂

雲谷合記事目效俳體戲作三詩寄季
通

雲關須早築基趾要堅牢栽竹行教密穿池
岸欲高乘春移菡萏帶雪覓蕭樛謂林[illegible]也更向
關門外躋泉斬亂蒿
堂成今六載上雨復旁風逐急添茆蓋連忙畢
土功謂粘[illegible]下貼磚桂林何日秀蘭逕幾時通弁築雙
臺子東山接水筒
韮舍宜先立山楹却漸營泉蹤藥圃潤堰起
石池清早印荒田契仍標別戶名想應頒檢校
祇恐欠方兄

雲谷懷魏元履

歎息良齋老當年共此來千峰奇絕處一望
悠哉病怯披雲臥詩勞擁鼻裁秖今何處所宿
草閟餘哀

送許順之南歸二首

門前三逕長蒿萊愧子殷勤千里來枝罷遺書
却歸去此心元自不曾灰
幾年江海事幽尋編與雲僧話此心今日肯來
論舊學歲寒猶恐雪霜侵

宿雲際寺許順之將別以詩求教次韻

薄暮投花縣聯車入翠微長林生缺月永夜照

寒扉情話欣無斁離懷悵有違勉哉彊毅力千
里要同歸

挽汪端明三首

聖主興炎運明公起妙年材推漢庭右學自北
方傳出入丹心壯安危素髮鮮空餘題碣在光
燭舊林泉
曠宇元無際孤標自不羣物情良有寄讒口詎
堪聞未許時明政猶堪史闕文衣冠忽長夜餘
子淚紛紛
先友當年盛斯文元祐徒艱虞共留落存沒半

嗚呼顧我負無賴逢公韋不孫舐令還一擲涕
此是窮塗

彥集奉檄歸省示及佳篇次韻奉酬呈
諸兄友

游子思親久聚糧不堪官冗簿書忙平生況少
鷹鸇意此日尤慙時世粧臘雪未消歡奉檄春
風初轉喜還鄉上堂佳慶從容問一嚼何妨累
十觴

彥集兄再適瞻汀惠顧蓬蓽賦詩留別
眷予良勤次韻祖行言不盡意

勝喜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撑官身未免
心徒壯親膝頻違淚欲橫簿領不嫌春酌來應
聲要比玉壺清枉車投翰殷勤甚安得仁言與
贈行

圭父爲彥集置酒白蓮沼上彥集有詩
因次其韻呈坐上諸友

大阮歸來宴滿堂更移芳席近回塘共憐的皪
水花淨并倚離披風蓋涼銀箏看趁青玉案[illegible]
人悵望碧雲鄉此時此景真愁絕病著無因[illegible]
舉觴

寄題宜春使君定叟張兄隱齋

大專槃萬生蟲體實同氣云胡分彼己直以私
自蔽
君家桂林伯德學妙成世閉戶不忘憂纓冠刎
行義
眷言介弟賢四益謹先昇千里各分符一心同
盡瘁
遠題齋戶冊來表棲息地系述寫胸膺俯仰資
陽扁
陽嘉既滌蕩陰慝失封閉介然彼苛癢噆若蟣
黥劓
桁楊極哀恫征取敢常藝戰競日一力洋溢四
封被
君看物我間隱顯豈殊致願反根民功更懋君
本計

次韻熙平父兄重建一枝堂

盡戟朱門枕碧山貂蟬元自出儒冠更餘此日
林間樂遠継當年膝下歡命偶賓朋千里近放
懷琴酒百憂寬遺編却好傳孫子莫遣因循學
宴安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功夫

抄二南寄平父因題此詩

闕里言詩得賜商（子貢子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鄒汾（孟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闕洛（[illegible]子程子）新書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少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咏嘆無今古此樂從兹樂未央

題劉平甫定菴五詠

定菴

風生長林悲雲起空谷暝下有不死人一室常在定

巢雲

入山何所見雲樹春濛濛安知巢居子遯世於其中

山臺

林居厭棲遲山頂幸清曠無事一登臨卻愁心浩蕩

井泉

開山昔何人鑿此寒泉井獨夜漱瓊瑤冷然發深省

壽穴

百年不可期一壑當預卜自憐木偶人空羨王官谷

劉平甫席上分韻得寫字

歲暮風雨交流雲暗平野公子燕華姻招呼及同社高情寄壺觴晤語到風雅剪燭夜堂深幽懷共瀉寫

此詩恐當作一首

劉平甫分惠水梔小詩爲謝二首

年來衰嬾罷芸滋偶向盆山寄此心何事涼陰光居士使分幽賞助清吟

何處飛來薝蔔林老枝樛屈更蕭槮淒涼杜老江頭句坐對行吟得自箴（少陵江頭五詠於梔子詩云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

和喜雨二絕

雨師誰遣送餘春珍重天公惠我民且看歡顏慰白叟莫愁頻類踏青人

黄昏一雨到天明夢裏豐年有頌聲起望平疇
烟草綠只今揆筆事農耕
和章國華祈雨呈平父諸兄三首
極目平疇半欲枯遥知精禱意無餘更憐不待
豚蹄祝便得汙邪瞎滿車
九重清夜仰眙四旱魃知從何處来不是幽人
祈得雨又煩丹詔走風雷
晴窻揮汗苦驕陽雨檻披衣快晚涼多謝龍公
餘事業爲驅寒谷變炎方
山館諸兄共賦驟雨鷺鷥二絶

平疇焦渴不堪論簫鼓悲秋徹帝閽霹靂一聲
雲色墨山前山後雨翻盆
雨罷微塘凛欲秋飛來白鳥便夷猶從今認得
横塘路水遠天長百不憂
唐石雪中
春風欲動客辭家霧潦縱横路轉賒行到溪山
愁絶處千林一夜玉成花
秋日同廖子晦劉淳叟方伯休劉彦集
登天湖下飲泉石軒以山水含清暉分
韻賦詩得清字

忽淸景徂去此二三子我行將焉如崔嵬正近
埡萬里思南圖

雲谷次吳公濟韻

昔營此幽棲邈與世相絶誓將百年身來守固
窮節心期苦未遂歲月一何闊終然四夫志肯
遂甘没没玆晨復登瞰目盡雲一抹激烈永嘯
餘朗寒高韻發夫君內德備不學王駘兀觀心
見參倚出世自英傑朅來肯顧我同去弄雲月
微言得深和大句亦孤拔多謝警踈慵未敢嘆
聽忽更問麞巖閒是同端是別

宿休菴用德功壁間韻贈陳道人

幕入千峯裏寒棲一草菴室連丹竈煖厨引石
泉甘塵慮紛難到神光暖內含非君有道氣孤
絶詎能堪

挽劉樞密三首

天畀經綸業家傳忠義心謀謨經國遠勲烈到
人深廊廟風雲斷江湖歲月侵一朝成殄瘁九
牧共沾襟

談笑平蠻策焦勞振廩功復讎非宿志忍死繫
餘忠人歎百身贖天悲一鑑空九原終莫起千

載有英風
久矣身無用前恩嘆莫償豈期今老大復此重
悲傷淚向遺書盡心隨宿草荒諸君那不死慟
絶鬢成霜

武夷七詠

天柱峯

屹然天一柱雄鎭斡維東秖說乾坤大誰知立
極功

洞天

絶壁上千尋隱約巖栖處笙鶴去不還人間自
今古

畫鶴

誰寫青田質高超鴈鶩群長疑風月夜清唳九
霄聞

仰高堂

面勢來空翠哦詩獨好仁懷人今已矣誰還棟
梁新此堂與迎緣亭皆劉建臺所名禮記引尙小仰止景行行止之詩兩口詩之谿仁知
此

趨眞亭

危亭久已傾拯有頹基在何事往來人不知容

贊政　大小藏巖
藏室岌相望塵編何莽鹵欲問伯陽翁風煙迷
處所　册竄
仙人推卦節煉火守金丹一上煙霄路千年亦
不還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
法天造早施雄斷答群心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六
考異
和人游西巖　潤寺 一作澗樹
遊周氏溪園三首　一無後一首
次韻梧竹　檀欒 一作團欒　慘淡 一作慘憺
次開善避暑韻　抱思蒲胥存 一作蒲思存
送林熙之　妙縕 一作妙蘊　只自 一作今自　莫知澀

用元無悶 一作用真無悶
晚步偶成　雨罷寒逾勁 一作雨罷寒逾勁　暗晴川 一作
和晝寒韻　爭流 一作爭陳　樹石 一作樹石
謁劉公墓　誤國 一作悞國　此公 一作伐公
次彥集別墅　信有 一作借有
次和人梅花韻　本根 一作本韻
薢　芳香 一作芬香　翠領 一作秀領
芹　收單 一作收功
筍　籜龍 一作伏龍

寄吳公濟　客子 一作歸客　秪應 一作秖因　罷登 一作
從今 一作只今　寄聲 一作寄書　年深 一作年
欲問 一作借問
游百丈山　隨川 一作隨風
石臺　出谷 一作山谷
同丘子服游蘆峯　兩川 一作溪川
杉逕　崗起 一作巢起
桃蹊　東春 一作東春
絕頂　移治在嶺 一作名此移來
不巷　林巒 一作林壑

佐風　山上一作山中
謝客　酒來一作呼至　頻來一作須來
修書　雲開一作雲閑
定菴山臺　林居一作林中
雲谷次吳公濟韻　觀心見參倚一作極清淨氣心　世
白一作世有　更問一作且問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

詩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寫呈平父兄煩爲轉寄彥集兄及兩縣間諸親友

空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喚得形神
兩超越不知底是斷腸聲

空山中夜子規啼病怯餘寒覓故衣不爲明時
堪眷戀久知岐路不如歸

空山後夜子規號斗轉星移月尚高夢裏不知
歸來得巳驅黃犢度寒臯

寄實谷瑞泉菴主

憶昔誅茅日山房我自名風埃猶俗累煙雨負
巖耕多謝空門侶能同物外情肯來分半壑聊
爾度平生少持清秋日閑尋遠嶽盟不知誰是
客一笑絕塵纓

入南康界閱圖經感陶公李渤劉凝之事戲作

長官定笑歸來晚中允應嫌去卯回惟有山人
莫相笑也曾還俗做官來

屢游廬阜欲賦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
休董役卧龍偶成此詩
登車閱嶺歇息駕康山陽康山高不極連峯鬱
蒼蒼金輪西崖義五老東昂藏想象仙聖集似
聞笙鶴翔林谷下凄迷雲關杳相望千巖雖競
秀二勝終莫量仰瞻銀河翻俯看交龍驤長吟
謫仙句和以玉局章嗟昔勞夢思茲今幸徜徉
尚恨黍符竹未愜棲雲房巳尋兩峯間結屋依
陽岡上有飛瀑駛下有清流長稍名協心期予
古增悲涼壯哉之奇節頹年矧曾荒拙將壓土

蹤暫寄雲水御封章儻從欲歸哉濯滄浪
讀李賓老玉磵詩偶成
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時秪今已是
無心久却怕山前荷蕢知
立秋日同子澄寺簿及僉判教授二同
寮星子令尹約周君叚君同遊三峽過
山房登折桂分韻賦詩得萬字輙成十
韻呈諸同遊
抗塵幾何時猿鶴共悲怨豈知朱墨暇乃適山
水願𢘚晨秋令初休沐謹邦憲佳賓忽四來英

傑亦三勸翟言出郭門謝此塵隼建散日山樹
嵐縱轡路循蔓徑凭欄快倒峽躋攀扣脫躧追攀
林樾深憐喜脚力健登高眺遠浦衆景爭自獻
何必仍丹丘裡欲凌九萬
和子澄白鹿之句
經旬不到鹿場陰夢想飛馳不自禁幸有高軒
同勝賞何妨折屐共幽尋徘徊未厭詩書樂感
慨難忘忠孝心更對豐碑成伐木風泉雲壑助
清吟
暇日侍法曹叔父陪諸名勝爲落星之

遊分韻得往字率爾賦呈聊發一笑
長江西委輸匯澤東流瀉中川屹孤嶼佛屋寄
幽賞我來此何日秋氣欲蕭爽共載得高儔良
辰且孤往酒酣清獻發浪湧初月上翠壑喚歸
艎陳迹眞俯仰
九日奉陪 南康史君莊陽別駕會稽丞
公善化明府仲衡詩伯并丞子美元範
二兄及郡中諸文武同登紫霄絕頂南
望江湖北眺淮甸少快心目旣歸又得
仲衡佳篇句法清麗情致悽惋三復不

勝起予之歎謹次韻呈請賦之以紀
一時之盛甚恵甚望
此日登高處千巖錦樹稠無人嘲落帽有客賦
悲秋忽〻塵中老怱〻物外游江湖空極日不
盡古今愁
下元節假行視陂塘因與賓友挈兒甥
出郭登山歸賦二詩示子直春卿及折
桂雲谷并寫呈郡中諸寮友
廬阜東北際崗巒五峯尊中巖空林繞青天白
雲屯郡閣有佳眺徙倚空朝昏今晨幸休暇發

軔北郭門崒嵂出林端躋攀躡雲根高寺却深
宦小憩欣瀑湲古殿宿寒霧新堂麗朝暾扶藜
陟東岡夙昔規曾軒却倚千尋崎前窺百泉奔
長風卷浮埃江湖渺相吞結架雖未諧雄環已
難論同來與勝流晤語仍王孫已踐支許諾不
慙夙尚寬賦詩紀玆日歲晚期相敦
卧龍之遊得秋字賦詩紀事呈同遊諸
名勝聊發一笑
蹦石度急澗窮源得靈湫谽谺西對立噴薄中
怒𢪛何年避人世結屋棲巖陬高名信有証故

迹誰能求我來一經行妻其作前脩鄰翁識此
意代木南山幽為我立精舍開軒俯清流名岐
諒匪安一壑真長謀解組云未遂驅車且來遊
嘉賓忻蟬聯對坐更獻酬欲罷不知晚欲去還
淹留躋攀已別峯窺臨忽滄洲下枕西澗底沆
吟樹相摎玉淵茗飲餘三峽空聲秋懷賢既伊
鬱感事增綢繆前旌向城郭回首千峯秋
卧龍之遊錢通守得江字不及賦詩已
解組矣姑用其韻紀事以贈并附卷末
君行安所適衡風泝濤江傳聞閩州好未見心
已降邀君宿山寺此日趣深班坐酌溪石幽
尋憩雲窗勸君盡此杯歸帆已擱杠明年儻來
東鳴鏡攜高幢訪我深淵底聽言絕紛哤城南
且細說慰我心悾悾

分韻得眼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
呈同遊諸兄
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遂企彼欄中石纍纍醉
飛泉懷哉千載人猶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
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聽鸞鸞淺琅坐三太
息涕泗如奔川神馳北闕陰思君東海堧丹衷

竟莫展素節空復全低徊萬古情惻愴類公篇
爲君結茅屋歲暮當來還　酬石

天秋山氣深日落林景翠亦知後騎迫且復一
流憩環瞻峯列屏迴矚泉下瀨永懷仙陸子丈
挹浮丘袂于今知幾載故宇日荒廢空餘雕壇
石香火誰復繼更憐韋刺史五字有真意虎竹
付歸人悲風起橫吹沉吟向絕迹浩蕩發幽寄
來者知爲誰念我償三嘆　游廬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幽邃議復興建感
歎有作

清冷寒澗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幽尚眷言此
婆娑事往今幾時高軒絕來過學館空廢址鳴
絃息遺歌我來勸相餘杖策搴綠蘿謀野欣有
獲披圖知匪訛永懷當年盛莘莘衿佩多悼約
感明恩涵濡浹泰和淒涼忽荒榛俯仰驚頹波
發歎逮綱紀喟然心靡它代木循陰岡結屋依
陽坡一朝謝塵濁歸哉碩人邁　時已辭上南宮乞洞主奏

遊白鹿洞熹得謝字賦呈元範伯起之
才三兄并示諸同遊者

歲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眷山水心幸此朱

懸暇招呼得良友邂逅成夙駕深尋故轍迹喜
見新結架永懷拾遺公藏器此待價橫流詩書
澤下及楊李霸炎神撫興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萬卷藏綸言九天下規模未云遠荒弗良可詫
白非賢邑宰誰復此精舍會當求數賜畢願老
耕稼更與盡心期臨流抗風榭

元範尊兄示及十梅詩風格清新意寄
深遠吟玩累日欲和不能昨夕自白鹿
玉澗歸偶得數語

江梅

大雪天地閉群陰渺寒濱誰知江南信已作明
年春

嶺梅

梅花破蕚時瘴雨吹成雪驛使忽相逢無言似
愁絕

野梅

野風吹孤芳迥立正愁絕皂蓋莫徘徊堪看不
堪折

早梅

霜風殊未高杖策荒園裏仙子別經年相看共

鷹言

寒梅

白玉堂前樹風清月影殘無情三弄笛遂夜不勝寒

小梅

且喜梅花開莫嗟梅花小花小風味深此意君已了

疎梅

玉笛未黃昏冰灘已清淺疎影不勝妍愁心為誰遠

枯梅

樛枝卧龍蛇冷蘂綴冰雪千里故人心今年為誰折（子家呂時敏平甫折此枝求贈）

落梅

花開已凄涼花落更愁寂來歲煙雨時為君和鼎實

賦梅

君欲賦梅花梅花若為賦繞樹百千回句在無言處

觀梅小集以齋禁不得奉陪因寄小詩

梅花年後欲離披恰是先生變食時送與西樓一尊酒諸君莫負可憐枝

元範別後寄惠佳篇清叟次韻見示格律俱高詠歎不置因亦用韻寫呈二兄聊發一笑

故人別我去一月曠音驛今朝得新詩開卷意已適知君到里門征騎聊一息行復敞天閣從容正朝幘自今九霄路不復兩塵隔容與日華東翱翔禁扉北回頭五峯下寂漠奕孤客不賦歸去來心形謾相役（右呈元範）

五十行過二雙鬢颼秋草平生素心人誰與共茲抱今年廬山下得子恨不早歲月幸同庚詩書復同道惟應山南北雲母夜堪擣獨生有先期迴崖詎難到册經不我誑白髮須一掃看公須眉蒼杖鉞督征討（右呈清叟）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源定自閑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墻蕪沒幾經年秪有寒煙鏁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主靖不爲周部青雲白石聊同趣(謂劉屏山)霽月光風更別傳(謂濂溪夫子)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騫

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坐卧寒巖不記年飽看山月聽風泉舒憂正得琴三疊玩意惟憑易一編誤落塵中乖夙尚却思洞裏付眞傳封章倘幸天從欲便解銅符謝繁騫

次韻四十叔父白鹿之作

誅茅結屋想前賢千載遺蹤尚宛然故作軒窻挹蒼翠要將絃誦答潺湲諸郎有志須精學老子無能但欲眠多少箇中名教樂莫談空諦莫求仙

送四十叔父

吾家從昔號清門叔父于今道更尊客路艱難空自惜遺經終始向誰論獨尋雲嶠違猶姪共愛春江接故園細說刈葵休放手此來貞不負盤餐

伏蒙秘閣張丈寵頒下邑芹以長篇爲貺降歎之餘牽勉繼韻仰求斤削惜翠皇恐

向來成迹東山東閉門不問烏雌雄門前有路向塵土兩足未舉心先慵當時亦有車馬客此意欲說嗟誰同窮居聊復追仲蔚篤論何必須劉殷平生故人子張子相思安得長相從每勞書疏問生死坐想星宿羅心胸幾年持節滾水上木牛流馬旌旗紅君王輟備思頗牧外庸且乞來朝宗因能過我紫芳下後乘載得珠簾櫳蒼顔白髮應笑我焉不鮑目陶窻風開攟池水清潋下馬臨石烟空濛須臾路轉山更好摩天巨刃排雙峯少者鈒河忽倒掛直欲跳下淸泠中南隣匯澤共指點縹緲貝闕浮珠宫公言此日愛登覽到此一洗羣山空坐間爲我出奇句不用遠寄南飛鴻上言雲泉足奇賞下歎契闊歡相逢紛吾失脚墮世網乃有此會寧天窮流光過眼驚昨夢舊約回首羞塵容明朝却上煙艇去滅没萬頃追鳧翁

和張秀輔初到南康之句

十年不共賦陽春三有初中萬斛塵失舊清詩
選入手細看佳句轉驚人知公近覺青山好顔
我頻嗟白髮新肯過寒齋共尊酒向來心事請
深陳

奉同都運直閣張丈與敬夫張兄張定
有詩敢次元韻悲悼之極情見乎詞伏
乞采擥二首

秀翁威略憺華戎遺恨車書久未同喜有象賢
堪闢事故知鴻業自無窮蕃宣合奉三年最風
采俄驚一旦空根本平生有深計遺書不但子

虛忠
不應世道即淪胥何事今年失此人禮樂端能
懷益友琴笙忍遽聽嘉賓亦知遊好曾通譜却
記登臨喚上鄰兩首悲詩數行淚感傷那禁閑
清新張丈垂顧過開詩言爲罷郡客敬夫向嘗作意後居鶴之上蓋袖歸次來公泰上云

祕閣張丈簡寂之篇韻高難繼別賦五
字以謝來貺

隱耀曾楷宅凡驚丹元鄉丹元不可見翠壁空
雲房寂時小春月暄風發前陽白水注幽谿綠
樹敷崇岡俯聽足怡悅仰觀共徜徉班坐得磁

草傾壺出瑤瓊長吟遊仙詩亂以招隱章忽忽
林景西嶠躇躊中慨慷坐上江海客亢傲須眉蒼
說氣邁霄漢英詞吐琳琅思與泉石勝韻隨笙
鶴翔追遊不敢及咏歎可能忘俗傳歸宗是王右軍故宅陸脩静封丹元真人

和張彥輔落星寺之作
岌空奇石戰驚濤棲殿崢嶸勢自高四面真成
開玉鑑三山應是失金鼇題詩正爾難援句舉
酒何妨共作豪倚遍欄干更愁絕歸來白盡鬢
邊毛

和張彥輔白鹿洞之作
邃谷新華館風煙再吐吞舊跟閒野鹿遺恨響
鷲猿李渤嘗自比後果以室乃改爲故有此句共賞析同遊分携路
別寬裘田空日夕無策駐行軒

次張彥輔西原之作
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壁緣徑上
層巔檻闊吞江浪窗虛響谷泉丹經閒自讀不
爲學神仙

次張彥輔卧龍之作
瀑水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

潭空客寄詩能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吼首為
我說隆中

次張彥輔棲賢之作

融冶何年事停杯莫問天祇今從痼疾疇昔以
因緣傾耳真三峽投文沕九淵蘭亭那得此猶
足致羣賢

和張彥輔雪後棲賢之作

夜來春雪遍林丘却喜風威曉便收好上監輿
開纖目莫辭衲被苦蒙頭微官正愧追遊社勝
日猶堪汗漫遊欲出林關戀瑤草不妨尊酒更
淹留

謝張彥輔留別之作

一別鬢更歲黑君無已時知君亦念我相望平
兩嗟咨我病卧田閭君行護疆陲險阻既殊跡
會合安可期今年定何年有此一段奇我來五
峯陽君歸九江湄聞君肯來辭歡喜不自持迎
君紫霄峯與觴白鶴池強健初共欣艱棘旋相
悲相顧比危涕傳言首東岐留連十日飲愴恨
八哀詩散懷水石幽遂志筋力殘雄篇既辭來
逸韻方窮追云胡遽告別牙纛風披披攬袪不
得留酌酒前致辭願君醻此觴去上白玉墀國
論罄忠益廟謨參設施一請正紀綱再請誅羌
夷及時樹勳業慰我空山飢時聞張荊州訃張
丈有詩哭之文有八哀之句

奉答張彥輔戲贈之句

已驅送客車復著登山屐未論窺臨快且脫詩
酒厄從今謹出入保此頤正吉不奈歲寒心於
公有深憶玉藹翁注嘅封人象云稱從山出義
從口入

奉答張彥輔解嘲

康俗遺居萬疊山高垂鐵鎖詎容攀青鞋布襪
非公事古木寒泉要我閑

伏蒙某官寵示和陶見寄舊作伏讀歎
仰又感知待期許之意蓋非一日率易
次韻少見謝臆伏惟矜憐有以教之

吾公抱經濟軒冕非所欣向來清禁闥本自山
林人浩歌歸去來神交邈何因一朝脫冠去妙
境聊同臻謂予雖後來臭味亦有聞屢詞久見
屬重以告語勤荒寒想高風令人思無斁甘棠
污在此躑躅脩湘濱

贈丁盛二生

昔日豐城劍寒光射斗牛江山餘秀傑人物尚風流二妙今安匹孤帆各倦游還家問師友折節慕前修

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

出山今幾時忽忽歲再秋江湖豈不永我興終悠悠況復逢旱暵農畝無餘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痾卧空閣惻愴增綢繆東南望故山上有玄煙浮平生采芝侶寂寞今焉何胡游雲峯巔夕宿寒巖幽為我託瑤瑟泠然發清謳裂牋寄晨風問我君何求洪濤撼君枕欲摧君轄君還若不早無乃非良謀再拜謝故人低徊更包羞桂華幸未歇去矣從公游

夜半有感

秋堂天氣清坐久寒露滴幽獨不自憐茲心竟誰識讀書久已懶理郡更無術獨有憂世心寒窓共蕭瑟

讀諸友遊山詩卷不答盍和和首尾一篇

去年蒙得半家山者卜眞成壁數間要與青衿時拔帙閑臨碧澗共觀瀾詩書本說人間事勳業休看鏡裏顏誰識寥寥千古意新詩題罷蘚痕斑

向來結友尋名山下窮絕壑高巖顛胡為一旦墮塵網五老在望心茫然青牛底處有行迹白鹿幾時回正貞清遊帶雨想幽絕妙處只恐詩中傳

戲贈勝私老友

搖花黃盡不關渠老向功名意自疎乞得山田三百畝青燈徹夜課農書勝私先借滿當著農書三卷

代勝私下一轉語

碓下泉鳴溜決渠屋頭喬樹綠扶疎朱虛正自知田事焉服何妨讀父書

和戴主簿頌

平生本自好樓居況接高人永晝餘共喜江山入尊俎從教莫府省文書感君肯出新詩句恨我終思舊草廬擬借芝編訂龍馬究推納甲話蟾蜍戴官祈府衣易說自以為得之異人云

次沈侍郎游楞伽李氏山房韻

喜陪後騎陟崔嵬竹裏泉鳴古寺開吟罷歎仙頭白句天風更送好詩來

天聰已許一言悟年少懸知萬卷開珍重當時讀書處低回空有後人來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 在五老峯東北十五里見叢文

昔人讀書地町畽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適剪除聖謨已汪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關俗良悲惻懷賢增慨慷雅歌有餘韻絕學何能忘

折桂院黃雲觀 在書院東北五里院後觀亭取李白黃雲萬里動風色之句名之

城中東北望五老何蒼蒼下有前朝寺一原頗深藏門前杯澗幽屋後雲木荒開窗亦明潔著此瑞錦張 瑞香花 更能理枯筇步上林北岡仰視天宇闊俯瞰江流長 即黃雲觀 受書彼何人姓字不足詳竹帛有遺只挂樹徒芬芳 李進士讀書此院今不登第以得名

楞伽院李氏山房 在折桂寺西十里李公擇讀書處有東坡記文詩刻

躡石循急澗穿林度重岡俛入幽谷邃仰見奇峯蒼李公英妙年讀書此雲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蘇公記藏書文字有耿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兩公不歸來歲月忽已荒何用建道列寒泉薦孤芳

棲賢院三峽橋 在楞伽西五里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杷一水從中來湧潏知幾折石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捷來翻素雪聲捲萬壑霆奔倒千崖㠥足掉不自持危然詎堪說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西澗淸淨退菴 在棲賢西一里劉凝之隱處舊作精舍取黃太史詩語名之

宴坐度三峽窮窕復一原絕壁擁蒼翠奔流逝潺湲閒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深尋得遺址縛屋臨淸灣坐睨寒木杪飛泉閟雲關茲游非昔游累解身復閒保此淸淨退當歌不能譏 解 用淵明與友生逆集排[illegible]久之

臥龍菴武侯祠 在西澗西三里

空山龍臥處，英靈神所鑒。下有共潭幽，上有明河落。我來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儼繪事，凛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奏明酌。公來識此意，顧我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萬杉寺 在臥龍西十里

休沐聊命駕，駕言何所之。行尋瓊林寺，想像昭陵時。門前杉徑深，屋後杉色奇。空山歲年晚，鬱鬱峻寒姿。當年雨露恩，千載有餘滋。匠石不敢睨，孤標儼相持。寺前後杉萬本皆天聖中植有古杉數代者 更啓石室藏，仰瞻天像垂。顧以清淨化，永為太平基。寺藏仁祖御飛白書有清淨字

開先漱玉亭 在萬杉西二里亭舊在瀑布上今廢

奇哉康山陽，雙劍屹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騰復璀璨，佳麗更瑰偉。勢從三梁外，影落明湖裏。平生兩仙句，詠歎深仰止。三年落星灣，坐望眼空眯。今朝躡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工[illegible]篇，塵襟諒昭洗。

簡寂觀 在開先西五里陸脩靜所居

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結交五柳翁，晏賞無絃琴。相攜白蓮渚，一笑傾夙心。暮歲更市朝，故山鎖雲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脩靜晚歲宋明帝召至京康卒于崇虛館 我來千載餘，舊事不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槮。相傳是竹脩靜手植其萌即所謂細若節者

歸宗寺 在簡寂西十里

金輪紫霄上，寶界鸞溪邊。往昔王內史，頗香有餘煙。相傳寺是王右軍故宅 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水既蕩潏，山花亦清妍。不辭原隰勞，樂此賓從賢。訪古共紆鬱，勞農獨勤拳。憐我乘勝踐，裂牋寄真詮。迷禪公勿還，且畢區中緣。是日以事不得游棲賢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 在歸宗西五里

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況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臨風一長歎，亂以歸來篇。

淵湧 在醉石南一里

迎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巖幾千仞，據地三

百里飛峯上靈秀與壑下清英逮茲勢力窮獨
能出奇偉誰燃丹黃談纍此玉池水客來爭解
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絃絕今已矣水碧
復流溫相思五湖裏求學胡中詩云水碧綴流溫泉來見此水也耶

康王谷水簾名口另瀑觀在品第西十五里入谷人十五里

至簾下

循山西北鶩崎嶇幾綴丘前行荒蹊斷谿見清
溪流一涉臺殿古再涉川原幽縈紆復種渡乃
得寒巖陬飛泉天上來一落散不收披崖日雍
璨噴壑風颼飀追新纂絕品論茗涜窮愁敬酹
古陸子何年復來游陸羽斷茶經第此水為天下第一

落星寺在郡城南湖中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
浪多孤嶼屹中川層臺起周阿殺塋愛明滅夕
游驚湯磨極目意冥莊回瞻碧嵯峨不復東焉
迹唯聞榜人歌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蓑會有
滄浪子鳴舷夜相過

閏月十一日月中坐彭蠡門喚舡與諸
人共載汎湖至隈首回棹入西湖還分
韻賦詩約來晚復集詩不至者浮以大

白發刲羅數授安氣縣望呈學錄社翁儀明入彭兒南方官譽南公一小郎宗趙斯忠人直卿余公受數敝直歲諭父夭寔流晦翁允奏兒夫若方

解組無多日歸哉喜欲狂臨風成邂逅載月下
滄浪酌酒傳清影鳴榜擊素光它年隔千里此
夜莫相忘

和林擇之黃雲之句兼簡同游諸兄

登覽日云晏歸車眇重岡天風振余旗夕露沾
我裳數子情未厭春山杳茫茫還瞻長江白迴
眺飛雲黃當念塵中友心期邈相望無為跨鴻
鵠決起凌青蒼

和彭蠡月夜汎舟落星湖

長占烟波弄明月此心久矣從誰說只今一舸
漾中流上下天光兩奇絕回頭忽見西郭門尚
喜蘇仙有遺烈問予何事却回舡塵土涴君頭
上雪首句坡序蘇翁直詩蘇翁有水西門外舟行望見其處

喜羅官觀康王谷水簾夜飲山月軒分
韻得王字奉別送行諸君

嗟余老不才託倦謝明主昇茲山水郡北迺通
玄府一官再溫涼十日九塵土迨茲解章紱絕
境方快覩殷勤故人厚追送崖寺古把酒聽鳴

泉相看決如雨

游天池

三年落星渚北望天池山臨風幾浩嘆欲往無飛翰今朝復何朝陟此青雲端高亭已奇絕俯瞰何其寬西窮濂溪原東盡湓城闕渺然滄波外淮山碧連環我意殊未極更思出塵寰何當駕輕鴻八表須臾間視此長江水裔裔儻西還

觀野燈

飛螢腐草尋常事作底茲山獨耀芒須信地靈資物化金膏隨處發明光

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

祇役廬山陽矯首廬山陰雲峯未可覿碧澗何由尋聊朝解印章結友同窺臨盡彼巖壑勝滿茲仁知心 予以閏月二十七日罷郡是夕出城宿羅漢二十八日宿白鹿二十九日發黃雲觀受三峽觀玉淵[illegible]西澗飲西原宿[illegible]龍潭三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谷簾泉入康王谷觀水簾行[illegible]觀三日與青公書言之子詣東觀張揚[illegible]清叟尋陽王阮南卿周順龜父長[illegible]用中[illegible]之濟陽趙希漢南紹會稽陪祖永慶長武當[illegible]真卿師忠溫陵吳[illegible]壽中達[illegible]家許了春景陽新安[illegible]伊[illegible]安王朝曹[illegible]方[illegible]余隅山之陳士直於山[illegible]韓季直陳存[illegible]彥[illegible]致遠[illegible]鄉志南明老俱行 窺臨事若何請從圓通說遂

造山門路悄積脩篁列溪仍侯家名屋見發王

說何救黍離歌喟焉傷覆轍 圓通寺也名[illegible]本侯氏所居[illegible] [illegible]以爲寺無他奇但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 行逢石門雨解驂寒澗

東朝聯錦繡谷俯仰春冥濛懸泉忽淙琤雜樹

紛青紅屢憩小亭古幽探思無窮 石門澗[illegible]在天池山下有 [illegible]三四是夕宿所謂瀑布者來日登山道錦繡谷再過小橋橋皆有亭下又有亭基二小

一亭亭東 身長林端策足層崖表仰瞻空界闊俯歎

塵寰小天池西欲蒼佛手東窮寒杖屨往復來

憩軒瞰歸鳥 由錦繡谷登山[illegible]高無茂林木乃坡此而上至天池院在小峯絕頂有石池泉冽不竭東有佛手巖石室嵌空中有井泉緣崖然以[illegible]下瞰錦繡谷又有石欄 [illegible]家公講經臺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

寶燄穿林飛僧言白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

地靈發見隨天機 天池院西數步有小崖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觀燈處借云 [illegible]半高不見是日不待而光景明滅須臾異狀諸生或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夜而此光不可誣蓋地氣之盛而然耶 深尋兩林間清波貫華屋蓮社有遺

蹤草堂非舊架脩廊餘故刻好醜雜珉玉亦復

記經行深慙後人讀 下日下山至東林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聲橫貫其間皆自[illegible]前[illegible]不過[illegible]所[illegible]有也白蓮池在東林法堂前白公草堂舊在寺東以[illegible]發近歲種柳栽[illegible]林[illegible]其正[illegible]是日題名屬于[illegible]劉於成兩社田記石

行軒復東騖祠城當晚遊胡然冠蓋集不盡心

期幽夜厭百谷喧旦失千峯稠出門有遺恨回

首空綢繆晚至太平興國宮九天使者楊江州戲授有名翁戴滋有詩韻人甚奇 僕在嘯宗文及其諸生二十餘人皆至 山水識乃奇云誰究終始
曇遠亦何人神君豈其鬼東西妄求獲誣詔共
恢詭百世踵謬訛彝倫日頹圮東林溪遠言又取孔老之言以所 儒學言者沙門不敬王者論唐明皇白言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宮而華匠造為數應以迎合者嘉眾本朝仍賜宮然神號置提舉宮云 以茲遊覽富翻令懷抱
傷誰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乾坤有貞心日月
垂休光茫茫宇宙內此柄孰主張比度石塘橋
西訪濂溪宅喬木無遺株虛堂惟四壁球璧德
容睟睟蘚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渾淪再開闢乎

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顧以圖象意胥之巾几
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我
恩無疆六日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子孫濂溪諸人謁心經閣觀先生之曾孫正卿 好玄珠壽為宴會子光風霽月之身 明晨江職寺尊酒聊對設孰
是十日遊遠成千里別英僚樹嘉政素友厲孤
節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七日莫洪持志王竹餘之扌清酒自 南康聚飲鹿與張康國南還別子澄渚派歸黃陵南鄉父還家釋之之湖南子武王余康口宋而廢歸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

考異
崇壽客舍 月向一作月上 歸未得一作身是客
分韻賦簡寂 迴矚一作昕矚 誰復一作從誰
嶺梅 似愁一作但愁
野梅 風吹一作風破 愁絕一作幽絕
小梅 莫嗟一作莫歎
詠梅 不勝一作不忍
送四十叔父 獨亭一作獨坐 逢孤一作亭孤
祕閣張丈長篇 飫思一作飫念
和張彥輔 失喜一作驚喜

奉同張丈哭敬夫 喚卜一作黄卜
和白鹿洞 再吐一作自吐
次棲賢韻 融冶一作融結 傾耳一作頃耳
和陶次韻 吾公一作吳公
棲賢院三峽橋 倏至一作倏起 長玟一作長虹
溫湯 據地一作掘地
山北紀行 嶽崟一作嵯峨 孰是一作安是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

詩

買舟至瀕平拜建康劉公墓下遂入城假館梅山堂感涕有作

維舟新潭口步上秣陵阡高丘忽嵯峨宿草迷荒烟拜起淚再滴哀哉不能言驅車且復東借此處堂眠念昔堂中人經營幾何年一旦舍之去千秋不言還寥并遺清漾風材更修解思公獨不見涕下如奔川感慨西州門愴恨山陽篇晤嘆日隱樹悲歌月當軒空堂忠孝心終古諒弗諼尚與吳門子歸來故山巔

晚雨涼甚偶得小詩請問遊山之日并請劉平父作主人二首

癸年不踏仙洲路夢入青楓古木間好趁新秋一番雨畫寒亭下弄潺湲

盧阜歸來秪短筇解包茶茗粗能供若須載酒遨賓客付與屏山七老翁

宿密菴分韻賦詩得衣字

不到仙洲歲月移游壺特地欵巖扉已驚素雪入骨更喜蒼烟染客衣新賞不妨頻徙倚舊

題何處獨噓唏明朝騶騎黃塵裏莫待迷塗始賦歸

讀子厚步月詩時方聞呂伯恭訃後數日賦此

晚步曲池上西風吹我裳仰觀天宇闊愛此明月光念我素心人助焉天一方殁者永乖隔存者爲參商離索百歲期寂寞幽響猶還坐太息高林鬱蒼蒼

次子厚秋懷韻

秋風何方來爲我滌殘暑遂舒亦何與索索終夜雨冥思感物變念此離索苦浩蕩信莫量幽紛那得覿丁年舍我去憔悴故其所廓落濟時心頽然復安取永懷平生友夢想見眉宇今晨枉秀句粲若朝霞舉矣去同采芝高軒坐凝佇

黎嶺西南水石佳處不減盧阜愧子厚

谷深不瘦水潺潺便是瑯伽折桂間珍重下邳圯上客一年幾度到廬山

讀子厚詩卷用其卒章晨起之韻作詩寄之

晝永倦殘暑宵分喜新涼天雞一振翼爛爛曉
月光病榻感虛徐中庭起翱翔懷哉穀城子物
外久不忙掩抑琴調希激烈歌聲長契闊悵淸
賞佳期未渠央緘詞託歸鳥側佇何能忘

登蘆峯二首

犄磵躋危磴披雲得勝遊蓬茅增舊葺竹樹喜
新稠夢想三秋別裴回十日留餘年端可料此
地欲長休

佳友紛來集欣然會宿心風泉陪徙倚雲月共
窺臨雅唱情俱勝微言思獨深兹遊非逸豫邂

逅得良箴

蘆峯次韻

磵水流千仞叢妄起萬般扶藜雖有興駐屐諒
難安好客能同趣尋峯肯縱觀蒼茫却無際誰
與話愁端

次瑞泉詩韻

[illegible]來賞趣對景却忘言偶與同游客行逢幽
澗原淺泓排積靄晴竇溢流渾終待寒泉食無
憂水鏡昏

五禽言和王仲衡尚書

提胡蘆沽美酒春風浩蕩吹花柳不用沙頭雙
玉瓶烏歌蝶舞爲君壽祉兮■醉是君恩昨日
之愁愁殺人

不如歸去孤城越絕三春暮故山只在白雲閒
望極雲深不知處不如歸去不如歸子仍岡頭
一振衣

泥滑滑泥滑滑秦望雲荒鏡湖闊綠秧刺水水
拍堤牙旗畫舸凌風發使君行樂三江頭泥滑
水深君莫愛

脫袴脫袴桑葉陰陰墻下路回頭忽憶舍中妻

去年已逐它人去舊袴脫了却不辭新袴知教
阿誰做

麥熟吟去年種麥有德音秖今種熟誰快活種
者已卧官墻陰仁公有政惠存歿肯使催租更
嚎哭

酬黃子厚見訪歸途惠詩韻

櫪驥倦千里籠鶴思九皐念昔田舍日不知山
林高一朝逢世紛故丘得潛逃平生棲遁志兹
焉始堅牢故人穀城翁高情北窗陶亦復喜我
歸巾車款林巢旦旦更離闕中情重忉忉

游密菴分韻賦詩得淸字
誤落塵中歲序驚歸來猶幸此身輕便將舊交尋山去更喜新詩取意成晚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勝淸箇中有趣無人會琴罷尊空月四更

游密菴得空字
欲覓仙洲路須乘萬里風欲泉雲出岫卧嶺月流空來夜渾無寐悲歌莫與同起來殘樹影淸絶小樓東

昨爲許進之書胎仙字因以名其室或疑大舞字者故作此以解之
寒山寒月冷飀颼隻影孤桐萬里游帝樂夢回三疊遠胎僊舞罷一簾秋未愁情寂無人會只恐蹁躚不自休却笑悲珠何處所兩忘蝴蝶與莊周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結客載酒過伯休新居風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踐約坐間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韻賦得中字賦呈諸同遊者
玄景彫蘇節青陽變暄風忽尋斜川句感此[illegible]日逢鶯言當出遊一寫浩蕩背雲物疑異候共迷久連空今朝復何朝頓覺芳景融晴曩庶復踐鄉曲歡來同伊雅一筵與連翩數枝節綠野生遠思淸川照衰容遙瞻西山足突兀彌敞宮庭宇豁淸曠林園欝青葱於焉一逍遙芳樽聞鳴桐旣醉日樹隱班荆汀草豐纖鱗動微波新英冠幽叢惆悵景易晏徘徊思無窮顧責今日懷遠寄柴桑翁仰止國節節愧茲百年中

次呂季克東堂九詠

野塘小隱
俾得希夷九卦圖歸來不復夢宗途野塘竟日無人到讀盡床頭種樹書

敬義堂
高臺巨牓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讀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方拙寮
一室歸來萬事新窗間橫竹挂朝紳尤流柔讓圓機士四海寧慙巧宦人

吟我室
滿園竹几雖曾勝客問君今幾折肱身世兩忘

無可答起尋詩句遶階行

愛蓮

聞道移根玉井旁開花十丈是尋常月明露冷無人見獨爲先生引興長

月臺

臺上無人伴苦吟歸鴉過盡日西沉須臾玉匣開塵鏡却有孤光共此心

菜畦

雨餘菜甲翠光勻杞菊成畦亦自春肯相定知非食肉可能長伴箇中人

海棠[illegible]

蜀樹成行翠作圍花開時節更芳菲主人夢亦尋春去栩栩深穿錦障飛

橘堤

君家池上幾時栽千樹玲瓏亦富哉荷盡菊殘秋欲老一年佳處眼中來

挽吳給事三首

臺省傾群望江湖去一塵語聞三諫切政有百年思不盡雲龍會還㷀霧豹期誰知七休詠翻入八哀詩

與白辭神武超然絕世紛前身疏太傅今日蔣忠文圃樹寒留日湖波冷浸雲懸知千載下此地想遺芬

憶昔觀風寄登堂識老成忘年見交態把酒話詩情別去如三歲書來忽九京却思憑檻語忍讀勒公銘

伏讀雲臺壁間祕閣郎中監倉侍丈題詩幽及賤名追懷曩昔不勝感涕輒次元韻呈諸同遊計亦同此歎也

提携嘗日忝忘年曾向瑕丘獨請前喜看玄雲

生素壁恍疑後學厠先賢公遊汗漫今何許我病摧頹久自憐只有空山無歲月倚天寒木但蒼然吳日勇仁昂初二兄行録呈尤幸悲痛耳先亦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先生

開將歲月老煙汀更遣詩情到杳冥遊子故應悲舊國壯懷那肯泣新亭一官避世今頭白萬卷收功久汗青但見潮生與潮落不知沉醉久還醒

喜伏蒙休齋先生惠詩見留謹次高韻二首

忽驚蕭颯鬢毛秋起向泉山覓舊遊盤谷門前
淚沾臆雲臺溪上雪蒙頭歸歟吾黨又千里老
矣心期但一丘珍重休齋書滿屋可無三宿爲
君留

望望西山日幾回更憐一雨洗浮埃遠遊莫説
雲門寺往事聊尋單父臺雞犬蕭疎迷洞口交
親零落半巖隈尊前見在君須醉速上籃輿相
逐來

　用林擇之韻別陳休齋

別離不畏歲時侵兩地相望共此心今日還成

一尊酒它年應記百篇吟傷情後會無期定握
手交情有舊深多謝晚風知此意不催寒日下
疎林

　奉酬九日東峯道人溥公見贈之作

幾年回首夢雲關此日重來兩鬢斑點檢梁間
新歲月招呼臺上舊溪山三生漫説終無據萬
法由來本自閑一笑支郎又相惱新詩不落語
言間

　和林擇之鳳凰山韻

木落羣巒擁湖平粃鏡空荒亡餘舊事慘澹只

悲風興發千山裏詩成一笑中諸君莫惆悵吾
道固當窮

　次林擇之凉峯韻

解縛林間寺歸鴉晚欲盤望中嵐翠合愁外夕
陽殘尊酒何妨盡羇心且自寬無端蒲窗月遠
夜不勝寒

　熹去溫陵二十七年而復來顧菴益老
　見候七里亭又以佳句見招而休齋陳
　丈寺丞黄丈皆屬和焉因次韻奉酬并
　呈二丈

不因薪吏役那得解天刑故國重來遠寒山依
舊青興懷感陳迹舉目愴新亭尚喜灣頭老禪
房許扣扃

　答黄叔張

日君趨玉陛抗疏肅邦刑便有榮褒寵無勞湯
伏青衆流爭蹙踏一柱獨亭亭只恐追鋒急那
容晝掩扃

　次韻陳休齋遊華峯之作

八石天開勢絶攀箕來未似此心頑已看練白
縈青外依舊圖中雲夢寬

次黃叔張宿涼峯韻
萬籟含跗天外秀婆娑散影月中孤惜無畫手
追前輩寫就涼峯魁宿圖
至鳳凰山再作
門前寒水青銅闊林外晴峯紫帽孤記得南陀
通柳浪依稀全是輞川圖
見梅用鞏宰韻
年來羞把玉蕤簪萬樹爭春我獨頑只有顛狂
無告訴詩腸欲斷酒腸寬
次韻陳休齋懷古堂

平昔曆編裏心期本自幽那堪舊泉石更作此
追遊好句看猶在遺忠愴已休亦知今日意不
逐大江流
寄題九日山廓然亭
昨遊九日山散髮巖上石仰看天宇近俯歎塵
境窄歸來今幾時夢想掛蒼壁聞公結茅地曠
然記疇昔年隨流水逝事與浮雲失了知廓然
處初不從外得遥憐植杖翁鶴骨雙眼碧永歎
月明中秋風桂花白
用林擇之韻呈陳福公

昔公秉鈞衡金玉我王度中年幾湖海偃息安
國步翛然九鼎重翩若孤雲去俯仰天地間誰
哉此同趣
用前韻答方直甫
小儒談大方任意略權度未行要疾走跟蹈不
成步唯應過量人不作與麼去請君敬書帷為
我說歸趣
用前韻答林史君
十年劇傾馳此日際風度胡然龔黃最未接夔
龍步詩成肯遽休客醉那得去卻恐驛書來湖

山適成趣
題君子亭
清晨坐式觀涼風動高旌挾弓一笑起屈此四
座英破的亦已屢穿楊詎云精軍吏不敢賀高
鳥將相驚解韝脫決遂緩帶飄華纓俯仰新亭
豁曠然塵慮清內正外自直三揖奚所爭端居
得深玩君子非虛名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
酬西湖佳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　二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

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開來且看潮頭入鐵
事寧憂酒醆空宴會見台星與卿月交光齊照廣
寒宮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芰荷
方永日轉頭禾黍便西風湖光盡處天容闊潮
信來時海氣通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願
年豐
伏承子直都督侍郎臨餞遠郊仍邀嚴
州郎中及諸名勝相與燕集分韻賦詩
熹得時字輒成鄙句
芳歲倏云晏故山風雪時胡爲在中路復此行
遲遲爲有賢主人愛客情依依昨夕西門道終
宴不能辭今朝復何朝祖帳遥相追賓從俱俊
賢車馬有光輝敞扉得華觀俯檻臨清池南州
淑氣多蕩飾佳景隨雪樹雖改色青山正含姿
朱氏園外谷守有梅百株是日花蕾已生
開樽酌春醪授簡哦新
詩但覺四坐驩不知寸晷移流雲暗寒空蒼煙
染人衣相看莫色至我去公當歸別袖不忍分
扣扣陳苦詞願公崇令德慰我渴與飢
臘月九日晚發懷安公父教授壽翁知
丞載酒爲別而元禮景嵩子木擇之
老考叔舜民諸賢相與同舟乘便風頃
刻數十里江空月明飲酒樂甚因以星
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分韻熹得星字
醉中別去乃得數語略紀一時之勝云
挂帆望煙渚整棹別津亭風水已云便我行安
得停離樽枉羣賢濁醪愧先傾二公扁舡未至先飲舟中餘尊
談笑不知遠但覺江流清江水上流淺碧如黛城府不及水益清瑩
獵獵甘蔗洲茫茫白沙汀斯須復回首秪有遥
山青甘蔗白沙兩地名相去十餘里頃刻而過野色一以暝川光晶
孤明牛流漾華月極浦涵疎星酒酣客散歸茫
然獨宵征起視天宇闊此身一浮萍難追五湖
遊未頼三閭醒且詠招隱作孤舟轉岭岈
伏蒙制置閣學侍郎示及致政少傅相
公送行長句并得竊窺酬和佳篇伏讀
之餘不勝慰幸謹次高韻少見愚悃以
餞車塵伏惟采矚二首
公子成名動海濱四年相與愧情親忽聞黃鉞
分全蜀更祝彤庭列九賓公已上自請對執手便驚成
契闊贈言還喜和陽春政成但祝歸來早別恨

無端莫重陳

地兼梁益盛中權自昔疇咨出萬全定喜封章
來活國故須伏軾去籌邊公去歲嘗有宰兵上謀手札寰宇軍
民傳詔勸聲溢婦女迎門巧笑妍要答君恩與
人望可興清教逮初筵諸葛武侯初領益州牧發教與群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矣

伏讀致政少傅相公送趙成都佳句兩篇不勝慰幸已次高韻并錢其行而再賦此章以見區區瞻仰之意繕錄拜呈伏乞采覽　一首

歸來寂寞卧漳濱夢想威容阻再親紵野遙聞
花欲語赤書還喜鴈來賓關中有句人爭誦妙
處無心物自春行馬不因吾輩設留奇猶得話
陳陳

一旦高辭將相權身名從此慶雙全人誇迹已
風塵外誰道心遊日月邊未許前賢專晚節更
將餘事發春妍君王若要詢黃髮便好賒癰促
拜筵

送彥集之官瀏陽

急景彫蒼節高風振空林病夫掩關卧長話擁
孤衾聞君千里行四牡方騤騤重此別離感青
天欲愁陰君行豈不勞民瘼亦已深催科處處
急推鑿年年侵君行寬彼毗足以慰我心薦書
會滿篋社酒還同斟所念家同産與君如瑟琴
茲焉不並駕寧木寒蕭椮尚喜吾諸甥男恭女
知欽明朝復相憶悵望楚山岑

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淺綠深紅出短籬望中都是可憐枝要看亂颭
寒塘水更待金風滿意吹

凌波直欲渡橫塘却愛無人獨自芳且倚新涼
閒照影更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幾扶筇自笑摧頹一禿翁羞見芙蓉
好顏色且憑詩律傲西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

考異

晚雨凉甚　賓客一作賓主　付與一作分付

吟哦室　兩忘一作相忘

休齋惠詩次韻　忽驚蕭颯一作還寥寂覺　老矣一作老去

珍重一作見說　三宿一作三日　望望一作悵望

遠遊一作遨遊　蕭疏迷一作蕭凄楚　見在一作有酒

逺上一作好上　逐來一作趁來

至鳳凰山再作　銅闕一作銅闕

次韻懷古堂　已休一作未休

奇題廓然亭　俯歎一作俯視

用擇之韻呈福公　誰哉一作懷哉

次韻芙蓉　扶節一作杖節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

詩

石馬斜川之集分韻賦詩得燈字

改歲風日好出門欣得朋復招里中彥及此雲間僧行行涉清波斯亭一來登徙倚綠樹蔭摩挲蒼石稜遙瞻原野春仰視天宇澄一水旣紆鬱羣山正崚嶒時禽悅新陽潛魚躍輕氷却念去年日俯仰愁予膺長吟斜川詩日落寒烟凝暝色變晴景清尊照華燈頹顔感川徂稚齒歎年增酒盡不能起朱欄各深凭

游石馬以駕言出遊分韻賦詩得出字

抱病守窮廬閉户常罕出坐見春氣深清陰晝蒙密今朝積雨過淑景四照律不有塵外蹤何由散愁寂行行整巾屨散漫委書帙野逕自縈紆前峯但嵂崒凄淒茂樹下左右寒流汨亂石翳蒼根於馬憇腰膝追遊固才彥逢遇亦奇逸招邀愧深情晤言永兹日君有尊中物我進沂上瑟日夕不得留餘歡未云畢

三月晦日與諸兄為眞率之約裴回石馬晩集保福偶成短句奉呈卿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綠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即初心社蹟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眞借日畢景共披襟儉德遵賢範哇詞愧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寄雲岑是日約後會爲仙洲之游

比與鄭曲諸賢修褉歲事携壺石馬追補斜川之遊而公濟適至飲罷首出和陶之句以紀其勝録亦用韻酬答兼呈諸同遊者請共賦之

皇天分四序代謝無時休昔人抱孤念感此成清遊迫眺曾城臯朗詠斜川流歲月今幾許長

波沒輕鷗春言撫佳辰荒尋舊遺丘且復置往事及茲命高儔縱策聊並歡飛觴起相酬未知千載下亦記此日不商歌有遺音林樂無餘憂但得長如此吾生復何求

行視武夷精舍作

神山九折溪沿泝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浮綠春渙渙武夷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縈紆可愛上有蒼石屛百仞聳雄觀斬巖露垠堮突兀倚霄漢此屛夷上觝下枝地削立如方屋帽按舊圖名大隱屛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閟千載逮此開一旦峯下小山亘暮中有平地寛行

丈喬木長籐茂林脩竹交相蔽隱擕與人迹絶道已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償曩志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草岸榛莽喜誅鉏面勢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峯躊躇極佳玩方經始時予以窮不能來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村買舟以來視所築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大隱屛面直溪南大山左有觀王上界峯右有鍾模三激等石極爲雄勝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山多獼猴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瑟人重來足幽伴已約初夏與同志皆往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 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爲最深蓋其

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爲一峯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屛也屛下兩麓坡陁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繞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按衍迤靡膠葛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

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爲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右抱中又自爲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爲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爲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眞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巔爲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爲亭取胡公語名以

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楥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揜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匾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瀹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

濟總之爲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間恍惚萬變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知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窻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爲留行無勞具雞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公先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
努力

寒棲館

竹間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遙夜更不眠焚香坐
看壁

晩對亭

倚筇南山巔卻立有晩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
影翠

鐵笛亭（山前舊有鐵笛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晩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對巖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
來

釣磯

成蒼石稜倒影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
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煙裊
細香

漁艇

出載長煙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絕棹
歌聲

次公濟精舍韻

一室空山裏纖塵迥莫侵若非同臭味誰肯遠
過臨健策凌丹壑清詩動玉琴溪邊一回首平
地足崎嶔

奉同公濟諸兄自精舍來集沖佑之歲寒軒因邀諸羽客同飲公濟有詩贈守元章師因次其韻

蓬萊清淺今幾年武夷突兀還蒼然但祈丹籍
有期運不悟琴壁無寅緣鼎中龍虎應浪語紙
上爻彖非真傳明朝猿叫三峽路一葉徑上滄
浪船

出山道中口占

川原紅綠一時新莫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
無了日不如拋却去尋春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閒居戲作武夷櫂

歌十首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
奇絶處櫂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峯影蘸晴川虹橋一斷
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煙

二曲亭亭玉女峯插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復
荒臺夢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
今如許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㲯毿金雞叫罷

無人見月滿空山水滿潭

五曲山高雲氣深長時烟雨暗平林林間有客
無人識欸乃聲中萬古心

六曲蒼屏遶碧灣茅茨終日掩柴關客來倚櫂
巖花落猿鳥不驚春意閑

七曲移船上碧灘隱屏仙掌更回看人言此處（凡詩按二句一本作却憐昨夜峯頭雨看得飛泉幾道寒）
無佳景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煙勢欲開鼓樓巖下水縈洄莫言此處
無佳景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覔桃
源路除是人間別有天

伏蒙致政少傅相公寵賜寄題武夷精
舍詩一首拜受捧讀不勝仰歎無以自
見區區感幸之誠輒繼高韻繕寫拜呈
冒瀆威尊下情恐悚之至

望斷鈞天白玉都石田茅屋詎應無況蒙一字
榮褒衮便覺千峯勝畫圖舊弼詩情高綠野狂
奴心事只風雩蒲輪幾日符嘉夢恰有流霞酒
一壺（舊弼公所居坊名取答詔語也熹近嘗夢公趣召赴臨止飲留宿畢日登車手取几間右入書一帙以行意者公當再徙醫國之以濟斯人乎李義山武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句）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
戲成兩絶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蓑九曲灘晩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
前灣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敵醉披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
知何處月冷風淒未肯歸

過蓋竹作二首

二月春風特地寒江樓獨自倚欄干箇中詎有
行藏意且把前峯細數看

渰蕩鷗盟久未寒征驂聊此駐江干何時買得
魚船泛乞與人間畫裏看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括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晚未收
稽古力徑荒曽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
歲歡榮慶母慈去步逶迤無愠色此心惟有古
人知

拜鴻慶宮有感

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
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

答袁機仲論啓蒙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
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半夜一本作子地

讀林長仁書卷戲題問答

猿去山空鶴亦飛柴門空掩釣魚磯門前樹葉
都黃了何事幽人久不歸
為愛雲泉百尺飛故將茅屋傍苔磯幾年清夢
黃塵裏此日秋風一棹歸

題嚴居厚溪莊圖

平日生涯一短蓬只今回首畫圖中平章箇裏

無窮事要見三山老放翁 謂陸務觀時罷居摩之官刻中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為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
秋清未歇吟風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關氣氣草
木飲華英易斷愁人夢難安懶婦驚唯應廣成
子萬感不關情 古語云絡緯鳴懶婦驚見詩疏

挽蔡太博

嘯昔相逢地知君意矯強旋聞將使指勁節動
朝行方為人材喜相期事業長如何遽不淑未
及鬢毛蒼

乙卯八月晦日滑翠亭次叔通韻

弱植有孤念獨往窮名山那知歲月逝白首歷
埃間今朝定何朝憑高眺清灣羣賢亦來止共
此一日閑晤言不知疲林昏鳥飛還勝踐可無
紀重來諒非艱留語巖上石毋使門常關

用立子服弟韻呈儲行之明府伯玉卓
丈及坐上諸友

我是溪山舊主人歸來魚鳥便相親一杯與爾
同生死萬事從渠更故新

謹次縣大夫見屬之韻

撫摩凋瘵爲心切摹寫風煙著語親只願從今
更無倦清詩美政逐年新

承事卓丈置酒白雲山居飲餞致政儲
丈叔通因出佳句諸公皆和熹輒亦繼
韻聊發坐中一笑（此題一本作白雲詩送儲柯仲昇）

老去讀書秋樹根山林兒女定誰尊偶緣送客
來僧寺卻似披雲卧石門物外祇今成跌蕩人
間何處不啾喧一杯且爲陽關盡雙目從教別
淚昏（一本[illegible]徐慮占[illegible]有一卷兒女紛紛始覺山林尊之句）

丙辰正月三日贈彭世昌歸鄉山

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
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和入鄉試之韻

儲胥聞道落初成共喜兒郎意氣生初恨雨聲
迷疊鼓忽驚晴色動高旌盤年入詠詩情壯破
的傳觴酒令明纖使爾儒東鄉坐不妨堂上有
奇兵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
詩而仲猷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
熹幸以卜鄰得陪勝集率爾次韻聊發

一笑

適契德範仰倚猶遠喜名章肆筆成賦說喜高
今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
客詞源徹底清更共鄰翁閑指點千峯環合水
無聲

謹次陳昭遠丈龍洲鄉社高韻幷呈諸
兄友

幾年社酒醉班荊此日祠壇喜落成誤許俗書
輕藻汙急傳佳語頌登平年豐已荷天垂慶人
傑還欣地秘靈不信鄉村是塵境請看綠水鎖

紅亭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峯無數列窗前雖非水抱
山環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遶舍扶踈千箇竹傍
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縣徙臥西窗日
滿川

甘澤應祈一蘇焦槁皆昭遠致政宣義
丈及仲卿諸友晝夜精虔不出道場之
力而昭遠丈惠詩反以見歸非所敢當
輒依高韻和呈以見鄙懷幷簡同社諸

兄友

精禱由來未浹辰如何嘉澍便滂臻誠通幽隱
知無間喜動龍天信有因適歡悅燮千畝蓋忽
驚滂潤一時均誰云化育流行妙只屬乾坤不
屬人

奉題李彥中所藏俞侯墨戲

不是胸中飽丘壑誰能筆下吐雲煙故應秖有
王摩詰解寫離騷極目天

題劉志夫藏彥厚瀟湘詩卷後

瀟湘門外水如天說著令人意慘然試問登高
能賦客箇中何似汨羅淵今南遊不遂過衡山但見人說衡州門外湘與勝風物令人愁未知信否因覽此卷書以記之

聞蛙

兩極盤怒鬭春泓羣吠同聲徹曉喧等是一場
狼藉事更無人與問官私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石樓雲卧對江城城角吟霜永夜清料得南枝
正愁絕不堪聞此斷腸聲

墨梅

夢裏清江醉墨香蕊寒枝瘦凜冰霜如今白黑
渾休問且作人間時世裝

秋華四首

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閒
弄影

蕙

今花得古名旖旎香更好適意欲忘言塵編詎
能考

古所謂蕙乃今之零陵香今之蕙不知起於何時也

木犀

喬木生夏涼芳蕤散秋馥未覺歲時寒扶疎方
遶屋

菊

青蕊冒珍叢幽姿含曉露政爾破荒寒詎免
傷遲暮

晦翁足疾得程道人鍼之而愈戲贈此
詩

十載扶行倚短筇一鍼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
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翁

戲答楊庭秀問訊離騷之句二首

昔誦離騷夜扣舷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

寒窗底爛卻沙頭月一船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聲不辭強借

三峯面目爲靈均作杜蘅沸沙不怕爛折獨句語也杜蘅一名馬蹄香本草謂倘芳孟辛則杜蘅子瞻令直二峯謂華陰也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辭熹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摭拾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頗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伏世之便一本作更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胡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誼因逢舜日曾得覿周行但憶形儀引頻趨蹡勞衮華叨假寵綸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扶侍行香手號慟丹帷衛紼發光業神心應斗轉巽令亟風揚未答隆儒厚俄聞脫躧忙此生知永已没世恨空長内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倉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詩送碧崖甘叔懷游廬阜兼簡白鹿山長吳兄唐卿及諸耆舊三首

羨殺不見幾經年一話清遊一悵然此日送君憑問訊千峯影裏舊潺湲

知君桂席下清江未見香爐意已降直上新泉得雄觀便將傑句寫長杠

遺君蹤跡莽荊榛曾把詩篇爲作新今日擬輸吳季子枕流漱石自由身

諸人已致書者此不復及此外更村陳勝秋在九疊屏下田舍彭師花在罰江挖昌縣界中皆帶士也越有紀稱臥城中不知今能出入否故帳皆可爲訪致圖意不琺輒以傳跡相汗泉也山門勝處皆有前閒源詠可導獨新泉所出字名坡勝非三映湫石所及而余未之見友許中時言之黃石岩絕高而渺王之原服界勢蠟遂余當一嵓而不能及近歸故史張生泉家居之其勇絃精進老守盡有愧焉叔梓篠至其處識爲物色頗存問之爲佳

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爲贈劉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

為答三首

老枝橫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有幽伴秪愁難得賞心人 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橫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斜斜 用叔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橫枝空好在只應無地覓高人 用文卿韻

用子服韻謝水僊花

水中僊子來何處翠袖黃冠白玉英報道幽人被渠惱著詩送與老難兄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丈特垂慶問寵以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輒借高韻少見謝誠伏幸笑攬

一氣無私物自榮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懲妄竊老夫號詎敢重尋博士冠身退未妨閑養病年豐何幸且偷安新篇似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釣灘 賈生鵩賦大鈞播物史記作大專槃物索隱云專讀作鈞槃播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之復賦一首

闌干苜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illegible]藉向來叨尊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涒灘 易昆建隆庚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顧語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鏗然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知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爲之噓唏感涕云

已未九日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見過坐閒居厚廟令出示佳句歎伏之餘次韻爲謝并呈同社諸名勝

籬菊[illegible]斑半吐黃茱中又報紫萸香 御川有紫萸洪字鮮 洋洋同來成今節秋還晚撩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乖勝踐沾衣卻免嘆斜陽 是日本約會於周圃以予有故不果出因衆子舍 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奉和子服老弟黃揚游巖二詩

聞道黃揚山上頭千峯環抱百泉幽羨君柱杖年年去飽看人間萬頃秋

游洲巖下水泠泠枕石何妨夢裏聽要與他年成故事謾尋幽處著新亭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又游半落江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

類日飲教袁絲病餘我更無慘賴勉爲同佩一
賦詩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迫逐殊竟牽强子服乃令更爲手寫此三詩昔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申開爐前日也亦聊逢之令感歎久之

叔通老友探梅得句不鄙垂示且有領
客攜壺之約次韻爲謝聊發一笑

迎霜破雪是寒梅何事今年獨晚開應爲花神
無意管故煩我輩著詩催繁英未怕隨清角踈
影誰憐蘸綠盃珍重南鄰諳酒伴又尋江路覓
香來

病中承子服老弟同居厚叔通居中居

晦諸兄友載酒見過子服有詩牽勉奉
和并呈在傍者發一笑

心期萬壑與千巖憑向君詩得指南久恨冷然
孤宿詭偶逢兀者便同參儻蒙大藥分金匕豈
羨奇方出玉函誰識留連今久意沈痾未散莫
回驂子服數有詩言貴揚之勝未又往而得足夜戰有兀者之句是夕坐宿皆以痛寒欲亟歸因又有末後句云

寄江文卿劉叔通

文卿句律如師律通叔詩情總世情政使暮年
窮到骨不教吟抝斷腸聲

詩人從古例多窮林下如今又兩翁應笑湖
老賓交兩年吹落市塵中此戲子蒙恐落窮籍不便可發一笑也
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
浪分雪世間真僞有誰知僕不能詩往歲爲滄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云

梅

姑射仙人冰雪容塵心已共彩雲空年年一笑
相逢處長在愁煙苦霧中

香茶供養黄蘗長老悟公故人之塔并
以小詩見意二首

擺手臨行一寄聲故應離合未忘情炷香瀹茗
知何處十二峯前海月明

一別人間萬事空他年何處却相逢不須更話
三生石紫翠參天十二峯

庚申立春前一日

雪花寒送臘梅蕚暖生春歲晚江村路雲迷景
更新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爲余寫真如此因
題其上慶元庚申二月八日滄洲病叟
朱熹仲晦父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獲藹臨深
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

考異

石馬用公濟和陶韻 飛觥一作飛觴

武夷精舍雜詠序 而出一作而去 丹崖一作丹壑
林立一作森立 相羊一作相佯

白雲送儲祠 僧舍一作僧寺 張令成一作張令情
無處不一作情任 雙目從教別淚落 兩一作眼

和叔通懷子蒙韻 聽君一作劉郎 半數一作半落
那因小馬昏
不須日一作須痛 病餘我更無慘頹 我一作令
又矣攜頹甚

叔通探梅 繁英一作落英 珍重南鄰諸酒伴 伴一作
聞道南鄰多酒伴

病中承子服同諸兄友見過 又尋一作肯尋 宿諸一作獨往
便同一作遂同 儻蒙一作儻來 方出一作方如
誰識留連今夕意 一作朋(?)

黃蘖悟公塔 擺手一作掀手 故應一作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

詩 樂府

謁表伯余宋祐

江上寒蕭蕭風吹竹林平生生但堅坐稚子開
柴荊

楚韻

千山木脫但空林天外哀鴻亦叫音認取溪亭
今日意四更山月漾波心

次晦叔寄弟韻二首

聞道君歸湘水東經行長在白雲中詩成天柱
峯頭月酒醒朱陵洞裏風舊學難酬香一瓣流
年誰管鬢雙蓬書來為指諸訛處不涉言詮不
落空
試上閩山望楚天雁飛欲斷勢還連憑將袖裏
數行字與問雲間雙鬢仙我訪舊遊終有日君
歸故里定何年祇今千里同心事靜對簞瓢獨
喟然

次范碩夫題景福僧開窓韻

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
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

題謝安石東山圖

家山花柳春侍女髻鬟綠出處亦何心晴雲在空谷

江月圖

江空秋月明夜久寒露滴扁舟何處歸吟嘯永佳夕

吳山高

行盡吳山過越山白雲猶是幾重關若尋汗漫相期處更在孤鴻滅沒間

題蕃騎圖

傳聞姑粗欲南侵愁破雄邊老將心却是燕姬能捍虜不教行到殺胡林

題尤溪宗室所藏二如圖

瀟湘木落時玉佩秋風起日暮悵何之寂寞寒江水 湘夫人

夫君行不歸日夕空凝佇目斷九疑岑回頭淚如雨 湘君

夜

獨宿山房夜氣清一窻涼月共虛明鄰雞未作人聲絕時聽高梧滴露鳴

醉作三首 七月二十六日夜

淅淅西風起嗷嗷寒鴈多稻粱隨處有珍重采薇歌

淅淅西風起候蟲寒夜分千山杳沉寂竟夕斷知聞

淅淅西風起濺濺石瀨鳴有情從是妄箇裏定無情

苦雨用俳諧體

仰訴天公雨太多纔方欲住又滂沱九關虎豹還知否爛盡田中白死禾 楚詞招魂云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杉木長澗四首

我行杉木道弛轡長澗東傷哉半菽子復此巨浸攻沙石半川原阡陌無遺蹤室廬或僅存釜甑久已空壓溺餘鰥孤悲號走哀恫聘恤豈不勤喪養何能供我非肉食徒自閑一畝宮簞瓢正可樂禹稷安能同揭來一經行吁欷涕無從所慚越尊俎豈憚勞吾躬攀躋倦冢頂永歔回凄風眷焉撫四海失志嗟何窮

朝發長澗頭夕宿長澗尾傷哉長澗人禍變乃如此

懸官發廪存鰥孤民氣未覺回昭蘇老農向我
更揮涕陂壞渠絕田苗枯
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很藉正悲吟若知赤子
元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

題中峯杉徑

盤回山腹轉脩蛇橫入中峯小隱家好把稺杉
緣徑插待迎涼月看清華

山寺逢僧談命

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生緣時行時止
非人力莫問流年秪問天

贈書工

平生久要毛錐子歲晩相看兩禿翁却笑孟嘗
門下士秪能彈鋏傲西風

蘭

謾種秋蘭四五莖踈簾底事太關情可能不作
涼風計護得幽香到晩清

讀十二辰詩卷掇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箪齧飢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方厄閏
聽豪奔舊業兎園嗟莽鹵君看蟄龍卧三冬頭
角不與蛇爭雄毁車殺馬罷馳逐烹羊酤酒聊
從容手種猴挑垂架綠養得鷄鷄鳴角角客來
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伏承示及毛公平仲墓銘且索挽詩熹
不及識毛公而愛重其文舊矣義不可
辭顧已不及其虡殯姑以數語題於墓
銘後幸辱裁訂或轉而致之其家幸甚

毛君神仙骨誤落世網中蟲齕出奇語嶄然驚
乃翁弱齡翰墨場不言已收功亭亭絕世姿皎
皎冰雪容頹步一長嘯笙鶴翔秋空調高聽者
稀老去竟不逢一朝謝塵濁冷然躋剛風回頭
叫安期擧手邀韓終千秋有遺想一往無留蹤
平生故人心灑涕銘幽宮斯人不可見斯文兒
神通

挽廒伯可郎中二首

造辟諫謨遠勵民志應專中身謝軒冕畢志友
林泉出祖傾羣府歸來足二賢誰今行樂地容
易鎖寒烟

疇昔東州路音書僅一通承顔終未遂仰德竟
何窮野哭悲能遠嚴居討莫同關心九原路無
封不高風

挽陳檢正(庸)二首

厚德高賢蹈清名起儒襟承宣幾年最明恕一
生心勢孤飛騰晩忠存獻納深忽驟貫尾去陵
柏爲誰陰

憶昔都門道光華辱守鄕丁寧話盥漱纖悉見
民情一別驚時論三年想頌聲秖今空老淚難
使濁河清

哭劉嶽卿

曾說幽棲地君家近接連要携邀月酒同棹釣
溪船遽爾悲聞笛眞成嘆絶絃林猿催老淚爲
爾一潸然

詩餞陳兄朝章居士永歸本宅救諸挽
者

蚤歲醇儒業中年居士身功名虛竹帛仁義滿
鄕鄰一笑藏舟失千秋宰樹新傷心耆舊傳那
復有斯人

宿石邑館二首

春江日東注我行遡其波揚帆指西遊兩岸青
山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崖表綠樹生其間幽
鳥鳴相和寒蓬驛退眺擊楫成幽歌獨語無與
晤玆懷竟如何

停驂石邑館解纜清江濱中流擢歌發天風吹
生鱗名鄙固多才我來友其仁玆焉同舟濟詎
止胡越親舞雩訪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
夕歲晩無緇磷

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卷
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鬱鬱層巒夾岸青春山綠水去無聲煙波一棹
知何許鶗鴂兩山相對鳴

詠巖桂二首

亭亭巖下桂歲晩獨芬芳葉密千層綠花開萬
點黃天香生淨想雲影護仙粧誰識王孫意空
吟招隱章

露浥黃金粟風生碧玉枝千林危搖落此樹獨
華滋木末難同調籬邊不並時攀援香滿袖歎
息共心期

次韻芮寮院送　實文赴湖漕二首

遠俗何勞問威名舊已爭百城方仰澤一節遽
還都聖主勤修政今年決破胡期公寧餞饒汴

想在謀謨
考卜川靑曠端居柰樂何風雲一以便歲月不
勝多節傳無淹駕林園得屢過功名從迫逐志
業豈蹉跎

挽梁文靖公二首

擢第初龍首登庸再鳳池心期託溫飽身任必
安危幾歲調娛政今年殄瘁詩恭惟衮斂意不
盡墮士悲
疏寵無前比騰章又夙心極知求士切端爲愛
君深函簿寒笳遠靡旌斷葉侵空今殺公擬衮

涕滿寒襟

挽周侍郎二首

德量推容物才猷足濟時陰功覃遠徼餘筭卹
雄師行李淹星歲還鄉感羽儀一朝成殄瘁九
牧共傷悲
憶昔趨册闕看公上玉除民飢深獻納士聖極
欲歔解手寒江闊驚心夜壑虛揭來空老淚無
地別輀車 頃年嘗以浙東荒政入奏適公還自荊鄂先一日引對具奏沿道所見饑民狼狽之狀上感其言賑恤加厚然熹渡江不旬日即聞公訃今者會葬又以值何失期追送不及故云

挽董安人二首

雅望推前輩承家賴女師閨門傳懿範湯沐盛
恩私萬里驂鸞去千秋宰樹悲自應銘婦德誰
與篆豐碑
令尹古循吏郡君今勝流平生餘事業晩歲極
熏脩繐帳眞成夢靈辰竟不留遺風被簫挽未
覺九泉幽

題霜傑集

先生人物魏晉間題詩便欲傾天墜向來無地

識眉宇今日天遣窺波瀾平生尚友陶彭澤未
肯輕爲折腰客胸中合處不作難霜下風姿自
奇特小儒闚覘金匱書不滿周南滯海隅捬揄
運陰一見晩何當挽袖凌空碧

謝吳公濟菖蒲

翠羽紛披一尺長帶煙和雨過書堂知君別有
雕仙種容易難教出洞房

易二首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
韋編者不是尋行數墨人

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畫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客來二首

客來何處覓紅雲唯見風前萬點春心賞未妨隨處好綠楊陰裏換綸巾

帳望君家嶺上雲便携佳友去尋春論詩劇飲無他意未管殘紅落佩巾

題沈公雅卜居圖

往者仲長子高情世無儔一朝謝塵躅卜築娛清幽茆屋八九間下有良田疇後簷果垂實前庭樹相樛勝日賓友來琴觴共舒憂言論數幽妙理亂端由至今一卷書凜然照千秋沈侯經濟業夙尚本林丘談笑出幻境雅言躡斯游仰睇白石嵒俯瞰青瑤流曠然宇宙外邈矣將焉求

武林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只我無心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

桐廬舟中見山寺

一山雲水擁禪居萬里江樓遶屋除行色忽忽吾正爾春風處處子何如江湖此去隨漁艇粥飯何時共木魚孤塔向人如有意他年來借一蘧蒢

伏讀尤美軒詩卷謹賦一篇寄呈伯時季路二兄

我聞洞巖幽結友事臨眺浮言妨勝踐悵望空永嘯歸來眩奇語更欲窮窈窕却尋兩翁意宴坐得觀照鳴泉俯淙琤寫石仰蒼峭共與前劉古三歎遺墨妙神遊皆不隔仁宅忻有要回首鹿門期寒雲生遠嶠齋自林泉紹德寒齋之行而同行有不必者矣已詩

巷之首刻東萊舍人呂公上饒尚書徐公韓益王水工部斷公所書

喜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菴貞如軒寫呈伯時季路二兄

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鄉菴幾閱餘栢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插萬籤書悲涼共識臨風處遊戲誰知落筆初寄語山靈勤守護莫將題柱比相如

益公道人相見信安道温陵舊游出示近詩因次其韻

別來幾度見歸鴻歲月悠悠一夢中莫道相望

湖海闊爭知千里不同風
一身千里伴征鴻也去南來羈旅中珍重故人
相認得新詩重舉舊家風
次益老韻
乾坤極處無今古道術多岐自短長儻有新思
還告我不應無雁到衡陽
秋日
一雨生涼杜若洲月波微漾綠溪流茅簷歸去
無塵土淡薄閑花送舍秋
放船二首

浩蕩清江水依微綠樹風解維春雨外弭櫂夕
陽中江草生新徑巖花點舊叢詩翁不愁思逸
興莽何窮
疇昔清溪峽船頭戲彩輪十年空往事一夢記
前灘陝絕挺蒼壁澄虛列翠巒今宵詩卷裏重
得縱遐觀余年從舟此峽有水鳥數十翔集舟間舟至輒起若相導十餘里乃罷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
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
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
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
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
事吾道付滄洲
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
渺難平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笑俯
空明有酒徑須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疎竹
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
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
隱却要鍊丹成

滿江紅 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來隔耶命駕朱門舊隱
綠桃新陌好雨初晴仍半暖金釭玉斝開瑤席
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姪
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
欺煙樹綠方瞳好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
來歡何極
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
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

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

次圭父回文韻

莫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莫花嫣夕陽
斜斜陽夕嫣花　客愁無勝集集勝無愁客醒
似酣多情情多醉似醒

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
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絶艷誰憐真心自保邈與
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冰雪　應笑俗李
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黃昏閑弄影

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瑤臺夢斷直下成休
歇綠陰青子莫教容易披折

和丙江月

睡覺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
安況有清涼池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
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拈

又

堂下水浮新綠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編
詩不說人間憂喜　身老心閑益壯形臞道勝
還肥軟輪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江檻詞

莫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綠浮天祇今畫閣
臨無地宿昔新詩誇繫船　青鳥外白鷗前幾
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
玳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蓑短笠任陰晴鳴橈細雨
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　奇絶處未忘情幾
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
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珍叢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
放春回　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
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
珠幢玉節　中原佳氣鬱葱河山壯宮闕丞
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清澈

隱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

渺烟霏塵世難逢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
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節須酩
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
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
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
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　離緒悄危絃永夜
清霜透幕氈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
雁字連

叔懷嘗夢飛仙爲之賦此歸日以呈茂
獻侍郎當發一笑

脫却儒冠著羽衣青山綠水浩然歸看成鼎內
真龍虎管甚人間閑是非　生羽翼上烟霏回
頭祇見冢纍纍未尋跨鳳吹簫侶且伴孤雲獨
鶴飛

水調歌頭聯句問訊羅漢

雪月兩相映水石互悲鳴不知巖上枯木今夜
若爲情應見塵中膠擾便道山間空寂與麼了
平生與麼平生了[illegible]不流行　袁　起披衣鏗鏘

漢露幸消冢參千載此事本分明君向乾坤識
易使信行藏無間處處總圓成記取淵冰語莫
錯定盤星　此篇與西軒聯句一本次於第八卷蓮花峯次敬夫韻詩下

考異

次范碩夫題　君道　君一作郡

水口行舟　昨夜扁舟一去作繫雨江邊滿江風浪
一川一作兩湖今朝試捲孤篷看一作蓬窗來母依舊
但一作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封事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夏六月丙子孝宗皇帝即位詔求直言秋八月以應詔上封事是年先生年卅三

壬午應詔封事

八月七日左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臣朱熹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恭惟太上皇帝再造區夏受命中興憂勤恭儉三十六年春秋未高方內無事乃深惟天下國家之至計一旦而舉四海之廣天位之尊斷自宸衷傳之聖子皇帝陛下恭承慈訓應期御歷爰初踐阼曾未幾何而設施注措之間所以大慰斯民之望者

新而又新曾靡虛日其規摹固已宏遠矣然猶且謙沖退託不以聖智自居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天下幸甚臣竊伏草茅深自惟念天下之大不為無人忠言嘉謨宏論讜議計已日陳於陛下之前尚恐不足仰望清光無以少備採擇況區區之愚雖欲效其區區豈能有補於萬分之一哉又惟即位求言累聖相承以為故事則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備故事而已耶抑真欲博盡羣言以冀萬一之助也臣誠愚昧不知所出然

愛君尊主出於犬馬之誠有不能自已者故昧死言之惟陛下留聽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戚休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竊以陛下潛德宮府幾三十年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無一物之嗜好形於宴私無一事之過失聞於中外昧爽而朝嚴恭寅畏仁孝之德孚于上下所以大繫羣生之仰望濬發太上之淵衷以至於膺受付託奄有萬方者其必有以致之矣然則聖躬之過失臣未之聞也今者踐阼未幾而延登故老召

用直臣抑僥倖以正朝綱雪冤憤以作士氣賁飾之私不輸於內帑恭儉之德日聞於四方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行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恨然則朝政之闕遺臣亦未之聞也至於斯民之戚休四海之利病則有之矣然臣竊伏閭閻十有餘年足迹未嘗及乎四方其見聞所及之一二內自隱度皆非今日所宜道於陛下之前者不敢毛舉以溷聖聽至若陰拱噤默終不為陛下一言則又非臣之所敢安也臣聞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

貽哲命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
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
爲之會也又况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
道說有年于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
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爲
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
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爲禍不常生民之困悴
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爲以副生靈
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
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
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昔陛下者我宋之盛也
而今日者陛下之盛時於此而不副其望竊則
祖宗之遺黎裔胄不復有所歸心矣可不懼哉
可不懼哉臣愚死罪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
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
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
不可徧以跡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
若聖學未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
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爲陛下
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
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
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
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
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緝德之初
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
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
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
私獨以爲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
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
以探淵原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
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
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
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
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
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
乎此則內外本末顚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
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
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

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爲六經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

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爲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

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然臣非知道者凡此所陳特其所聞於師友之梗槩端緒而已陛下由是講學而自得之則必有非臣之言所能及者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臣又聞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脩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奥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爲是說者其

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屈以虛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遑謀我而我得以其間從容興補而大爲之備萬一天意悔禍或請其衆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爲哉臣竊以爲知義理之不可爲矣而猶爲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夫復讎討賊自彊爲善之說見於經者不

審詳矣陛下聰明稽古固不待臣一二言之贅姑陳其利害而陛下擇焉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爲而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強自力於進爲而其氣固已渙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發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不然氣爲勢所分志爲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

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爲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虛禮撫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爲區區之虛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爲區區之虛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強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蘊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來

我恃此以自安勢分志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復曠日十年亦將何計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啓敵而自驕所以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爲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子所宜言也且彼盜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驩而不爲

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橫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曾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御戎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

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
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此又不思之
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
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
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
歸于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
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則
我弱彼強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
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
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是豈可不為之

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
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求無他
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
宗之土字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家
臣雖不肖竊為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
以是為請既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
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
申遣使介告諭纂承之意繼脩和好之禮亦若
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遂
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

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
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
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
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熒惑離心解體是乃
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
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遠易以改圖往者不可
諫而來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
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
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苟未渡淮猶
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

釐風俗使吾脩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
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
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遠近中外無不曉然知陛
下之志必於復讎啓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
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完氣飽國富兵
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
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
遲數年之久而理得勢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
請地苟且僥倖以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
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

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戚休
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
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
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
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
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
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
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其事
之利為民之休其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
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

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
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
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
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
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
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能外
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
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
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
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

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之所
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
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
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
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
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
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
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
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

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
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
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
原之地則又有在顧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
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而不
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
然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
也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
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
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伏惟陛下因此初政

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
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畀斷力行以幸天下
則夫所謂不可勝陳之事凡見於議者之言而
合乎義理之公切於利害之計者自然循次及
之各得其所若其不然雖有求治之心而致之
不得其方雖有致治之方而為之不得其序一
旦恭儉勞苦憂勤過甚有所不堪而不見其効
則亦終於因循怠惰而無所成矣豈天下之人
所以延頸舉踵而望陛下之初心哉至於是時
雖欲悔之臣恐其倍勞聖慮而成効不可期也

又況旱蝗之災環數千里陛下始初清明行誼
素過而天戒赫然若此其甚其必有説矣臣愚
竊以為此乃天心仁愛陛下之厚不待政過行
失而先致其譴戒之意以啓聖心使盛德大業
始終純全無可非間如商中宗周宣王因災異
而脩德以致中興也是宜於此三術蚤省而亟
圖之以順民心以答天意以陛下之聖明必將
有以處此愚臣所慮獨患議者不深惟其所以
然之故以為其間不免有所更張或非太上皇
帝之意者陛下所不宜為以啡觀志臣竊以為

誤矣恭惟太上皇帝至公無心合德天地關[illegible]
三紀艱難百為其用人造事皆因時循理以應
事變未嘗膠於一定之説先後始末之不同如
春秋冬夏之變相反以成歲功存神過化而無
有毫髮私意凝滯於其間其所以能超然遠引
屣脫萬乘而不以為難者由是而已本其傳位
陛下之志豈不以陛下必能緝熙帝學以繼跡
堯禹乎豈不以陛下必能復讎啓土以增光祖
宗乎豈不以陛下必能任賢脩政以惠康小民
乎誠如是也則臣之所陳乃所以大奉太上詒

謀燕翼之聖心而助成陛下尊親承志之聖孝
也議者顧欲守一特偶然之迹一二以循之以
是為太上皇帝之本心則是以事物有形之粗
而語天地變化之神也豈不誤哉且古者禪授
之懿莫如堯舜之盛而舜承堯禪二十有八年
之間其於禮樂刑政更張多矣其大者舉十六
相皆堯之所未舉去四凶皆堯之所未去然而
舜不以為嫌堯不以為罪天下之人不以為非
載在虞書孔子録之以為大典垂萬世法而況
臣之所陳非欲盡取太上皇帝約束紛更之也

非貴其所賤賤其所貴而悉更覓之也因革損益顧義理如何爾亦何不可而陛下何嫌之有哉願早圖之以幸天下毋疑於臣之計也若夫戰守之機形制之勢則臣未之學不敢妄有所陳然竊聞之上流督帥物望素輕黥陂失宜效於已試下流戍兵直奔淮甸長江之險與虜共之斯乃古今之所共憂愚智之所同惑臣雖鄙闇亦竊疑之況今秋氣已高虜情叵測傳聞洶洶咸謂或當復有去歲之舉雖虛實未可知然是二者實彊弱安危形勢所繫呼吸俯仰之間

未足以喻其急也願陛下幷留聖意臣不勝大願臣凡愚不學頃歲冒昧叅試有司太上皇帝賜之末第獲叨官祿既又誤聽人言猥加收召適以疾病留落不前今則血氣益衰精神益耗屛居山田未知所以仰報大恩之日敢因明詔罄竭愚衷昧死獻書以聞迂踈狂妄不識忌諱忤犯貴近切劘事機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干冒天威臣無任震懼兢惶俯伏待罪之至臣熹昧死再拜

庚子應詔封事

四月二十一日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提轄本軍界分諸鎮遞角措[illegible]臣朱熹謹齋沐奉疏東向再拜昧死獻于皇帝陛下臣伏覩三月九日陛下可議臣之奏申敕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臣以布衣諸生蒙被聖恩待罪偏壘乃獲遭值仁聖求言願治不間疎遠如此其敢不悉心竭慮以塞詔旨然臣嘗病獻言者不惟天下國家之大體而毛舉細故以爲忠聽言者不察天下國家之至計而掇摘隱伏以爲明是以獻言雖多而

實無所益於人之國聽言雖廣而實無以盡天下之美臣誠不佞然不敢專以淺意小言仰奉明詔惟陛下幸於其大者垂聽而審行之則天下幸甚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

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
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
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
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固已爲
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
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
賦須至别作營求乃可陪貼輸官是以人無固
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
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
水旱則扶老攜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

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
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
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
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
已蒙聖慈曲賜開允蠲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
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
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
之郡之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
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科一色
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恤雖得時於其

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恐亦未
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且愈深愈酷
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
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横潰四出將有不可如
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
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
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
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
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
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

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費州縣皆不容有所
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
兵而朝廷發下離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
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别作名
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斗入斗以
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
二年以至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
移用諸雜名額拋買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
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
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

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自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計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既蹙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患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

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

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之分責州郡招軍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已貲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迭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知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過竊破費與夫

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餉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經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設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役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强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

資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歎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託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効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托之私則刻剥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思鬭以時

而冗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比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以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爲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

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且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

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加耗預借非法科斂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彊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則非臣職之所當及然天下萬事之根本源流有在於是雖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且臣頃於隆興初元誤蒙召對蓋已略陳其梗槩

今請昧死複爲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

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蹙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複土宇則未能北向以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讎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

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暬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保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

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搗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歎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爲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

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臣誠至愚不勝憤懣因伏惟念自頃進對得竭狂瞽陛下不惟赦而不誅其後十八年閒兩蒙收召五被除擢雖臣愚暗自知無用於世又為疾病憂患之所牽留有不得祗拜恩命者然陛下之知臣不為不深憐臣不為不厚顧臣乃獨畏懦藏縮熟視天下之綱紀廢亂生靈困苦至於如此而不能捐生出死一為陛下言之是陛下不負臣而臣負陛下也今者幸值聖明開廣言路而臣官守適在可言之數於此而又不言則臣之罪雖萬死不足以自贖是以敢冒言之伏惟陛下曲加容貸留神省察奮發剛斷一正宸心斥遠佞邪建立綱紀以幸四海困窮之民則臣不勝大幸干冒斧鉞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栗俟命之至臣熹昧死再拜謹言

貼黃

本軍管內去秋晚田旱損去冬地震有聲臣已各具奏聞去訖是後一向闕雨耕牛疫死

今雖得雨恐已後時而牛死不止勢甚可慮伏乞睿照臣昨蒙賜對面奉玉音治天下當以正心誠意為本常竊仰歎聖學高明深達治本如此天下安得不治比年以來乃聞道路之言妄謂陛下惡聞正心誠意之說臣下當進對者至相告戒以為語忌臣雖有以決知其不然然竊深慮此語流傳上累聖德下惑羣聽伏望睿明更賜財幸

繳進奏疏狀

具位臣朱熹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三月九日臣寮奏乞申勑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悉以上聞無有所隱奉聖旨依奏者臣以非材誤叨郡寄竊見管內民間利病有合奏聞事件顧其間有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謹昧萬死具疏壹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貼黃乞至御前開拆庶幾千慮之得有以仰副陛下求言願治之意干冒天威臣無任跼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戊申封事

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

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于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為比其為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為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兢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

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遲回前却懇切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焉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于再下而為臣子者堅卧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

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為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為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佞倖之列方有造為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為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詐陰計又有甚於

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為使臣輕犯其鋒而後悔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徒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

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
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
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
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
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
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
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
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

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
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
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
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
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
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
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
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
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
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
之別者何哉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
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
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
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
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
不及之差矣又嘗讀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夫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人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
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之故爲仁者必有以勝其私欲而
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也心德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

之仁者然其機則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
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支論其所以用力之方如此以乞聖照然邪正之
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
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
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
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
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
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
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
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

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
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
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
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
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
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
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
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
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
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
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
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
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
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
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
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
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
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
也臣竊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讀者不知三代人主

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聖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其
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
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
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
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
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
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脩之家者恐
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
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
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

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
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
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
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
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
復用乎且如向來王抃管建軍欽奉几筵之命遂
近侍闔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
播于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
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
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數顧乃妄

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
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
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
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卽位以來臣下封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既皆不蒙聽納其者甚至或抵罪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事者盡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言之無益徒取辱以以致所言此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稽姑論其大耳不害知此亦以過失之萌人所見故以爲責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必爲常事下不足言正如近年冬雷然當時市之人遠下以爲異然此當同常之理然惟臣愚竊不識前宜故今日猶陳論此人所言而厲道之事幸幸未蒙誅斥而亦未見有所施行此臣竊恐之必使陛下聽斷遠之言而遷其日深防姦幸之人深有所難能者然此事利害乎既陳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爲後聖法也伏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忍而行之天下幸甚
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
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
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
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
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
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
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
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指揮吏亦多出此人之手若抃與川人郭爲諸將交通內侍銜路買官得其指意風諭軍中舉第論薦以求

陛下實將帥之牙儈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自昔鄧尉剝之事亦是此人門外營辦羨務罪人濯鄉言者抵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肯陞名指揮累具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違大倫之爲聖政之累而自此之後遂無使有人敢言諸將之罪者以小人輕重爲戚伯周廬附陛之間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白其氣此於國計深恐未便前代之監蓋亦非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
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
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
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
誹謗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
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

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
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取以薄少號
爲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
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
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
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
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
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
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
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

也哉据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

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竊聞太祖皇帝改營大內諸殿既御正殿洞開重門端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竊謂太祖皇帝不為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間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肇造區夏而垂裕無疆也伏惟陛下遠稽前聖而近以皇祖之訓為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聖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

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脩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

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昨來面奏劄子內一節云伏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爾此具奏伏乞聖照）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

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闕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

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

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謹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

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倣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意之深特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之得失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勉其修德況今皇太子據春宮幾二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所習而亦不熟矣竊恐正心誠意之事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鮮論發其事而或不能自失於取舍之間故臣竊謂涵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更留聖意於此而已伏乞聖照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實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頼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

餙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脩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盍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恠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

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戮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

之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紀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汚廉恥廢壞顚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

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項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贓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

之私君臣之間顧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
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
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
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
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
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
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
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
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
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

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權爲臺諫三四年間
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
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
不與職名從臣近與東議遠帥西蜀一遭飛語
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
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詰山陵諸使獨貴辟
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
遷御史言及鐵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
所言者則雖量加紬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
張近習一事賞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以謂如

此數罪方得功平此誠先舜之用心如無臣於此竊有好焉者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
毋平之一字而言則臣竊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之士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
高下而爲其抑之多寡輕重然後乃得其平苟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以一則是善者常不
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
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
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
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從班之中賢否尤
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俾聖聽者顧亦
隨羣逐隊排連資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
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

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
臣聞古先聖王數求賢入之俾猶而投闕然則今日正亦倖求賢豈置之列位之時而外入則今不
誰懼爲自害乃敢陰爲諫臣公論是非持逢參不其苟然不爲國計欲望聖慈留照宣問陛下
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
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
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
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
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
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
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乃以金珠爲脯醢以

夷務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伏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

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為伏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

引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

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剗州縣舊欠以為侵漏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曾懷以此沖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為不可況今破頓賦重民卒流[illegible]所謂財者又將無有可得之理若不堪[illegible]必[illegible]深害臣每讀大學卒章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言丁寧痛切未嘗不為寒心推陛下少留聖意盛焉陸音以幸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已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

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脫虜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户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惟剋剥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循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

兵屯之與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階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驅其不能者以行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夕而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一作剖）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

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負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負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一事知臣之策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若將帥止如今日却恐使壞屯司已成之功無補將帥矣屯之實且乞指揮趣此水災之後處招流亡并行民屯之策以俟見效仍詔書臣更切詢訪利病之利蠹者條具以聞然後遣事商量及時措置庶幾已成之緒不至動搖輕有廢兼伏乞聖照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緣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今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竊皆以

初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憂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夷虜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堂奧之說已陳於前此向更乞陛下少留聖慮）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臣竊見尋常之人將[illegible]一王至細之事猶必先為規模[illegible]未小[illegible]）

（役所屬之人有所指揮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意況有天下者前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知不先為規摹可守之規以授之乎此事不加虛言其業聖明少加聖慮則當此之明識方一新規摹重整綱紀不可失之機會也臣竊恐措置當萬死伏惟陛下裁赦）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若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

旨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等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顚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旨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晃徒誕妄之說而以爲眞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質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及而所以正心脩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臣聞仁宗時有程顥者與其弟頤同受學於周敦頤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同時又有邵雍張載相與講明遂使聖道闡而後明其功甚大爲儒成學賢不足以寬其經矣高人說夫又以其言吾必論發動由性義有害於已之所焉以故指與怨疾指爲道學而加試尚焉臣已略論於前矣夫出皆假知成以道學爲不矣則是以欲樂此之人異無真俱不學恶如已之於爲而後道於其意耳邪或舅行人心頗辭與所忍章乃至於此此正謂焉父之所湯憂也今義晰等所言之書類哉所於作下試取而覲之聖學高明第者有然相共合而見諸行事者若遂於此朋一言以載章之則征心之放不惟自得而所以正人心亦在是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

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羨其富國彊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彊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

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昧萬死刳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illegible]

說臣之後我知其謬妄無可施行則投閑置散乃分之宜願陛借之恩緩滿足增其慚懼伏乞臣之所說當也竊恐此丁見具所論駁切誤謬尚望伊今故循具奏伏乞聖察伏惟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之所論為一時之弊然其規書實皆治體之要可以得之久遠而曩蓋前聖後聖其府雖異而其為道未嘗不同此臣之言所以非徒有望於今日而又將有望於投來也求速效其微言不敢盡伏惟聖慈儲臣愚忠款其萬死或同皇太子參決之際特賜容采千萬幸甚臣熹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考異

壬午應詔　居官任職（一本作任貞）　上流督帥（一作師帥）

皇帝之意者（一本無者字）

戊申封事　意蓋為此（一作如此）　小註　幸未蒙（一作不蒙）　然猶未能（一作未嘗）　是皆為將帥（一本無為字）　小註　而此人趣操不謹（一作不定）　滅則此屬（一本無此字）　則又曰（一本無又字）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二

封事

己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殺之威養德春宮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

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
儲貳而嚴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
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
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
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
或未悉舉則釁孼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
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
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爲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
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
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

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
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
凡是十者皆陛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
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
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
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
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

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
壹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
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
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
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
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
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
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
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
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
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
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
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
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
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
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
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
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而苞苴不達請

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疏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

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見蜮之可畏則下何

以遠之而求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
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桓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嘗
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
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袛
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力用頤說故
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
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
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
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
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
以新舊而為親疏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
度固已使人惘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
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其則至於沮
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宮府寮屬例得褒
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
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
又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
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
嫉能擠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
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
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
宗之責龐相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
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為四海作主不可
偏與一府恩澤若使令爾重位必使為善
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況有國家者當
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
王溥此其深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
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
不為善而以諂瀆得福者也未有不為惡
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況帝王之生實受

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禱禄之来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来貞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旣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祀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

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

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
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
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
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
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
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
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
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
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
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

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
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
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
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
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
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
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

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
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
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
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
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
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
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
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
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

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
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
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
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
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
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
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
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
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
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

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疆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

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

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祓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

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歛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内帑是致戸部經

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怨嗟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違法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内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宫禁下至胥徒無名冗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内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盡今亦未暇盡爲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按前後目此數當有脩政事以條奏狀一道今肆

甲寅擬上封事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

軍州事兼管内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宫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疏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牧之任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主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威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蠱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爲則

中外之臣雖有奇材遠略亦無所施況如迂愚
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
已有不容不爲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
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
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故所
講明者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
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爲臣
者忠爲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爲言則在廷
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爲言
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爲治者臣

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釣敢言之名
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爲陛下
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
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彊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
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
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
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
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
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
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

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
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
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
爲讒慝者始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
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
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
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
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
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
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

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
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指去物欲之私
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
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
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
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
大虧闕政事之問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
行猶豫遊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
纖微情阻於疎闊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救
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

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抵直擿
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
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復輟
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爲萬乘之主乃不得一專
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爲羣論所迫耳而
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
之初便有姦人造爲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
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忘於爲政一言動
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
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爲嫌其意惟欲陛

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爲
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
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爲危語往來
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
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
遠月疏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愛天
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
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爲群小之姦而
直以爲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
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

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與
問罪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
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
臠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
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爲陛下死其能有補
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
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摧鬱
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
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
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從淮南王少失思慮而尺

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凡而不能容其弟
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
能容其父乎爲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
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
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姦人以謝天下屏斥
群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
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欽仰壽
之信也以爲羨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掌手
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宮也嘉邸也忠陛
下之至者二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酌必

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陋實宗社
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激不
能自已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
陛下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
至臣熹昧死百拜

乙卯擬上封事文不錄

晦庵先生朱文公卷第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劄

癸未垂拱奏劄一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
脩身為本而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
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
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
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
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
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
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
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耳此所謂大
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
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
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
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
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
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
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
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

外以表觀本末殊歸道術隱晦低回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於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朞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臣頑愚抵冒罪當萬死猶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眞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臣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伏惟陛下纘天日之照俯賜開納則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垂拱奏劄一

臣竊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說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雖以陛下之明蓋未能斷然無惑志於其間也臣竊以爲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竊妄謂今日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

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臣請復指其實而明之
蓋臣聞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
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
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
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
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
一己之私也然惟國家之與北虜乃陵廟之深
讎言之痛切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其不可與共

戴天明矣太上皇帝念此讎之未報蹐事天位
不以為樂一旦舉而付之陛下者以陛下聰明
智勇為必能成此志也然則今日所當為者非
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
非人欲之私忿也陛下亦既有意於必為矣間
者不知何人輒復唱為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
劍臣持書以從虜帥而為講和之計臣竊恨陛
下於所不當為者不能必正而重失此舉也且
不知陛下不得已於議者之言而姑為此邪抑
真欲和議之成而為此邪以為姑為此也則既

為其始必慮其終我既請之彼必報之不可以
苟為也且苟而為此欲以何求也哉無補於事
徒害於理臣有以知陛下之不為也以為真欲
和議之成也則議者所謂屈己愛民畜力觀釁
疑敵緩師未為失計者臣請有以議之夫人以
藐然之身位乎天地之間至微也而能與天地
並立而為三者以其有仁義之性而與夫陰陽
之氣剛柔之體同出乎萬物之一原而無間也
古之聖人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豈有他哉
亦順此理而無所逆焉耳今釋然而講和非屈

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逆理之禍
將使三綱淪九法斁子焉而不知有父臣焉而
不知有君人心僻違而天地閉塞夷狄愈盛而
禽獸愈繁是乃舉南北之民而棄之豈愛之之
謂哉且不曰愛其君父而曰兼愛南北之民其
於輕重之倫緩急之序亦可謂舛矣夫子為政
以正名為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而民
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之名而以講好
為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使上下離心中外解
體緩急之間無以應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為

夙興夜寐以脩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懈弛而
不復振矣正使虜人異日果有可乘而不可失
之釁竊恐吾之可憂乃甚於所可喜而信誓之
重名分之素彼皆得以歸曲于我蓋不待兩兵
相加而吾氣已索然矣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講
和之效亦可槩見虜之情僞吾之得失蓋不待
明者而後知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
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
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
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
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
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
豈不誤哉今使者將還大議將決此亦救過補
敗之時也臣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
窮理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體
驗擴充以建人極深詔任事之臣亟罷講和之
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
未嘗少衰雖使虜意效順無所邀索乃是深有
包藏尤足疑畏正宜引義拒絕以伐其謀然後
表裏江淮合戰守之計以爲一使守固而有以

戰戰勝而有以守奇正相生如環之無端持以
歲月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
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旣
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也遠矣臣願
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
而忠孝之俗成於下人道旣得天地之和氣自
當所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
則何事之不可成何功之不可立哉臣草茅微
賤不識事宜獨以所學妄論大計惟陛下擇焉
取進止

垂拱奏劄三

臣聞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後中
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微宣王承之側
身修行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
粲然復興臣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
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
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

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恭惟陛下躬履艱難之運而思所以成中興之功者旣知當爲與所當止之大端矣然而戎虜憑陵包藏不測中外之議咸謂國威未振邊備未飭倉廩未充士卒未練一旦緩急何以爲計臣獨以爲今日之憂非此之謂所可憂者乃大於此而恨議者未及之也臣竊觀今日諫諍之塗尙壅倖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彊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監所行之得失而求所以脩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必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爲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勿治其名庶幾人心厭服夷狄知畏則形勢自彊而恢復可冀矣臣疏遠賤愚褻慢天威不敢罄竭所聞以久稽聖聽而粗擧其端如此伏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辛丑延和奏劄一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嗟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尙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旱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

取實禹死伏願陛下聽断之餘虛心靜慮試以
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
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
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逃其情矣若猶以爲未也
則願渙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
内自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
者無間踈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
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
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
悉令省閲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于聰聽則

矣天人之際譴告所係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
然後兼總條貫裁制臨決畫爲科品以次施行
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
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臣
以孤遠受恩過深圖報無階抵冒至此惟陛下
寬其斧鑕留神財幸臣無任震慴俟罪之至

貼黄

臣遠稽前史近考聖朝以災異求言具有故
事若以至誠行之而實采用其説以革前日
之弊則於消弭天之實所補不細今星文雖已
浸令然銷弭曰今流散之憂在嗣歲伏乞
斷自聖志早賜施行

臣素性踈拙字畫不精衰病目昏尤艱寫染
今以所陳不宜宣洩不免親筆書寫不謹之
罪伏乞財赦

延和奏劄二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
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
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
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

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
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
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
也臣嘗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膺受付託憂
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
悚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爲憂因竊
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爲陛下一二陳
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
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

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
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
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
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
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
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
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
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
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
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

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
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闇猜
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
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
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
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鄙瑣不堪委
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
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
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
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而

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
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
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
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
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
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
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
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
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
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

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
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
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
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
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
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
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
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
以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illegible]
指蹤跡敗露然後其素暱者不免於譴何然

笱変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
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
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
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
兵愁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
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
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
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
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
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

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
至此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
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
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于陛下之前惓惓深
衷實在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
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思
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忠
以脩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
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屛之以永除後
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尚可復

爲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
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
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塡膺伏惟陛下赦其
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
然行之則不唯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貼黃

臣去年所進封事恐元本不存今別繕寫成
冊用袋重封已於閤門投納乞賜聖旨宣索
此劄亦係臣親手書寫自隨筆削前劄已具
貼黃奏陳并乞聖照

延和奏劄一

臣疎繆不材遠跡林野陛下過聽畀以郡符已
試罔功復叨使指誤恩橫被又忝嘉名方具辭
免之間忽於九月二十二日恭被改除之命揣
分量力尤所不堪本欲控陳懇避之誠庶安愚
賤之迹而是非已聞本路紹興府衢婺州水旱
饑荒上軫宸慮竊恐遷延或致誤事遂已即日
拜命具狀申省乞許奏對至十一月二十八日方
准省劄備奉聖旨令臣疾速奏事前去之任臣
聞命震惕不敢稽留即於今月二日洪被上道

至十一日始入本路衢州界問得本州災傷常
山江山開化三縣爲甚而西安龍游次之其婺
州紹興府則所傳又非衢州之比臣不勝恐懼
遂自衢州乘舟取疾以來及節次於本司及被
災州縣會到已行事件乃聞陛下閔勞親御翰
墨戒飭帥臣詞旨深切聞者感涕而前後撥賜
米斛又已二十有餘萬矣仰見聖心懇惻急於
救民而於軍國之儲無所愛惜至於如此甚大
恵也臣猥蒙任使自惟疏拙大懼不能有以出
斯人於溝壑仰副陛下焦勞之意今有管見合

行申請須至畫一奏聞者
一救荒之務檢放爲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
所恃頼未便逃移放之稍寛則民間留得
禾米未便闕之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
不以愛民爲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
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中到帳狀州郡
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旱田收
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著乃是州
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
不爲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爲
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欲聞
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
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一伏覩近降指揮旱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
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
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
後其間或有倚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
以勸諭爲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
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
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來勸諭者

權以去年認數爲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
之數爲準多方詢訪加意考校不得比同
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
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
者則與量添其有因循滅裂徒爲煩擾去
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
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一應募獻米合格推賞之人多被官吏邀阻
乞貢閑有至今未推賞者近雖已蒙立法
約束更乞明詔户部先具見今奏到已未

推賞名件進呈將未推賞人日下推賞行
下諸路州縣有未申奏者限一月內並同
如違許被抑人進狀陳訴更作行遣又上
戶已經去年獻助今年所蓄想已不多共
必依舊格方得推賞則恐無復及格之人
可以獻助欲乞檢會淳熙元年三月二十
四日勑戶部助當到點檢台州措置賑濟
官耿延年所申浙東路賑濟賑糶依湖南
江西米數減半紐計推賞指揮（謂如四千石合補承信郎今減作二千石之類）申明行下庶幾應募者稍得
濟飢民仍勑所司立定保明狀式及令逐
處官司承受應募理賞詞狀文帖並要當
日行遣如將來依式奏到省部却稱文字
不圓及諸處故違程限者官員重加降責
人吏並行決配庶幾富者樂輸貧者得食
實為兩便

一伏覩今歲紹興府已蒙聖慈撥賜米斛十
七萬石訪聞昨來本府抄劄飢民戶口若
自十一月至來年三月約用米八十萬石
方可足用其間固不能保無濫虛數今來
本府節次刪減未知將來定作多少戶口
計度但今所有米數及糶米錢姑以元抄
劄數計之不過得四分之一況又州府見
闕軍儲竊慮不免却將撥賜米斛增行借
兌則所得糶濟米數愈見不多若州府只
據見米措定人口抄劄糶濟則所及不廣
必致人戶流離餓殍上勞聖慮又臣經由
衢州見得本州旱損雖云不及紹興府婺
州兩州然其處水路淺澁冬月尤甚運載
錢米極為艱難本州雖已差官往浙西收
糴然糴本至少所得不多而所費水腳已
不貲矣臣今來欲望聖慈更撥賜豐儲倉
米三十萬石應副紹興府三萬石應副衢
州如無見管米斛即計日今米價支借內
帑見錢令其趁此米價未至騰踴之間前
去有米州郡收糴旋次般載回州其上件
錢米並乞專責本司差委隣州官吏出納
州府不得干預庶免侵兌之弊其已撥賜
錢米亦乞令本司選委本州通判一員同
共主管不得別作支用仍詔守臣疾速措

置收糴軍糧不管誤事其婺州雖蒙撥賜
米五萬石尚恐未足賑濟卻候臣親到本
州相度會計別具奏聞者

貼黃

臣竊聞陛下節儉憂勤規恢遠略內庫
所積錢帛甚多今既天時未順未可興
師而近甸飢荒至於如此伏願聖慈權
其輕重特賜借撥

據紹興府申到撥下諸縣米數總計二
十一萬二千餘石除嵊縣六萬八千餘

石係排日糴濟外餘縣十四萬三千餘
石係間日糴濟竊恐飢民一日止得半
升之米不能存活今欲依嵊縣例排日
糴濟即合更用十四萬三千餘石又聞
官吏抄劄不無漏落又慮流民卻回復
業兼數內所稱措運乃是三摺之數將
來米價日增及有往來腳費風波滯留
不無欠折又本府民貧勸諭所得恐亦
不多須更備米十五六萬石準備添貼
所以約計乞米三十萬石如蒙撥賜今

亦未敢盡數般取如是將來糶濟不盡
卻行回納伏乞詳照

一諸郡荒歉人戶日有流移一切官物不堪
催理其紹興府人戶已蒙聖慈等第
免閣住催唯衢婺州當來失於申奏致人
戶未蒙依例推恩而戶部漕司催督州郡
亦如平日州郡無所從出其勢必取於縣
縣無所從出則人戶必有受其弊者甚失
聖主惻怛哀憐之意欲乞戶部漕司所催
必是指定支遣之數有不得而已者其勢
又不容直行蠲止欲乞朝廷取會戶部漕
司合得諸州解發錢帛之數且於內庫支
撥應副而詔戶部漕司被災州縣所欠新
舊官物並且住催直至明年蠶麥熟後卻
將積欠逐旋催理實作料次撥還內庫決
然不至敢有欠闕其人戶名下新舊上供
官物亦乞明詔州縣未得催理其紹興府
雖已有前件住催指揮竊恐州縣奉行不
虔及將今年檢放外殘零苗米催督嚴峻
亦乞聖慈更賜戒約令其寬假人戶輸納

貼黃

臣續訪聞紹興府雖蒙指揮住催官物
而春夏之間官吏多已先期催足民户
實未盡霑聖恩今體問得本府人户合
納丁鹽錢丁身折帛紬折帛綿本色絹
本色綿五項不以有無產業物力一丁
並納九百餘錢來春即便起催飢餓之
餘實難供納臣愚欲望聖慈將來年合
納錢數預行蠲放庶幾官吏無以作弊
下户實被聖恩有以慰安民心感召和
氣伏候聖旨

一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
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
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
印牓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
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税務不得妄收力勝
雜物税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
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糴自此向後必
多有人興販前來但臣元㑹約束本路州
縣税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税及力勝一節
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
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
依舊法其收糴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
州軍將今年糶過米錢及充那諸色窠名
支撥充應庶幾不失信於客人向後易為
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興販
行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
十道付本司候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
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
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户不同伏
乞聖察

一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指揮雖
已詳悉然而全在官吏遵奉推行然後民
被實惠況今年荐飢公私匱竭比之常歲
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戒敕本路
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
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
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
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
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

暫差權（謂如冶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
例選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負時暫管
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
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樂實利

延和奏劄四

臣比因講求荒政復有二事雖非今日拯救之
急而實異時久遠之利不敢不言今謹別具進
呈下項

一臣昨任南康軍日適值旱傷深處檢放極
擾下戶偶有上人陳說乞將五斗以下苗
米人戶免檢全放當時即與施行人以為
便本路提舉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諸
郡其利甚博近日經由信州則聞玉山一
縣亦得檢官如此措置除上三等戶隨分
減放外下一等戶盡行蠲免通計一縣所
放亦不過共成五分問之道旁居民莫不
稱其平允此最為法之善者而律令未有
明文又今年檢踏已畢行之不及欲乞聖
慈詳酌特詔有司定著為令自今水旱納
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所具最先
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
戶依此施行其州縣差官後時致得旱損
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損田
即與相度地形高低水源遠近比並鄰至
分數檢放庶幾貧民永遠利便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
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
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
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
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
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
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
倉敖三間收貯已將元米陸百石納還本
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
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
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
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
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
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
文人情難疆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
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户有願依此置
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
出等人户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
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
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
數即送原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
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
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當撥還如有鄉土

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
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
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在今日言之雖無
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備久
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其
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
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見浙東路和買絹萬數浩瀚而紹興府獨
當其半舊例自物力三十八貫五百以上人户
均數人户若於輸納多立詭户隱寄物力以避
均數是致見納人户所數愈重其間又有不該
數納田地之數官司不為收落其數非一前後
臣僚申請並蒙聖慈施行而一時有司不能奉
承德意牽於衆說未有定論臣以得之傳聞未
知其間微細曲折不敢輒有陳請然聞一郡之
人無不以此為病擬蒙任使不敢坐視欲望聖
慈特降指揮許臣到官與本路帥臣監司同共
相度限來年二月內要見定論申奏取旨從來

半憂科為始革去舊弊庶幾饑饉餘民得安生
業世世子孫沐浴仁聖之膏澤不勝幸甚取進
止

延和奏劄六

臣昨蒙聖恩往[illegible]兩浙東[illegible]以補
報萬分到任之初即以[illegible]為重
災不[illegible]條具奏聞乞賜蠲[illegible]絹
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五百餘貫[illegible]蒙聖恩開
納即賜施行而有司不能仰體[illegible]引試臣
對補之說以拒其請臣於今年得替之[illegible]又嘗

具奏冀率蒙恩而建今累月未奉進止竊意有
司尚守前說然臣之愚亦有不能自已者謹以
前奏之內最明白者二條復為陛下陳之按本
縣所管廬山一帶多是高巖峭壁穹石茂林其
間雖有些小田段類皆磽瘠寒冷所入不多而
經界官吏起紐稅錢數目浩瀚難以輸納以故
紹興年中守臣徐端輔者因寺院之請減去一
百四十餘貫減之誠是也然初不請命於朝而
輒私減之既又慮夫經稅之或虧也則妄引經
界以前不明文帳將人戶下田亦作中等中田
升作上等亦有徑自下等而升上等者按籍從
畝而橫加其稅計錢一百四十餘貫以陰補所
免廬山稅錢之數中間常有漕臣按臨人戶陳
訴漕司為之張榜約束改正而本軍不復奉行
其後又有人戶曾經戶部陳訴而亦不能正也
臣竊惟國家子愛黎元憂勤懇惻常賦之外一
毫不忍有所多取而下土小臣率情妄作乃敢
以一百四十餘貫之稅無故而妄加於人雖其
除之於山為若得宜而增之於田則悖謬甚矣
故臣前奏欲乞將端輔所減山稅明降指揮寺

與蠲減而其所增田稅却與改正依舊等色起
稅其為事理曉然無可疑者而所蠲之數亦不
甚多不謂有司不顧大體而惜小費乃欲限以
對補之說則是使臣又為端輔之所為而後已
亦未與一利而先起一害臣雖至愚有所不忍
為也今雖已去官守然於此縣疲瘵之民有未
能忘者故敢不避斧鉞之誅復以上聞欲望聖
慈矜閔明詔有司將此兩條先次減免改正其
餘項目臣亦未敢便乞施行悉析蠲免且乞專
委本路監司一員子細相度俟其奏報別賜指
揮至於淳熙六年十月十九日誡臣對補之說
其言吝細鄙狹不達大體無以將順陛下克己
愛民聽言革弊之美意而程奏顯言頒布海內
非所以宣德意而廣仁聲於天下也欲望聖明
并賜追寢自今以來四方內外或有以蠲除為
請者究其虛實而一以法義裁之則彼固不得
以肆其僥倖苟免之計亦何必逆為之限以傷
遠近祈恩望幸之心哉抑古人亦有言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坤廣
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臣願陛下於此深留聖

聾則彼安庸淺俗之言自將深藏遠避不敢以陳於陛下之前矣臣進退妄言犯非其分不勝恐懼戰慄之至取進止

延和奏劄七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狀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勑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并版本九經注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為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逮至國初猶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於會要而咸平三年有勑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又見於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存可覆視也夫以此洞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顧褒崇至於如此則聖意所存至深至遠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有屋廬而無勑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不能無疑於臣之請者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以為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為煩費耳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鬼教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教與無君無父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宮徧滿天下大郡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於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於彼而反疑臣之請於此臣不能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為請伏望聖慈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既以紹承先志撫迪群心又以丕顯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奏劄

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繫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

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備
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民之官皆使略
知古先聖王所以教與教激制刑明辟之大端
而不敢陰為姑息巢報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
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
本意取進止

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
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日縣而達之州自州
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
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繼
符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
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
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
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
選州縣治獄之官今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
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州獄則
今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
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
而近制惟進納癃老之人然後不許注擬此外
則常調關陞雖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
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胥史亦得而為之夫
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公正之人然
之昏繆疾病無著可稱與夫胥史之入官者
有問矣養昏繆疾病之人尚且微祿唯知自
其於獄事豪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
者又或狃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走弄無所
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於
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
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
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
欽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
吏並不許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
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
祿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
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即許監司劾奏罷免所
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別與注
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此
欽恤之意取進止

貼黃

臣契勘縣獄止是知縣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拆換款詞變亂情節無所不至今既未能盡釋鈐法則亦不容無少更革欲望睿慈詳酌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處即用主簿仍遇夫因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祖革舊弊天下幸甚

延和奏劄三

臣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凡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罷復有增加以至于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復敢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遂其舉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僥倖掊克之人輒為比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平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色取之於民以求幸免司存之官雖知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何問顧使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蓋舊輒從為之愈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歎息愁怨果何時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苛癢無細不知抑搔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數內所收經總制錢盡依分數蠲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節用裕民之術計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害

而罷行之以章天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延和奏劄四

臣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悉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切繩之以法則財計闕乏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復並緣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漕錢以補州縣歲計之闕而禁其科罰以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態不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事宜共行措畫逐一條奏以俟聖斷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仰寬宵旰之憂眷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取進止

延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姿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洒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聰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審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恥

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
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藏凡若此類
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
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
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
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
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
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
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為恨也
聞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
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
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
傳寫漏泄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
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
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
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
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討當言責者懷其私
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
也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
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余

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褒
擢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
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
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餽使蕭蘂壯圖宜若可
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
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
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
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
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其所謂
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
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涖政之久圖治之切宜
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
蹉跎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
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
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
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
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利
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
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
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顔之間蓋嘗

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

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浸

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

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家賜對所言大
意與此畧同辭不别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上
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
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輙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
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
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
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事有不幸而至
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
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
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
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唯大聖大賢爲能
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
所以輕千乘之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殞
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之節者亦爲此
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
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
[illegible]散亂之心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

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
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
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
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
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正者矣然自頃
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
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
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
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
爲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
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
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
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
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
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
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
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
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
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

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賜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渙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

以至于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又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監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戇愚不識忌諱罪當万死惟陛下寬之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二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它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俗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鬭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

擇誤及妄庸則臣竊、、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抉策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敘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講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

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
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當用力
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
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
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
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
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
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
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
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
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
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
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
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
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
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
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

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
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
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
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
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
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
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
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
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
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
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
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
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
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
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
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
俛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
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
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
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

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

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彊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幸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三

退一本作裁

臣前任備員潭州兼管荊湖南路安撫司事竊見本路土瘠民貧無他生理而州縣歲計入少出多往往例於常賦之外多收加耗重折價錢尚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昨來諸司察見其弊累嘗蠲減務寬民力連年所放蓋已不貲而州縣起發上供支遣俸給諸色費用尚仍舊額畧無所損況此官司已是狼狽不可支吾或有非泛賞給調發支賜若更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則愈見逼迫無以為計臣近者嘗與潭臣何異備奏全州守臣鶴邈所申乞減添差員數可見一端至於其他州縣大畧往往窘此不唯官吏苟逭目前多方趣辦不暇為國家赤子計而按察之官知其苦不得已以至於此亦不忍盡法按治無由發覺竊念本路東望朝廷遠在二千餘里之外而北據重湖南撫諸峒形勢所關亦非他道之比萬一民貧不堪誅剝一旦屯結自為擾亂而盜賊蠻猺相挺而起則不知議者何以處之臣自到任以至去官僅及三月雖未及詳密究其曲折然其大

勢如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故嘗深以為憂
欲為料理但以召還之遽未暇子細詢考畫一
奏聞今者既蒙賜對又不敢不為陛下一言欲
望聖慈深察一視同仁特詔本路帥臣監司更
以前日全州所申事理通之諸郡並行均節將
大段闕乏去處特與痛加退減指定奏聞取旨
行下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其
間或有不奉詔者亦且無詞以逃其罪則遐遠
之民均被實惠而寬大之恩不但為掛墻壁之
具而已臣奉使亡狀不早上聞以至今日死有

餘罪伏惟矜赦而亟圖之則一路幸甚取進止

行宮便殿奏劄四　侵犯之犯一本作侵

臣昨於去冬伏蒙聖恩除知潭州方具辭免未
及起發即聞湖北猺人侵犯邵州界分及今年
春伏奉聖旨不許辭免臣遂即日就道比及到
官湖北已行進兵攻討賊氣漸衰遂就招降一
向寧帖却據邵州守臣潘燾申到見得從前邊
防全無措置以致小醜敢肆侵犯因條畫到移
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臣與漕臣何異潘
燾所申頗有條理遂行詢究見得委的合行措

置遂已具奏乞賜施行竊計已徹天聽欲望聖
慈明詔大臣早賜處分及何異潘燾在任之日
條元所申日下措置其提刑趙不迂先次申奏
亦與臣等所乞無大異同欲乞并行劄下公共
相度從長區處庶使姦賊畏威邊民安業實一
方永遠之利取進止

貼黃　已伏一作既歸

臣昨招到傜賊蒲來矢等已赴安撫司公參
其人衰弱初無能解但恃險阻致爾跳梁今
已伏降則於事理不得不加存恤欲乞聖慈

行下本司常切照管毋失大信庶幾異日復
有此輩易以招納伏候聖旨

行宮便殿奏劄五

臣伏見潭州城壁昨因虜騎殘破之後剥落摧
圮五十餘年不曾修築近者守臣周必大方議
補砌已蒙朝廷支降度牒一百道賣到錢八萬
貫未及興工而必大奉祠就第臣到任之初即
行照檢其錢已支六萬餘貫買到甎灰見在餘
錢不多不足為雇工犒設之費又元科只擬用
本州諸色軍兵共不過三千餘人竊慮不堪久

役勞苦而其城廣闊中間多有空閑無民居處若盡修築亦無所用枉費工力初已勘定七月下旬起工而偶値小旱繼以霖雨旋遭國哀人情洶洶未敢容易然念興作有緖所買甎灰費錢已多若遂因循便成廢棄亦又可惜故自登極赦後事勢稍定即別委官再行計度擬將其城北面一帶荒僻去處量加裁減向裏別築蓋如此則不唯目今工力易辦將來萬一不測有警亦易防守但未及子細條畫而臣忽蒙聖恩召令奏事竊恐新任守臣未知始末欲望聖慈行下詳審計度如臣妄議有可施行即乞睿旨再給度牒雜役軍民促減北邊近裏修築乘此農隙擇日興工亦爲一方永久不虞之備取進止

乞進德劄子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竊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備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僞容有未盡察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竊以爲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

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君臣進對亦賜温顔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内欝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彊然而未敢遽以

告歸爲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爲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陛下萬一莫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厲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冒瀆宸聽臣無任悃款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黄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彊而元祐館職呂大臨爲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彊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彊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彊弱之禀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臣少時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爲學方有寸進今幷而奏敢以爲獻伏乞聖察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臣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値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恭聞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

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得修
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假日無
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
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至詳悉今別具
奏欲乞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
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
日叠晩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
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叠講一次庶幾藏脩遊
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取進止

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臣前日面奏恭奉詔旨以霜雨之異許陳闕失
仰見陛下畏天省已之意然臣未敢奉詔者竊
見陛下登極之初已下明詔求獻言者甚衆未
聞一有施行今復求言殆成虛語欲乞睿旨令
後省官鎻宿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
行臣嘗蒙聖慈開納再三玉音宣諭如此則求言
之詔不爲文具臣不勝感激欣幸而今已兩日
未見指揮竊慮當時所奏他事猥多又無文字
可以降出是致遲緩今敢再具奏聞欲望聖明
早賜處分庶幾聞者知勸直言日聞開悟聖聰

益脩攻德應天之實莫大於此取進止 十月十七日奏

聖旨差沈有開劉光祖假十日看詳聞奏

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臣伏覩今日瑞慶節前一日宰執率文武百寮
詣行宮便殿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然
竊惟念壽皇梓宮在殯陛下追慕方新乃以此
時講行賀禮臣當以經術入侍帷幄覩此闕失
心實未安久欲奏聞又念疏遠不敢僣越昨晩
忽奉睿旨特令宣引今日晩講仰見聖心虛懷
求善唯恐不及特遇之恩復異常品感激之深
不能自已謹此密奏欲望聖慈速賜傳旨使令
權免其表亦不收接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
並依此例庶幾上廣孝治益隆聖德風示四表
垂法萬世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貼黃

臣今所奏雖已遲晩然群臣班賀於外而聖
主抑而不受益見聖德之盛可爲後世法程

伏乞睿照

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臣迂愚衰賤無以稱人仰荷聖明召從遠外置

之近侍之列與以勸誦之官此豈私於小臣者
哉意者必以其粗嘗講學稍有思慮不肯隨衆
默默或有以仰裨聖治萬分之一也而臣伏自
到闕三獲進對狂妄之言時蒙采納如增添講
日看詳封事不受賀表之屬皆得施行臣竊不
自知以爲庶幾可以披瀝肝膽畢義願忠而無
負於陛下所以收録使令之意又竊惟念服在
內朝實以從容諷議爲職故雖被求言之詔亦
不敢輒同外臣撰述文字以致宣洩但嘗面奏
一二意望陛下自以聖意施行而累日以來竊

觀天意雷霆之後繼以陰雨沉鬱不解夜明晝
昏此必政事設施大有未厭人望以致陰邪敢
干陽德者而臣前日所嘗言之大者尚亦未蒙
省察若但碌碌隨群解釋文義時時陳說一二
細微以應故事則不唯非陛下所以召用愚臣
之意亦豈愚臣所以服事陛下之志哉今有微
誠須至傾竭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
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
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
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

昏定省之願以爲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
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爲屋三數百間外議皆
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爲便安之計不
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
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
習倡爲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
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
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
畿甸百姓飢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
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

爲事而無矜恤惻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
他變不唯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
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
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
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
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
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
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臨未遠甚可懼也至於
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囿
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

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礼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歲遡日一再過宫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遂逼舒緩無異尋常之時徒然而往徒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礼而來實無以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

其聞内禪之説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

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

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又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之徒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柰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

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獼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嘆其交結熒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思諸陵之傍儹那遷就苟且了當既不為壽皇體魄安寧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

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及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覦眩惑之姦而慰斯民飢餓流離之歎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

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曹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

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績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降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

得失之筭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
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
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六臣使詳臣等前
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閒先覔七月之
期次黜臺史之說别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
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
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
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伸小臣愛君憂
國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又竊念臣老病之

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而進對之時
率多遺忘言語精神又不能以自達是以前日
一再面奏所陳數事有未嘗深察者今因入侍
敢復冒昧輒形紙墨伏惟聖明獨賜詳覽而擇
其中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
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臣無任瞻戀懇切皇恐
俟罪之至取進止 乞留中

不受賀表下貼黃

臣又聞前日賀表雖嘗退出而未降指揮今
後合擗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

遷並合進名奉慰并乞聖明先賜處分庶幾
遇事免致失禮伏候聖旨

竊觀天意下貼黃

臣又聞前此雷雨之時累曾地震此十七日
半夜前後其震尤甚八月半聞蜀中大震壓
屋往往傾摧臣雖不曾親見然見者頗多傳
聞甚的聖政方新而變異不止天戒甚明必
有所為并乞睿照

此三事也下貼黃

臣又嘗謂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

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
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
言每事從中批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務其
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外聞
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
暗矣二者之閒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
相遠者伏乞睿照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閒都城之
內忽有黑煙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閒不辨人

物著於面目皆為沙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聞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怪亦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

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以為法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復敢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告而又申敕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

至取進止一本乞留中省覽一本乞降付三省樞密院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臣昨具奏乞降指揮看詳臣庶所上封事已蒙聖慈施行今來竊見看詳官所具進冊其間貼說極為詳備若今因侍經幄面奏指陳庶於聰明實有裨補取進止

乞討論喪服劄子

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敕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

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大行至尊壽聖皇帝至性自天至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務守之永永無斁而聞者遵詔初頒以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執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

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唯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過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書奏稾後

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沒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乞修三禮劄子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亦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擧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

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繫銜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講義

經筵講議

大學（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臣又嘗竊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敘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

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爲世儒誦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爲君者不知君之道爲臣者不知臣之道爲父者不知父之道爲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緖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他求哉臣以無能獲奉明詔使以此篇進講謹誦所聞釋其名義如右惟聖明之留意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臣熹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但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當有以明之而復其初也親程氏以爲字當作新是也其義則去其舊而新之云爾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爲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爲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爲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淸且純者爲聖爲賢得其濁且駁者爲愚爲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爲物者固無以全其所得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爲人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淸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淸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

無物欲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禀之拘矣又以拘於氣禀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

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

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

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修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

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后能得臣熹曰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臣謹按此一節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其所當止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然不先有以知其所當中之地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間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臣熹曰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不遠矣蓋欲治人者不可不先於治已欲體道者不可不先於知道此則天下國家之達道通義而為人君者尤不可以不審是以臣愚竊願陛下深留聖意伏乞睿照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臣熹曰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臣謹按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

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

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彊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為自欺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彊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彊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

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彊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臣熹曰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臣謹按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可一於善而無不實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可致其虛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可不陷於其所偏而無不脩矣身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臣熹曰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臣熹曰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
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
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
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
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
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

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
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
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
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
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
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
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
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
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
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

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
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益
以深矣臣願陛下淸閒之燕從容諷味常存
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
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
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頻
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
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
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
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

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
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
又恐懼而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
庶乎身脩親悅擧而措諸天下無難矣惟陛
下深留聖意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皆大學經文自則近
道矣以上爲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下者以下爲後章前章略提綱領後章細
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極爲詳備蓋
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

下傳文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當俟異日詳究其說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目羅列胸中如指諸掌然後傳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大學之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康誥曰克明德 臣熹曰克能也又有勝義言文王能明其明德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臣熹曰顧謂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通用天之明命即人之明德也言先王之心常欲明其明德如目在夫物不敢忘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臣熹曰峻書作俊大也大德即明德也言堯能明其大德也

皆自明也 臣熹曰結所引書以釋明明德之意皆謂自明己之明德也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不獨此耳凡有一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唯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法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目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

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在我矣其曰克明俊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唯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能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臣熹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戒之辭也苟誠也湯以為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

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臣熹曰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臣熹曰言周國雖舊邦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臣熹曰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警之辭也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瀹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

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爲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瀹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爲舊染之汚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敬日躋者則其語意於日新爲至近而敬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後伊尹復政太甲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爲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

凡席觴豆刀劍户牖盤槃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爲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染紂汙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

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襍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爲昏蔽襍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旣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凋日瘁日昏日瞻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來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臣熹曰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臣熹曰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臣熹曰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

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臣熹曰淇水名奧隈也菉詩作綠猗猗美盛貌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旣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旣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進進不已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喧詩作咺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詩作諼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鄭氏讀作峻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見

能得至善之所由而以贊美德容之盛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臣秉曰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盛德至善之餘澤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爲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爲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爲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爲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爲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爲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爲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舊本脫誤今移在此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

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粹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爲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旣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臣熹曰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舊本脫誤今移在此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己德旣明而民德自新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正經前章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彊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目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也凡此數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爲己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爲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苍而將萎者臣不勝大懼惟陛下之留意焉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臣竊謂此句之上當有闕文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物格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

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故臣又拾遺意而論之曰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是乃書所謂降衷詩所謂秉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氏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載所謂萬物之一原邵雍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聖之與愚人之與物相與殊絶而

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脩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養其德性收其放心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所謂格物致知云者又欲其於此

有以窮究天下萬物之理而致其知識使之周徧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自不容已者而又從容反覆而日從事乎其間以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理皆有以究其表裏精粗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知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凡此

推演雖出菅窺然實皆聖經賢傳之意造道入德之方也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爲尤密盖自其爲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當於冑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爲臣爲子之時故其爲外發肅思慮通明之効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爲尤甚盖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旣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於小學以爲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心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驕其擬議窺覦於後是則豈不反爲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爲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爲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功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臣義切愛君不覺煩瀆下情無任恐懼懇激之至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臣熹曰毋者禁止之辭也人心本善故其所發亦無不善但以物欲之私雜乎其間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爲自欺耳能去其欺則無自欺而意無不誠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臣熹曰如惡惡臭惡之切也如好好色好之切也慊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好善惡惡深切如此則是意常快足而無自欺矣必謹其獨者所以察之於隱微之間不使其有物欲之雜而爲自欺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愼其獨也臣熹曰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小人爲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則自欺之甚也然旣實有是惡於中則其證必見於外徒爾自欺而不足以欺人也君子之謹獨不待監此而後能然亦不敢不監此而加意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臣熹

口言雖幽隱之中吾所獨知之地而衆所共見有如此者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臣熹曰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又君子之所以不可不謹獨而誠其意也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經文誠意之義者也臣又詳說之曰民之秉彝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為而欲為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為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為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者亦禁乎此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為之際此知其為惡而揜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脩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也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

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託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功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本朝太廟制

從後看起

東夾室

第十二室 穆廟廢此廟 高宗欲遷於第十室而 欲遷高宗於第九室而 廢此廟

第十一室 穆廟孝宗於此爲穆廟 欽宗欲遷欽宗於第九室而奉 欲遷欽宗於第八室而 廢此廟

第十室 昭廟高宗於此爲昭廟 欽宗欲遷徽宗於第八室而奉 孝宗於此爲穆廟

第九室 昭廟徽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哲宗於第七室而奉 高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哲宗於第六室而奉

第八室 穆廟欽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六室而奉 徽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神宗於第五室而奉

第七室 昭廟哲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英宗於第五室而奉 欽宗於此爲昭廟

第六室 穆廟神宗於此爲昭廟 仁宗欲遷仁宗於第四室而奉 哲宗於此爲穆廟 欲遷仁宗於第三室而奉

第五室 昭廟英宗於此爲穆廟 真宗欲遷真宗於第三室而奉 神宗於此爲昭廟 欲遷真宗於第二室而奉

第四室 穆廟仁宗於此爲昭廟 太宗欲遷太宗於第二室而奉 仁宗於此爲昭廟百世不遷 欲遷太宗於第二室而奉

第三室 穆廟真宗於此爲穆廟 太祖欲遷太祖於第一室而奉 太宗於此爲穆廟百世不遷 欲遷太祖於第一室而奉

第二室 昭廟太宗於此爲昭廟 太祖於此爲穆廟百世不遷

第一室 宣祖欲遷宣祖於夾室而奉 欲遷宣祖於夾室而奉 穆廟太祖於此百世不遷爲昭 僖祖於此百世不遷爲始祖廟 僖祖欲遷僖祖於夾室而奉 始祖仍舊奉

西夾室 奉藏翼祖 順祖 欽遷僖祖宣祖於此 欲遷宣祖翼祖宣祖於此

見行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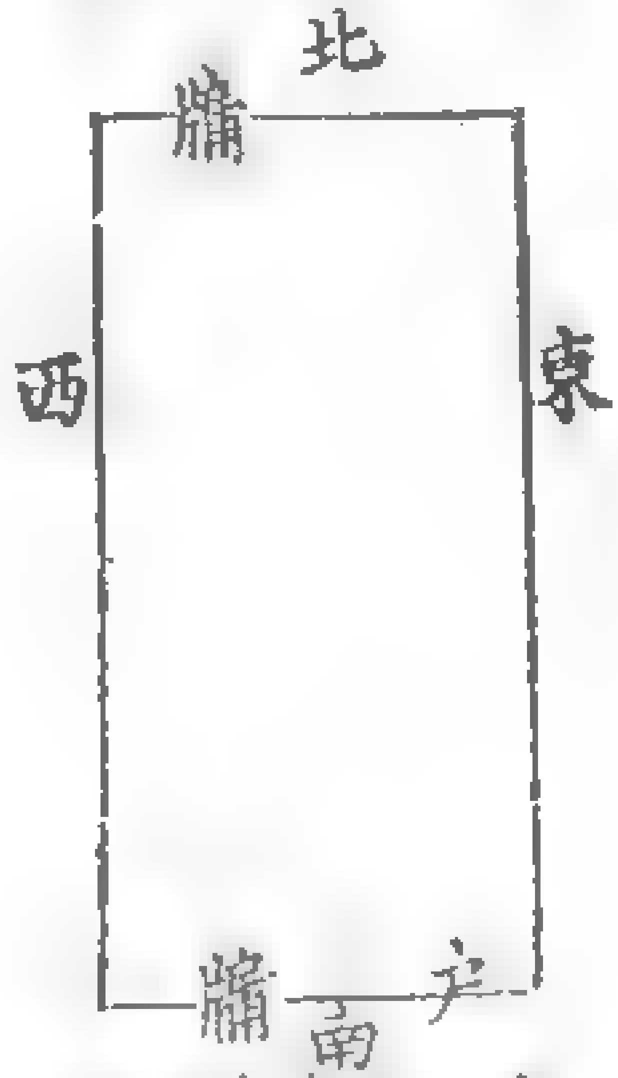
今禮官等議

今熹擬定

室次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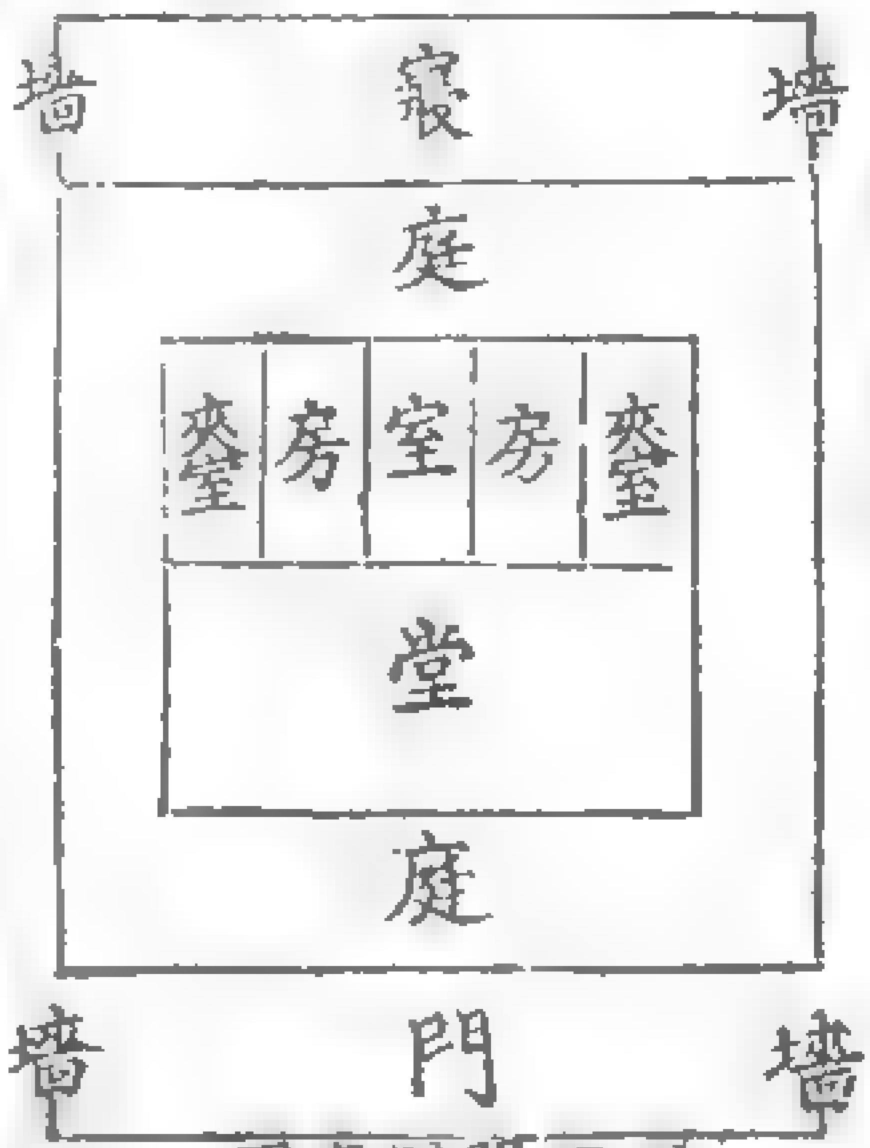
自後漢明帝以來公私廟制皆爲同堂異室所因之未有能改故室之上衆神並列其禮不專昭穆但有南北之辨而無左右之別至更之後雖依古法制祖宗而遷主之際乃從今制而失之室殊無意義又如古制祔廟則穆主不動祔穆廟則昭主不動如今之法則每祔一室而群室皆遷又皆從祭皆於室中今以迫狹而祫祭王皆非禮也神宗皇帝嘗見其非禮命儒臣討論古制方欲爲而未及行衆論皆惜之今日朝廷奇寫於此擇國承廟及此我甚今擬定始就權宜若異時欲復還反係和能復先王之舊則太廟者得其所而英宗宣哲當議太祖之東室矣

古室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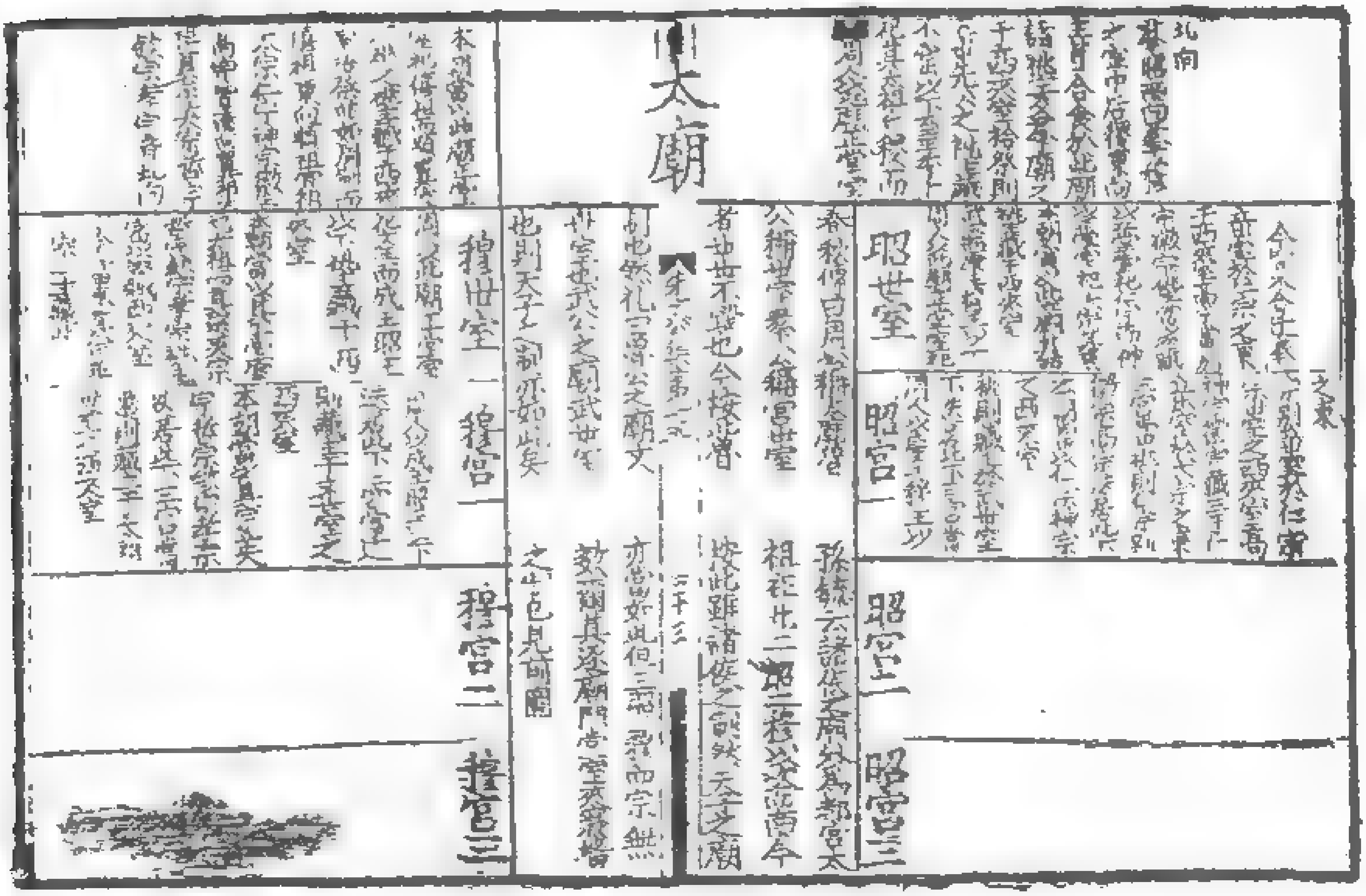
廟室之制皆如此其太主皆在西壁下東向祫則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

古廟制



祧廟議狀 并圖

太廟



見行祫享位次

（此則從前之[illegible]）

哲宗 徽宗	英宗	眞宗	宣祖	順祖	

東　　　　西　僖祖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太祖	翼祖

今禮官所議祫享位次

（[illegible]而不祧[illegible]之室[illegible]非禮也）

高宗 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東　　　　太祖　僖祖　西

孝宗	哲宗 徽宗	英宗	眞宗	翼祖

今擬定祫享位次

（此圖今以廟制未能如古[illegible]於太廟[illegible]二行[illegible]即於室中行禮）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東　　　　僖祖　西

孝宗	欽宗	哲宗	英宗	眞宗	太祖	翼祖

具位
準尚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熹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于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旣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朶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旣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大祖神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毁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于太廟四祖之主祫于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

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彊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彷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祖之樂矣則當愛

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以異於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爲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窋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群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祖之初室順祖爲昭翼祖爲穆宣祖爲昭而藏其祧主于西夾室太祖爲穆擬周之文王爲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爲昭擬周之武王

爲宗而祭于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室
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眞宗爲穆其祧主
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爲昭爲宗而祭於
第四室亦爲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爲穆藏
主如眞宗之制神宗爲昭祭第五室哲宗爲
穆祭第六室徽宗爲昭祭第七室欽宗爲穆
祭第八室高宗爲昭祭第九室孝宗爲穆祔
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爲宗爲世室如太宗
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
順祖以下至于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爲安
而於禮爲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
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
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
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
又善之太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
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
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
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
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
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

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
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熹於此嘗有感焉竊
獨以爲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
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
而一東向之爲順易而無事也熹孤陋寡聞
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
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右件如前并畫到圖子四紙繳連在前謹具狀
申尙書省欲乞并賜詳酌敷奏施行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謹按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者以其嘗
爲君臣使同父子各爲一世而天子七廟宗
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若今日見行廟
制則兄弟相繼者共爲一世而太廟增爲九
世宗者又在數中皆禮之末失也故熹狀中
所擬太廟世數一準先儒之說固知未必可
用若議者乃用今制而反不曾詳考自僖祖
以至孝宗方及十世太祖太宗爲第三世尙
在四昭四穆之中今日祧遷只合依孝宗初
年遷翼祖例且遷宣祖然後爲得乃不察此

而欲一旦無故幷遷僖宣二祖又釐析太祖
太宗各爲一世既與哲徽欽高之例不同又
使太廟所祀其實僅及八世進不及今之九
退不放古之七尤爲乖繆無所據依致使熹
說迂濶多所更改不可施行其議者幷還二
祖析一爲二之失亦合速行改正且還宣祖
而合太祖太宗復爲一世以足九世之數伏
乞詳察

熹既爲此議續搜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
以爲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

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
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
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
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
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
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
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
世俗之儒熹竊詳頤之議論素與王安石不
同至論此事則深伏之以爲高於世俗之儒
足以見理義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

但以衆人不免自有爭較強弱之心雖於祖
考亦忘遜避故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僖祖
則民無得而稱焉遂欲尊太祖而卑僖祖又
見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
議偶不出此而王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
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幷安石所當取
者而盡廢之所以無故生此紛紛今以程頤
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而百年不決
之是非可坐判矣幷乞詳察

面奏祧廟劄子 并圖

	舊制	今議	臣熹擬定
			孝宗
九世	欽宗高宗		高宗 世室
八世	哲宗徽宗	孝宗	欽宗
七世	神宗	欽宗高宗	徽宗
六世	英宗	哲宗徽宗	哲宗
五世	仁宗	神宗	神宗
四世	眞宗	英宗	仁宗 世室
三世	太祖太宗	仁宗	太宗 世室
二世	宣祖	眞宗	太祖 世室
一世	僖祖	太祖太宗	僖祖 始祖
夾室	順祖翼祖	僖祖順祖翼祖宣祖	[illegible]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爲四廟之首累聖尊奉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浸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爲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爲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毁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祧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爲非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辯然其立意不過以爲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始祖而祫享東向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爲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爲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

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己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爲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者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祗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爲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

尤爲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取進止　乞降付尚書省

貼黃

臣竊見今者群臣所議奉安四祖之禮多有未安蓋不遷僖祖則百事皆順一遷僖祖則百事皆舛雖復巧作回互終不得其所安而又當此人心危疑之際無故遷移國家始祖之祀亦惑衆聽實爲非便而或者以謂前日之議已奉聖旨恭依難復更改臣竊詳治平四年三月議者請遷僖祖已詔恭依至熙寧五年十一月因章衡王安石等申請復還僖祖又詔恭依蓋宗廟事重雖已施行理或未安不容不改伏乞聖照

議祧廟劄子

臣前日面奏祧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臣恭承聖訓仰見陛下聖學高明燭見事理尊

事宗廟決定疑惑至孝至明非群臣所能及不勝嘆仰然今已多日未聞降出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竊慮萬幾之繁未及指揮欲望聖明早賜處分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降付尚書省

進擬詔意

廟議劄狀并圖包括古今曲盡底蘊非獨可爲今日之法亦可留備他日稽考不若降出更令詳議如彼說妥便可反覆剖析以盡同異如彼說是此便不當固執如但含胡直降指揮却恐不厭衆心反有輕率偏徇之譏若必不欲降出

再議即當擬定詔意乞降御筆指揮然終不若
再議之為善也其詔意如左云昨因臣僚請遷
僖祖皇帝而尊太祖皇帝為初室將來祫享即
正東向之位當已恭依今復思之殊有未便蓋
太廟見祀九世十二室僖祖自熙寧以來尊為
始祖祭于初室百世不遷遇於享日即居東向
之位已合典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太祖尚在
四昭四穆之內亦未合便居初室亟正東向却
使太廟止成八世而四祖不得合食不若上存
僖祖為初室東向如故而遷宣祖一世於西夾

室太祖太宗仁宗三室亦為百世不遷之廟將
來永不祧毀庶幾有以仰順祖宗之孝心不至
妄減太廟世數且符合食之義以副朕欽承宗
廟之意其　月　日閏十月　日兩次已降指
揮更不施行

山陵議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吏部牒十月九日攢宮覆按使孫
逢吉狀定到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神穴事三
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限三日集議

聞奏臣方欲赴臺集議忽聞朝廷已別差官
前去宣諭即與衆官具狀申省別聽指揮外
臣竊有愚見深恐言之不早有誤大計須至
先具奏聞者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
深仁厚澤浸潤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
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
山之卜累月于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
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
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祖略

苟簡惟欲得於紹興諸陵之旁不惟未必得其
形勢之善若其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
偪仄傷破之餘驚動諸陵之慮雖明知之亦不
暇顧群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
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
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
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
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
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
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

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

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挻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爲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彊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群姓而謂冢宅向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質之則其謬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

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　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向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豈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

致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
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荊大聲者乃
謂新定東頭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
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
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
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
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
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
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
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前

說漏露無地可容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
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其姦心乃欲奉壽
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
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
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昭慈聖皇皇后已用
之矣徽宗一帝二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
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
下宮之屬又已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
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趲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
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

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
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
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
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
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仄於此數步之
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向北之地亦當
且先泛求壯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
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
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
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

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
形勢寬平邃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
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
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
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
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
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
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
一二臺史者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荊大聲
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

並支路費多差人兵轎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校擇一最吉之處以奉壽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寛日月別求吉兆爲上此十字者實爲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爲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誚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爲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幸甚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付尚書省 臺吏之吏恐當作史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六

奏狀

乞蠲減星子縣税錢第二狀 第一狀闕

臣誤蒙聖恩擢畀偏壘自度孱愚無以補報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荒凉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而官吏節次增起税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戸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復顧而之他觀其氣象如癡草浮苴無有根蔕愁歎亡聊深可憐憫是以去年六月曾以此縣税錢利害條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旨而戸部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旨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渴而戸部乃以去歲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對補吏民相顧怜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以爲計然竊伏惟念陛下寛仁勤儉恭己愛民四

方遠近凡以病告無不惻然興念即賜復除㕥
不敢廣引前事且如近者汀州所貢白金歲數
十兩一旦沛然出令舉以丐之了無難色此豈
復責其有所取償而後予之哉惨怛之愛發於
誠心而不可已也而往者議臣不足以窺測天
地含容施生之大德輒爲對補之說以逆沮遠
近祈恩望幸之心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非陛
下之本心也且州郡誠有餘財自當措置兑那
以紓民力豈復敢以此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
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
限以對補之說不附其說則遠務窮民永無蘇
息之期必從其說則勢無從出不過剜肉補瘡
以欺天罔人不惟無益而或反以爲害不惟抑
失陛下愛民之本心而臣之愚亦有所不忍爲
也是以敢冒萬死複以奏聞欲望聖慈特降睿
旨檢會前奏依汀州例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
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五百餘匹
錢二千九百餘貫比之汀州之數未爲甚貴而
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
懇皇恐俟命之至

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會本軍并管屬星子都昌建昌縣自六月以
來天色亢陽闕少雨澤田禾乾枯本軍恭依御
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禱及行下逐縣精加
祈禱去後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申依應遍詣
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水精加祈禱
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有乾損及備
據税户陳德祥等狀披訴所布田禾緣雨水失
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委官檢視本
軍今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田以七月
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本軍除已依條施行外
須至奏聞

乞放免租税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臣伏覩本軍今歲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
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税重民
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
年夏秋二税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
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
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
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兑過乳香度牒錢一

萬斛貫撥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濟米五
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
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四兩然後遺民復得存
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陛
下親降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臣奉職無
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効今則早
田什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得薄收其數亦
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聞耆老云乾道七年之
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
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擾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

給之厚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闔井蕭條
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
憂懼目下軍糧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斛斗
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
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他意外之變又有甚於
前日欲望聖慈早降睿旨許依分數放免稅租
外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
備賑濟則一郡軍民庶幾不致大段狼狽冒犯
天威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照對本軍管屬星子都昌建昌三縣管下諸鄉
自春夏以來雨澤少愆尋行祈禱於五月中旬
已獲感應稍稍霑足逐至高下之田皆已布種
至六月上旬以來又闕雨澤及遍詣管屬靈跡
寺觀神祠諸處淵潭取水建置壇場依法祈祭
龍及修設醮筵禁止屠宰精加祈禱自後未獲
感應其管下民戶陂塘所積水利雖車戽注蔭
禾稻緣亢旱日久兼又風色滲漏是致民田多
有乾槁不通收刈見不住據人戶投陳旱傷不
絕本軍恭依御筆處分嚴禁屠宰精意祈禳及

行下逐縣精加祈禱去後據星子都昌建昌縣
申依應遍詣寺觀神祠及諸潭洞建壇祭祀請
水精加祈禱雨澤並無感應今來諸鄉早禾多
有乾損及備據稅戶陳德祥等狀披訴所有田
禾緣雨水失時早禾多有乾槁不通收刈申乞
委官檢視本軍檢準淳熙令諸官私田災傷秋
田以七月聽經縣陳訴至月終止具錄奏聞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狀

臣熹昨以衰病無能退居田野陛下過聽不忍
棄捐起資散序付以千里民社之寄憖至遲也

而臣疒狀不能悉心營職宣布寬恩馴致旱災
害及民物雖已嘗具奏聞及申省部諸司乞行
賑救今來竊聞接濟飢民事常平司已行措置
惟有軍糧一節利害尤爲不輕而未聞諸司有
所措置竊慮一旦事出意外罪無所逃須至昧
死再有陳奏伏望聖明俯垂照臣契勘南康
軍受納人户苗米計四萬六千五百一十九石
遞年科撥並充上供起發而本軍官吏軍兵一
歲糧廩計當用米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
無科名支撥從來只於人户輸納苗米多收加
耗高量斛面及侵支漕司科撥未盡米斛應副
支遣昨於淳熙五年内奉聖旨令人户自行把
槩見青交量每斛已減斛面二斗及臣到任訪
聞民間猶以所納爲重又行措置減去加耗一
斗所入之數既已不多然若無水旱災傷非泛
支遣更以别色官錢多方糴補亦可僅免乏闕
今者不幸遭此旱傷差官檢放雖未見得分數
多寡然以目所見參之傳聞其勢所收未必及
三四分竊慮將來減放之後實納苗米頭數不
多當此凶年所減加耗斛面又難以復行增起

即本軍官兵所支糧廩委是並無指擬夫民飢
猶能流移逐食軍兵既係尺籍從來仰食於官
豈容一日有所欠闕臣既淺短無術可爲旬月
以來晝度夜思以至成疾雖已略控危衷陳乞
罷免伏念州郡事勢日就危迫又有萬倍於一
身者若不力告朝廷早爲之所而但偷爲一身
之計自求安便則其上負陛下拔擢任使之恩
雖復萬死猶有餘罪故不自揆其踈賤輒敢復
具情實冒昧奏聞欲望聖慈哀憐遠方軍民遭
此旱虐凜然日有溝壑之憂特降睿旨許留淳
熙六年殘零未起米綱及七年合起米綱並充
本軍軍糧及賑糶賑給支用其賑糶米錢候將
來收到别隨綱運解發庶幾一郡生靈若軍若
民皆得以保其螻蟻之微命共感天地造化無
窮之恩更乞憐臣所患心疾不堪思慮又苦脚
氣不任步履早賜罷免仍催已差下人石慜不
候般家接人疾速前來之任使臣得與病還家
待盡餘息則臣之私計亦爲幸甚謹録奏聞伏
候勑旨

貼黄

照對本軍淳熙六年米綱未起僅五千石今
年苗米且約減放七分即所餘合納米不過
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若蒙聖旨盡行撥
賜亦不為多又況賑糶米錢將來續次發納
即與實支之數愈更不多此在朝廷至為微
末而可以救活一郡軍民之命誠非細事伏
乞聖照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具位臣朱　熹

伏覩本路安撫使司牒準奉御筆指揮頃聞
雨澤愆期有妨農務仰本路帥守勤恤民隱
決遣滯獄嚴禁苛擾精加祈禱若未感格即
具奏聞當議降香前來期於必應俾雨澤霑
足寬朕憂軫卿等各勉旃毋怠臣伏讀聖訓
有以仰見陛下畏天之誠愛民之切雖成湯
桑林之禱宣王雲漢之章無以過此甚盛德
也臣輩以愚賤獲奉詔旨謹以騰寫播告寶
之幽明仰憑威靈屢獲感應但其雨澤不至
浹洽均匀目今正是早禾吐穗結實之時尚
多闕水去處又聞湖南北淮西等路例皆

枯旱將來不登或至荒歉即雖移民移粟之
小惠亦無所施臣是以夙夜憂傷不遑啓處
竊以愚見推廣聖訓畫為二策具以奏聞如
有可採乞賜施行庶幾有以導迎和氣銷去
旱災仰寬陛下宵旰之憂惟是不量卑鄙屢
犯天威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臣之所陳謹具
如后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勤恤民隱臣謹已遵
稟施行訖然臣竊聞陸贄有言民者邦
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
本傷其支幹凋瘁而根柢蹶拔矣推此
言之則今日所以勤恤民隱莫若寬其
稅賦弛其逋負然後可以慰悅其心而
感召和氣也臣自去年到任之初即以
本軍星子縣稅賦偏重嘗具奏聞乞賜
蠲減及續體訪到三縣夏料木炭錢科
折太重亦嘗具申省部及提點司其木
炭錢近得提點司保明條奏已蒙聖恩
蠲減二千貫訖獨星子減稅一事雖蒙
聖恩施行而户部行下漕司漕司委官

覈實近日方得回申戶部此事若移以
有司之法必是方多沮難未容便得蠲
減所願聖慈深賜矜憐直降睿旨特依
所乞則此縣之民庶幾復得樂生安土
永爲丁民不勝幸甚臣又竊見州縣積
欠官物已準去年明堂赦書自淳熙三
年以前並行除放而近者上司行下依
舊催督至如本軍雖小而所催除壓額
逃閣外凡一十二項計三萬四千七百
三十三貫石匹兩其他大郡抑又可知
其間所欠雖複名色多端然而皆是赦
恩已放之物今日再行催理不唯仰虧
帝王大信而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蓋
若勒令州縣填備則州縣無所從出必
至額外巧作名色取之於民若但責之
欠人則其間多已貧乏狼狽雖使賣妻
鬻子不足填納而監繫在官無復解脫
之期均之二者皆不足以足用豐財而
適足以傷和致沴爲害不輕臣愚欲望
聖慈特循曠蕩之恩自淳熙三年以前

但干欠負官物不問是何名色凡赦恩
已放若已放而未盡者一切蠲除如有
違詔輒行催理仰被受官司繳連具奏
委自三省看詳將施行官司重作行遣
其被苦人戶亦許徑赴登聞鼓院進狀
陳理依此施行庶幾聖恩下逮民情上
通可以感格和平銷弭災沴惟聖明留
意則天下幸甚
一臣伏讀聖詔有曰決遣滯獄臣謹已遵
稟施行訖然臣竊聞之易曰君子明謹
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
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圓備情
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
疑慮情理可憫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
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
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謹用刑之意
矣然奏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
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
劫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
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

準勑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縣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劫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爲有足憫憐冀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

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覈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則天下幸甚

右謹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借兊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税錢帛狀

臣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乞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內循狂妄伏候誅戮不謂聖恩即垂開允臣與合郡千里軍民鼓舞相慶仰戴天地父母再生之恩雖復捐軀隕首誠不足以仰報萬分之一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措具奏聞外復有危迫之懇須至冒昧以聞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税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户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責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户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匹文袞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兊

倚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五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餘人户所欠錢絹數目尚多而民閒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臣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敢冒萬死復以上聞欲望聖慈更賜哀憐許將本軍今年人户未納夏税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

蠶麥成熟，却隨新拖帶納，庶幾飢餓餘民得保
生業，不勝萬幸。所有臣輒將上供官錢借兑糴
米之罪，敢不併伏，恭俟朝典。伏乞聖慈併賜施
行。臣無任瞻天望聖皇懼懇切之至。

乞撥賜檢放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準尚書省劄子：宣教郎權發遣南康軍朱熹奏，
爲今歲旱傷，除接濟飢民一事常平司已行措
置，惟有軍糧歲用二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並
無窠名支撥，乞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并
今年苗米檢放外餘數，乞盡行撥賜充軍糧及
賑糶賑給支用。奉聖旨：令本路提舉常平司將
所部州軍應管常平義倉錢米通融寬數支撥
外，更許本軍將淳熙六年未起米並皆盡數存
留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內糶到價錢令項樁
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使。其淳熙七年
分，來候見得實旱傷分數，別行申取朝廷指揮。
本軍除已遵稟施行外，今據星子、都昌、建昌縣
申到檢放通計八分四毫四絲，所有今秋苗米
管催四萬六千五百餘石，除放八分四毫四絲，
計米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外，合納米九千九十

餘石。只緣本軍一年支遣米計二萬七千五百
一十三石，政使盡蒙撥賜上項米斛，其於歲計
尚闕支遣。若於數內更令發起，即其狼狽又將
有不可勝言者。欲望聖慈矜憐孤遠，特許盡數
支撥上件放外苗米與充軍糧，則一郡軍民不
勝幸甚。伏候勑旨。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照對本軍今歲旱傷，細民闕食，已行下管屬星
子、都昌、建昌縣勸諭到上戶張世亨等承認米
穀賑糶接濟民間食用，已行下逐縣告示上戶，
依所認數目樁管在家，伺候差官審實監糶去
後。續準行在尚書戶部符，九月十九日辰時準
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會，昨
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勑節文：訪聞湖南、江西
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踊貴，細民艱食，理合
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
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申朝廷，依
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
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聽），二千石
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不係進士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

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
（如係進士補迪功郎）行本軍疾速施行本軍遂恭稟行下
星子都昌建昌縣勸諭承認賑糶米穀之人如
願將來賑濟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
今據都昌建昌縣狀申勸諭到元認賑糶米役
稅戶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四名各情願
依格法將米穀賑濟飢民乞依今降指揮保奏
推賞本軍已行下逐縣告示張世亨等依數椿
管米斛伺候本軍給曆付飢民及差官前去監
轄賑濟飢民請領食用候見的實賑過米數別
行保奏推賞外須至奏聞者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臣熹昨於淳熙五年準勅差前件差遣續奉聖
旨令臣任滿前來奏事臣已於次年三月到任
至今年三月已係成資方欲等候替人前來交
割職事即依元降指揮前去奏事忽於三月二
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江南
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自顧疎頑已試無狀猥蒙
任使恩重命輕未敢遽有辭避已於當日望闕
謝恩祗受訖緣爲替人未到準法未得離任其

元降奏事指揮又緣已有前件恩命兼臣見患
心氣精神不全思慮應對動有差錯不敢前詣
國門聽候進止外伏念臣愚賤疎遠在任二年
凡所奏陳多蒙開納甫及終更曾無績效又蒙
聖恩有此陞擢臣雖至愚然早服父師之訓其
於君臣大義與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粗亦識
其梗槩豈不願得一望天日之光少罄平日愚
忠之萬一顧以衰頹不獲自盡退就田畝死有
遺憾惟是今任職事尚有合具奏稟事件不免
具事狀條畫以聞而總其目如左須至奏聞者

一臣熹狀奏爲本軍星子縣稅錢太重欲乞
直降睿旨特賜蠲減事

一臣熹狀繳連本軍狀奏爲勸諭到稅戶張
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黃澄共承認米一萬
九千石賑濟飢民給賜了畢欲乞不候諸
司保明早依元降賞格推恩事

一臣熹狀奏爲乞降指揮淳熙七年被災之
郡不得催理積欠及將倚閣夏稅特與蠲
放其上三等戶零欠夏稅亦與多作料次
逐年帶納事

一臣竊奏爲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及乞頒
降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
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國子監九經注
疏等事
右謹具如前欲望聖慈特降睿旨逐一施行不
勝幸甚臣瞻望闕庭無任慕戀祈懇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右臣昨蒙聖恩誤畀偏壘自度庸愚無以補報
到任以來夙夜憂勞惟思所以上布聖恩下求
民瘼仰副使令之萬一者竊見本軍諸縣大抵
荒涼田野榛蕪人煙稀少而星子一縣爲尤甚
因竊究其所以乃知日前兵亂流移民方復業
而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
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則復轉徙流亡無復
顧戀鄉井之意其幸存者亦皆苟且偷安不爲
子孫長久之慮一旦小有水旱則徙而之他
觀其氣象如寓草浮苴無有根帶愁歎亡聊深
可憐憫是以到任之初曾以此縣稅錢利害條
具聞奏乞賜蠲減伏蒙聖恩即日降出而戶部
下之本路漕司漕司委官究實復以申部取責
施行百里疲羸日夕仰望聖澤之下流不啻飢
渴而戶部乃以往者議臣之請復下漕司責以
對補吏民相顧悼心失圖臣愚惶惑亦不知所
以爲計者是以默息久之不敢復有奏陳今既
終更不遠郡境又遭去年之旱其憔悴無憀之
態又有甚於前所陳者是以不敢愛死復嬰鈇
鉞而一言之夫以民之貧病至於如此州郡誠
有餘財自當措置究那以紓其力豈便敢以此
等瑣末上勞天聽正爲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
以冒昧有此陳請今乃限以對補之說使遠民
之疾苦不得以上聞而陛下之德澤不得以下
究此殆議者過計之憂臣雖至愚有以知其決
非仁聖之本心也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淳熙
六年十月十九日對補指揮更不施行仍照有
司撿會臣累前奏本軍星子縣稅錢事直賜蠲
放蓋其所捐除不礙上供數外不過紬絹一千
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比於大農之經費
不足以當九牛之一毛而可以少寬百里之民
使得安其生業臣不任祈天瀝懇惶恐俟命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

貼黃

奏為本軍勸諭都昌建昌縣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大學生黃澄賑濟飢民斗斛

照會本軍去歲旱傷至重細民闕食雖有樁管及撥到常平米斛數目不多深恐不能周給遂行勸諭到管屬上戶承認米數賑糶接濟民間食用續於去年十月十一日準行在尚書戶部

九月十六日辰時準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勅中書門下省檢準乾道七年八月一日勅節文訪聞湖南江西間有旱傷州軍竊慮米價踴貴細民艱食理合委州縣守令勸諭有米斛富室上戶如有賑濟飢民之人許從州縣審究詣實保明申朝廷依今來立定格目給降付身補授名目內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illegible]）（選限將社郎聽與）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illegible]解一次不係進士[illegible]）（候到部與免短使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與補迪功郎）（[illegible]）符本軍[illegible]遠近行

本軍恭稟行下管屬再行勸諭承認賑糶米數之人如願將米賑濟切待審究保明申朝廷依今來所降指揮格法推賞去後據都昌建昌縣中數內勸諭到元認糶米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黃澄四名各情願承認米依格法賑濟內建昌縣稅戶張世亨五千石乞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五千石乞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四千石乞補承信郎并都昌縣待補太學生黃澄五千石乞補迪功郎各乞依今降指揮保奏施行本軍遂行下管示張世亨等依數樁米[illegible]收

伺候給曆付飢民差官監轄賑濟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先具奏聞及申本路諸監司照會去訖續據都昌建昌三縣共抄劄闕食飢民二萬九千五百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本軍各印給曆頭牌面置簿曆發送逐縣當職官給散付人戶領於縣市及諸鄉均定去處共置三十五場分差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務監廟大小使臣共三十五員監轄賑糶賑濟及委縣官分場巡察嚴戢減剋乞覓之

弊自淳熙八年正月初一日為始令抄劄到闕
食人户赴場賑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即以常平
米斛依法賑濟至正月内又緣雪寒行下屬縣
將元係賑糶飢民用上件張世亨黄澄等米及
常平義倉米一例賑濟兩日至三月内又慮飢
民艱得錢收糴米斛再自十一日為頭行下諸
縣將已給曆賑糶飢民一例普行賑濟一十三
日通作半月及照得都昌縣止有黄澄一名承
認賑濟米五千石奏所管義倉米會計賑濟不
周本軍遂於建昌縣張世亨等賑濟米内撥米
四千石本軍指置官錢和雇脚夫舟船裝載發
送都昌縣交管分於置場去處責令監轄賑濟
至閏三月十五日終節次據都昌縣建昌縣申
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賑濟過米撮筭
共計一萬九千石星子縣元無勸諭到上户賑
濟米斛即以常平義倉米斛依例普行賑濟外
本軍節次行下都昌建昌知縣逐旋審究的實
賑濟過張世亨黄澄等米數保明申軍去後據
迪功郎監城下酒稅擔都昌縣事孫僑通直郎
知建昌縣事林叔坦狀保明到張世亨張邦獻
劉師輿黄澄賑濟過米一萬九千石委是節次
賑濟飢民食用之數即無冒濫本軍一面差委
從政郎本軍司法參軍陳祖永前去都昌建昌
縣覈實到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賑濟米
一萬九千石委是賑濟過的實之數本軍再行稽考別無冒濫保明是實本軍勘會
得張世亨劉師輿各係稅户張邦獻係應舉省
詩賦終場士人并黄澄係於淳熙四年秋試應
舉省詩賦取中待補太學生第十五名是實其
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賑濟過米數各應
得近降指揮賞格數内稅户張世亨賑濟過米
五千石合補承節郎稅户劉師輿賑濟過米四
千石合補承信郎進士張邦獻賑濟過米五千
石合補迪功郎待補太學生黄澄賑濟過米五
千石合補迪功郎除已具申本路安撫司轉運
司提舉司提刑司照會依條保奏推賞外欲望
聖慈下所屬給降合得付身發下以憑給付張
世亨張邦獻劉師輿黄澄祗受須至奏聞者

貼黄

臣契勘本軍管下去秋種麥甚廣春初亦極
茂盛續次訪聞近緣雨水頗多大段傷損民

聞養蠶亦緣雨濕桑柘不至十分成熟伏乞
聖照
臣契勘除上項張世亨等四家米數已行支
散了畢外續次訪聞都昌縣下尚有滯落人
戶未曾賑濟除已帖本縣知佐審實用義倉
米支散去訖伏乞聖照
貼黃
奏爲乞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
奏黃澄等賑濟早賜依格推賞奏聞事
右臣昨奏淳熙七年九月十三日聖旨勸諭到

本軍人戶黃澄等出備米一萬九千石賑濟飢
民已曾略具畫一奏聞去訖近緣春初風雪寒
凍及三月以來農功將起已帖諸縣將上件米
普行賑濟管內飢民兩次通計二萬九千五百
七十八戶數內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
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大人一斗五升小兒
七升五合足爲十月之糧今已了畢千里之民
既免於飢餓流離殍死之憂無不歡呼鼓舞感
戴聖恩臣亦多方體察誠究委無減隱漏落誑
妄不實之弊已因近降指揮具事狀申本路監

司乞行保奏外竊緣當來勸諭並是臣親書榜
帖分遣官屬再三往復示以朝廷命令官司之
信其人乃肯欣然聽命今臣秩滿非久解罷若
不力爲奏陳早乞推賞萬一他日有司視同常
事巧爲沮卻則不惟使臣得罪於民亦恐朝廷
異時命令無以取信於下本軍不免別具狀奏
欲望聖慈特詔有司不候諸司保明將本軍所
奏黃澄張世亨張邦獻劉師輿早賜處分依格
推賞庶幾民間早獲爲善之利日後或有災傷
富民易以勸率貧民不至狼狽實爲永久之利

臣不勝大願其本軍奏狀縷連在前謹錄奏聞
伏候敕旨
三
右臣輒有愚見上瀆聖聰臣竊見本軍去年大
旱田畝不收幸蒙聖恩減放秋苗倚閣夏稅而
又申詔有司發廩勸分前後丁寧勤勤懇懇凡
所以加惠於無告之窮民者至深至厚以故今
歲開春以來及今已是七十餘日而閭里細民
下不至於大段闕食又幸目今雨澤以時原野
漸潤竊料不過四五十日則二麥可收又四五

十一日則旱稻相繼決不至於復有流離殍殣之禍以勤陛下宵旰之憂矣然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發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今者飢餓之民雖得蒙被聖恩以幸免於死亡然亦類皆鳥形鵠面薾然無異於大病之新起若有司加意撫綏寬其財力則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

復其舊若遂以爲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之功但見其尚能耕犁田疇撑拄門戶而遽欲責以累年之逋負與夫去歲倚閣之官物則是人者其必無全理矣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亦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衆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料稅物者迫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闕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搔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淳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甚饑始蒙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

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懍懍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赦臣之罪察臣之言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覆載之間幅員之內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臣愚賤疏遠不當妄有陳奏實以誤膺委寄職在牧民竊於詔令之間

有以仰窺陛下子愛黎元之心有加無已大懼無以仰稱萬分是以不敢不盡其愚冒瀆天威臣無任恐懼顛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四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迹及蒙聖恩假守茲土到任之初考按圖經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

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真宗皇帝咸平五年
嘗勅有司重加修繕閒因行視陂塘始得縱由
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真閒燕講學之
區而荒涼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
如彼而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罪其
大如此駭懼震慴不皇寧居既又按考此山老
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
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雖本軍已有軍學
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聖相傳眷

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
相聞殄棄彝倫談說空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
王禮義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
希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而已然則復修此洞
蓋未足為煩於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為小屋二
十餘間教養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
畢但其勅額官書皆已燒毀散失無復存者不
敢擅行標牓收置輒冒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
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聖神遺
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為額仍詔國

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
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版本九經疏論
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於以襃廣前
烈光闡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
之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頃年覩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
勅賜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阿馬奏案內小貼子

臣看詳契勘阿馬既與外人通情密謀殺夫自

是不容旁有知證本不敢具案聞奏今準提刑
司牒須至具奏謹按本人所犯懸絕三綱情狀
慘酷聞之猶可酸鼻竊慮有司因循常格擬從
減等之坐有害風教事體不輕欲望聖明洞察
特依常法以警昏愚以正邦法臣等不任大願

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飢民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今歲災傷飢民流移闕食甚
衆恭稟聖訓夙夕究心奉行緣本府山陰會稽
縣人戶不住進狀告訴抄劄不盡漏落不實臣
即已措置專設一局見今呼集耆保鄉司專委

本府當職官敦請鄉官重行隔别審實其在城
五廂闕食細民及流移到府之人本府雖委逐
廂官沿門抄劄訪聞多是止憑廂典合干人多
有不實不盡亦行前來陳訴臣又已送下廂官
審實抄劄所有他處流移到府臣亦已行下本
府與縣令佐約束停房店舍不得多收僦資并
津渡邀滯仍遍行收拾病患飢困及遺棄小兒
就覓閑寺院安著支撥常平官錢收買柴薪藁
薦給衣襖之類修合藥餌醫治煑造三兩等稀
稠粥次第救助仍委請慈悲僧道主管看養所

行非不告戒臣今月十九日據馬林等投狀稱
是嵊縣人事移在本府第一廂居住闕食飢餓
内有馬百四一名扶到臣治所已是飢餓日久
十分羸困纔到不久即便倒死臣即令醫人用
藥灌救移時方得甦醒遂行呼到本廂官武翼
郎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取問元不抄劄供
報因依本官應對不行及先來承受本府牒委
及承臣遣下陳狀並無抄劄事因都應本官委
是不職難以存留在任臣除已先將賈祐之牒
紹興府對移本府指使差遣外欲望聖慈特降

睿旨重賜黜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

狀

臣昨被臨遣備使浙東又蒙聖慈賜以錢會三
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賑濟自謂遭值聖恩隆
厚至於如此其勢必可以救活此道之人伏自
入境以來日據紹興府會稽山陰兩縣人户投
訴抄劄漏落遂將諸縣悉行根括先據兩縣申
到比舊計增二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二口其
餘諸縣尚未申到計其縣分地里之大小户口

決當數倍於此蓋緣當來諸縣抄劄不甚子細
而又涉日既久向之粗能自給者今皆闕食所
以飢民之數日有增加因以此數考按本府昨
來均定所得錢米撥下諸縣之數其為欠闕數
目尚多遂將昨來所掌給降會子等錢除五萬
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更留五萬準備諸州取
撥外即計逐縣大小及已得錢米多寡等第均
給計已支費十八萬餘貫而會稽山陰兩縣自
占九萬餘貫其餘準擬諸縣申到再劄人數別
行均給者共不過一萬餘貫計可得米三四千

若而已事勢危迫不免逐急於鹽司錢內借撥九萬餘貫牒紹興府措置運糴然亦僅可得米二萬餘石而已以兩縣再劄所添計之則此二萬二三千石之米其勢豈足以均及諸縣之人然而兩縣所得一家不過日得一二升一口不過日得一二合而已此皆僅足以苟延喘息而不足以救其死命竊料更加旬月未論不得食者必致殍死而此得食之人亦有羸困不能以自存者矣又況當來計料糴濟止到三月十五日便行住罷已不能給而麥熟猶在四月麥之熟否姑置未論止計從此至麥熟猶有半月餘日無以接濟夫以紹興一郡之飢自臣未到已蒙撥賜米十四萬石錢九萬貫至臣有請又蒙聖恩如此其厚而臣智術淺短不能變通其所施為止於如此竊恐考之於今則徒有賑救之名而無賑救之實要之於後則既已養之數月之久而不免棄之旬日之間徒費陛下軍國之儲數十大萬而不足以稱陛下救民水火之心固臣之無狀死不償責至於減米增賞雖已得旨通行而去年獻助之人至今未蒙推賞度牒

糶米雖已得旨給降而米數太多度牒一道計賞錢千五百緡以此至今皆未聞有應募者則此竊恐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或格於有司拘攣纖嗇之議而不得以下究也臣已與帥臣王希呂同狀奏聞欲望聖慈更賜憐憫再行借撥會子三十萬貫及今糴米五六萬石通融接續措置糶濟而復於此詳具其所以然者以聞其去年本路所奏合推賞人則乞特詔有司直與推賞給降告命付之本州令守臣喚上當廳祗受不須更令官司保明徒為文具其度牒亦乞裁減半價只作百五十千仍再給降三百本付紹興府令臣與王希呂同共措置變到米斛即與書填則人必樂從應募者衆凡此三者儻蒙施行庶幾此郡飢民逐家一日各添得米一二升逐口一日各添得米二三合而逐縣續有劄到漏落户口及流移歸業之人亦得以漸次收拾不至飢死既有以卒究陛下憂勞惻怛博施濟衆廣大無窮之心而草野愚臣亦得以憑藉威靈不負飢民之命千萬幸甚如其不然則臣計已窮終必仰孤任使伏自

到任以來朝夕憂懼精神耗竭四肢緩弱聊復
麻痺竊恐一旦溘然無以見百萬餓鬼於地下
欲望聖慈赦其罪戾許臣罷免使得脫此冤債
歸骨故山亦千萬幸甚披心瀝血干冒宸嚴臣
無任恐懼戰栗之至

奏救荒事宜狀

臣蒙恩將命浙東奉行救恤到官日夕考究求
所以上副焦勞之意竊見浙東諸州例皆荒歉
台明號為最熟亦不能無少損而紹興府之飢
荒昔所未有臣以目所覩回思去歲南康之歉
猶謂之樂歲可也賑救既在所急事體宜先奏
聞今紹興八邑餘姚上虞號為稍熟然亦不及
半收新昌山陰會稽所損皆七八分嵊縣旱及
九分蕭山諸暨水旱相仍幾全無收今除餘姚
上虞稍似可緩外且論蕭山等六縣約其所收
不過十一先次朝廷撥米一十四萬七千石錢
九萬貫并本司前官申朝廷於衢婺州通融撥
到義倉錢三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明州義
倉米五千石數目非不多州郡日夕惟賑濟是
務官吏稍解事者皆奔走不暇雖寄居士大夫
亦不敢寧處不可謂不留意然終未有能救飢
莩之實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獨下户之食而
士子官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陳願預乞丐之列
者驗其形骸誠非得已兼自秋來賣田拆屋斫
伐桑柘鬻妻子貸耕牛無所不至不較價之甚
賤而以得售為幸典質則庫户無錢舉貸則上
户無力藝業者技無所用營運者貨無所售魚
鰕螺蚌久已竭澤野菜草根取掘又盡百萬生
齒飢困支離朝不謀夕其尤甚者衣不蓋形面
無人色扶老攜幼號呼宛轉所在成羣見之使
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視其死亡者蓋亦不少臣
深究其所以然正緣紹興地狹人稠所產不足
充用稔歲亦資鄰郡非若浙西米斛之多又以
和買偏重無巨富之家連遭水旱兼失蠶麥些
小積穀春首勸糶無有存者上户先已匱乏是
以細民無所仰給狼狽急迫至於如此大抵荒
歉自五分以下猶可措置蓋以五分之粟給十
分之人稍行勸分便可苟活今以空匱之郡而
荒及九分則一分之粟既不能給十倍之人而
户口且多所關浩瀚亦有非移民移粟所能補

盼肯臣所目見心思兼詢訪士夫父老皆既知此復約槩田收租之數以證之除餘姚上虞外今將田畝計其歲入六縣爲田度二百萬畝每畝出米二石計歲收四百餘萬又將今再抄劄山陰會稽兩縣口數以約六縣之數則山陰會稽丁口半於諸暨嵊縣而比新昌蕭山相去不遠絶長補短兩縣當六縣四分之一今抄劄山陰會稽四等五等貧乏之戶計三十四萬口四等之稍自給及上三等者不預焉則統計六縣之貧民約須一百三十萬口併上戶當不下百

五十萬計終歲所欲四百萬石米除上供及州用外養百四十萬之生齒日計猶不能及二升之數則所謂樂歲無餘既信而有證矣又約六縣所斷放分數以計一歲民間所收不過十分之一則所不收之米爲計三百六十萬石而所收止四十萬石闕乏之數目如此浩瀚則所謂補助無策者又信而有證矣今將紹興府先所得錢一十二萬八千七十五貫一百文并臣所得三十萬貫除五萬貫諸州申到已無見在又指留五萬貫均給諸州外不過共折米八萬二

千餘石并前項米一十四萬石緫而計之不及其田租所闕十分之一今來措置除蕭山僅能口給半月外其餘五縣以戶計之日之所得固已不過一二升若以口計之則日之所得又不過一二合是僅足以使之皆知聖主憂勞憫恤不忍坐視之意而已若謂如此而便足以救其必死之命則固難指準然遂欲以百三十萬之貧民盡仰官司口以升計麥秋之前九十餘日爲粟百萬石則亦非朝廷今日事力之所及也然臣竊謂有司之力誠有限量而聖主天地

父母覆載生育之心則無終窮以有限之力言之則救護之功撥賜之多誠若不可以有加於今日然以陛下無窮之心論之則豈不欲使此邦更得數十萬石之粟以必救數十萬人之命其忍直以無可奈何處之而熟視其飢餓顛仆於前乎故臣輒敢歷叙其所見聞考驗之實本末如此而別具施行事目以干聖聽惟陛下哀憐財幸意迫情切言無倫次臣無任皇恐俟罪之至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偷盜官米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旱傷飢困及流移之民見今闕食昨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遂差指使保義郎竇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一萬三千石分下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月初七日臣巡歷到嵊縣點檢據嵊縣主簿迪功郎葉栫申承本縣差往三界鎮交量竇克勤請到賑濟米一萬石依應躬親將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較量斛斗交量每斛比少米一升五合又令親隨斗子葉吉等徑自用斛行概意在蠶減升合兼其米盡用糠泥拌和却乃倚恃本府指

使對衆抑捺意欲庇護船梢合干人作弊緣此未敢交量乞施行及據本縣土豪黃彥等列狀陳訴竇克勤押到米斛蒙告示前去般擔並係濕惡夾雜糠泥及每斗不應本場斛斗去後折欠負累不便臣尋取到米樣看視其米多係糠土拌和遂喚到斗子康勝對衆用斛量計每石少欠九升於內量出一斗篩簸內有泥土碎米一升二合并糠一升一合通約所押一萬三千石內折欠拌和之數計米四千一百六十石臣竊惟陛下聖慈天覆矜憫飢民給賜米斛德意至爲深厚然以臣所見嵊縣一帶飢餓之民羸困瘦瘠死轉道路呼號之聲不可忍聞其不免於死亡者已不勝計其竇克勤乃敢輒將官米如此偷盜作踐使飢餓之民不得霑被實惠情理違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通判承議郎吳津逐急用嵊縣斛斗交量發下本縣賑濟仍拘管竇克勤聽候施行及牒紹興府送獄根勘取見著實依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疾速根勘監追所盜米斛送納入官庶副賑濟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

臣自正月四日起發紹興府迤邐巡歷有合奏聞陳乞事件今具下項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兩狀所奏及今所陳事理早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舊歲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庶幾儲備稍豐官吏更敢放手救活飢民其作捺湖埂亦係一縣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并乞特依所乞早賜給降不勝幸甚

一臣初六日到三界鎮見有餓損人口頗多其死亡者亦已不少七日至嵊縣八日至

本縣清化孝節鄉所見尤多飢羸尤甚據
其稱説皆自入九月來闕食至今其死亡
者不可勝數道殣相望深可憐憫臣謹已
再於昨蒙給賜錢内取撥五千貫付紹興
府通判吳津令收拾賑給嵊縣新昌及三
界鎮一帶病困之人庶幾稍獲安存未委
一向死損但恐錢少不足支用伏乞睿照
早賜接濟
一臣初九日入諸暨界所有縣之東南一帶
山鄉所見病損人數絶少問之鄉人云是

去年稍得收成去處却見令佐鄉官稱説
縣北湖鄉一帶接連蕭山病死人多不減
嵊縣臣亦再撥給賜錢五千貫付紹興府
通判劉俣令收拾諸暨蕭山病困之人及
根刷到勸諭上户賑糶米未曾出糶之數
尚有四千餘石已牒通判劉俣及本縣催
促赴場增添人户每户除單丁外更與一
口收糴及有人户陳訴乞借官錢及早修
捺湖埂緣臣曾與郎臣王希吕連狀奏乞
給降米斛未蒙應副今恐失時浸損二麥

耕廢農工已遂急於給賜錢内借撥三千
貫應副所有三項錢米雖已支撥尚恐數
少未足支用伏乞睿照早賜拯濟
一臣十三日入婺州界以後事體續具奏聞
大抵婺州災傷比之紹興府分數頗輕州
縣措置亦似稍有倫理伏乞睿照

奏上户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臣廵歷到婺州界一路飢民頗少本州見將元
撥賜米及勸諭到上户米斛置場糶濟逐日煑
粥以給城市鄉村艱食之人亦已頗有倫緒臣

自入境以來每過米場必親臨視閲其文曆挍
其升斗小有欺弊即行懲戒至十四日到金華
縣孝順鄉第十二都地名十里牌有朱二十一
米場本場即無人在彼糶米據貧乏人户俞九
等列狀哀訴本鄉田産盡實與豪户朱縣尉去
年荒旱本縣給曆令就本都朱二十一米場糶
朱縣尉米養濟且九等每日往來並不曾般米
到來致一村人民飢餓其朱縣尉為見行司到
來却於沿路散榜詐稱糶米施粥及據金二等
陳訴朱縣尉雖在十四都糶米即與朱二十一

塲闊遠二十餘里本人令幹人許浩用昔私升
及濕潤糯碎糙米及將人户官給曆頭擅自批
鑿每七升減作五升五升減作四升又有收下
曆頭不肯付還百端抑遏無處告訴又據人户
周楊朱子智等狀告訴朱縣尉與買産業累
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係出産之家抱
空代爲送納臣尋令人轉喚朱縣尉取問本人
倚恃豪强不伏前來遂委金華縣尉追發據縣
尉迪功郎陸適申依應追喚朱縣尉係極等上
户居屋三百餘間倚恃豪勢藏隱在家不伏前

來竊縁本人家僕叢衆全無忌憚臣又已行下
本州追發亦復不到臣照得朱縣尉係修職郎
朱熙績元因進納補受官資田畝物力雄於一
郡結託權貴凌轢州縣豪横縱恣靡所不爲本
縣昨爲第十二都無上户米斛可糶就近分發
本人在第十二都朱二十一家置塲糶米其朱
熙績輒敢違戾縣道不伏發米前去洎至臣巡
歷到彼又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得
一塲糶米人户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
尅升斗虛批曆頭姦弊非一所稱散粥亦是虛

文曰以一二斗米多用水襍煮成粥飲來就食
者反爲所誤狼狽而歸凡其所爲無非姦狡切
害之事及至官司呼喚又敢公然抵拒首尾三
日不肯前來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
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朱熙績重賜黜責以爲豪
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

臣昨按視紹興府嵊縣諸暨縣巳具事目奏聞
訖續於正月十一日入婺州浦江縣界歷義烏
金華武義縣由蘭溪縣界入衢州龍遊西安常

山開化江山縣今有合奏聞事謹具下項

一婺州諸邑蘭溪水旱相仍被災最甚金華
次之而境内馬海白沙一帶爲尤甚其他
又次之惟永康一縣爲稍輕大槩通計比
之紹興府諸邑事體殊不侔然諸縣措置
不無乖謬以臣所見武義坊郭巳有飢民
而訪聞蘭溪金華山谷之間流殍巳衆牽
今守臣錢佃頗能究心料理專委通判一
員往來檢察請到鄉官五員日夕商議計
當不至大段闕敗臣尚恐其所有錢米不

廷支用已於昨蒙聖恩所賜錢內取撥台
州衢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本州糴米
糶濟伏乞睿照
一衢州常山開化水旱最甚江山次之西安
龍游又次之通計其實不減婺州但緣當
時州郡吝於檢放常山開化係災傷極重
去處而常山所放僅及一分六釐有奇開
化又止一釐一毫而已故支索之間但覺
災傷輕可而兩邑之民陰受其害不可勝
言聞得歲前死亡已多今之所見羸餓之

民亦有甚於婺州諸邑者西安雖輕於兩
邑而聞芝溪一源向來僉七僉八作過去
處人民已極困悴加之守倅皆已遍替吏
民解弛無復條貫臣竊憂之已輒行下本
州所得朝廷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
萬石專充賑濟專委曹官兩員鄉官三員
分縣措置收拾飢餓羸困之人免驗支給
伏乞睿照
一婺州諸邑有災傷稍重而巡歷未到處回
程當一一點檢別具奏聞伏乞睿照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奏狀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臣昨蒙賜對輒論州縣檢放災傷不實之弊伏
蒙聖慈開納即降睿旨令臣詢訪不實最多去
處按劾施行臣恭稟聖訓伏自到任即行詢訪
大抵本路被災諸郡檢放分數多不盡實而衢
州尤甚蓋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朝散郎李
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差官驗
問既得其實反爲李嶧執稱無水而其親戚方
在政路曲爲主張遂再下提刑司體究欲以遂
其姦詐幸所差官不肯曲從方欲具以實聞又
爲李嶧生事把持至今未竟及既遭旱嶧又妄
申諸司稱民不闕食未至流移後來甚不得已
然後差官檢視所差之官受其風旨旱田之旱
例不爲檢晚田又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
甚通計無慮七八分而嶧乃只作一分六釐減
放至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而其所放則又僅
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之境水痕尚
存高岸民居皆至半壁山谷之人採取蕨根以

充飢腸羸瘦萎黄非復人貌歲前雨寒死亡已
多而李嶧恬然略不加恤對臣依舊慿諱堅執
舊說其於荒政全不留意但知一味差人下縣
督責財賦急如星火所蒙聖恩撥賜米斛共六
萬石不爲不多而至今日久並不科撥下縣亦
不曉諭民間諸縣官吏尚有初不聞者况於窮
民何縁得知聖主天地涵育之恩加以病昏不
能視發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
政不修而已也臣既奉聖訓詢訪見得上件事
理不敢緘默以負委寄敢昧萬死按劾以聞伏
惟聖慈早賜處分

奏請畫一事件狀

臣今有合具奏請事件謹具下項
一臣昨爲紹興府米斛有限飢民日衆向後
日月尚遠竊恐無以接續糶濟仰貽宵旰
之憂曾具奏聞乞再給會子三十萬貫及
盡推去年賞典并減度牒米數至今日久
未奉進止今到衢婺見得兩州元係災傷
稍輕去處而糶濟之備可接初秋紹興係
災傷最重去處而糶濟之備反不能盡春
月將來青黄未接必致狼狽無可疑者欲
望聖慈檢臣前奏早賜處分庶幾有以接
續糶濟不棄前功不勝幸甚
一臣昨到婺州爲見豪户脩職郎朱熙績不
伏糶米抵拒官司曾具奏聞乞賜行遣今
據婺州申到本人居鄉豪横不法事件條
目猥多不敢復具奏聞已條具申尚書省
去訖其人多貲力能使鬼伏乞睿斷早賜
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
江浙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户今
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
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
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
米斛通行賑濟謹已即時行下州縣遵守
施行去訖續據紹興府新昌縣申今年以
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
二稅臣亦已申省欲乞明降指揮未奉回
降今來巡歷見得州縣奉行果是互有不
同蓋有以今年以前爲七年者則八年四

等五等夏秋殘欠依舊催理有以今年以
前爲八年者則八年四等五等夏秋殘欠
悉已住催蓋緣本文未明致此差互臣亦
未能別其是非然竊以謂治財思予寧過
於厚渙汗之號有出無反欲望聖慈明降
指揮將八年四等五等殘欠併行住催仍
乞令臣督其奉行不如去者庶幾雨露之
澤均一霑被不勝幸甚

一衢州守倅並各任滿在即欲乞特降指揮
催促已差下人前來赴任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近承蒙賜對奏論州縣檢放不實令臣詢訪最
多處按劾臣詢訪得本路州縣檢放類多不實
而衢州爲甚衢州檢放既多不實而開化一縣
又爲尤甚已節次奏聞外今取會到本州元差
監戶部贍軍酒庫成忠郎張大聲前去檢視及
差龍游縣丞從政郎孫孜覆實逐官自當從實
檢視減放却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不以恤民
爲念不曾逐一親詣田頭檢視輒敢數目減裂
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
放是致被災人戶困於輸納追呼監繫決罰之
苦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無從得食歲前寒
死亡甚衆有傷聖朝子育黎元救恤災患之意
逐人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
將張大聲孫孜並行重賜黜責以爲日後附下
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乞賜鐫削狀

臣昨以職事權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照諒
已蒙復還名與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
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由臣前

日聞命之際震恐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日
今雖已一面多方措置收拾救濟然前日之罪
已在不赦之域加以蹤跡孤危風采銷挫竊恐
無以號令州縣卒副使令顧獨惟念飢民生死
之命在此數日之間恐勤宸慮未敢再乞賜擺
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次鐫削候救荒
結局日別行竄責庶允公議

乞給降官會等事仍將山陰等縣下五
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狀

臣恭被聖恩復祗官次今有職事須至奏聞謹

具下項

一臣自衢婺州復回紹興府界竊見衢婺災傷比之紹興分數殊少而兩州公私本皆富實賑恤之備足至秋成惟紹興府災傷極重所費不貲目今已是非常狼狽而考其後日之備乃不能盡三月而止竊恐新麥未登之際尚有闕乏之患而下田之麥亦有遭雨浸損去處又已無復食新之望其豐熟處常歲所收亦不過可為兩月之計五六月間青黃未接之際此必復有以

勞聖慮者若至其時方作處置竊恐復有緩不及事之歎如欲及今講究早為措畫則臣昨累具奏所乞數事今皆尚可行也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者已蒙節次施行近日遂有婺州進士陳夔詣臣投狀陳乞獻助二千五百石訪聞浦江等縣更有一二家亦欲陳獻此亦可見不吝恩賞之效今若更賜指揮催促省部盡行推賞使無一戶之遺然後鏤板開具頒下諸州廣行曉諭則其慕而效之者當不止此而已

也其二乞減度牒米數亦已蒙減五十石此則恐所減太少未足多致米斛蓋度牒本價止四百貫適今之宜更合少損以濟飢民乃為得策不當反高其直使礙日持久卒無所售以誤指準也其三則臣嘗與帥臣王希呂同奏再乞撥賜錢會三十萬貫而未蒙開允也此固無厭之請宜不足聽然紹興之民不幸罹此非常之災父老相傳以為數十百年所未嘗有而陛下所以扶持救恤恩勤備至亦數十百年所未

嘗有今其不能免於死亡捐棄者已無可言其幸得延殘息以至今日者豈可不為終惠之計而使之旬月之間頓至闕絕以棄前日之功哉抑官會出於印造非有鼓鑄之勞見今通行輕重之權與見錢等雖使更散三數十萬亦未遽有害於流通也況以陛下之至仁至聖夫豈有愛於此而輕百萬人之命哉且又紹興累年荒歉常平錢米日下支散無復一文一粒可為將來久遠之備今此所乞若蒙聖慈依數撥

賜則亦非惟可救目前之急萬一支遣不
盡又足以接續收糴更爲後日之備其利
尤不細也凡此三者乞留聖念早賜施行
庶幾緩急不至誤事然臣尚慮麥前急闕
收糴未辦所以助不多有失賙救竊見本路
諸州常平義倉米斛尚有餘剩未支遣處
欲乞特降指揮許臣照應移用條法量行
取撥尤爲利便
一臣昨具奏乞照應元降指揮明降審旨住
催淳熙八年四等五等殘欠官物未蒙施

行而後來戶部勘當止將淳熙七年終殘
欠住催於是州縣目前雖已將八年秋米
住催者皆復追催其未放者則其催督愈
益嚴峻臣於此時適以俟罪不敢復有陳
論然竊獨病其深失朝廷命令之體其後
乃聞軍器監主簿李嘉言請以臨安餘杭
兩縣四五等戶八年苗税比附衢饒州例
亦行住催而陛下可之則又有以知凡此
戶部之所行者皆非陛下之本心也蓋所
謂四等五等戶者非他也乃今日蒙被饑

濟之飢民陛下所爲焦心勞思傾囷倒廩
而拯之於瘡痍之中者也夫以救之如此
其懇而循常習故有所未至其肯使州縣
之吏追呼禁繫加以鞭撻而速其死亡也
哉況今本路災傷紹興爲甚比之衢饒兩
州臨安餘杭兩縣事體有甚不侔者若蒙
矜憐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
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
税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遂都
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

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俟秋
成日併行帶納則初不失縣官之入而足
以少寬飢民目下之迫免致流移死損不
勝幸甚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税和買役錢展
限起催狀
照對紹興府諸縣去歲水旱相仍田禾損傷人
民飢餓幸賴聖恩給賜錢米廣行賑救以至今
日二麥既已成熟民之幸免於死亡者亦稍蘇
息全藉官司存恤休養方可安業今不住據屬

縣第四第五等人户列狀陳稱災傷之餘生理未復竊恐和買役錢夏稅紬絹準例起催乞特與具奏放免一年臣照得人户夏稅紬絹係是朝廷常賦難以放免外惟是起催省限在五月十五日竊見下户今春之食蠶甚少二麥雖熟亦只得供給口食尚慮將來青黃未接更有闕食之患所有稻田又方蒙聖恩借給秧本始得布種向去早禾成熟尚遠若或依限便行起催竊慮細民未有可以送納不免追呼之擾却致逃移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紹興府最荒蕭

山諸暨嵊縣會稽山陰五縣第四第五等户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與展限兩月起催庶幾新穀成熟之時可以送納所有上三等人户自從常年條限催理如蒙開允從臣所乞則上既不虧縣官經常之費下可少安飢餓羸困之人誠為兩便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伏覩四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紹興府蕭山諸暨會稽山陰嵊縣五縣并嚴州諸縣各為去年水旱最甚可將第四第五等人户合納今年夏稅和買役錢並特與展限兩月起催內有願依條限送納之人聽從其便仰見陛下愛育黎元天地父母之意臣竊慮州縣奉行不虔仰稽春澤即已鏤版多印小榜徧下紹興府五縣曉示去訖臣訪問本路被災州縣知通令佐多有只見蠶麥稍熟便謂民力已蘇遂於此時催理積年舊欠上下相乘轉相督促使斯民方幸脫於溝壑之憂而一旦復罹追呼失措因繫之苦甚可哀痛況今

疫氣盛行十室九病呻吟哭泣之聲所不忍聞若其官吏更加殘擾臣雖已行下諸州及通判約束外尚慮未能禁戢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被災最重州縣如紹興府衢婺州且據今年合納官物照應三限條法勸諭人户及時送納其積年舊欠直候秋冬收成之後逐料帶催庶幾飢餓餘民得以存活其溫台等州去年災傷雖不至甚然亦不為樂歲并乞同此指揮戒飭官吏不得意外生事妄有騷擾則一路生民蒙被德澤不勝幸甚臣以

狂妄由荷優容偶有所聞不敢不奏冒瀆天
威臣無任戰栗俟罪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推賞獻助人狀

臣昨具奏乞依前路撥台州措置賑濟官耿延
年所奏將本路獻助糶濟米人戶比乾道七年
糶濟賞格特減米數之半優與推賞已蒙聖恩
開允特降指揮依臣所乞將諸路州縣人戶願
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糶濟減半推賞
臣當即恭禀施行節次勸諭到婺州進士陳夔
等各赴本司及紹興府入狀情願獻助米斛本
司與紹興府各已差官交量或已就行散給去
訖臣已具安撫轉運司連名具狀申尚書省及
戶部乞照　乾道七年及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
日指揮推賞外今來竊恐有司將同常事未即
推恩致使失信本人無以激勸來者欲望聖慈
特降睿旨依已降指揮將陳夔等特補合得官
資庶幾有以取信於民將來或有災傷仍得勸
諭實為利便開具逐人所獻米數合補官資畫
一下項

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準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
郎
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準淳
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
學
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圭獻米二千石準淳
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上州文
學
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玠獻米二千五百石準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三日指揮合補迪功
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照對臣昨據衢州知州朝奉大夫沈崈一申今
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適當荒歉之後財計匱
乏別無可以措置已申明朝廷乞於豐儲倉内
更給助米二萬石以濟支遣本州四月合散官
兵米四千餘石未有指擬逐急於常平義倉米
内權行借兌合有擅支之罪除已具奏乞賜恩
分施行外申本司照會本司契勘衢州見管常

平義倉米數不多其災傷之餘尚慮新陳未接之際細民闕食準擬接續濟糶設欲借兌自合申聞朝廷聽候回降又不聞本司知覺輒行擅借四千餘石支散官兵有違條法遂申尚書省乞劄下根究驗勤本州擅支借官吏照數補還元舊窠名椿管去後又據衢州申再行借兌義倉米支散五月分官兵糧米本司契勘衢州設有欠闕即合措置於別色米斛應副今來本路州軍見管常平米數不多本司尚且申奏朝廷乞給降錢會收糴若或容令州縣違法侵撥萬

一不測有誤指擬再具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依法施行如是本州軍糧委實欠闕即乞別行應副夫後未蒙劄下近覩已降指揮衢州守臣已行放罷臣伏緣在法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即擅支借移用以違制論臣竊惟常平之法所以準備災傷廣行賑給民命所係利害非輕所以祖宗以來立法之嚴至於如此而議者不以爲過以爲久長緩急之計非苟徇目前姑息之私者所能知也今衢州當職官不能計度軍儲應副支遣而坐指常平儲蓄之備以爲一時

之用雖原其情實未必有他情弊而隳廢法度耗散儲蓄漸不可長故臣昨來不敢便具奏劾只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依法施行並謂朝廷必須薄行責罰以戒後來今乃一無所問亦不略行戒約即在本司何以約束諸郡況今來旱勢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轉運司差出官員自彼回來說城中米價已是七十文足一升兼本州水路淺澁卒難般運他處米斛將來糶糴全仰見管常平義倉米斛尤宜愛惜不可違法妄有侵耗欲望將本州當職官吏略加責罰或

念其委實欠闕軍糧即乞朝廷別行應副嚴行約束今後不得輒將常平官物妄有侵支實爲久遠之利伏候勑旨

奏蝗蟲傷稼狀

貼黃

奏爲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入境臣親到地頭田間看視委有咬傷稻苗今與知紹興府王希呂詢訪祈禱打撲焚瘞奏聞事

具位臣朱　熹

臣昨於今月初四日聞得紹興府會稽縣蝗

蟲蝻多即遣人走探昨已據所差人孫勝回
報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
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等其地頭村人皆
稱蝗蟲遇夜食稻臣已具事狀并大小蝗蟲
二色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去訖臣遂即時乘
船出門向曉至蝗蟲地頭廣孝鄉第十都第
十七都同會稽令尉步行親到田間看視其
蟲大者不多小者無數集於稻苗之上其未
結實者並葉皆為所傷其已結實者穀皆
為咬落委是為災去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

錢一百貫文付會稽縣募人打撲赴官埋瘞
本司亦已支錢一百貫文付縣添貼收買據
本縣申兩日內已買到七石三斗八升五合
臣亦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祈禱打撲焚
瘞外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御筆回奏狀

御筆
覽奏知紹興府界蝗蟲頗為災朕心憂懼今不
欲專遣使人降香一合付卿等宜即廣榮分
詣祈禱又聞蝗之小者滋育甚多可更支賞
召人收捕務速殄滅毋使遺種以為異日之
害故茲札示當體至懷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具奏紹興府會稽縣廣孝鄉蝗蟲臣已
同本府發錢專令本縣令尉親詣地頭召人
捕獲收買焚埋每得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
小者每升給錢五十文續奉御札令臣分詣
祈禱更行支賞召人收捕務速殄滅臣恭稟
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王希呂就府治設

醮祈禳又發錢出牓曉諭於先支賞錢之外
更行倍加增貼召人收捕仍差茶鹽司幹辦
公事沈大雅前去監視督責及敦請鄉官二
員同縣官分頭給賞收捕今據申到截今月
十三日通計收到大蟲一石五斗三升六合
小蟲二十五石九斗三升九合並已埋瘞目
今尚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臣續又見諸暨
縣寄居與投詞人稱紫巖鄉亦有飛蝗在境
臣即已專委本縣令佐親臨田陌子細從實
相視如委的實即從會稽縣所行召人支賞

收捕焚埋去外臣伏為本路所管衢婺等六州今歲旱損比之紹興其災尤甚本欲取本月上旬起離前往親行檢視須備賑恤正緣收捕蝗蟲未盡未得起發今不住據逐州縣接續申到事理委是大段緊急不免定取十五日起發前去經由蝗蟲地頭更行督責取見殄滅次第然後取道嵊縣山間至婺州界迤邐前去節次有合奏聞事件續次申發所有上項事理須至先具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謹奏

貼黃

臣竊聞旱蝗之災過貽聖慮夙夜焦勞至忘寢味臣雖疎賤不勝感泣震懼之至今由前去災傷州郡敢不究心竭力周爰咨詢庶有以仰稱明詔之萬一但前奏乞錢數事欲望睿旨早賜施行臣雖未到諸郡近日提刑傅淇張詔自彼來歸其言所見委實災傷至重尚慮臣所乞錢數少不足周給臣緣未經目見不敢再具懇請且乞早賜指揮依臣前奏應副施行庶幾前路所到州郡便可布宣德意指約收糴以慰飢民之望若不得此寬恩措手之處將來坐視陛下赤子流離溝壑匪躬萬死不足贖罪伏乞睿照

臣去年到任已是深冬狼狽急迫措置不辦只得將所蒙給賜錢米計口分俵誠為可惜今來雖是災傷然日月尚寬足可措置臣已行下逐州通判檢計有合興修水利去處將來廣募飢民給食工作唯是老弱殘疾婦女之類無依者方與賑給庶幾不至又似去年虛費官物伏乞睿照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昨為本路旱傷祈禱不應累曾具奏及申尚書省乞為敷奏早作防備近準省劄已蒙聖慈特從所請支錢於明州置場糴米而又伏覩陛下發自宸衷特遣中使降香祈禱臣有以見陛下畏天恤民之心至深至切不勝感激頑愚忠憤恨官有常守無由瞻望清光罄竭血誠庶俾萬一不勝犬馬螻蟻區區之情竊謂累年之旱譴告已深今日之災

地分尤廣非惟官府民間儲備已竭而大歲
之積亦已無餘又當大禮年分戶部催督州
縣積年欠負官物其勢不容少緩凡所以為
施舍賑恤之恩者竊恐又必不能如去年之
厚臣竊不勝大懼以為此實安危治亂之機
非尋常小小災傷之比也為今之計獨有斷
自聖心沛然發號深以側身悔過之誠解謝
高穹又以責躬求言之意敷告下土然後君
臣相戒痛自省改以承皇天仁愛之心庶幾
精神感通轉禍為福其次則惟有盡出內庫
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而詔戶部
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
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
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
下結民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如其不然臣
恐所當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臣蒙恩
至深不知死所敢冒鈇鉞為陛下言之罷犯
天威恭俟夷滅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地分一作地心）

再奏衢州官吏擅借支常平義倉米狀

具位臣朱　熹

臣照對本路諸州今歲旱傷比之它郡衢州
尤甚將來細民必至艱食全藉本州所管常
平義倉米斛救濟賑糶以救民命臣近點檢
衢州沈崈一違法擅行借兌過常平義倉米
八千石充四月五月官兵俸料臣已一面行
下衢州催督補還元舊窠名及具錄奏聞乞
將本州當職官略行責罰以戒後來未得回
降今來再據衢州沈崈一申又於常平米內
借支三千五百石充六月分軍糧三箇月共
擅借過一萬一千五百石并本州申先借支
過常平米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一石五斗六
升四合亦係充官兵俸料未曾撥還及稱自
下鑑量折欠米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五石五
斗一升三合五勺三項共計四萬八千七百
九十七石七升七合三勺更有衢州濟糶禾
盡米一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一斗九升本
州所申不曾聲說此項米著落必是亦有支
用臣照對在法義倉數唯充賑給不得它用
擅支用者以違制論況本路以諸州所管常平

義倉米斛唯衢州為數稍多輒皆擅行支用
目今見管止有三千一百六十五石三斗八
升委是大失指準而本州略無忌憚甚非朝
廷置立常平之意竊慮必有情弊臣除已一
面牒隣近州追衢州合干人收索赤曆干照
逐一根勘從法施行外欲望聖慈先將衢州
違法擅支常平義倉米當職官吏特行貶罰
以警諸郡為擅用常平義倉米者之戒須至
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救荒畫一事件狀

臣竊見本路諸郡類年災傷蒙被聖恩僅獲全
濟今又亢旱周遍七州其幸免者不過三五縣
比之去年被災地分大段闊遠至於公私積蓄
則連年饑歉支移發散略已無餘其於措置尤
為費力臣本欲此月上旬巡歷諸郡計度合用
錢米詢訪合行事務回日類聚奏聞庶免瀆煩
天聽今為紹興府會稽縣界蝗蟲害稼見行監
督掩捕埋瘞已是累日未見衰減未敢起發前
去竊恐合奏請事漸致後時有失及早措置今
略條具一二冒昧以聞伏望聖慈閔此一方重
罹災數特垂矜恤早賜施行不勝幸甚
一臣昨曾具奏乞詔州縣照應省限理納夏
稅不得促限追呼已蒙聖慈頒下施行今
聞諸州間有不遵稟者公行文移必要七
月上旬取足類多違戾兼昨具奏乞將紹
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納過之數依倣
秋苗所放分數特與比折今年合納之數
亦蒙聖慈行下又為戶部巧為沮難行下
本府催督愈峻今來既是復有災傷豈是
追呼鞭撻催督稅賦之時欲望聖慈特降
指揮令被災州郡將所管縣分被災重處
特與寬限勸諭送納其不係被災縣分內
有被災鄉分亦合較量輕重依此施行其
紹興府理折夏稅亦乞直降指揮依臣所
乞施行庶幾遭難遺民稍獲安業
一臣昨具奏諸州雨暘次第曾有貼黃奏稟
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
事蓋為田稻既是乾損及其未穫之際便
行檢踏即荒熟之狀明白易知非惟官司

不得病民亦使姦民無由僥倖所以著令
訴旱自有三限夏田四月秋田七月水田
八月蓋欲公私兩便近來官吏不曾考究
令文但據傳聞云訴旱至八月三十日斷
限遂至九月方檢旱田則非惟田中無稼
之可觀至於根查亦不復可得而見矣於
是將旱損旱田一切不復檢踏獨放窮民
受苦無所告訴而其狡猾有錢賂吏者則
乘此暗昧以熟為荒賄官作弊皆不可得
而稽考去歲本路諸州大率皆然欲乞降
指揮劄下轉運司及本司遍牒諸州縣疾
速受理旱狀日下差官檢踏旱田荒熟分
數其中晚稻田却候八月受狀節次檢踏
如有奉行違慢後時失實之處許兩司按
劾以聞庶幾窮民將來獲霑實惠日下聞
此德音便知朝廷存恤之意不至倡狂別
生妄念仰勞宵旰之憂實為利便
一賑恤之備去年諸郡公私猶有蓄積今
春支用數多悉已無餘今被災之民既是
不可不加接濟則其費必當出於朝廷臣

本欲遍詢諸郡約見合用實數然後奏請
今恐因循後時失於措置兼聞衢婺明州
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撥
錢糴米數目甚多又見臣寮劄子論衢州
等處見已乏食及有指揮行下蜀廣勸諭
客米前來溫州接濟可見一路州軍荒歉
匱之事勢已急臣今且約一路之數權以
一百萬貫為率欲望聖慈特賜開許即給
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欲乞就十分
錢數之內且給三分依近降指揮每道且
賣五百貫文省或依元價作四百貫文省
容臣約度分俵諸州守臣令其多方措置
變轉收糴庶幾趁此早穀成熟之際便於
左近有米去處價直尚平之時節次收拾
免致臨時倉卒貴價收糴緩不及事
一訪聞諸州府村落已有彊借劫奪之患此
在官司固當禁戢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
然後禁其為非庶幾人人懷德畏威易以
彈戢若漫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則
所傷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

乞降指揮早撥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
奉承宣布遍行曉諭即德意所孚固有以
銷厭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
司察其敢有作過唱亂之人及早擒捕致
之典憲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
一去歲獻納糶濟之人近已各蒙聖恩補授
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所降減半指揮止
於紹興一府施行今則一路皆荒事體不
同乞降指揮檢會當來取延年所乞事理
許於浙東一路通行

一檢準常平免役令諸興修農田水利而募
被災飢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糧食以常平
錢穀給臣契勘本路水利極有廢壞去處
亦有全未興創去處欲候將來給到錢物
即令逐州計度合興修處願募作役既濟
飢民又成永久之利實為兩便
一伏見州縣之吏不為不多而其間才能忠
信可倚仗者極不易得將來七州糶濟往
來督察用人必廣乞降指揮特許將得替
待闕丁憂致仕及在法不應差出之官權
行差使候結局日如舊庶可集事
右謹錄奏聞謹奏
貼黃
臣所乞錢數雖多然以今日明州甲色米價
計之方糴得二十四五萬石散之七州不為
甚多而盤運水脚糜費又在其外伏乞聖照
臣所乞紹興府理折夏稅事理極為分明然
在中夏以前未經再旱之時行之固若有過
優者在今日再旱之後人物煎熬朝不謀夕
之際沛然行之以紓民力則恐未為甚過況

令據大數通府所放秋苗不過六分三釐以
此計之所減夏稅亦不甚多若以去年比例
言之今年夏稅亦合住催況此是補還去年
之數直行放免不為過當竜念臣自論此事
上為省部所駁下為州郡所執藉以為形迹無
所不至原其本心只為陛下愛養疲民護惜
根本誠亦何罪而至於此切望聖明哀憐照
察
臣竊詳在法檢視蠲閣課轉運司臣今敢以
為請者蓋緣蠲閣賑恤本是一事首尾相須

若獨放後時失實使飢民已被輸納追呼之擾然後復加賑恤則與割肉啗口無異故臣妄意欲得參與其事庶幾血脉通貫使聖朝賑恤之恩不為虛枉伏乞聖照

臣所奏請固皆今日所當施行而此項最為急切竊恐大臣進呈之際謾將一二項不甚緊要事節量行應副却將此項沉溺不為施行俟臣再請則又費月日致失機會且如明州糴米一事臣本是四月二十三日以後節次申奏是時明州米船輻湊正好收糴乃不施行及至六月十一日方得指揮則所有船米已為上户收糴殆盡矣今朝廷施行事體緩慢姦弊百端不稱陛下救焚拯溺之意大率類此臣不敢越職奏聞惟是此事切乞斷自聖志力賜主張蓋不惟一路民命所繫實亦國家休戚所關願陛下獨留聖慮

臣曾奉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熈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其言深切可為後來之龜鑑近已刻石本司緣是臣下私書不敢容易繳進今有一本急於申奏不及如法標背已申納尚書省或蒙宣索一賜覽觀仍詔大臣常體此意不勝幸甚

此項以後係是次緊內推賞差官兩條亦乞早留聖意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知婺州錢佃申備據國學進士唐季淵等狀本州去歲遭旱特甚通判朝奉郎趙善堅協力措置災傷廣求利害籍貧乏家七十萬口置濟糶場五百餘所勸諭上户糶米借貸排日煑粥以食民之不給者遣都郡流移收養小兒遺棄病者醫藥以療之無流移凍餒之人存活者幾百萬口實迹可考今歲闔郡乾旱祈禱尚未感通飢餓狼狽指日可待趙善堅前來賑濟有方况今歲之旱甚於去歲善堅解罷在即不惟邦民失所倚賴而州郡亦大失裨助乞特敷奏權留在州同共措置賑濟佃契勘去歲旱歉通判趙善堅專一措置賑濟遍歷諸邑山谷點檢糶場委是宣勞實惠及民今年梅雨愆期旱歉至甚照得

通判趙善堅今年七月十八日任滿本州委
是闕官措置乞移牒趙善堅權留在任同共
措置賑濟候來年細民接食却行解罷臣照
對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
糶存恤飢民委有勞効本官雖將任滿本州
今歲又遭旱傷比之去年尤甚切要知得措
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望聖慈特賜睿旨
許從本州守臣錢佃備到士民連狀所請令
善堅在任同錢佃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將合該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
理折今年新稅狀

具位臣朱熹

臣昨備據紹興府士民魏必大等狀陳訴比
狀中奏朝廷乞行下紹興府將災傷諸縣自
第一等至第五等人戶照應淳熙八年已納
夏稅和買役錢等依秋苗檢放分數除豁外
有餘剩納過分數與理作今年合納夏稅專
續承降五月三十日省劄戶部勘當即不

本府去年受納到人戶錢物自第一等至第
五等各等各戶納到若干分數比秋苗有無
多納過錢絹紬綿數目獲奉聖旨指揮劄下
開具保明供申臣已恭禀施行及照得取會
各等逐戶數目緣諸縣戶名萬數浩瀚竊慮
遲延有妨催科遂已具申尚書省今一面取
會到諸縣去年總計官納夏稅官物除山園
陸地浮財屋產外其湖蕩田共計合納二十
八萬六千三十七乜匹三丈六尺七寸五分
折帛役錢等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六貫七

百五十文除被水渰浸倚閣蠲免及人戶納
到錢帛外有未納共五萬三千五百七十六
乜匹一丈五尺一寸六分錢四萬一千四百
六十一貫二百六十八文若以檢放秋苗分
數合計七萬一千三百七十八乜匹一丈七
尺八寸錢一十萬九千五百一十六貫二百
八十二文外諸縣止有剩納三萬七千八百
九乜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七萬七千二
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在官乞理作今年合
納之數臣照對紹興府諸縣所管湖蕩田畝

出納夏秋二稅官物去年緣旱災傷其秋田
係隨田內禾稻輕重檢放其所輸夏稅雖因
水災得蒙蠲閣後來繼即遭旱水不及處亦
無所收緣係未收成以前起催所以人戶多
不霑受減放之恩又八月內降到蠲閣指揮
之時人戶之善良畏事者皆已輸納其得十一
聖恩者實皆頑猾之戶事體輕重甚不均
臣又竊覩去歲災傷飢民很衆尚蒙聖慈撥
賜錢米救濟若有田內夏稅已蒙蠲閣人戶
前期誤行輸納者却不與理折今年新稅其
非朝廷矜恤之意況今夏以來諸邑又多亢
旱斯民接連飢荒方苦艱食當此催科之時
委實無可輸納若不蒙朝廷特加優恤必見
失所況以諸縣數百萬戶口今來所乞通理
剩納之數其為物帛止三萬七千八百九十
七疋匹三丈九尺八寸六分錢止二萬七千
二百三貫九百二十六文數目況少於朝廷
所損不多而民戶可霑實惠欲望聖慈俯賜
允從特降指揮將人戶去年剩納前項數目
與理作今年之數蠲除庶幾嗷嗷之民得以

安撫司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
具位臣朱　熹
今具沿路災傷事理下項須至奏聞者
一臣七月十六日再到田間看視竊見大
者絕少而小者尚多當處多是早中禾
稻皆已成熟多被災損人戶皆稱檢官
未到見分數不敢收割臣已牒本府催
促所差下官日下出門前來檢視去訖
又支錢付曹娥監鹽官收買十四十五
都蝗蟲并行埋瘞續據上虞餘姚縣申
到本縣蝗蟲頗多亦已行下催促支錢
收捕埋瘞今來頻得雨澤遠近沾足竊
意其蟲必當稍減已牒本府一面審實
具奏伏乞聖照
一臣十七日經歷上虞縣界田皆遭旱彌
望焦赤間有近水去處尚有些小可望
收成觀其災傷委是至重而本縣不受
人戶投訴及將投訴人戶刷具舊欠監

聚門頭及出招子催督税賦無問貧富
大小人戶五日一限逐限輸官之外人
吏定要乞錢一百文省其不到者即差
公人下鄉追捉搔擾尤甚乞覓尤多人
戶不勝其苦一日之間遮臣陳訴者至
五七百狀臣已送本府疾速究治施行
去訖更乞聖慈特賜指揮戒飭州縣有
所懲戒免致重困飢民不勝幸甚

一臣十八日到嵊縣其旱勢尤甚於上虞
蓋紹興諸縣之旱嵊為尤而上虞次之

餘姚又次之然上虞餘姚去年猶得薄
收獨嵊縣一連三年遭此極重之災雖
其上戶中家已覺艱窘鰥寡細民則已
有掇稗子而食者臣曾支錢三十文買
到所採稗子一升今申納尚書省欲乞
宣索一賜觀覽早降指揮令紹興府將
此三縣新舊秋租特與倚閣候見秋苗
合放分數斷自宸衷別賜處分不勝幸
甚

一臣十九日至新昌縣是日午後連得大
雨徹夜至通夕本縣先來亦苦乾旱早稻
皆已失收中晚之田亦已龜拆方自中
旬以來連日得雨田中遂皆有水中晚
之禾間有可望去處可勝上虞等縣但
諸縣大抵旱乾日久得雨後時秋序已
深氣候寒冷其間稻苗雖尚青活而不
復能結實者亦多有之荒熟之形尤難
分別臣已遍牒檢視官員切宜子細不
可差誤伏乞聖照

一沿路人戶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及

早耕犂布種蕎麥二麥之屬接續與用
但以檢放未定不敢施工欲望聖慈特
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不妨民間及早
耕種其有闕少種糧之人更令官司量
行應副尤為厚幸

一臣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以後事
理尋別具奏聞伏乞聖照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具位臣朱熹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臣昨躬親見台州寧海縣人戶死損已嘗具
奏竊慮深軫聖懷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得
本縣流移人戶已是千有餘口其知縣宣教
郎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竊
恐將來難以濟事務妨廢必是不能了辦欲望
聖慈特賜罷黜或役已得指揮與監廟一次
仍特不理作自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
貼黃

奏為本路災傷已蒙聖慈支降錢三十萬貫
更乞展作二百萬貫及別項畫一奏聞事
伏候勑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以本路薦被災傷輒以賑卹事宜一二
條奏伏蒙聖慈曲賜俞允仍賜錢三十萬貫
以充七郡糴濟之用德意甚厚臣謹已奉宣
詔旨頒布遠近饑餓之民感激受賜歡聲如
雷此固足以見陛下天地父母生成覆育之
恩矣然臣愚暗不知分量輒敢更有無厭之

請輒冒萬死復以奏聞伏惟陛下少留聖聽
臣不勝幸甚今具下項
一臣昨奏請給降錢一百萬貫為一路救
荒之備已蒙聖慈開允應副三十萬貫
不勝幸甚然臣自昨者具奏之後續據
諸州申到所乞錢數明州一百萬貫婺
州六十萬貫處州十萬貫台州十萬貫
而紹興府衢溫州尚未申到計其所須
當亦不下三二十萬大抵通以一路計
之約二百餘萬貫始可足用而臣向來

所請不及其半致陛下未知合用實數
并所予者又不及所請之半臣之罪大
無所逃刑唯有及今諫實披露尚冀可
補萬一臣竊計本路四十一縣除得熟
縣分不過十數其餘大抵皆荒且以三
十縣計之若得二百萬貫則一路可得
米五十萬石而一縣當得一萬六千餘
石若止得一百萬貫則一縣但可得米
八千餘石今乃僅得三十萬貫則是一
路得米不過七萬餘石而一縣為二千

餘石而已其逐縣合糶給戶口雖已立
式行下取會未到然以去年紹興諸邑
之數推之則一縣用米有至四五萬石
者況今歲之荒甚於去歲一縣飢民之
衆其來八千二千石之所能濟亦不待
筭計而可知矣今欲少俟取見戶數而
後計所不足續行陳請則恐地分闊遠
取會未能減集之間而已後糴米之期
矣冬春之間糴者日衆米價日高臣恐
用錢愈多得米愈少而民之飢者愈矣

望也臣愚欲望聖慈深察前項事理特
降睿旨更撥錢一百七十萬接前所給
通作二百萬貫令臣及早分給諸州廣
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知行計度
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亦未為
晚伏候聖旨

貼黃

竊恐度牒官會發出太多難以發渡今
減半當格已未施行欲乞指揮紐計米
穀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六

會換成二百萬貫付臣收掌則富民聞
之願獻助者必多如有應格之人即乞
許令提舉官與安撫使照應見行減半
賞格聚聽書塡當面給付亦足以關防
私曲情弊伏乞聖照

一臣昨奏乞依耿延年所奏浙東一路獻
助米斛人戶並與減半推賞已蒙聖慈
開允施行不勝幸甚但指揮內却有將
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
旨之文則臣恐聽者不能無疑而未有

應募之意也臣雖已行下州縣令人戶
願獻助者先經本司自陳待與標撥赴
災傷最重州縣送納支散然人戶未知
省部人吏將來的將是何州縣作災傷
最重去處則終不能無疑且天下一家
初無彼此而本路災傷重處殆計八九
但今在在處處米穀堆積而徐視飢民
闕食尤甚去處般運以往則亦無處不
可入納又何必逆為此不可取旨之端
以疑群聽而誤飢民之命哉臣愚欲望

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降睿旨一依乾
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而
删去今來所增委曲關防之語使大哉
之言一哉之心有以宣著暴白於天下
則有餘粟者爭先應募而所賜之錢又
可會計餘數拘收回納是亦所謂惠而
不費者伏候聖旨

一臣昨具奏乞詔州縣寬限催稅已蒙聖
慈特詔本路州縣將合納稅賦並照省
限催促不得非理搔擾不勝幸甚但今

年旱傷實非去年之比若據事理所有
夏稅自合依去年例特與住催竊緣節
次蠲放蒙恩已多不敢便爲陳乞但今
八月十五日省限已滿州縣自此必是
公肆追呼無所忌憚使被災餘民無所
告訴馴致死徙仰貽宵旰之憂臣愚欲
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特詔有司將本
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
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
數蠲減一併催理庶幾飢民均被實惠

伏候聖旨

貼黃

臣契勘紹興府今年人戶丁錢已蒙聖
慈盡數蠲放今者本路諸州例遭災旱
而台州丁錢最重下戶尤以爲苦欲望
聖慈許將台州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
丁絹特與蠲放庶幾千里飢民得免追
呼決撻之擾不勝幸甚伏取聖旨

一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
準舊制募飢民修水利一事未蒙施行

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夫民
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
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
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
於此固無所吝然飢民百萬安坐飽食
而於公私無豪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
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爲若微
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爲募民興役之資
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
賑給之法利害之等相去甚遠故不自

揆既以奏聞而輙下諸州委自通判詢
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
廵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
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
異於豐歲於是竊歎益知水利之不可
不脩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
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
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
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踈略未蒙鑒
照敢竭其愚重以爲請伏望聖慈深察
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
者而令於内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
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
合糶給入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
曆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
損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絶凶
年之憂費短利長未爲失策伏候聖旨
貼黄
臣又竊恐興脩水利所費太多難以支
給即乞且令貧與食利人户顧工興役

却候將來豐熟年分紐計米數量分料
次赴官送納樁管在官尤爲利便伏候
聖旨
一臣昨嘗面奏乞令被災州縣人户苗米
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以絶下
户細民奔走供億計囑陪費之擾誤蒙
聖慈曲賜開納今者本路復遭旱虐竊
欲取旨依此施行但今檢官已在田野
如蒙開允即乞聖慈特降指揮令轉運
司疾速施行若俟命下到臣廵歷去處
然後施行却恐緩不及事伏候聖旨
一臣伏覩歲旣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
阜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擾擾今米穀
不得收税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
遵守至於往糴而有所挾之資旣糶而
有所貿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尤
以邀阻抽税爲苦是致客人憚於興販
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嚴舊法仍詔有
司諸被災州縣人户欲興販物貨往外
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

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
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田貨亦各經
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
輙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斂法必
行無赦仍乞豢闢允即乞徑下轉運司約
束沿江瀕海所過場務遵禀施行庶幾
商販流通民食不闕伏候聖旨
右謹錄奏聞伏乞勅旨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
會度牒狀

具位臣朱　熹
臣據明州申契勘本州今歲闕雨管下六縣
皆有旱傷去處竊慮細民闕食本州雖有常
平錢米所管不多今來事勢不可少緩本州
遂於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會一百萬
貫下本州循環充本雇備人船出海往潮廣
豐熟州軍收糴米斛準備賑糶賑濟或朝廷
不欲支動經常之費即乞支降空名度牒一
千道官告三十道下本州轉變糴米未蒙回
降申本司乞更賜敷奏臣照對本路諸州今
歲皆有旱傷比去年大段不同雖荷聖恩給
降官會度牒共三十萬不足支遣臣已具奏
乞再給一百七十萬貫換前作二百萬貫如
蒙朝廷應副便可均給諸州今又據明州所
申合行備錄奏聞伏望聖慈照臣前奏事理
早賜依數給降仍乞就撥紹興府先蒙降到
度牒一百道所換米二萬石及明州先蒙降
到二十萬貫糴到米並付本司均撥應副紹
興府明州糶濟及貸與食利人户與修水利
却於二百萬貫內除豁其水利貸錢向後豐
年却令逐旋回納實為利便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七

原缺

一據朱紳然供五月內同張將仕[illegible]
弟子許韻家飲酒與石提轄交爭追逐[illegible]
直司招伏仲友勘罪朱紳然憑表兄方禮
將官會三十貫文托僧義圩過送與卜八
宣教并將官會五十貫文託手分陸侃送
與高宣教得免斷贖銅十八宣教又受道
士李冲虛琴一面供責是實
一仲友非法科罰人戶追納贓賞錢致令小
民監繫日久無可送納遂追到財賦司人
吏鄭起張諤鄧莊截日終具到有周念五
等一百七十六戶未納酒麯賞錢一千五
百八十二貫五百六十二文有王十二等
一百三十六戶未納雜色贓錢四千五百
四十七貫四百九十九文有諸軍等一百
八十六戶未納贖銅錢一百三十六貫二
百三十文正此歉歲委是不堪監納戶具
單名并出榜市曹盡行除放如官吏輒敢
仍舊催索別容按劾聞奏
一仲友身為郡守當此歉歲不能存恤飢民
乃促限催稅以寧海縣押錄林僅拘催受

稅遲慢斷配本州牢城致得本縣人戶流
移至今不絕臣已於前奏具述又據本州
通判趙善伋申據本州阿鄭狀訴夫邵文
係院虞候今年正月抱患請假在家押番
審實差院虞候林益往龍泉縣追會公事
因販私鹽走閃本州更不受理取覆在假
被關析司人吏應發什物庫陸佩執覆知
府當例配本州牢城不當捻衆並無論訴
委是羅織罪名本州已給據付邵文改正
訖又據婦人阿王狀男盧宗係崇節指揮
兵士六月內因與兵士張立作鬧安經三
務陳首到家捉酒決脊杖二十斷配嚴州
不當阿王經提刑行衙番理被本州將孫
盧杲又作受過仙居縣典石端三十貫文
決脊杖十五配本州牢城不當臣遂送本
州兩通判根究據申追人吏蕭稽等供招
委是元斷不當看詳盧宗盧杲擾于連人
供辭委無過犯彊勒供招遂致決配情實
無辜本州已改正出給公據付盧宗盧杲
照證番役仍移文嚴州放還盧宗又據臨

海縣長樂鄉人户沈三四王細九張呵八狀各往鄉下地名瓆村江次取州五厂采里即非禁地内人户七月初九日爲有船三隻係酒務脚子楊榮等到家捉酒沈三四等爲天旱雇覔人工車水雖有些少白酒喫用即不曾將出沽賣即被捉押及將各家衣物般去拷打抑令供認罰錢三百八十貫緣無從出被酒務專匠林椿陳明等妄作沈三四等在州界内賣酒本州並從徒罪斷追監納贓錢無可送納乞行根究臣遂送本州通判趙善伋根究施行據申樂到酒匠林椿脚子楊榮供本務以課利沽賣遲細本州日拘納錢三百二十貫文緣天氣亢旱禾稻失收細民闕食遂致發賣酒貨不行緣本州拘定額錢稍或違欠官吏得罪不免於在城　販私酒之家捜捉罰令納錢補趁課利本務探問有沈三四等家在禁界外逐人薄有家蓮當用工車舁田畝之時須有造下酒貨是林椿同專知陳明前去捉獲勘令逐人罰錢以

助課利不納解州作徒罪科斷追犯酒賞錢本州通判趙善伋點對委是於州界外捉酒騷擾已從徒罪斷遣目今尚行監繫追納賞錢當此荒旱百姓不得安業已將陳明等從杖一百科斷内陳明勒罷又據臨海縣義城鄉柯煥狀因今年正月内爭分被伯敦義計會開拆司人吏林木傳狀入宅堂簽押誣告煥令人力吳五七等行打女使及伯敦義被冒後推司蕭福迎逢判府私意枷縛拷訊勒令供招取送司理院勘結將煥及母阿童各斷徒刑情實枉屈乞行根勘事臣遂送本州主管官根究依法施行未到今訪聞柯敦義與柯煥父壽祺係親兄弟已曾分户年深緣柯敦義自行廢蕩復誣賴弟壽祺物産本州取受關節不與理斷柯壽祺經省部及漕司陳訴仲友怒其番理緣柯壽祺未歸故將其妻阿童并男柯煥非理鍛煉並科斷徒罪闔郡之人莫不憐之按仲友在

本州二年凡非理窘拾人户用刑輕重
盡出私意並不遵守法令不法不公莫
此為甚聞者莫不切齒
一據本州通判趙善伋申七月二十八日
據諸指揮衆軍等狀自淳熙八年十月
二十四日二十五日至目今支散五指
揮軍兵糙白米每名被尅斗就教衷各
喊退入倉以致軍人闕少口食無處告
訴不知上件減退米歸着去處今来日
下支散八月衆軍冬衣聞得街巷皆言

本州盡將納到堪好夏税綿絹擔換前
去婺州换到蘇綿紕絹各家老小委是狼
狽重念衆軍等如有此小情犯到州盡
被欽司將本身家縱全分開閤以致老
小闕食難以存活乞備申施行臣已牒
兩通判根究嚴行止約不得作弊
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按唐仲友第五狀
具位臣朱熹
臣竊以疎賤叨被使令雖衰病之餘精力

不逮而驅馳勞瘁不敢頃刻自安者誠以
陛下知遇之深而思有以仰報萬分也今
若不幸不得其職臣實有罪無所逃刑然
有血誠敢勤天聽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
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税刻急民多流移
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
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
日又得其貪汚淫虐蓄養亡命事狀數件
復具條奏竊謂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
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

友始者自知罪贓應死亦甚皇恐此數日
来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譸張至以弟
子嚴蘂繫獄之故　懷忿抗公遣吏卒突
入司理院門拖拽推司乱行捶打其狂悖無
忌憚之氣悖然不衰及至本州結録引斷
蘂等罪案仲友又遣客將張恵傳語通判
趙善伋云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来體
究未可引斷竊詳上件事理元係本司奏
劾看有指揮合是本司被受本司既無被
受仲友何繇聞知便敢傳布意欲旋行擱

此氣象若非有入陰爲主張撻諸消息
友罪人何敢遽然如此是則不唯臣竊爲
之而此州闔境千里前日歡呼鼓舞之民
莫不人懷疑懼懍乎如虎兕之將復出於
柙也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
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爲吏
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支黨共爲貪虐之
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況仲友爲人陰
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托何所不爲竊慮
以此之故黨援衆多曲爲掩蔽使臣孤忠無

路上達有以仰累日月之明兼衢婺明州災
傷極重而婺州士民近亦告急臣欲自此遍
走諸州計度救荒事務而台州之人以仲友
未罷恐其一旦復出爲惡邀留臣車不容起
發臣遂不免申尚書省且住本州恭俟奏報
竊慮違程日久按行遲緩有失數州飢民之
望仰貽陛下宵旰之憂靜言本末由臣愚闇
見事遲晚既不能及早按劾致留天誅又不
能阿徇權豪共爲欺蔽有此二罪難以復居
官次願以本路飢民阽於溝壑未敢自劾謹

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
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
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謝
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干犯天威無任恐懼
戰灼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竊詳今來所奏事理若果如唐仲友所得
消息已降指揮委官體究恐亦止是文具蓋
其所犯非得清強獄官嚴行根究無由見得

情實其見禁人若行放出知在亦恐漏泄已
勘獄情事屬不便伏乞聖照別賜施行
乞罷黜狀
　貼黃
奏爲恭稟聖訓疾速起發及論紀綱頹壞乞
留聖慮等事伏候勑旨
具位臣朱　熹
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據
臣奏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并仲友劄子訴臣
不合使捉轎擔驚怖弟婦王氏心疾甚危

事又擬撿正左右司申擬欲從朝廷選差
提刑司委清强官一員依條前去體究詣實
聞奏其台州守臣唐仲友既已改除江西提
刑欲乞劄下新知台州史彌正星夜疾速前
去之任仍具起發月日申尚書省小貼子稱
今來若從所擬欲乞劄下提舉朱熹照會外
契勘浙東州郡旱傷去處稍多合委提舉官
躬親廵歴相度若不先期措置竊慮失時欲
乞劄下提舉朱熹疾速起發前去相視八月
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撿正左右司看詳到

事理施行劄付臣者臣所按仲友罪狀實迹
近於八月八日八月十日又已兩次具奏伏
想已徹聖覧臣不敢重疊陳述仰勤聖聽今
來仲友所訴事件乃是監司按發贓私作過
官吏常程行遣臣即不敢過有凌逼其仲友
弟婦王氏門族貴盛正仲友所恃以為姦者
臣初不曾令人驚怖亦不曾聞有疾病呼醫
問藥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只緣憂慮仲友逞
憾報復殘虐吏民欲候新知本州史彌正到
來交割即行今彌正已到候其一兩日間交

割州印臣即便恭禀聖旨依撿正左右司看
詳到事理日下起發不敢稽留外再念臣踈
孤賤叨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贓汚狼藉衆
所共知而未蒙朝廷依準常法略賜行下至
於所擬委官體究一節竊意只是欲與枉延
旬月等候赦恩且令奏薦子弟然後逓遷從
輕收殺如此則是臣不唯無復顔面可以號
令諸州使之悉力推行荒政而自是以往郡
縣之吏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
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朝廷合與不合行

遣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
則唯有收迹朝市遠避權豪可以少遂初心
克全素守而臣謹已昧死上奏乞賜罷免必
蒙開々以保餘齡顧獨惟念方今連歲旱災
星文失度正是朝廷之上君臣相戒脩明賞
罰以敬天怒恤民隱之時而交黨蔽欺紀綱
頹壞至於如此臣雖不肖誠竊痛之敢冒鈇
鉞效其狂愚伏惟陛下深留聖慮無以此事
為小而忽之則臣雖被戮無所復恨干冒天
威臣不勝震懼惕息之至須至奏聞者

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又乞嚴黜狀

貼黄

奏為臣職業隳廢蹤跡孤危乞賜黜責伏候
勅旨

具位臣朱　熹

臣昨審究到知台州唐仲友罪狀實迹於八月八日具狀奏聞又以七月內節次所奏未蒙朝廷盡法施行續於八月十日十二日兩次具奏乞賜睿斷將臣罷黜伏想悉已仰聞

聖聽今來臣已於十八日恭禀聖訓依檢正左右司所申起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訖累日以來恭俟威命未有所聞竊伏自念職業既隳難叨寵禄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久苦眵昏健忘腸澼之疾近日愈甚省閲文書區處事務乘馬坐轎皆有所妨委實不堪奔走往來幹當職事欲望聖慈哀其狂妄早賜黜責以安愚分臣不勝幸甚須至奏聞者

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臣伏為今者按發唐仲友遂與宰相侍從臺諫皆有妨嫌已覺州郡解體不復禀承約束竊恐將來難以自效有誤使令伏乞聖慈早賜處分

申尚書省劄子

具位朱　熹

熹緣按知台州唐仲友姦贓罪狀不蒙施行職業既隳難叨廩禄孤危已甚大懼中傷兼以衰病支離不堪奔走已具奏聞乞賜黜責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重作行遣不勝幸甚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按唐仲友第六狀

具位臣朱　熹

臣九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州唐仲友催税刻急及有不公不法等事奉聖旨唐仲友罷新任者臣昨來具奏仲友罪狀已蒙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究方慮失實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陛下奮發睿斷特賜施

行不宜足以仰見大明之下邪正洞分而所
以鎮撫台州千里之民紓其憤疾之氣者抑
又甚厚臣於當日又取會到紹興府司理院
勘到情節如臣累奏頗有實狀若使將來體
究官司依公閱實仲友之罪固無所逃但臣
又側聞已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伏緣未
有被受未敢具奏謝恩陳情懇祈罷免然實
深慮將來臣既去官之後章奏無因得關聖
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或至變亂白黑以惑
天聽敢復摭其一二大者條奏以聞伏惟聖
慈赦其僭瀆留神省覽臣不勝大願須至奏
聞者

一據台州公使庫手分馬澄供唐仲友任
內據客將陳庚周式夏公明并書表司
楊楠每月寫單曆供送官員等特送折
酒折祭等錢係楊楠徑就庫子葉志遠
請取前去收買海味等支送親戚有付
書簿可照及南果京果海味等物入宅
有支送錢物具出帳册唐仲友自淳熙
八年三月初五日上淳熙九年六月初
八日共支過錢一萬九千五百二貫三
百二十三文送與陳宣教等如去年閏
三月二十八日支錢一十貫文支送新
鎮江府諸軍糧料院姜大夫辭赴任發
路折酒錢係是著實支送並不曾具入
前項帳內且澄所具出支送錢物帳狀
委不知唐仲友曾不送與官員

一據台州書表司楊楠供去年三月內唐
仲友叫楠指揮我到任鄉里官員相知
並無送惠口點官員士人六七員姓位
字具單狀公庫支送折酒錢數內一員
一十伍貫或一十貫或五貫湊及五十
貫具單判送本庫關取會子封角同書
就書院供納自後或二日一次或三日
一次或五日一次類及五十千取呈批
判就庫關取會子封角付書係楠齎入
書院交納令將付書簿逐一挖具除當
送外內唐仲友親作送與官員鄧朝議
等納入書院共九十項計官會四千六
百四十五貫所有馬澄具出帳內其餘

項目及恐有漏落名件供具未盡次序
仲友更有令客將夏公明陳庚林賁周
式張惠及本司李稱各別有承受指揮
寫草支送官員物不知名件并唐仲友
開雕荀楊韓王四子印板共印見成裝
了六百六部節次徑納書院每部一十
五冊除數內二百五部自今年二月以
後節次送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
在書院三部安頓書表司房并一十三
部係本州史教授范知縣石司戶朱司

法經州納紙兌換去外其餘三百七十
五部內三十部係　表印及三百四十
五部係黃壇紙印到唐仲友遂旋盡行
發歸婺州住宅內一百部於三月十三日
令學院子董顯等與印匠陳先等打角
用箬籠作七擔盛貯差軍員任俊等管
押歸宅及於六月初九日令表背匠余
綋打角一百部亦作七擔用箬籠盛貯
差承局阮崇押歸本宅及一百七十五
部於七月十四日又令印匠陳先等打

角同別項書籍亦用箬籠盛貯共作二十
擔擔夯係差兵級余彥等管押歸宅分明
一據台州公使什物庫專知陸侃供去年十
二月間唐仲友關支軍資庫絹二百匹令
染鋪夏松收買紫草就本州和清堂染紫
造做宅堂帳幔應干牀幃設大卓衣及支
散人從衣衫等物內除從人衣衫著用外
有其他什物家唐仲友令三六宣教用黃
岩竹籠六隻盛貯般入宅堂排辦合九宣
教娶新婦用及去年十二月間娶新婦弟

妓散樂並重造新衫係公庫馬澄徑支錢
收買婺州羅四婦就和清堂令染四等變
發貢紅係唐仲友令客將林賓與上第妓
嚴蕊等具名就書院親自看揀係散及今
年六月初十日唐仲友親戚高一宣教就
公庫馬澄邊支錢一千貫　前去收買新
知府從物絹帛於七月初一日旋交納到
絹一百一十八匹發染做造外有其餘錢
即不見買到物帛亦不見回納公庫并去
年十二月間三次共關錢三百貫文省支

買宅堂什物及做造星𢘥二把并打造竹
蘢新婦行嫁動用等祗備念九宣教娶宅
眷及自去年六月下支錢收買竹籠一百
五隻麻布四百匹做造布袋盛貯物色使
用并支在管零綃做袋袋五色果盤圈大
小九百箇及支錢收買竹木做造細竹衣
籠二百隻并今年正月十五日元宵簇蘸
係公庫任支錢往婺州收買黃蠟做造蠟
燭有剩下四兩三兩二兩蠟燭七百八十
條係三六宣教令鄧客用斧打角在西書

院大衙內安頓不曾造出燒點
一據登仕郎應世榮供於七月內有唐仲友
親戚高宣教將帶箬籠盛貯絹并綿前去
報恩庫下安歇過數日只見般箬籠五隻
盛貯綿前来出賣其高宣教問世榮稱
要出賣綿世榮言說此間行市未好賣其
高宣教言說不妨將上件綿與縣丞說過
送納了出賣見成抄與人户開銷令世榮
問城下攬子顧九祝十三毛三十沈二廿裴
人說但納得綿得見成抄將錢吋開其[illegible]

為納綿未得高宣教却問州中人討[illegible]
黃岩縣去又問見禁人楊楠不肯寫書[illegible]
高宣教世榮七月二十六日得知高宣教
却將公使庫官錢買到大絹并綿除大絹
去什物庫交納外見有綿五籠安寄在
家世榮已於七月二十七日具狀作世榮
名齎上件綿五籠隨狀經本州通判陳首
豪解送提舉行司訖
一據蔣輝供元是明州百姓淳熙四年六月
内因同已斷配人方百二等偽造官會事

發柴臨安府府院將輝斷配台州牢城差
在都酒務著役月糧雇本州住人周立代
役每日開書籍供養去年三月内唐仲友
叫上輝泥公使庫開雕揚子荀子等印板
輝共王定等一十八人在局雕開至八月
十三日忽據婺州義烏縣弓手到來台州
將輝捉下稱被偽造會人黃念五等通取
輝被捉欲隨前去證對公事仲友便使承
局學院子董顯等三人捉回仲文台旨係
是弓手捉我廻去七係不来下縣[illegible]

時弓手押四哥輝在局生活至十月内再蒙提刑司有文字来追捉輝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輝収拾作具入宅至後堂名清屬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飯食待二日仲友入来説與輝稱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問你肯依我不輝當時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仲友稱説我要做些會子輝便言恐向後敗獲不好看仲友言你莫管我你若不依我説便送你入獄因發你是配軍不妨輝怕台嚴依從次日見金婆

婆送飯入来輝便問金婆婆如何得紙来本人言你莫管仲友自交我兒金大去婺州鄉下撩使簽頭封来次日金婆婆將梢模一貫文省會子樣入来人物是接履先生模樣輝便問金婆婆言是大營前住人賀選在裹書院梢模其賀選能傳神寫字是仲友司教耳目當時將梨木板一片與輝十日雕造了金婆婆用藤箱子乘貯入宅収藏又至兩日見金婆婆同三六宣教入来將梨木板一片雙面并後典麗賦

樣第一卷二十紙其三六宣教稱恁你開了手且雕賦板俟造紙来其時三六宣教言説你若與仲友做造會子留心仲友任滿帶你歸婺州照顧你不難輝開賦板至一月至十二月中旬金婆婆將藤箱貯出會子紙二百道并雕下會子板及土朱靛青棕墨等物付與輝印下會子二百道了未使朱印再乘在箱子内付金婆婆將入宅中至次日金婆婆將出篆寫一貫文省并專典官押三字又青花上寫字號二字

輝是貿方使朱印三颗輝便問金婆婆三六宣教此一貫文篆文并官押是誰寫金婆婆稱是賀選寫至十二月末旬又印一百五十道今年正月内至六月末間約二十次共印二千六百餘道每次或印一百道又一百五十道并二百道直至七月内不曾印造至七月二十六日見金婆婆急来報説你且急出去提舉封了諸庫恐搜見你輝連忙用梯子布上後墻走至宅[illegible]子上被趙監押兵士捉住押赴紹興府[illegible]

一台州人吏鄭椿共唐仲友節次支行公庫
官錢送婺州唐十二宣教收買銀子抵
還羅本庫借支米本錢作羅本銀赴發除
買到銀子徑赴買銀場交秤係樻司草圣
馬禮交收附簿及支發起綱亦係逐人弁
各案見得實數外尚有續次支去錢二千
貫未曾買到銀子緣公庫收支簿曆干照
於内多有不明盡係唐仲友收藏入宅今
來馬澄齊到排日收支官會草簿細數見
在乞勒本人詳細供具及有關買物帛泛
費名件亦乞令馬澄同什物庫專知陸開
逐一銷破便見欺弊

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

臣伏覩近者劉焞宇文子震妄用官物聖斷
赫然中外震悚今仲友所用官物不減二人
而自盜入己畜養亡命僞造官會之屬又二
人所無者顧乃獨蒙寬貸臣竊有所未諭伏
乞聖照

又况勑條法監司按發公事不得送鄰司處

蓋防本官於所劾狀情輒有干預今紹興府
雖係臣置司處臣自按發之後見在巡歷不
曾回司所劾狀情無容得有干預伏乞聖照

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具位臣朱　熹

伏覩本州昨准本路提刑司牒准尚書省劄
子臣僚劄子陛下龍飛正位施實德于民比
因臣下有請諸州縣經總制及月椿版帳錢
悉議裁減然朝廷雖行蠲減而州縣之巧取
於民者自若欲乞行下諸路提刑司進州縣

日前以經總制月椿版帳爲名巧作色目科
歛民錢以足額者嚴行禁止則朝廷所減爲
及民之實惠矣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及
准安撫諸司牒准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蠲
減之數郡實私之而縣之督責於民者如故
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蠲之縣道
如崑山常熟之類見蠲減數必不得已則開
之朝廷量與蠲減各限一季聞奏監司則開
具一路所當減之州守臣則開具一州所當
減之縣仍各要見所減名色錢數若干庶幾

灼然實惠及民四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奏

臣伏讀前件兩次所降指揮有以仰見皇帝陛下盛德至仁勤恤民隱至於偏州下邑亦無不欲其蒙被堯舜之澤若甚大惠也然以臣所領一州四縣觀之則雖無月樁一項之輸而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或全無窠名或收不及額其間亦有州郡已爲抱認代納而諸縣猶或不免違法科罰以足其數者就中漳浦一縣闕乏狼狽尤不可言竊意崑山常熟之類其寃亦必至於此也今者本州雖蒙聖恩獨免經總制額一千貫省然諸縣日前此色官錢除實收外所欠常數千緡以郡計之則又不啻二萬餘貫今者所減雖已不爲不多然逐縣所得在欠數中僅及二十餘分之一若以此故便欲禁其科罰猶恐尚爲虛文況欲遽見其所減故名色之若干乎至於諸色上供全無措擬則前此又未嘗有以聞者州縣官吏以此二弊秋憂竊歎以爲不知何時可免斯苦今者乃幸遭遇仁聖發勅憫惻至於如此而臣於此時適叨委寄得與一季開具聞奏之列若不能減以稱明詔則臣雖死且有餘罪臣竊計度本州財計以及諸縣所無者固無可言所有者名色亦多不正其爲曲折固未易以一言盡今若得蒙聖慈且將州縣所認折茶錢罷科荔支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通判趲不敷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特賜蠲減則諸縣事力庶幾稍可支持而日前科罰之弊亦可漸行禁戢但欲便見其所減之名色錢則恐朝廷所爲蠲減之數實未爲多未容責效如此之速臣謹具條畫前件所陳兩項利害如後須至奏聞者

一臣契勘本州上供錢物一歲之數通及四萬餘貫除一萬七千餘貫買銀五千兩解發又有大禮年分銀一千兩該錢三千五百餘貫不在常年解發數內外一項折茶錢七千貫一項罷科龍眼荔支乾錢四千貫係逐年尚書户部準崇寧大觀上供錢物格符下椿辦又一項

名爲抱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
錢其數亦一萬六千貫雖無省符行下
然逐年登帶省司帳狀不可分文違欠
三色總計二萬三千餘貫是皆無復根
原來歷之可考亦無户眼窠名之可催
從前只是本州多方那兑一歲僅能趲
得一萬二千貫錢非發而其餘一萬一
千四十貫則以狀下諸縣措置解補向
來州郡貴出有經縣道亦有寬餘可以
椿辦以故移東補西未覺數闕近年以

來州郡增添寄居寺觀宗子孫遺表老
歸正等官歲所支錢比之往時日有增
廣以此州郡窘匱而縣道急迫日以益
甚無復羸餘可以補趲雖於紹興乾道
年中兩次蒙朝廷將上件三色上供錢
盡數撥下本州應副左翼軍口食馬料
及忠順官驛料支遣其錢雖不起發然
皆是逐月措定之數期限促迫尤不可
緩而縣道所解往往愆期至乾道五年
漳浦一縣趲辦不行州郡不免將其所

認年額數減下三千九百七十六貫州郡
自行抱認於是本州椿辦之數遂成一
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而諸縣所數猶
各不減二千餘貫合三縣共爲七千六
十四貫縣道既無羸餘可積又無窠名
可催官吏且欲避免一時州郡督責則
不過因民之訴訟而科罰之甚則誘人
以告訐而脅取之州郡聞知稍行禁約
則諸縣便以藉口不肯留心趲辦州郡
不免又將別色官錢那兑補足爲州郡

者憚其如此則遂一切聽其所爲不復
何問不唯非理違法妄取民財之可罪
而民之負冤苦而訴於官司者皆無自
而得其平矣前後守臣不知其幾目擊
此弊能不動心顧以數目浩大別無計
策可以斡旋朝廷又無蠲減之意是以
不敢遽然有請今幸 議臣建白聖明開
納許爲蠲減而臣獨未得遭此時其敢
不以實聞而力請之 然上供錢内所
有二萬[illegible]餘貫蓋歲額之 臣固不敢輕議

共三邑錢內本州措辦一萬五千九百七十六貫之數臣亦未敢有請故前所奏只乞聖慈明詔有司且將諸縣所敷七千六十四貫特賜除罷卻於本州合發別項朝廷錢內照數截撥添換應副前項左翼軍忠順官等支遣則庶幾州縣有以恤縣縣有以恤民而海隅蒼生俾獲寧亦可以少被聖主發政施仁之澤矣

一臣契勘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蓋其出於倉庫出納田宅契券之所收者雖可約計其大槩然財計有時而虧羨物價有時而高下則其數已有不可得而豫定者又況所謂無額錢者元無一定窠名可以措辦其多少不可得而預知故其創立之初直以無額名之則其不當立額也雖至愚亦知之矣而比年以來悉皆立額比較蓋緣紹興十九年中推行經界人戶多有白契不堪照用並出投印致得當年經總制錢所收增羨遂有無狀小人獻此殘民之計一時朝廷既為所誤而其流毒至今未已此本州經制之額所以至於二萬四千六百五十一貫者蓋以紹興二十三年之數為準也總制之額所以至於五萬五千六百七貫者蓋以紹興二十八年之數為準也然此其所以為準者又非當年自然收到之實數皆是後來督責追捕之虛額而一時朝廷決意施行官吏不敢爭執遂以至今逐年收

趁不上常虧一二萬貫至於無額之額則立法以來只以逐年為額為錢不過五千三百一十二貫而已隆興二年通判趙不敵者妄意希賞創立北溪稅場於數十里外遠收竹木之稅又於買納上供銀寶收回出剩價錢多方督迫趙得四千七百五十四貫以充其數於是無額之額遂增至　萬六十六貫逐年收趁不上所虧亦不下六七千貫州縣無計可為則亦免卯科罰如前項所以

廷擬上供之術而已而又重以守倅皆
有磨勘之賞下吏相與希意迎合故其
督責無藝貪昧不顧又非別色官錢之
比使仁人君子坐視民之狼狽而不知
所以為策亦有年矣今聳外廷之議偶
及於此得與諸州例蒙蠲減而本州不
聳獨以遞年發足之故所減不及百分
之一此蓋任事者未知遞年所以不曾
拖欠正以官吏無狀避罪希賞不能仰
體聖朝愛民厚下之本意不顧郡計之
盈虛民情之休戚既已增立虛額於前
而又強為登足於後也凡其所取之數
若彼其多所減之數如此其少分之諸
縣至有僅得五六千者是曾不足以當
其平日所罰中八一分之數而論者遂
欲責其蠲除目前科罰之弊又望其便
見蠲減名色若干之實其亦難矣故臣
前所奏欲乞聖慈具[illegible]近年通判趙不
敵所增四千七百[illegible]四貫者特賜蠲
減庶幾州縣稍[illegible]相恤百姓不至

大段受害至於此錢不當立額之說
則臣非因賜對無獲面陳伏蒙至尊壽
皇聖帝深加獎納然臣於是時尋即去
國以故不聞有所施行今亦未敢出位
犯分輒有所陳但望聖慈博采群議更
加詳酌拔本塞原以幸天下臣不勝大
願
右件如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臣到任之初刷具本州遞年起發經總制及
無額錢數實收之數極多不過七萬五千貫
而補發之數多至二萬五千餘貫其補發者
並是州司先那移納以故作來版曹比較歲
額無欠而議者不知其然便為本州事力有
餘不肯多與蠲減然考累年以來實收之數
日少而代納之數日多亦足以見州郡事力
日就空竭加以數年恐亦無以為州而自為
嵬山常熟之不暇固不能有以恤其縣而縣
之不恤其民將益甚於今日矣臣不敢以此
瑣碎浼瀆聖聰謹已別具細數申尚書

省如蒙聖慈哀憐特賜宣索除依今來所乞減下無額錢數外更令有司於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減無額數內將經總制兩項正錢比倣它州所欠分數再與蠲減不勝幸甚

條奏經界狀

具位臣朱熹

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踈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紱靜惟僥冒常懼無以

祇報萬分今者乃幸遭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遂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諳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稅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詞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底止然

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猾吏姦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賊盜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泉漳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

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慈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候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

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嵩具已見申
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
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輭力不任
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
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
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
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
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
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
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
克濟而民無擾矣伏乞聖照許賜施行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
筭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聞初
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
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
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筭法之
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
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户部行下打量攢
筭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
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户部抄
檢謄錄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
則人户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
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
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
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
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户田宅之闊
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為一縣則其圖帳
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
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
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
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
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
則莫若令役户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
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
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
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
司上供錢内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
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矣又據龍岩縣
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甲之正長其役

最爲煩重驗坵畝畆分別土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已不勝其勞一有顏狹失度肥瘠失宜輕重失當則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産則有役遣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徒書算必嘗爲胥史之桀黠者莫不乘時要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期限不免隨索則酬而又薄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其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志也臣竊詳此意與臣所奏大指畧同而所陳利害更爲詳盡伏乞參照特許施行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畆均産而其産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之次難以均敷而隱寄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産錢租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産錢租額本來已有輕重即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專守常法欲乞特許産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内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一本州民間田有産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税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考何况年來産田之税既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姦實佃者或申逃閣無田者反遭俵寄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

不均而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
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
一槩均産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
産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
之數却以産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
敷每産一文納米若干錢若干（去州縣遠處通融）
令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
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
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粮若干爲常
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

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
諸鄉各造一簿（今子午卯酉年應辦大禮寅申巳亥年辦發舉
人惟此四年州縣無事）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
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
元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
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
干畝産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
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户
田若干畝産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
諸鄉者則併就烟㸑地分開排總結在

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
收掌人户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兩家
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
而民業有經矣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
州産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納
租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
多須俟打量了畢灼見多寡實數方可
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照并與行
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
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産頗多目今並
無僧行住持田土爲人侵占逐年失陷
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
恐別生姦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
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出牓召人實
封請買不唯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
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
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遺意誠
厚下足民攘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伏乞聖照特許施行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第四項

臣契勘産錢不將過鄉此平世之常法也然此法之來亦甚未久向來未立此法之時産錢往往過鄉割上烟爨去處故泥城縣郭所在之鄉其産無不甚重與窮山僻壤至有相倍蓰者此逐鄉産錢祖額所以本來已有輕重之所由也伏乞聖照

第五項

所謂倚寄者正田不知下落官司恐失租米即以其租分倚寄搭鄰近人戶責令送納推此一端貧民受弊亦可見矣然它處不聞有此名字獨漳州見之伏乞聖照

第六項

臣伏見本州城壁素來頹壞高者不及丈餘低者全是平地居民日夜往來不得禁制向來沈師之亂閩郡驚擾不知所爲向非朝廷威靈尋即破滅則此邪之患何可勝言以至推來此亦事之不可不慮者今若許費

其錢欲乞且令本州據管別行相度漸爲修築之計務一兩得其便於此并乞聖照

又奏乞蠲減州縣妄科經總制錢及除豁虛額錢數狀

具位臣朱　熹

右臣去年到任之初即准省符行下臣僚奏諸州縣以經總制錢爲名巧作色目科歛民錢以足歲額者欲乞嚴行禁止又乞令諸路監司與州郡公心商議將闕乏縣道通融減放奏聖旨依奏臣於是時即已遵禀具奏以本州罷科茶及荔枝龍眼乾杷認建寧府豐國監鑄不足鉛本三色上供錢除本州自來以省計通融支遣一萬五千九百七十餘貫外尚欠七千六十四貫並無戶眼源流可催又有隆興二年增起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餘貫逐年收趁不上並是敷下諸縣巧作名色科罰人戶供輸發納違法害民事屬不便乞將上件錢除一萬五千餘貫本州依前通融支遣外其所敷下諸縣七千餘貫及隆興二年增起無額虛數四千七百餘貫特賜

減免仍乞指揮別撥一項錢物應副截支左
翼軍官兵口食等用已蒙聖慈開允行下本
路漕司相度今經日久未委本司已未申奏
以致未得早被蠲貸之恩臣今在任將及一
考遂得稽攷本州財計見得自去年四月以
來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妄行科罰而所有上
供七千六十四貫只以省計通融支遣亦不
至於大段欠闕自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
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應副臣輒已行下諸
縣自今並免解發及申嚴約束不得似前以

此爲名妄行科擾去訖但恐將來官吏不能
遵守復致違戾欲望聖慈特賜睿旨嚴行戒
敕如有依前科擾去處州縣當職官吏並與
重行坐罪庶幾海隅窮民獲安田里咸知聖
主閔仁元元不間幽遠之意至於經總無額
錢內四千七百餘貫虛額之數即在州縣不
容措畫却乞聖恩矜憐特詔有司直與除豁
永絕科擾之原益廣涵濡之澤臣不勝大願
臣冒犯天威不任恐懼俟命之至謹錄奏聞
伏候勑旨

貼黃
臣所奏不敷諸縣發納上供七千餘貫乞
賜戒約縣道不得科罰即於上供元額並
無虧減乞將此項先賜施行其經總制無
額錢却乞付之有司立限聞奏取自聖裁
特賜除豁

乞褒錄高登狀

貼黃
奏爲本州故迪功郎高登嘗以直言忤秦
檜貶死容州乞賜昭洗褒錄事伏候勑旨

具位臣朱熹
臣猥以塵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明收用獎拔
之意思竭駑鈍仰報萬分故於聽訟決獄之
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日前人戶些小
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而其
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爲者
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慈特垂
聽察臣伏見本州漳浦人故迪功郎高登資
稟忠義氣節孤高少遊太學值靖康之禍嘗
與陳東詣闕上書乞誅六賊之罪且言今一人

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乃深闢失無所顧
避覆試官忌其直降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
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
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居是邑欲為立
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
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詭無罪狀可書後
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
策問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
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
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臣細存士無

不甄錄而登以遠人下士獨無為言之者至
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
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弗下近歲守臣
傅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
進止是使登以抱恨沒身垂五十年而姓名
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
懼精爽凜然必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伸冤
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
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
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不足償罪是以敢昌

言之伏惟皇帝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
納盡言比以陰陽失和申詔近臣樂聞至論
草茅之士雖有狂直過甚之言始雖忤旨終
漢其罪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
望特發德音復其官秩量加褒錄以慰九原
且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所勸慕誠非小
補臣不量踈遠干犯威嚴無任震懼隕越之
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竊詳傅伯壽奏底有加贈官秩施恩後

嗣係於聖神之獨斷非小臣所敢請之語
臣之跡遠尤不敢輒論及此然區區之情
實亦有同焉者伏乞聖照

按黃岌狀

照對本州管下沿海寨巡檢一員土軍一百六
人逐年截撥漳浦縣人戶苗米三千一石五升
近寨置倉專委縣官就彼支納應副支遣土軍
月糧例是一月餘日方得交畢結局回縣去年
係委縣官從事郎黃岌不知有何私幹到寨未
及十日即便回縣既不恤人戶搬運且令[illegible]

撥米前來倉所等候其黃岌又不前去地頭僉
爲交納遂至五月以後大軍闕食延州陳訴本
州累行催促其黃岌頑然略不介意本州爲見
大軍頻次奔走號訴殊可矜憐遂將別色官錢
支行發支仍截下人戶未納州米別行委官前
去監督本縣催促支散至今日久未能按月支
遣蓋緣黃岌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養
兵捕盜爲念不爲及時交納致得一寨土軍一
百餘人飢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
任本州遂於八月初七日將黃岌與龍巖縣主

簿迪功郎陸槐對移及具狀申尚書省吏部幷
諸監司照會訖並皆未蒙果決回降指揮今來
伏覩符下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施行朝請
郎王銖論奏乞行約束州軍弓手土軍雇錢衣
糧須管按月支發毋使侵擾細民奉聖旨依本
州竊詳上項申請指揮正與本州按發黃岌事
件一同仰見朝廷撫軍恤民丁寧深切之意所
有黃岌罪狀不敢隱默欲望聖斷特將黃岌重
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令廢職不恤軍民之戒伏
候勅旨

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具位臣朱熹

右臣叨被誤恩假守偏郡自到官以來惟恩
所以仰稱使令之意以爲布宣德意固爲郡
守之職然苟屬縣奉行不得其人則無自而
及於百姓故嘗深察諸縣令佐之賢否其背
公營私廢法不職者已嘗按劾具奏得旨施
行其涖官公勤委有善狀者又豈敢默默而
不以上聞乎臣伏見朝奉郎知龍溪縣翁德
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

而每有惻惻愛民之實臣嘗以縣事大要者
三察其施爲知其果有可稱者刑獄詞訟財
賦是也縣所解徒流以上罪歲率數十臣取
其案牘觀之見其親書條目委曲難問必盡
囚辭而後已又州司理院所行審鞫而囚卒
無異辭皆以縣之所鞫爲得其情是能上體
國家哀矜庶獄之意也漳之四邑龍溪爲大
理訴之牒日百餘紙巧僞誣罔姦詐百出德
廣乃隨事處決終朝而畢人服其公不敢有
知責留禁之人又能使百姓無狙詐不中之

訟也縣所賦入最爲浩繁合三縣之數不足
以當龍溪十分之八郡之經費頼以取足德
廣乃從容應辦民自樂輸吏無追督是能足
用裕民而無抑配科歛之患也致其治行蓋
庶幾乎古之循吏者竊謂若使凡爲縣者皆
能如此則國家德澤不患於壅隔而田里之
間亦不復有歎息愁怨之聲矣臣與德廣爲
同郡人其孝友稱於宗族行義信於鄉閭臣
素知之固已甚審至此一年察其所以施於
有政者又如此故今不複以鄉曲爲嫌已照
薦舉格令舉充陞陟員数又念方以災患乞
奉香火朝夕得旨便當解罷而德廣去替亦
已不逺竊恐後来者知德廣之賢未能若臣
之詳偶至脱略則在臣有見賢不能舉之罪
臣愚欲望廟慈察臣所舉出於公論將德廣
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臣
不勝大幸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
劾將官陸景任狀
照對臣誤蒙聖恩委任閩□□於八月初四日
到潭州交割職事有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將
武功郎陸景任前来公參見得本官病患尫
羸不能行立考其出身係因泛使入國用入
流減年奏補所歷差遣止是監當場務元不
曾經兵官職事而今来所任係管潭州禁軍
八指揮并有揀中軍兵幾及千人全藉有精
力不衰諳曉軍務兵官訓練教閲又本州管
下有産茶地分及上江州軍各有溪洞亦頼
兵官嚴勢彈壓目今郡州見破湖北傜賊侵
犯已調發本州駐劄東南第八副將黄俊部
兵往山前把截其潭州將官豈是僥倖庸流
尸禄養痾晏然端坐之也熹臣到任之初方
欲將責兵官練習軍旅以爲銷伏姦宄彈壓
盗賊之計其陸景任實難倚仗欲望聖慈特
降睿旨將陸景任與宫觀差遣别選材武曾
歷管軍職事之人前来充職庶幾軍務不致
廢弛須至奏聞者
右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具位臣朱　熹等
同監司薦潘燾韓邈蔡𢦏方銓狀

臣等竊見比年以來臣僚申嚴薦舉之法以
革獨貢之弊蓋所以示公道而杜私情也然
人之才固有不同而薦之者所見亦或不一
往往獨貢之薦常多而列銜之薦常少繇此
故也臣等備員帥臣監司其於一路人才職
當留意既不敢以己見獨薦而參之以公論
苟有可以備采擇者又安敢隱嘿竊見朝請
大夫權知邵州潘燾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
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教化為務崇尚學校修
建先賢祠宇民有嚚訟諭之以理事至有司

斂於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圄屢空湖北傜
寇侵犯邊境而燾聚置得宜民用安堵至於
移屯置寨為民防患者無所不用其至其他
設施一切不苟臣熹昨與帥臣周必大己嘗
以其姓名薦聞矣朝請郎權知全州韓邈名
臣之後材力有餘入仕以來凡三作邑皆有
可紀民情利病纖悉洞究全之為郡久費枝
梧而邈迺能檢梲吏姦稽考滲漏民間輸納
不多取斛面糜費商稅寬減苛細前政財賦
不辦邈至未幾即不欠漕計且足郡用奉議

郎權通判邵州蔡咸有高祖襄精明之風自
初試吏即以能聞用獲盜賞改官又用収殭
賦應副錢糧賞循資又因水潦賑濟中書籍
記姓名比者邵有傜人之擾咸詣山前督捕
暴露經時多設方略鈎致猺獠之情卒能使
之恐懼納款其他佐理郡政不競不隨經總
制錢不待督責每歲溢額總所亦已保奏委
之賑濟措置有方民被實惠奉議郎提刑司
幹辦公事方銓器資宏裕識趣高明向宰懷
安劇邑連事三帥皆稱其寬簡不擾急吏緩

民所薦之詞如出一口懷安之民至今稱之
今任湖南屬官其在幕中靖重寡言澹若無
營至於酬應事機多所贊助前任提刑孫某
嘗以其學識深潛持守正固薦充所知是四
人者職雖不同然其才各適於用欲望聖慈
特加旌擢以為趨事赴功者之勸如後不如
所舉臣等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
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舉潘友恭自代狀

具位臣朱　熹

準令侍從官授告訖限三日內舉官一員自
代
右臣伏見從事郎新明州司理叅軍潘友恭存
心懇惻造理精深居家有孝友之稱持己有廉
靜之節其於世務亦所該通臣實不如舉以自
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付中書門下省

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貼黃
奏為潭州創立晉譙王承及紹興死事之臣
孟彥卿趙民彥劉玠趙聿之等廟乞賜敕額

伏候敕旨事
具位臣朱 熹
臣前任知潭州日伏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
大赦內一項節文歷代忠臣烈士祠廟損壞
令本州支係省錢修葺竊見東晉王敦之亂
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
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
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
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克而死此五人
者皆以忠節沒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無

可修葺無以仰稱聖朝褒顯忠義之意遂於
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塑五人者并考
譙王下傳并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
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方行考究未
及叅表而臣忽被誤恩赴闕奏事計其功力
不至甚多本州除已起造了畢欲望聖慈特
詔有司賜之廟額仍下本州照應施行庶以
慰答忠鬼為天下萬世臣子之勸臣不勝大
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乞降付尚書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其數既少又皆頒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厨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觀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云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覩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榮陽二坊故宅基地宛然尚在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以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爲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後之之□□謹具狀申□□□□□備申□縣□□

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妒娼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昏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亹亹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并以塊聞事目如後

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

年以三百日爲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
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
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樁收竊緣
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
千二百餘貫匠人多係遠鄉農民追呼搔
擾離家失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
乳香數外尚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
不敢科抑又兑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
物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
樁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
已爲非策又況樁收日久皮線爛斷札片
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爲
歲例則其爲害無有窮已尤爲不便欲望
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
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教閱日夕
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
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闕於武
備即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
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爲
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

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
募役兵漸次打作庶無闕事

一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
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
百餘頃內星子縣最爲窄狹已占三百餘
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
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
敢循習舊例供申虛數熹昨在田里素聞
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妄亂
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
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
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
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
行根究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
在熹私義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贊廟堂
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
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
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爲幸甚然所
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
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盡同

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蠲罷尤爲甯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覩本軍今爲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粮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禾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奏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糶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上供折帛月椿等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道民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御筆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十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民家猶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溥施賑給之後而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況今民間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粮使闕支遣計料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日除已具録奏聞許依分数放免租稅更令轉運常平兩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粮準備賑濟外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熹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已蒙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粮及賑糶等支用本軍除已恭禀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限起催以來即苦旱乾人户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人户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案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

免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
九貫二百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
千五十二貫五百五十文省趂此米價未起之
間收糴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千五百七十餘
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發其
餘人户所欠錢綃數目尚多而民間自今以往
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
熹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
已具録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户未納夏
税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

税帶納庶幾飢餓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
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充借糴米之罪亦已具奏
恭俟朝典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闕
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
罷管下都昌縣捌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
狀申聞外合行供禀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
額招填禁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
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户口繁多投
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
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是以支遣近年以
来税重民貧户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
郡上供之額既重兊食之數又多並無留
州得用錢米可以養贍所以招收常不及
額猶尚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
於淳熙七年内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為
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

外尚闕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
緣本軍僻陋小郡户口不多目今雖是荒
年尚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
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粮米五千四百石
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
三百五十疋紬一百五十疋綿四千五百
兩衣錢七百六十五貫委是數目浩瀚即
無合撥樁名可以支遣況當荒歉之後税
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尚且支給不行若
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

賜敷奏乞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為額
如以州郡武備不脩必欲招足元數亦乞
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間漸還舊
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悮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抛買第十
料至十五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民貧
不堪搔擾十一至十五料節次具申未敢
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曹司申奏蠲免
而又已有抛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
三縣去歲大旱民間匱困異於常時官司

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
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
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
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抛下縣催
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
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
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
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
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
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
管下都昌縣捌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
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
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
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
今照都昌為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
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
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
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
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

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
虛設徒費幫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
匱乏無以贍給累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
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闕額
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
乞施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
上又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
零倚閣是致經總制錢收趁不及合行除豁及

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常具申總領轉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及乞撥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禀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内收趁緣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休準淳熙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

人户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紬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户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数目合依例除豁

方欲具申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況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内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

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舊逐旋攢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

月終收趂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
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
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
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桩到錢數起發
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
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隸江州今隸本軍去城
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
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
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
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
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
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
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
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
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
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
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
之士德意甚美而廢壞不脩至於如此長
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
脩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
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
賜行下竊恐日後遂至湮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
太平興國年中指揮特賜行下照會庶幾官吏
有所遵守永遠不至埋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
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
不至於荒廢湮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
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岸遮護西灣
水次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
旅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門拋泊或值風濤大
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
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
空綱偷搬壓船剛去以致寨內水次沙土填塞

積歲之久不復明淺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從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若城隍道路隄岸土工及種林木）亦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親詣

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及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申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是蹉時向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窠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為公私久遠利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阜扼邀截不容走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

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為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為要害其縣廓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

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即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岸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捉連淮南而南康管內却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

亂至於如此罔已可笑又況初不計筭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為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處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嘗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員辦事者少

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己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為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以寨

兵可也今置寨以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出巡
又會合外縣捉獲仁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
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
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為
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
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
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
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
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
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
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
損無益而但為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閒之故留
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
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
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
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
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
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
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勅本縣立限招足
闕額弓手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
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領
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為拘轄
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
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
粘在前乞賜鈞覽干冒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
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
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却將星子建昌
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
可行利便修寫同銜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
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
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內準安撫提刑
轉運提舉使衙牒準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
子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
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
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奏勘建昌縣
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
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
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掲畫地圖送簽

縣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本軍為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間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并詢訪士民撿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堯撰新刱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沇島没虔吉撫筠洪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洑空篙工棹郎摧檣是虞指斯邑也為拯溺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泝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角樹牧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為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

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等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洎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從置它所必須刱建軍治城壁及諸務廩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刱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極擾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自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泝流四十里至江州泝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遥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據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傅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

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小孤
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
縣湖口縣又泝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
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
阻節見今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科近
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
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
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織事
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
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

百餘里往返有六百里之遠動經旬日若
中等之家科藁二百束每人止負兩束以
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人戶則又不止
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縻費
官司解發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
德安縣況連丁大旱之後人民流移未盡
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
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
隸民間豈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

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江
其有所改易不若仍舊貫為安陳乞備申
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来
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
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
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
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樁辦
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來若將撥
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歎

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
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為依舊
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補且
以苗米論之星子湖口各止六千僅可相
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約計不及
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色
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
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
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
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

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略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為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隷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歴民户輸送往來每以為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户輸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

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隔江然人户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為麤重自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户即無往來之阻至於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遣一縣民居屋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日民力凋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為此有害無利之

舉甘說竊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搖物議使一方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極為非便謹具申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幸甚伏候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安縣界而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州界分去處初亦無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每常不肯傳送本軍又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

別有措置豈有為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遷割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准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妄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狀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可疑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鬬必使根據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

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
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
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
謝悃併乞台炤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
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
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
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
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赤立今又五十

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
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
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
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為縣尚且
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
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
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
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為此
以動搖人心為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
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

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之
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
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
員俸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
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
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為
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即為引去之
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
既荷聖恩彊畀民社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
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為鄰人淺

議所搖故敢直以己見干昧申呈其詳見於公
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軍
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使可云可疑當作使司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
至依條再行推鞫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
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
推鞫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
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illegible]而手殺之雖使
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

况已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容投鄰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寘極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爲之首今阿梁所犯窮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鞫然熹愚意欲望使司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

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羣聽使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户夏稅錢内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賁文任内因納炭稽遲追與押取間偶一時將錢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

赴監自[illegible]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六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何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紬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二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紬價錢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況都昌民户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倣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

生今衆人户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僱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爲便利民户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爲不若比附納紬量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爲利便更乞台慈詢究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照對本軍管下都昌縣人户舊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交納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紬絹紐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絹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户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絹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

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為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為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為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絹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為遠津般本色其費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為苦都昌則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為病要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向若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

矣今乃辱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以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户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人户却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户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庶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為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宮廟差遣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

乃復有愚悃輒冒布之熹宋髮誦書不親世務
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
昏塞不知所為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
戶稅絹零丈尺奏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
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
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奏納本色
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為
優恤下戶但行踰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
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
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

而下戶卻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匹計
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
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加意詢訪
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尚書省
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欲乞鈞慈早賜敷奏
行下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為公私久遠之
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
以為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貼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末限將滿欲乞鈞慈
詳酌徑自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
部行遣往還動淹旬月州縣之吏無所稟承
則懦者不敢督趣必至於闕供強者不恤有
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為
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得例從
低估民間實以為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盡
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
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
乞鈞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今討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
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
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
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
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
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
閱為名聚眾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
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
關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

過鄰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來詆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達等依相毆報冤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以聞集教習爲名聚衆弄兵欲以恐脅官私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無幾豪強知畏不致寅緣毆擾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目申稟徹台聽適所遣陳乞減星子稅人回齎到省劄一道謹復專人申納乞賜台念保明回申不勝幸甚其間上供對補之說竊謂若本不虧上供元額即初無可申請若有別色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今有司之吝至乃以此爲問則蠲減之恩似已無復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討會亦已薄有所覬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謂仰蒙施行不准今日見存人户得保生業而已逃未復頗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携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閣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爲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爲申述使得不爲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寬舒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内合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餘文（坊場敗闕下一本有體字）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百餘文截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申總領所照

會兵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數內亦有合除豁場務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共二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九十文自餘合催錢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田禾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八分已上民間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畸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收窠名官錢可以椿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

省差衙前王溥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旱傷人戶艱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拖下合發錢數虛負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敷奏將合趁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拘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皇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以獎勸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家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趁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椿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為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

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量賜裁減行下椿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貼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脚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屬

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吝但恤
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
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税招邀
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
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為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禀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瀆鈞聽熹
昨嘗妄以鄰路遏糴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
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
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

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絶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
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
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為意不免具狀申省乞
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
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
穀不多遞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
米糶糴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
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遏糴

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糶
支遣遂遽急那兑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
斛令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而諸處官司出牓
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阻境内
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
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許阻節客旅外更欲具奏
及申尚書省又慮遂失鄰援之雖向後別致邀
阻反為深害謹密具此申禀欲望鈞慈特賜矜
察早為敷奏特降睿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
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

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干冒
威尊伏增震懼

小貼子

照對本軍勸諭上户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
有有錢無米之人亦須上流收糴若被沿路
阻節米船不通即此勸諭之數盡失指準民
命所繫為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念

乞撥兩年苗税劄子

熹昨嘗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
外三分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

零欠綱運米五千餘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
糧支遣今續據管内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
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
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
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既災傷如此
亦非并督舊逋之時以此計之即熹前奏所乞
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
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
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既
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
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
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
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為利害其
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
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
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為應文逃責之計掩蔽
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為先務至於民
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既死
徙閭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
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

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殍
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
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
或甚於彼時民尚無以為食若復責以輸納租
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
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
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
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
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
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
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
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
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
安其心熹無任皇恐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為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
兩項米斛又恐朝廷惟其檢放分數之多故
其妄言遂至覼縷誠不能無草野倨侮之嫌
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為國家生聚教訓與
復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羸

陵罪戾孤蹤日俟譴斥決非久於此若亦俛
以曲沽民譽過爲身謀以罔朝聽而陷於不
測之誅伏惟鈞慈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中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
比以災旱告急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疎拙
素不更事重此困迫不無煩擾今復有劄子二
通申稟放税乞米及鄰境閉糴事而熹疾病之
餘不堪扶曳輙有私懇仰瀆威尊敢望鈞慈并
爲數奏乞從所請千萬之幸熹頻有干恩不敢

累幅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脩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
號差舛嘗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
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
題寫奉安訖熹恭覩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
日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今
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
從祀之列熹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
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爲周南召南之學其才

雖曰不及顔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
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固有
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
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
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
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
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
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
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
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
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
政和五禮新儀内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版行
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
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

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
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鏤版其州縣祭禮
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
一本鏤版行下

乞增修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
儀式竊嘗考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
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待郎奏請
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
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

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抵捂今具如後須至
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
三位外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
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
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
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
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
羊一豕無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
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

其爲數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
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
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
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
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
年中已有指揮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
享說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
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

四爲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犧尊四象尊四）
（上酌）著尊在前皆有坫加勺冪爲酌尊（著尊之一實明水爲上著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犧尊一實明水爲上犧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
熹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
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
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
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爲酌尊乃知正
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
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
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

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醆齊象尊一實沉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剩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內祭社稷儀云南向東上加羃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前檻壇之南西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

是太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爲三行其南向者反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者反此未委是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熹按其文有制度而無方位竊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新儀

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曰山川之神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禜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爲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滅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合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牢器

服一切循用流俗褻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禜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放祭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一伏覩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

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今即未委新儀
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
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
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淳熙七年三月　日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牓示詢訪
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
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

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
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
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詣
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
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
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
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
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匯澤大江水
勢湍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
後廟記贊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

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
號本軍所据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
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
劉義仲所撰公廟記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
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倡義於武昌破石頭
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爲予言威公忠
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
重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
兵居上流潛有窺覦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
而止心之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

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
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
固可折箠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
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
必過於威公保荊州以爲困挾天子以爲資其
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竊漢之計也
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
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

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不敢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爲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澥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

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懃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荊棘萬狀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縫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然爲之不習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砥柱自非明智獨立安能臻此哉然野史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覬望之跡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不疑悖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既士行遙先朝錄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忠一湮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夜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據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

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胸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總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躬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無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含目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符士行其

畀不得與小兒等共說固不行攻而自破云云
單令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
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
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
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
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
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土民陳請在前欲乞朝
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
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
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考異

脩白鹿洞書院　基址 一作基址

脩築石堤　種林木 種一作植字

禁保甲　豪右 一作豪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續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間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惻怛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升合之米不足充虛接力不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糴廣米接續糶濟仍須帶下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椿管申取朝廷指揮實為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施
副施行

乞禁止遏糴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
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
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
糴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
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
糴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
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知本路饑荒之急故
行遏糴及客人雇募船隻亦恐逐州縣稅務循
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稅錢力勝買酤錢之類
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負聖主優賜賑卹之
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穀遇災傷官司
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勑兩浙江東湖北旱傷
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
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
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
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
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
坐罪至來年六月抑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
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
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
罪施行庶幾公私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
霑實惠

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糶賑濟有合行五事
已具申朝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
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差官雇船前
去收糴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
行遏糴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
收雜稅力勝買酤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
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得
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
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
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
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
係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

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
年災傷上户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
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户願出米穀
自行般運前来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
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户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
丁鹽紬綿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
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
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
催督已是違法況今旱蝗人民飢餓不存

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
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更
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
前期追擾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户陳之奇
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
已保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
人户無以激勸已具録奏聞及申尚書省
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

奉聖旨令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
及續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人户
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
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
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為飢
民採取鳧茈鋤掘殆遍無復禾稻根查可
見荒熟分數乞且將下户等第住催上户
寬限勸諭其新林一帶亦許熹差官檢定
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閣租稅其衢
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

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敷奏特降指揮
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
措置糴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
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户最為急務譬如
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
計户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次闕定
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中審住催官物指揮狀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
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户今年以前
應干殘欠苗税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
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
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
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
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户
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
願歸業趂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
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

本司已即時恭稟遍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
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
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税若是淳熙七
年二税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税丁錢
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
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户爲見前項
指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户今年應
干殘欠苗税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
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

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税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審
今年以前是淳熙七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
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户部伏乞明降指揮行下
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
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
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
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
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户出助并措置

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糶幸無流徙後爲
今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
上兼以鄰郡嚴婺徽饒類皆旱㬤本州地居其
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闕食雖
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仿
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
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難得錢物深山窮谷僻
遠小民委是無錢糴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
倉米五萬石内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
移餓殍之患某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

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莩羸困闕食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内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衢州施行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救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奏得蒙降出欲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爲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爲伏覩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會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九年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旱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爲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詿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暗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口下聞奏劄付本司所准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二月二日

本司准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户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斟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爲甚衢婺州爲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

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鏤版曉諭人户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户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户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户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

勸諭上户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界有飛蝗入境即於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禾即今前去看視一面監督官吏打撲焚瘞尋別具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具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
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
責令運糶以備糴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
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榜
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
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
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
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自陳狀

勘會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
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
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
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為民害欲望
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
陳狀願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
月疾速起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
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
替待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候交政結局即

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
東久闕雨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
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
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為飢所迫已有奪糧
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
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

舉閉糴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
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
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
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公吏
書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
病反以此恐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
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
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
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
及上戶閉糴絕少米斛出糶數內江山一縣

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
上戶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有貧病無錢收
糴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
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
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
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
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
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
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
件臣寮所奏本縣飢民奔撞事理上勤聖慮

特降指揮而憲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
縣全無申報在憲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
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
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
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
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
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
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照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
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
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
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憲及早分給諸州
廣行運糴候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
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
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
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憲收掌如有獻
助及格之人令憲與安撫使書塡給付

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
刪去將來檢踏凡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
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
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
稅權行住催却候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
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憲前項所請百七十萬
貫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
合與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

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田曆就存
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户苗米
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
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
災傷州縣人户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
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
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
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
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
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
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
多是人户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
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
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
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
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
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
管幹鄉村盜賊鬬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
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户長主之皆是募人
充應各有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耆長者
大保長有願兼户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
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
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
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
引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
備之苦破家蕩産殆不聊生朝廷蓋亦深
知其弊故所以爲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
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蓋嘗原
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户長
雇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
可雇耆長户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
保正保長無禄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
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雇錢不復
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騷擾反爲民害蓋

竊以爲莫若將罷去耆戶長壯丁錢一項並
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
長（罷歩耆戶長錢紐興府共管若干貫以此計之諸路所入錢數不多不足撥特）
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
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得
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
施行
一上項復存耆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
費未能遽行而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
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

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
一人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
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二年
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爲保
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
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
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陪備其費不貲
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
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
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

百端避先趁後公合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
鬼沒所以重爲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
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除破此法以便其
民或以物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
長役腳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
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催頭此皆足以
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
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衙改成
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
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去耆戶長錢撥還

州縣依舊雇人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
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消凍
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
高人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顧兼戶長一
條（令人戶畏避催稅如畏陷穽豈有願兼戶長之理人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強差人催稅則只是抑勒輪差雖有徒二年之罪亦將何所施用）只令十
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
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
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
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

輸差物力最高人户四名充户長内尤高
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
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役父近亦不理
爲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
下之户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
條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
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於是有併
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
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

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
少則富者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遷徙
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
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黠
差殊之其人纔及數千之産亦使之充役
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
至於鬻妻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
不限以都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
上户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長相度具
本處可行利便申熹竊詳通鄉差役則鄉

分闊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
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
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户無故不得移居
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户
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
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疎處移入
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户役入所居
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
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頻數還差不行者即
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

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
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内選差則窮鄉細民
亦可粗免差役頻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
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
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修立逐項條
貫須降遵守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

準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
聞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
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
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
而行之以漸則無騷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
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
一斗種天寧縣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户自以
本户產錢均配其田自爲二簿一輸之官一
爲户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
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户產錢以

合官簿之數若隱瞞不載者許沒于官許人
告首請佃閩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
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折之則山田
小段徃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
使保正長自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
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
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
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
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來係作如
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

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
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
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竊自念
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
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
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爲
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
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
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
術三又得其所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

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
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
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
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
歲計不足之患乃其久也訴理紛紜追
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户疲於應對
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
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
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四年間

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
曾經界縣道催理税物不登鄉司例以
逃絶爲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
實則人户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本
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隣
至宗親後來占據隂結鄉吏隱而不言
耳因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
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
以爲久遠之利況自彼時至今又已三
四十年矣昔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請號

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
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
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
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
急矣但其所言闊廣之事或非親見容
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
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
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
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
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

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消
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
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
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
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
所以不正田税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
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
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
可以卒然變也況今吏治何暇及此而

遽欲改圖之正田税之均是豈不差官
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
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師之
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
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

手疑當作首手聲

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熙寧手實之法其
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
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户田
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日
都不作爲之爲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

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況於今日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妥意導正而稅乎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不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道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

半又差官覈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竊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肯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

輭力不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

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

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
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
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
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
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
費亦當少減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
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
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
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
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

帳舉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
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臺兩司許
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
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
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
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
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東安縣丞鄭昭
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
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
所謂即與寮佐吏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

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閤謝事專意
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曾
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
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
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
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爲
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
高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
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
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等或物力高

強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
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
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
心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
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
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
而諷繹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
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
乏則諸同官吏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
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

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若役未定而他
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為
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
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
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
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
下之舊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
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
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
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
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
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户雖
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
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
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
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
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為詞恐脅
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

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
望風沮怯倒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
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為寇
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
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
為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税無
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
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税少之人則雖有
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
子孫久遠之業以為族滅無餘之計也

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
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
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税
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姦
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
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
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為慮也伏
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
司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務

以擇人為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
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
憸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
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
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
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
到任稍久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税籍不正田
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税數目浩瀚無以供解

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歛責罰以救目前官
既不法吏又為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
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
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斂歎而已若
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
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
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近日承準使牒備坐尚書省劄內聖旨
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
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
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
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
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
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
尚且更令詢究此雖意在明審博盡下情謹
之重之不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
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書
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

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
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
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
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
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
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
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害
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
著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
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

不唯無益而適所以漏泄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厲己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熹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爲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爲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況本州今年早稻稍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台旨施行

四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具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録白到尚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内選差有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其專一提督候打量圖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省先具知稟狀申須至申聞者

右準指揮當職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經筭方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將田形筭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撥正副長分畫都界豎立土封

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伏准使牒
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
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
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與集照應書押人
户又是産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
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
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
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
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
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

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
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
耕犂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
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
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
美意而反以為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
本所不悦又得以此藉口肆為扇惑動揺之計
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
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
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

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
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
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却則又且欲
及此農務尚寛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使令
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候秋晚而復行
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
復止中間半歲攙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
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
未可遽行之説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
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

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
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
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
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
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
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
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
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隷湖南安撫司劄子

熹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

并疾刱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裁
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
蠻徭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并疾去鎮之後
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荊
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
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創置此軍本為
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
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
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審事權專一種種
利便今乃遠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

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為重而又相去一千
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
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
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
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
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
望朝廷考究元來刱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弃
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
飛虎軍為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
專制只令荊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
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
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撿緩急可恃

桃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桃廟事伏蒙聖慈
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桃高宗即位時不曾桃
壽皇即位時亦不曾桃太上即位時又不曾桃
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
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
尚書省乞賜撿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桃遷僖祖廟室
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
合桃高宗時未嘗桃壽皇時未嘗桃太上時亦
未嘗桃今豈可桃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
久未見施行熹不勝皇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
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
即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

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亮為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虞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為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録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

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録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録申送付下實録院參照修纂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stamp]

辭免

辭免召命狀 己卯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赴行在者伏念熹性資朴鈍學術迂疎絶無所長可以自見爲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舊延多士濫塵收召之日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熹有心氣之疾近數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奔走竊恐臨事顚錯自取罪戾無以上副招徠之意今乞且依徐度呂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疾瘉日前赴行在庶幾得遂恬養猶或可以勉悉罷慮備使令於異日甚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云熹已於當日望闕祗受訖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盛若不瀝情控告祈免誤恩則忝冒昧之嫌難逃物論伏望

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
前狀早賜陶鑄獄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 壬辰一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才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釋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祿徒以為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弱近於髀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平章相公洞鑒悃愊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幸甚
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名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栟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行自知愚陋初之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意復念往者為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遷於此時起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血凋瘁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跼蹐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鑒察更望參政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栟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

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
煩趣召拜恩蹴踖震懼靡寧實以禄弗逮親不
忍從官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内
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
義鄙拙不足以仰勤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
稜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
政丞相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
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

指揮劄付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
伏念熹自蒙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
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祈請偶以
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營葬之役須當
躬親營奉度至來春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
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别聽指揮不
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
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

申尚書省
者伏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
熹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
步難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歷懇乞賜敷奏
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
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愚賤不勝恐懼遂不敢
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别聽指揮今
來又準上[illegible]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
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
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
傷冷復苦腳氣步履艱難雖不候獲而疾趨其

勢亦有不可[illegible]而勉强者竊恐又[illegible]朝命負罪
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
欲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
愚分且便私計熹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之
愚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祠禄差
監嶽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
强健尚或可備使令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奏劄狀一 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
[illegible]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

除之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居住者喜聞命驚惶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
不肖昨蒙聖恩收一召至于再三屢以疾患之餘
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廷致煩慢之誅方竊
俯伏以俟不韙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既赦
其罪不即誅戮而又過於臨遣誤有褒嘉一字
之榮踰於華袞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
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
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
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捐軀圖報何敢復議辭
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未退得進叨之
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
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
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恇懼前却千慮百思
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祗
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輒復瀝懇披陳
仰干洪造伏望參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
指揮或許以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
愚分實拜其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
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祗受已
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
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
震懼慚惶懇惻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
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
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准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
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
理舊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到乾道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
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妄是妨廢職事令吏
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
昨以憂哀罹嬰疾病侵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
累具辭免乃蒙聖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光
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寵風動四方況熹身被
隆私豈不知感實以衷情廢弃志行不脩無德
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
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

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此指揮施行在熹
豈敢固執迷方輕冒憲綱然熹竊詳省元降指揮
止為辭免推賞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所被
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
敢復披誠再干洪造所冀愍憐得徹聖聰庶幾
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
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況年絶浮虛抑止貪
競其於聖朝厲精責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為而已下情無任瞻望
祈扣之切伏望參政丞相洞照精悃早賜開陳

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
據建寧府據熹狀申先與奏乞罷所求特改宣
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并乞檢會乾道九
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
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
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峻亢知名
之士行能材術又下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

實無豪髮可以仰稱聖朝褒勸之意所以屢瀆
科禁冒塵悃誠不謂聖慈尚閟俞音恐懼顛越
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
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
或令仍守舊貫別與獄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
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
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
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

軸到熹所居令熹祇受者照對熹近準尚書省
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
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為
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將辭免妨廢職事即與
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再於準省劄具狀申
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
祇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
叨獎陟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來申
省狀中不敢縷細陳述是致懇悃不能自通今

取法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欽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濫綴末第後來參部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復乞嶽廟一次又未滿問準敕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擢擧催促則憂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

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安今乃誤蒙褒詔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優內省庸虛實為非據蓋語其勞績則入仕以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隨羣逐隊應擧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絶俗之行豈真能驕富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褒老優賢之禮以熹愚昧尚有以自知不揣況公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彊

顏忍恥靦面受之此以傳笑四方貽譏後世狂熹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鈇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既不敢祗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為申送使府依舊送庫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還以丁憂已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年尤為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

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二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主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祗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錄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有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遣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

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回今專遣家人賫誥件
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
謹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
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
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
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

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訖伏
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
憂患侵凌血氣凋瘁不獲輿曳殘疾顛越道塗
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
誤形褒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
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
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
有辭遜以瀆天威祗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
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
厚之恩舍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
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
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
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
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
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
日望闕祗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

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祗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
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
無由得徹冕旒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
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祕書郎狀一 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
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
聖主臨御俊傑聞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

巖亦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感
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
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
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
爲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
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
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
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
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
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

以假借褒嘉寬恩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
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
辭者此熹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據其
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
皦然而不可揜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
借恩養之資而遂夤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
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
惟士大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
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祗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
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

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
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
祕書省祕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不許辭免者伏念熹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
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譴訶豈意天慈
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因對重勤
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
雖在亡没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

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
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
巖谷泯泯没没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疎頑鄙
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貫進官領祿已冒
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徊徨
瞻顧雖感恩惜日不勝畎畝之誠而仰愧俯怍
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瀆斧鑕
必冀上回沖聽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爲開陳
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
大幸其降到省劄內有聖旨指揮不敢拜受已

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
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戊戌

今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軍填張圩闕又准尚書省牒奉勑宜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懼若無所指伏念熹疎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今者忽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守所係不輕苟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能審擇以寄民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為民不利前後臣寮建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素號庸劣又自祠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偹數祠官初無職事可以自試黙黙寢卧習成媮惰一旦使

之彊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孤寵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綏撫名實爰暨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踧踖而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為熹之賤微弃廢窮僻而朝廷記憶收拾遂厚至於如此若復尚圖安佚固為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陷於不恭之罪熹竊以為不然蓋熹本以無能遐廢田里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廉退之名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然若不渝庶幾可以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命為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況蒲柳之質多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頓減政使方在仕塗亦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彊自修飾起趨名宦豈不大為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勑以官卑人微不敢輙具辭免且欲祗拜恩命續伸投閑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過兩月即便復紊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矜察特免煩瀆之罪所有逐到劄子勑牒不敢祗受除已申送建寧府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

中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特為敷奏[illegible]
令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
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挑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
安不敢祗受即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
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
命震慴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祗受勅
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捧戴
難勝矧以孤愚久被涵育雖緣疎拙自甘退藏
至於榮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
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
為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
勉從吏役懼速顛隮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
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
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
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
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

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
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
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
揮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
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
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
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
更勉彊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
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
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螻蟻微
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
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
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久稽
朝命義不遑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
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
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綿惙若復勉彊輿曳之官
必取顛踣為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

或非聖朝所以矜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
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
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
息疲瘵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
銘鏤肺肝何有窮已其敢忘進越輒具劄子申聞
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
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
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

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衷分兵幾許
用劄子餘悉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
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踈
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
乞蠲減税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揮
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爲即欲
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
尚書省欲望敷奏亟行罷黜以爲疎遠小臣慢
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畀以郡紱竊辭不獲冒昧而來
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
劄子申乞改差宮觀差遣側聽累月未蒙敷奏
施行熹誠愚昧夙夜廢寧亦欲勉悉疲駑以酬
恩遇顧以山野不閑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
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半官吏相承
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
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
遂致人戶流移怨謗蜂起雖已遣官慰諭尚恐
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

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
爲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慚懼
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
敷奏早賜罷免以爲遠近收守不勤撫字之戒
而熹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
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二

右熹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又早
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振急遂致人戶愁怨相

率逃移已於十月内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罷黜以為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行謹狀

乞宮觀劄子 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病陳乞祠禄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氣疾欲發作無時難以勉彊在職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敕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開允遂於去年三月三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間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憒委是狼狽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熹累乞宮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宮觀差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熹舊有心氣之疾近因禱雨備災憂懼怵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為利害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熹宮廟差遣令得小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憝疾速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祕閣狀一

右熹準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以熹　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
民無流殍可除直秘閣者熹聞命震驚交戰感
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然竊伏念熹昨以非才誤
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意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
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生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
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置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
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況蠲閣租稅撥賜錢
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覆
幬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
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

命須下賞格極於　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傚始
肯竭其囷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
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户初無致
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
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
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
也今熹幸際隆寬已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
踰今者又被聖恩復以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
南康軍賑濟人户張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
格補授文武官資而有司顧以微文沮郤其事

至今未見報行推賞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
於其所當罪而有司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
雖至愚於此竊有所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
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
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悃特爲敷奏許賜收回
仍檢會今年閏三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
狀詳酌所陳事理如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爲邀
阻至今不爲保明推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爲敷
奏依熹所乞不候諸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
第推賞直降付身入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

不惟熹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
郡長吏奉法遵職　格和平不至害民之災自
闔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
覓之擾父子兄弟咸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
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勸
易爲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
一端而已也狂妄瀆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
任懇切屏營之至謹狀

小貼子

勘會張世亨賑濟五千石依格合補承節郎

税户劉師輿賑濟四千石依格乞補承信郎
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
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
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别無縈繫只
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
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
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
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
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

霑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採問不實之
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
不相須更望力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為厚幸伏
乞鈞照

辭免直祕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
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
除直祕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
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祗受兼在任日遵奉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勑旨賞格勸諭到税户
張世亨劉師輿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
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
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
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
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
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
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
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
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

命熹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準回降指揮
不敢祗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
將張世亨劉師輿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
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三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
乞寢罷新除直祕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
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祗受謹
已望闕拜謝訖但熹狀内所稱熹雖至愚於此

有不能自安者正爲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張世亨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稅戶劉師輿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關天聽其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祗受又況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

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爲職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事之始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軍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黃澄張邦獻各與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修於上遠近觀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錄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自料不可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措置竊恐向後飢民愈見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詳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祗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

熹自違離闕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一瞻天日之光況今救荒合行奏面事件非一又熹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淳熙八年旱傷去處監司守臣賑濟有勞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竊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非以孤遠謬蒙選擢[illegible]邑饑閔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一下

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茫昧遭遇如此敢
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
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
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壽皇一再曰勑恭俟
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為寬典至於過恩假寵
職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取
臣之初也況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唐仲友反被
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
聖斷已罷本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
臣方當囚服藉藁以俟斧鉞豈宜遽蒙恩榮以

叨賞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
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
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前去之
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
前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
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早歲即甘退藏雖蒙
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

竊思此經頗天之譌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
刪述粗成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
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勸蓋亦以是期之其後
受敕除提舉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
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
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
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
遠遭遇如此則又惕然思竭駑頓以稱所蒙唯
懼縱姦賊民弄命廢職與時無復面顏以見陛
下至於觸忤權貴擬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

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
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獲護示唯不加誅
殛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為名而去臣竊不自知
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
涕下又顧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厚
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
不堪吏責今冬已嘗抗章俟罪未奉進止而旱
蝗繼作恭奉御筆戒諭丁寧仰惟聖心焦勞特
甚是以惶懼屏息未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職
職止是草野愚臣乞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

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躐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敢自安仰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外避當塗之猜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件省劄為除授恩命臣決不敢祗受已送衢州開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臣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由遂其私使得免於攘奪之嫌以全素守茲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前所奏陳願得蒙恩投置閑散以為養痾守書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未便循黙致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畀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為莫大之幸所有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祖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及些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總到官今方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易不惟迎新送故煩擾吏民亦緣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梁總辭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祗受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江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臣產特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須瀆煩勞天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遙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

係奏閱跡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瀝懇辭避凡所陳述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為觀聽之美而已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又況今來所除差遣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陛下眷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上干鈇鉞之威

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寢罷新差遣一次使臣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或者未填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化而達聰明目未忘孤忠則雖遠外重難驅使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為今日之計則退藏之外無可為者伏惟陛下哀憐財幸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因依者免回避劄付照會伏緣狂疾疏拙已試罔功不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嘗具奏稱為按劾台州唐仲友贓濫不法反被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祗受今者伏覩已降指揮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

已招偽造官會人蔣輝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別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卻因覃事徼倖與其它無罪之人例霑恩賞其所降到告命臣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所以未敢便當

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志甚
再三既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討日以俟
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允
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
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
鄙情以承睿獎即於當日遥望闕庭拜受直徽
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感命之已
行亦擬即日拜受書時忽發而臣至愚反復思
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
觸天威瞻顧徬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贓吏

黨與衆多棊布而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覺以來
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其所
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
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
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陛下聖明洞
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已魚肉
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
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
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
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速怨召

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
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籌度
以爲與其它日拘攣減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
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
陛下至仁至明且既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
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
意仰首呼天而一聲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
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
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
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

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
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
循每一念之常恐亦爲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
隰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
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
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
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
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贓吏

干忤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控制
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為陛
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
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
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
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
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録亦難檢尋因
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
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
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閒
秩即當繕寫首篇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准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
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
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
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訖所
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合回避
事理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

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浙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
滿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
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准尚書省牒差充上件
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
司人例幫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
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
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即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
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
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准
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
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闕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
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頹
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

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爲罪愈大所有
恩命委實不敢祗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寄收
外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追還成命令熹依舊奉
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
者熹聞命震驚即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
以來積有憂畏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
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歇不常非有言所不能
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即以此誠控告未蒙

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熹竊
惟念已試無堪再蒙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
隆厚而又特降睿旨使得奏事而行以爲使臣
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
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
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
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
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
時望絕雲天涕下霑臆輒冒萬死復瀆恩威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前降指揮令熹仍舊奉

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一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
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
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
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
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
俯仰拜跪極爲費力顧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
歸計不免尋具申稟退還前路聽候欲望矜憐
特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
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熹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
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
熹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
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
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
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顧以趣召之嚴
未敢輒爲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

稟迎邇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宮觀熹遂令
熹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
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
見前回鐫處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熹愆識示
徹稽違益久罪戾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
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熹衰遲之迹退閑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
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遇何以論
報伏緣熹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為氣
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
殿陛而勞曳遂增況絡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
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
給朝假將理痛處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
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熹衰悴餘生養痾待盡豈上不忍棄捐復加收
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
激恩遇不知報塞固當闕令即日引道賢緣頻
年多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

請即不敢家居因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懷
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
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
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
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
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
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
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
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
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
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
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
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
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擬俟病愈赴部供職凡
此本末衆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
有毫髮偃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
劾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
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
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
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敢妄過有邀求日爲

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近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漫迫所部竊自思念爲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寛貸在熹亦何面目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久闕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爲罪愈深熹除已一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許熹罪狀實

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薄外使但以今者自致煩言不堪耳目之寄須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悃冒干鈞聽熹一介孤蹤久荷聖知茲者由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又使得以職事奏對面賜襃諭留實省曹在熹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稍久即覺左足後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姦妄

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明廣大尚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已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屛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乞
疾入對奏劄甘諭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
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
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僞
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
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褒借之寵則
又有非疎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祗承德意拜
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頻發動委
是不任起發前去又況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
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

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
揮或恐聖慈閔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宮
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
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
未明不敢祗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
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
聖明已垂深照辨理昭晰訓喻丁寧三復以還
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跳熱頻有增加

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
文狀陳乞數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
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醻香
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
勘轉朝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跧伏林野聖
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
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
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

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
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忝褒擢
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
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
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
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
差遣所有恩命熹實不敢無故祗受除已送建
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
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
祠禄未奉進止方竊俟𠉀忽蒙尚書吏部遞到
磨勘轉官告命一道熹竊以自叨祿秩以來累
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
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爲矯
激又况今來方被重劾甫荷寬恩揆之歸言已
爲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
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
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辭言引疾曲荷俯從省
已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
闕謝恩祗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奬隆深自顧
么微莫堪擁篲兼觀近制内閣清班非有勳庸
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
以至自貽詬辱妨動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
功於何有靦顔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
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辭言引疾曲荷
矜憐已遂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横加
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
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悃早賜敷奏
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
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念熹今
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
明始終臨照還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

勝負荷俯仰踧踖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
爲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爲嫌不謂皇慈未
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
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
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易退之義遽爾復爲
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
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宜數爲天下
有識所窺者熹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
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
上誤剸聳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輙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禄休養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聖恩収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顧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懼而歸半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忝趨是使詔褒悉為虚語龍斷之誚熹竊懼焉又况意廣才疎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退寢實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輙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恩賜對繼叨除授罷數重疊卒畀祠禄以遂退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踰月又蒙収召臣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罷而陛下過愍未即聞允仍詔疾速趣赴行在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為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於疾作口陳之説有所未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趣召之嚴内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栗之至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狀

右熹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

令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揆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聞允猶復有言揆以常情實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數述已極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説不獲究盡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或以此之故再煩収召之嚴内省稽違不勝

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擊詣闕通進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到奏號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寢命以平臣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更有口陳事理未得殫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輙敢撰到奏號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擊詣闕投進幷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輙敢具奏再申愚悃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踧踖以俟嚴譴今月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祗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不免籲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輙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狂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閔俞音亦寬刑典其爲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況方祈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輙具奏聞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開允僭率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自惟山野方頑退藏反速寵光益深悚灰已具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栗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恩命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所乞可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熹已即時望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惟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獲祗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猶自循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免新除別無絲髮勞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爲超躐恭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疎遠小臣所敢辭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爲敷奏寢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以熹辭免內祠經幄之命俾以中祕論撰之職復歸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躐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過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熹伏念感激不知

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
數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歲
嘗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發藩服乃得
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況熹微
賤非彼之倫而殿撰誤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
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此類明白不待有
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
敢復有辭者也又況熹本以賤貧難舉干祿豈
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
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

間東浙救荒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
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霈恩合得恩
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飾
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
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誠屢瀆雷霆之威儻不
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
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藉錢仰全壽皇
眷知容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
愚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
告命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者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
少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
敢矯情飾詐罔上盜名實以誤冒重疊獎拔超
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
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
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洞照本末許賜開陳得
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凟再
三俯伏俟罪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續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禄本無奇節可以諭人徒以屢蒙恩私横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

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極叨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於初清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騖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勞形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隮兼熹祖鄉徽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産在婺源竊慮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爲敷奏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分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功既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

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僞至於墳墓田産有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爲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病孤危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産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

君臣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忘斯義又況平生祿祿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聖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祗受豈敢獨於聖恩除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爲遜避上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爲甚今但拜官入境便有吏民詞訟遮擁道路百十爲羣若但草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仔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

便見疎虞在熹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仍舊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熹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夤緣侵擾鄉鄰茲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祗受而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爲辭者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熹衰病終是不堪又須再有塵瀆則熹獲罪愈深無由自解伏乞鈞慈俯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腹心仰干造化熹昨蒙聖恩擢貳江東將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仍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熹衆疾所攻目昏爲甚受理詞訴披尋案牘皆有所不堪者竊恐黽勉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爲罪

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冀蒙聖慈矜閔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則熹區區不勝幸甚干瀆崇嚴無任俯伏俟罪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闕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省劄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僥幸自惟么麽無所取材乃蒙聖主兩復見容載之恩公朝委

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違
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
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祗赴必至貽患千里獲
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
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
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為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
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
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
業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
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
已蒙聖恩改畀郡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
陶鎔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所苦目疾比復
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
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為甚幸或與改
一閑慢差遣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

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為甚幸屢瀆威嚴俯
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
令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
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容勉彊者敢復
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證頃
以餘疾雖切已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敢一
一陳述而專以目眚為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
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日以故不敢必求祠祿

而幷以閑局為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
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為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
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
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
奏除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
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
別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
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腳氣不能祗赴錫
宴妨廢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發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到任今恰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自幸以爲若得憑恃威靈更且彊健嘗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方千里之内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之間亦得以隱覈欺弊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苦脚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倍於常年遍傳兩足遂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龍錫宴之日病勢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彊自扶掖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憂悸反側無地自容只此一節已無以顏可居士民之上又況在告日久獄訟稽留今雖略能彊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思慮少或不周爲害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種有期而所請經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蒙行下已是後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稽緩不及事之責以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爲計輒冒萬死冒籲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爲中外臣子之戒臣死且不朽儻或憐臣愚瞆拙疎疾病狼狽之實不加大譴曲賜保全使臣得以自裹殘骸歸定故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熹輒有哀懇仰瀆崇聽熹昨以被病不堪郡寄輒露投閑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准轉運司牒被奉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禀日逐講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效疲駑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男曾往婺州遽爾夭殁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未便雖欲彊自扶持黽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欲望鈞慈特爲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父子存殁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秘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致祠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
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秘閣修撰差主
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事高
伉管幹訖竊念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似昨者
誤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已曾除授前件
職名熹以無名授受力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
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爾以來
曾未再朞守郡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

禍患輒丐便私已乖陳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
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躐
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秘閣修撰恩
命熹實不敢祗受欲望朝廷特為敷奏許熹辭
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致冒受之譏其於公朝
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亦以禍患陳乞祠祿
以便私計伏蒙理察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
感極涕零但又蒙誤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
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横寵區區私義實
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
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寅奉真游
而免於受爵不避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
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秘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
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
開命不遑謹已即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

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
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
故丐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蓋
若使熹任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
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
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
致其為臣之節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
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尚不為
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
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

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冐瀆尊之罪下觸干
名之嫌復狥血誠仰干公聽欲望鈞慈特爲敷
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勑牒指揮令熹且以舊
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
叨榮之幸干冐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敎之懇冐瀆威嚴仰瀆鈞聽熹
一昨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
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任僭之
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
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
褒之節靦顏冐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
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鈞俞之際曲爲敷奏得
從所乞實爲至幸干冐威嚴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荊
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
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
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
男物故輒丐閑祆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

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抑
頽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
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爲敷奏收還成
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干公聽熹耿以私家患難乞歸
治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
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
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慈不遺孤遠之意
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
憂患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
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
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冐瀆威嚴
俯伏竢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illegible]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恩
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
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
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

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欲起發前去祗服興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聊者蒙恩假守漳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方行遽罷貧民産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曰甚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己見論其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

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户欣幸方深而鄉官土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蠭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罷靜惟厥咎由熹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逭誅夷已為幸免更叨寵擢益紊彝章熹雖不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瀝愚衷再干洪造熹昨以私家喪葬大事難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督遣之嚴俯念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為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踈思慮淺短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自劾欲望鈞慈俯垂聽察特為敷奏收還成命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

劾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事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羅罪戾當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唯赦其萬死而又申以訓詞慰諭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熹一介踈遠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即日就道祗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災疢相挺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

常年日今困重不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减瘥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既乖承命之恭而本司闕官已是數月恐亦不無廢務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補滿舊任宮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罪戾自劾乞罷新除湖南漕屬命伏蒙垂慈

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諭丁寧反復勤至孤賤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以觸雷霆之威已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諾早願以活餘年千萬幸干冒昧威嚴俯伏俟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除知靜江府熹聞命震驚竊自惟念孤賤疎遠祿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奉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庬鴻不間幽隱擢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即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之時尤難將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

熹依舊宮觀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疎傷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皇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悄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重感激靡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輙有辭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誤朝聽雖幸曲蒙寛貸獲免譴訶然而內自省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

敢拜受况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又安敢冒受而不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益嚴熹竊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頼帥臣區處鎮壓而熹卒然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陳述至於憂悴衰晚足疾時作目昏耳聾心氣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閔再為開陳收回誤恩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屛伏俟命之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輙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為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疏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為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疏謬不材試郡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拔拭自惟何

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
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
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引避
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
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
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
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
賜開陳令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爲大幸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久蒙陶鑄備數祠官
竊祿養痾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
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疏昨
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
陳悃愊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涯
分實所未安又況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
玷近藩揆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寢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賜開
陳使得仍舊奉祠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
犯威尊不勝戰栗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申乞補滿宮
觀考任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
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
伏念熹自惟衰朽日覺摧頹昨有疎頑略無補
政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
謂今者尚聞俞音竊自省循決難黽勉是敢冒
昧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
畀偏州改命通才往莫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
獲逃瘝曠之譏亦足使疆圉得宜益壯維藩之
勢熹不勝懇惻祈懇引領俟命之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
復有狀披告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則皆將
方任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爲幸大
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
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
或未免冒嫌之譏而爲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
爲莫大之幸再干威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

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為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彊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

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煩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多艱則不惟下保衰殘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准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赴行在奏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為謹已望闕

祗受爾謝訖恭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嚮殊後傑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於時亦恐適足重取唯誚況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不堪治劇為憂故敢輒以投閑為請又以未蒙開允未敢再干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跼蹐無所逃避若使區區之精神筋力稍堪勉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涓埃以卒平生愛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

免控瀝肝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螻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久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路運判何異造進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疎不適世用蒙恩補郡并以一道軍民為寄到任未久已覺疲憊方恐仰孤任使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疏陋

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嗣皇訪落之初政而目疾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欲望聖慈察其悃愊曲賜矜憐特爲敷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踈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

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陛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踈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躐不次之除間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瞶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祗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愊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方以疾病迂踈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

擢陞次對之聯俾司勸講之職除命超躐近比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避之實但使暫詣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堪況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幄既冒叨踰之誚復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懇懼敢乞特爲敷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廩庶安愚分免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

命今到信州仍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
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數陳再干旒扆蓋念
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
職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考前後伏蒙
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備省已爲過分所有
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祗受至今
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
既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
落目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
闥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

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
足仰動天聽聞命踧踖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
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
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
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
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
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
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并望聖
明曲垂洞照亟還處授以穆師言臣以非辭召
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祈免詔除又

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
州前路聽候更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
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揣承帥閫方愧不堪
誤辱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
遜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
誠懇悉已數陳皆出實情即非僞飾如蒙降出
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爲開陳庶幾聖主無輕
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盡繫大造圖報敢忘

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
請祠奏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
天聽未回祗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
品遭值昌辰龍德大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
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帷
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

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遥謝聖恩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侍講恩命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義不敢安三具懇辭

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蒙開允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愊別聽處分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祗受然又不敢再具奏牘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哀疚廹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祗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實為超躐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愚分顧以當仕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唯冀仰望清光俯罄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雖先犬馬退就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悃亦豈不願因此際會得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

拜起艱難目左瞖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量度必至顛隮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姑守舊官賜以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命續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輒加奬擢實以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

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閟俞音祗拜以還不勝感激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熹之愚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為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或勉強年歲之間以有補於聖主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之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然後隨衆審恩喜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

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未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有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被省劄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敷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

某官特為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乎得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幸頻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踰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俯勤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歸到御筆一封已祗受訖今有奏狀一封辭謝得爲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爲伏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創業成功盛德莫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

幄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況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彊所不能塵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祗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悃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差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瀝懇控陳必期俟欲聞命悚惕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

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況先臣在紹興初嘗掌故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爲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暗耳昏記憶紛拏皆所不便復叨選擇備數經帷晝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被譴卻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慈特賜允從庶使衰慵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腳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

揮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宫觀續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戇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況耳重目昏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祗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京鴻慶宫庶協師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宫觀繼准省劄又蒙聖恩除臣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准省劄恭奉聖旨不允仍除臣知江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寶儲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遇猶邇恩旨之重拜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臣以愚賤疎遠之跡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庶官無由入侍禁闥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誠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閒故嘗再三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舍己下賢之意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屢得進講凡所開啓多蒙開納而臣愚意迫切便欲致君

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譴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釁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忝豈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目盲耳聵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

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祗受是敢瀝
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瘝曠之
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
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塡溝
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
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御丕圖爲
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眷戀
軒墀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

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
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
主管西京國子監頤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
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
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
授以朝官旣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
理臣今實以侍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旣罷
侍講卽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頤所陳事理
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
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尚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
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
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旣奉職
無狀莫補豪分尚蒙寬恩假以秩祿卽於私分
已爲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
寵加峻秩俾與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
負荷已具奏聞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
還奉鴻慶香火其間敘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
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
府面禀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
被除書進職寶儲作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負
痾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
明不敢遂一覼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
愊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
實衰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正月十四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
府恩命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
待制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敕宜差提舉南京
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祗受訖
得辭闕哥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
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銷削
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
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
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
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

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
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
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
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顧以愚分實
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祈扣伏望聖明洞照早
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
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
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尚未敢帶勘請給恭

俟報可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
還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準敕命特
授前件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
所乞追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冒據恐懼益深
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
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
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
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
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為開陳俾遂所祈
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
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
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
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

必蒙省察盖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序
飫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
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
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闥之下出入乎周衛
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帷僅及四
旬意見闊疎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
意惟有中間輒議僖祖皇帝當爲始祖不當一
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
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
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即

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
必遂施行不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退伏循省
益愧心顏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與論
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
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悃縱未重加貶黜
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咎臣無任祈
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
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者愚誠懇竭聰聽未回

私義未安不容緘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
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
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不
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
廷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爲臣子孤陋寡聞輕
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
允私義未安不容緘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

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
不爲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
不學無術難以復厠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
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爲將上早賜行遣以
爲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
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
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
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

建陽縣寄收俟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加困重不可支吾
欲乞守本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
依條施行謹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

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
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對之職除授

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関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詣恩
祗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
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
懇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祠官不敢享
具奏請述申本貫依條陳乞今來復准省劄恭
奉聖旨不允聞命[illegible]惶懼難勝竊分揣
心但知感激惟是區區本以鄉來入侍日淺自
知未有豪髮報稱不當仍帶禁職出領祠官所
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爲沽激況今疾病沉痼雖

未即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illegible][illegible]
處兼親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尚自
止帶修撰況臣罪戾方此投閑而所得職名過
爲優厚以此方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
誅復陳迫切之悃欲望皇明委照聖度并容深
察愚衷[illegible][illegible]比特降睿旨俾遂所祈則臣不
勝千萬之幸不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
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然是不堪異日使
令不敢更叨廩祿以速滿盈之咎亦望矜憐并
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

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即
已謝恩祗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爲遜避
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
乞保明致仕今准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不賜
開允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已不免復申前請
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

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叨以入侍日淺無補
豪分既領祠官不當復帶待制職累奏乞行追奪
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
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
敢詭衆飾辭過爲矯激未能感格深不自安不
免再罄血誠復[illegible]叙曲折援引比
例極爲詳[illegible]側廷深察情悃力

賜開陳使[illegible]以罪戾姓名
愚昧識見[illegible]致八言重煩
譴斥則[illegible]切言語無倫
伏惟鈞[illegible]

乞追還待制職名并自劾不合妄議求
阜陵事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辭
乞致仕伏蒙聖慈特降睿音辭職謝事非朕優
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
聖恩訖自惟愚暗誤被褒知陳力無堪輒求閑
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以優賢之名却其辭
至之請顧臣何者可稱衮褒感激之深無言以
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瀆宸聰所
辭職名亦已仰體眷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伏自
念去歲叨冒擢廁周行曾因集議求阜陵宮妾
丞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以卜神皐庶妥威
靈以延遷祔後雖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
容自昧今者伏覩進奏院報前日小大之臣曾
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狂妄又嘗面
奏其跡尤不可掩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

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譴訶若遂隱匿不
言更叨榮寵竊恐拜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
朝便煩褫奪顧惟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
朝刑賞之中則爲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
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
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
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俟罪戰蹐屏營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申省狀

右熹昨具申奏乞免帶待制職名仍以病衰辭

乞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職名
更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望闕謝
恩恭禀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
名仰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
議永阜陵宮臺嘗妄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
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
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臣無狀乃獨幸免
區區愚衷實不自安是使誤受聖恩復忝近列
竊料非久即致煩言迷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
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俟嚴誅如蒙

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臣不勝千萬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公聽熹昨者累奏辭免職名
再奏陳乞致仕近準省劄批降睿旨示以優賢
之意杜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假借超踰熹雖
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瀆未敢重陳除職之恩
亦擬拜受但以頃於攢陵嘗有妄議今見前後
同爲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更冒
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

拜命之後即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
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踧踖無地
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
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愜輿議熹不
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
伏准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
待餘依已降指揮者猥瀆天威久須嚴譴復蒙
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自去歲誤蒙聖恩擢寘
近列使侍講筵即以迂疏寡陋貽笑搢紳懇辭
四五而不獲命遂已不敢復辭講職只乞所帶
職名大為超躐令若冒受則將來或有罷免初
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省乞行敷奏令臣
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請蓋為計備
奏以宸翰下臨不容固避然而口與心誓所有
職名只是暫時攙帶以為入從之階異時若罷
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避今日不能力辭
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
重賜親筆除臣宮觀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

與鄰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錫舊職自是之後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聖聽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日之繆不敢再有他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勝千萬大幸干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勑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號封錫服之寵該遇饗恩又叨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併轉一官皆爲已受侍從官服之實今於職名乃欲回避不無作僞之嫌臣味其言極爲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敢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熹昨具狀奏乞免特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祗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號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來未奉進止在熹私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敢輒具封章上瀆天聽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爲敷奏申敕攸司將熹所陳五項事理檢照條例逐一討論參酌改正庶安愚分免熹罪負熹不勝大願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復有懇懇敢瀆公聽熹昨來辭免近職已荷聖恩特從所請不勝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號封錫服磨勘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大家施行在熹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奏陳輒具公狀申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處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熹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伏
緣見係譴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
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
候台旨

與宰執劄子

熹竊有私懇仰干公聽熹伏爲今歲年滿七十
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譴籍
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
府以熹罪矣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
省去竊望鈞慈矜念特與敷奏令熹守本官

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熹不勝千萬
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
納祿又以見係譴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
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
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
列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施行
因伏自念雖去日尚口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
回報竊慮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熹寸誠

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
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嫌越披訴欲望
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
庶安疲疚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煩吏議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竊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
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譴籍不敢
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
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

訖今來日久未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
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
墜使熹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
懼不免再具公狀控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
與敷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
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再干崇聽熹昔以微命罪戾孤蹤
始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

分明推移至今適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合是
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
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
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閭
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有罪之人無事可致不
當冒昧自求僥逸遷延稽故不為依條保奏至
二月半間方得申尚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
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覩邸
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
告施行方乎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
減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問得此狀
三月末間尚未申到竊慮在路稽遲或是別有
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
之外且將更取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
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公劄
申稟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
縷縷敷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
豫神人依賴鈞候起居萬福熹罪戾孤蹤名在

謫籍從鈞縣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足
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特為開陳即荷
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瑕之美
意下使衰朽俯桑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
之籍而少慰其生身事主一世勤苦之風心則
其為賜也大矣其為勸也廣矣然猶非為某一
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勅書且復垂諭所
以委曲保全之意則又非見[illegible]鈞[illegible]之之克
勤小物之[illegible]至遠[illegible]自揣寡得被一[illegible]之
為[illegible]感激之私言有不能諭者惟當修
具公啓略布萬一而區區有發不敢干黍謹具
短劄少見下誠伏惟鈞慈特垂鑒察黃閣在望
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進
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謹
[illegible]收無然猶至吉也一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三

考異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議論之暇[illegible]作[illegibl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大司農事熹昨得見執事於都下忽忽五年矣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百病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章書文所致齊懷為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陸伊遵書座中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也去連為繼鐵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稍前未深天子寡之下所議奏於四方權執事寔尚書自為郎以計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稱職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擔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事之從事數月矣四方之德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

蓋熹聞之天子憫惻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業數下寬大詔書弛民中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合其零為整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闢以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宜即奏而略行也而公卿以下安坐而陷某官自蜀盡以助熙明廣惠留日之為戶部言之人為之變符檄急如雷電責從刑司提刑司下之州州取辦於縣縣得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增趣無所不至此錢額小疑賦常入為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又如累年全）[illegible]自戶部四判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所而莫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

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將其刻責
於民也此又與盜鐘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
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詿誤朝廷耳
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
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
持符來逮吏繫治捶擊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
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
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亟緣為姦何所不
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
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天吏依公以侵

民又暘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天
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
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
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
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
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之知
耳一有言臣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
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
察而亟言之使所謂斷大經總制錢者一日而
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

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
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
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
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賨邛笮之
民專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疎遠之
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
教誨焉今以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
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
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春向溫伏惟益厚愛
以俟真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
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
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
贍學錢者諸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
學司曰凡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
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
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
剡堤以執事宜為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為
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正

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言曰使縣之使
其責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
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憂勞日不暇給而責
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
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
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
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
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
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
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從消之域而又以例削之

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申稟而以
此私於左右伏惟照察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
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
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損而
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
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
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皇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
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間於閩中熹少時見諸

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
乃識其兄廷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
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
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
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交以
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
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
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
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
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

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
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
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
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
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轅蓋
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蓋轅者驅馳
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
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
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一分是猶州不得
用其二分也假擬於道是乃前所謂自痛錢[illegible]

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熹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暁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 辛巳冬

竊聞虜酋殞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爭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掃清中原以全畀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

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弱内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循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與宿衞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强事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惕祗畏改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

計取之則功緒顯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向背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窺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廬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校之政

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耳以公不早為計虜人士馬精彊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完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憤然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歟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付大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

短辭拙不能盡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閤下以道學篤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竊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　季若　癸未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究觀竊以為適今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不無同異不敢不以聞蓋聞之崇安之人則云比年鹽貴略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聞之建陽之人則云十金之產今日買鹽所折不過千錢而新法輸錢

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鹽食之計引鹽至建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其之別然可見其實又不知他邑如何顧熹竊謂法之大體實已利便蓋強弱均敷已寬下戶應役之民使省陪償又凡種種弊倖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輕買鹽之價比舊頗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昔幸免而今例輸者橫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

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减本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所輸亦凖矣夫海倉爲鹽法蠹害之根本使北坐

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爲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爲率而海倉每歲所收亦止此數尚有乏絕不繼停留綱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一十三六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竊意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

埕戶搭於綱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爲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剋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爲賤賣以救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每一斤止減二十文亦得二十萬貫恐一斤止應數更乞籌之又使埕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久不爲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

十二文者將以給埕戶爲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客人則爲枉費在埕戶則無實利曷若使埕戶客人自爲貿易而官封之其每逐縣專委令丞職事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埕戶售鹽一斤實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爲十二文而經過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以使州縣樁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爲漕司自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人徑從便路與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

數者似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提戶買鹽不限引法但立法以防其與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壬侍郎以來三四任間代納之錢其數不少或謂增鹽尚有可減之數與其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錢鹽尤爲久遠之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

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不極既承諭張氏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可疑虜勢實衰故欲見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巳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楊矣山中已聞否伯崇見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書設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北氣象不若杜門之爲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爲令郎不妨也以行道自任而以爲貧屈人此正吳村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向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十四日到鉛山館於六十兄官舍略中幸無大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升降上下各爲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頭在建陽惜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喻二說其一已敘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近論昨事者代之大略

知中前書中之意到闕爲一得對畢即錄呈也
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
此今欲措辦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
此身日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
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君豪賜教
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爲道
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
顔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
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副本已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之矣十二日有
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然闕尚遠恐
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凌丈催
促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葦可杭
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
然爲目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
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
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遂初賦矣庶幾唯王龜齡
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閑處無復預爲兩日來

官過堂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贊之輒不
値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
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
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
先生一書辭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
其劄副葉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
之使人憒憒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
望尹穡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
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
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祗受仰荷恩眷尤
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賦性朴愚推知
自守間一發口枘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自振
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
力得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爲私幸亦已大
矣顧於義分猶有僥冒之嫌而閣下推挽之私

心猶以為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義
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乎其難哉之嘆且
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
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
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
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
疏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
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
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
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
而實易為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
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
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
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
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斂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
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
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
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隳獨斷之言進
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
二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人

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
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
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
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
理哉不審閤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
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閤下
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
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
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
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
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咈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
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逭目前宵旰
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
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
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
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
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
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

細故吾旣揜之矣欣欣焉無復慁介忍痛含冤
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
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揜之哉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
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
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
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
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
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
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傅會經訓文致姦言
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不其
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
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誤吾君使之傲
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
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
之敢攖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
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
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旣然矣而何曰
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
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夫上旣可其奏而舉公

而不顧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
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
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
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
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
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
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眞是非
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
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
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
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
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
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
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
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
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
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邪朋邪誣而以
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
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

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蹈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閤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王公討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開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芭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嘗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寬邊郡紓民力省歲費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為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為急與其賣度牒責財於民而覓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為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強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為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閤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為之失今不為恐後難復值此可為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以為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為之備不審台意以為如何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但喜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嚮諭近況似深念晉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明然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正州若得三五人贊助之爾半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初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賑窮兩事爾放稅與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賑窮亦是州縣間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尚書今錄去只如此可否第五等戶五百文以下共若

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戶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爾西府書旦夕遣去熹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覺偏頗道理亦不如此昨漕之書相咨問如此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往亦方留意此事儘得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咎乃在我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子事體不同吾人已是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失矣今一向如此卻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廷失處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黨失其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白申

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可爾謝諸公書必
已有定論須見伊川集中…韓康公…乃是除
講官後方謝之…既得…却難不答也答其
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公無…者則未
須爾將來謝師之辭不過…敘己意謝其薦揚
而已（横渠有…人為擧書甚佳）何必…復謝亦何必作套
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則是人…不幸事此
古人所以難於爵位也義…亦小…如此而遂竟
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大夫不肯索
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人主…厚曰食君

之祿畏不厚…擇得位…不管退自服以默默
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々道是此般見識也得汪
丈六月十九日九…書…六月末间到玉山於
彼候請祠之報已作書…其行矣一請猶是禮
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與書云有…再請恐
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
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為
如何所欲言甚…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昨中大臣…年所無…然小民債…亦借常

年以收…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提書云漕司
已備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宇
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共父前月二
十間因論王琪事被察百築真州城不經由三
省密院大件上旨批與瑞殷宮觀次日又批與
知隆興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
四日却似悔前擧之失然共父書云陳丈力爭
此事恐亦不能又兩公仕朝雖做大事不得然
善類不無所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
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丈若去則此事當

自審處乎父丞遣人至…際人在侯書草此為
報集議文字上内欽夫…文未暇檢然後敢而
不究其首此乃尊兄舊…何為未能去耶病老
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其相愛之意不敢忘
也

賀陳丞相書 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頼
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
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
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從而天子之信公也

益萬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憬憬然惟懼其一旦
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
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
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
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
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
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
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
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冗
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

朱文公集 二十四 十七

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
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
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
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
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
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
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
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
助如捄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
以爲下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
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
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
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
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

朱文公集 卷廿四 十八

者更爲今日之悒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
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
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
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
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
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
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
也今者敢因脩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
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因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彊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說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處事之不詳也熹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既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户之謡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柰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諭亦稍相似因

誤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胷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己丑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即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

慈還賜手敎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絶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秋末之期密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瞽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舊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辭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衛不應辟避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升斗之祿以共水菽之

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循竊嘿以至于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為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為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深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説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學閲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為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内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為不厚豈

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迯退縮以求守此硜硜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不得已者惟明公亮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祠官之禄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閒寂漠之境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和賴天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環材愚之質則異時明公未忍終棄猶欲甄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承教而不悖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存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讜競勸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士雖有愚戇亦思欲向而樂堯舜者猶將為明公出況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　己丑

自頃拆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内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閒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久為士者狃於偷

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偽之姦作焉上之人知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廸之則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而力攻之以為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為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為真熱而妄以寒藥下之其不殺人也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

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求速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賢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

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韙之而今日之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亦嘗辭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之違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

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況蘇氏浮靡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幸甚甚參政梁公之門初無灑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六月十一日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懇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不加進而頑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下起頹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

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非獨自為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顛蹶蹶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必為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敎熹曰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

矣兩得元發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為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為之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尚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蒙矜

許固為大幸苟其不然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為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再闕耳窮空只甚若有數

月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為便也復因徐倅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脩業為主寄人望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日

圖史侍讀內翰尚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榮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為慰熹學不加進而迂

矣日甚特之去遠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
以故意惧之移書拯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
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憙無以甚之徒自愧
目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除仍書已深言之
但不知向託元錫致丞相書及中省狀等曾一
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
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
憙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需人得爲
之又非可行之宜且諸公皆以耆德碩望服在
大僚而紀綱日紊蔡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
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恭其身則使憙猶覩
而任舍靈龜而觀朶頤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
譏卬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
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
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
朞年諸事又且如此則憙亦豈待視一翹元履
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旣後者尤切
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
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
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憙累承數

譬固已不敢抓拘匹夫之守今只候前日之報
若已得請因爲幸甚無所復言其或未也而諸
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
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憙失
所望於明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
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
而止一也憙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
前日冒瀆警言明公不以爲譖而欲與之上下
其論且斯排異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
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
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
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
久業可大矣若憙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
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
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
不謂原明知友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
信之今亦與知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
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
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人遽不能盡懷伏
惟益爲此道千萬自愛不宣

與陳丞相書 己丑七月十四日

熹昨以愚悃冒瀆威尊以閒劉范諸公不許深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皆以謝諸公慈惠綢單安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抑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伏況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日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遑是敢再瀝懇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俾得粗以安其林壑母子相保遂其麋鹿之性實爲莫大之幸精迫意切不知所言伏望鈞慈俯賜矜察

答汪尚書 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除倅送示九日所照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猶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則不必問此熹雖下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敎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一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未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亦歸他亦無以自效卻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發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又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遣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待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采使天下之士知

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乎
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然
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
於陳公竊以為天下之事非明公不能濟陳公
蓋不辯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愛其言之不效往
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
深達陳公報與丞圖之意以公蓋猶不能無恭
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感之蓋明
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上所人望如此其不
薄也一旦亦有以藉手而無以[illegible]去此古人所
以有所得於往來之議也愚意卻願明公審思以
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
一通乞賜降逢幸甚幸甚還朝未有拜侍之期
伏惟順時之宜為國自重不宜

與陳丞相書 七月二十六日

熹以恐懼冒瀆鈞聽未蒙發遣憂懼實深今日
復得尚書江公書報以速行謹以遇見復之煩
盡曲折編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謹取而一觀
之則知熹非敢當有所決冀蒙愛知之深豈願
如此亦惟有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收圖
則不惟熹猶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
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以下疑當有缺字或上書字乃丈字之誤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
慰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動手筆讀之使人飄然
直有凌雲之氣也比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荊已
久侍奉萬福熹請祠久不報非得元履書云相
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
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惡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
來即當再入文字瀝懇一到爾發問聽朝命又
不得請即須一到面懇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
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為中節然比
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
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
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
善甚善到荊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
不勞而政舉也邊徼既未從統帥之命當且中
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為言熹向兩書為一兄言
此知皆達矣

答張欽夫

非所惠吴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忌剋之心窺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見之然想其病去樂藏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不能克己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恐有失士之消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劉子澄録呈足以見區區然勿視人幸甚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　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諭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拜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況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討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嘬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陵寢欽廟梓宫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彼

嘗出於漢斬張耳之誅以懼我不知何以驗之
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
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
不可忘之痛沬血飲泣益盡死於後讎是乃所
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
發爲號令則雖庸奴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
氣矣何患讎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
廟社稷之不復而爲是紛紛措置有損無益之
擧哉不如曾爲之論此意請能祈請之行否此
今日正名擧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

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
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甚之
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
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
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謙遜訓以明義理爲之赫凡廷臣之從諛逢迎軟熟[illegible]和者以漸天之且中外以啟同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攻令之出必本於由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僻諉以案政體此最學之大者又須審度彼
已較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了細
畫爲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以

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爲小人邪
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何前擔
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充正忠
義之俸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
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
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奈宗社何
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
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
獻焉幸從遊之久竊覵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
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

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欲以此處事吾恐視聽
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身所爲文多熱前奏作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甚是斫理無太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丐乜丁頗朋及牛手之說宣播遠云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顧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
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
有爲事乎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爲言同當即吹然亦更須子細事其本末然後貨之爲者向見舉措之間多有言而爲之後之一人吾而罷之者亦人輕易矣從之執則守之不固於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
以爲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
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

警切之使知爲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吾恐其顚蹶之速也熹向得汪丈書道虞公見問之意特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致此區區庶幾不爲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爲尚有所疑熹嘗以爲內脩外攘譬知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

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旣爲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

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屯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漸復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財可刻剝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亡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踊極怨怒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見奉行強盜新法皆殺傷人犯姦縱火皆亦出因無疑於當戮但贓滿之限亦

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疑是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斷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踰梁全生之仁與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警姦之

之本意也夏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撮
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
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
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
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
吾使不若指此爲釁遂還而顯絶之乃爲上策
若必待彼見絶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

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下見
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
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眞有
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
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
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縻虛禮逡巡閔默
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顚沛之地哉必以合變
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
綸又疏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知而見聽則豈
須力爲之相逢言學問之道恐其於此開明則

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知似於此有未
盡也蓋嘗論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
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
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

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
夫振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
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
此却是成己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涵養不熟
務本知足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
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
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
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
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
明以爲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韓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欿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懇懃既以侍立開書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

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託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眾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

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以為求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

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啟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

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捄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循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舒濟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

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審切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効而任事者日被遷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illegible]）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illegible]）

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縣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一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左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

田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宦故名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事而食祠為媿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遺衮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

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違僨蹇之罪亦已為非常之恩矣不謂今復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循謂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遞省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遞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巾省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進為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喜之辭便從所請不惟孤蹤之迹得免幾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

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濺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為徼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欲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交割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員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湖廣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疎虞即與支

賞（如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亦與推恩尤好）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糶不得閉糶外每產錢一貫樁米三十石省（禾亦依此數兩貫以下了不勸委社首逼行勸諭既有封樁斛數具本都樁管米數及沖替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仍備覆實不行報猶須精虛申勤日及支撥總總生事擾擾其社首宗米印封樁交牒肯封樁）

一鄉下市外田等寄莊即仰社甲人本處
居人指定 陳說封樁十分之三
一鄉下有產 比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
重立罪賞 告亦與量數封樁十分之五並
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樁數外別行樁糶之人許具
實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一所樁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
量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
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樁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
每月終即給一分還元樁產戶自行出糶直
至稍覺民飢即據見數五日一次差撥官監
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
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
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糴禾米之家合預
行拘當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
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糴並免掯勒

一上戶自有客莊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
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
常住並不在收糴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糴米之人候三四月間
別議措置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
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
未盡未便之處今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
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
安便伏候台旨

一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
運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樁米多
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
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
居萬福熹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
拜違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賜之寵已劇
佩荷至於連擢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
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兩日

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頑猾偷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後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以閉糶為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以家貲二百斛糴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今價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魆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彊者視以為得他而肆其強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為權術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義之言夫苛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挂於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迫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猶掉拔雖有人所不欲而猶亡損初亦不出乎仁術之

外也後不能緐起坐作此諸書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例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公雜儀疑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使刊女誡本傳中有一存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一截幅字數疏密須令作一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誡各為一抄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所以將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此教之一事也雜儀亡書蓋頭年揚丈嘗以教何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至此言之其有不能自已語及之亦足為慨然也蒸本再作書偶丈以門方歸今早有人行離鳴起僅能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非侍前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猶與門人得不能無借留之願耳

答傅守劄子

並喻以祈懇感眷念之勤但茲事舐意初固料其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專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之

恤之美意而臣熹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竊日已久粗能自安負下誠以此自疑輒敢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句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名臣之選咸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

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劵府司既受而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逭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沉拙無由進謁賓客之後自竭愚頑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學為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憸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惓惓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懼瀆尊之咎亦避援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冒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

不容復捨退閑起趨名宦非惟自顧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前日冒受之非也敢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為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矣蓋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甚

答陳秘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
晦殊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承不鄙而
惠以書諭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脅予良厚顧
惟衰疾無有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
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占劄亦已遞本府寄納
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湾書

熹竟不免以有前日之命皇恐大㳟龔公以書
付陳舍人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
已定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

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幣乞賜台判遞
下幸甚宮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勘爲
幸龔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
蓋終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
幔亭之祠以畢誅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
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浩費調護不若及此
而藥之之爲全也熹申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爲
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
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爲言之蓋此低蘊千萬
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歸來幸免他虞到
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爲然向年
所叨異恩已是朝廷賜養之意況今又兩
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
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還
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稱前後及廷
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
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
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

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
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
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況昔已取彼今復
受此則是眞爲龍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辯
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望匪
自守略已半生辛勤若無所成就今日韓丈
又豈忍必破壞之耶況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眞
售僞託公濟私者方騖於世若又開此一塗徒
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
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不小所以自任者雖

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賈不忍以身於此
弊爲後世嗤笑已作轉去書懇之幸因書更爲
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渤老因其辭避早爲
寢罷不使蹤跡有露反取譏訶則拙者之幸也
又況如老兄者素志經世之心而又當有其具
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掇在其先此又豈於之一
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朋游已資警益之樂爲
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諮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
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推原
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

朱子大全 三十三 十三

傷不能自已耳此下知平生氣象而然耶抑亦
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
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
主之此利害不小甚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
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
須有病痛處甚爲正道之害甚深正當此推血
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猥蒙誨諭異時雖處亦深慮之
但日下便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支

所恨下於所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
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日小文字以待後世
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
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
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
一有不同便爲害負知己之除了翁事亦是賢
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推生纖點隨衆
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
出以犯此數者乎去日間元履歎贈之命使人
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

朱文公集 三十三 十四

向之同異故從來下之紛紛之論耳康節之處
前此固嘗講之於以受知前年恩命亦政爲近
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業者而或反以爲病
此又豈計度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可憂之但
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已處則其爲猜阻
甫益深耳前日集議自以昔求當時須議之參
之不盡此意只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並之見
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丈今 日別無書至之往
只有早聽其辭使自然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
下一上則千冒煩瀆傳聞播而識議多必列致

生事矣熹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考一次為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疼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揆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牽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illegible]勞惠老之恩故少假[illegible]以官益其祿而亡許以優閑似若有可受者以[illegible]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副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此以往其猶得以優游三歲就其所業而無求[illegible]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偏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人君子頗有以知之然猶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計所欲就者亦將汩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蕪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illegible]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熹前者向既以辭召

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撥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以兵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竊不忍以身蒙此降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深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若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失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𢗅其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

不能識且復竊自附其平生言行必行之不衍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無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悉忽不及盡其曲折今又脩狀有言非獨以伸私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白之於襲公也必若見命已行不欲追收則賴因此請追復舊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往來之既作然後撥之乎此亦熹所心篤望待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明公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襄陋亡庸猥蒙引援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雖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粗知爲學因得與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慨然始復該有濟時之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謹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踈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又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亦欲引而致之晉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取之

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目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輩也使之强顏苟容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自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有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偏私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愚戇無補而只以取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龍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故不敢輒通牋敕以犯等威區區葵切瞻仰近者竊聞受代半途歸榮故鄉行道之雖不無私歎然意者以得參倚亟聽瞻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臥病田間偶失須祠逮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

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於聖心日新雅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獨負日受應之於後以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蒙私覽俯勸泊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伸問訊之誠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閑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俾上印紱而後賜可竊自惟念雖與一道黎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怊悵然想稅駕里門辭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

搢紳之所共慶而喜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今又爲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誼豈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剗弊鉏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說蓋已屢瀆鈞聽然以頗未嘗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況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稽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一夕之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比日遂東所以反覆

然等之分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
指陳闕失白發蘊擻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
蓋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
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
意而指摘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
見功少者歟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
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
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
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
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

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
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
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
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
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
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熹前幅之尾所累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
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
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
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熹

熹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
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
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
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
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
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
誘掖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
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敘說雖詳然似無過當

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
爲却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悔若
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
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
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
年來絶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
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
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怪責一日出來作
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只已慣却心性雖欲勉
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

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私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止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為煩也探路未敢作書煩

為深達此意又恐此事已登再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懇之亦乞或公不當滿今既未受命亦未敢便落儒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此亦須然辭是亦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迹使不至疎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恥未雪為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還山中草草作此殊不盡意八月十七日熹狀不宣熹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

想未能即遂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殊朋友之賜厚矣欽夫又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

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欽祗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誠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凶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

此閒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發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日文字固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舉小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闊而不足言也熹今日

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爲令弟言之歸當一一禀白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肺論之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爲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秦之出處不足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爲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爲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禄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自必且待隨事應之耳但中書狀中欲少露乞達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今無若蒙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爲詳度指教之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爲佳或不必公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得官時空晚年出來往往不濟入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乃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侯官處更有封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學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秦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秦後以抵牾得罪以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似秦補待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 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准其退歸之私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已力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顔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奏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熹愚蠢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内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斥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重爲門墻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賜矜念使得先彖幾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山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威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草并乞寬貸有以亮之幸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又以恩鈞聽准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顔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奏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爲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與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羣公薦寵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衣寺丞面稟若蒙矜念早賜宛轉使得先事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昨計此亦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爲去計今内則精神昏憒兩目生花白晝對人亦往往坐睡而省閣文案簿書叢遝之際爲

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疏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抗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此睢盱以求苟免於譏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閼往往無日不發於言

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携小兒猶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爲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嘗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處爲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

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爲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

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窮匱外縣殘壞本初不爲久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久矣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

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殊草草亦歉然
峽玉淵為最勝然暫遊不欲窮從猥多不無勞
擾亦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
可得遊而況其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
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甘旨之奉耳趙丞書
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卻附納宜
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
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
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
誠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
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
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
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
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稍改
未定其未穩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
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亦不免彼此異同為
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乔為長吏於此
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己所著之書內則有朋
友之譏[illegible]外則有兆俗之議雖非本心豈容
自辨又況紙苞之類無故常招物屬今乃自作
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惶其狀
喧[illegible]聶使人厭聞甚或緣以成罪亦非難事政
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
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
熹所銘等說方此復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為
此彼之聞者豈不疾矣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
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
昨日蓋嘗以此為懇而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為

謬為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為此書其不遜甚
矣正以求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
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
使人摹印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
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己
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為謙遜而為此
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illegible]迫切不得不
力懇於左右幸賜[illegible]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
在縣請并以校錢[illegible]燒毀而止其已置之版卻得
而議以別充一學以成仁者[illegible]道術之意自不

失爲善事不審曹爲以爲如何專此布露切幾
猜怒

與臺端書

真美凡顔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潛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論降貶威重謙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吳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劑藥之寒温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

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難欲一效其仗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剛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彈去姦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亡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爲之兆耳其必將有以遏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一二竪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爲術以去之以提其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

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論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冀之愚竊猶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爲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支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皮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擢戈甲而噪呼以逐之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圖以當其摅怒決裂之勢吾竊爲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

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問者讒臣乃復抉摘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作無聊逢迎縱臾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沮於異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闖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于王庭深替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

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大平萬
歲其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
意乎焉此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
矣顧疎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
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禀交淺言深分
疎禮簡盖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
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
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
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爲
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惆
無負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
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茲臺
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懣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伏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
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算疎遠不當僭有所陳
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

某昔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密邇江
西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
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還
又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
左翼軍者是也盖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
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
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
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
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
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

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竊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
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
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
賊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
聲以順討逆彼假息游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
命哉某書生也輒論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
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
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
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絶與西北不同願更博
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illegible]之望也

佇知照致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爲
罪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寄
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郡民貧財匱歲以
六七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
可以支遣究亦其所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
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
使臺盡數例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
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

數獨於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
上供已起外目餘不多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
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可催之數縱有
催到非惟不多又且旦夜隨即借兌目今虛掛
欠籍用張輒非公憑白漫拖告欲乞台慈仰體
避者並許丁寧之意討並虛通行與將淳熙三
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
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之費高明必有
以矜憐之與其留滯以俟而終爲後人之妄費孰
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歟

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
請然顒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
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
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
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頗增水腳之費
兼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
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
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熹不揆踈遠微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
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
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
命今比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
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
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
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
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
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瘵遺氓

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始
終大賜以慰顒顒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
又不獲奉觴稱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備
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發越剛長之辰固
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熹昨者使還蒙賜手教
復以標準新圖曾公墓帖爲貺尤荷不鄙之意
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略陳固陋計今
當以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

撥米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嘗
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爲吏强顏於此百
事廢弛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假借久已
得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
都昌多是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
數多前此失於訪問遂違檢放之限近因遣佐
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
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
行視候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略與
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
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
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才
而過當其他則又難以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滿
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
裝以俟罷遣矣尚何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顏提舉劄子己亥冬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
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

臨慰藉勤懇至於比交之間傳道所以誨飭存
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
心無以爲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鈍以仰答恩
私意謂如此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
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爲前戀而山野愚闇
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旱傷失於檢放加以
催科不無迫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讟𧨝起仰惟
朝寄本以爲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
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
勉彊不得不早爲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

特與敷奏繳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蓋雖飯疏
沒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
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又甚矣干冒崇
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録恩畀以符竹
自度疎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黽俛就事今十
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
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
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

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
不愁歎發頻或告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
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鄉舊譏責提耳告
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
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
慈含覆未遂矜從跡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
心自強祗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
來閩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驚惶不
知所以自處夫為政而不宜於民為所厭苦至
於如此誠無心可在官府無顏可食俸祿不免

待罪於嚴譴有隙謫而又竊踐京官終致曲蒙
餘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
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儻蒙陶鑄得以病免其
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
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疏嬾
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其官造化之力乃得
為吏廬阜之下其土林泉石號為東南最殊勝
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

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越茂美尤有幽絕之致
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
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
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為朝廷儻欲復脩廢
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
充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
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
平生之懷若從更蒙矜憐假之稍祿略如祠官
之入則在熹又為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
糜耗願以事體希闊言之若其野而偕侮者是

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幾鈞慈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為一一可從，則竊之受賜為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宥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熹衰憊昏昧，不曉物情，加以闊散日久，尤不諳悉吏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為，雖不敢不竭愚慮，而所見乖謬，勤失民和，四方士友貽書見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已者，尤其詳盡，其間歷數諸政，無一可者，迹其所闡，皆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為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者，乃出於相愛慕求問學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備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若早為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若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頻仍，伏紙尤增隕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申析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在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公相特為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為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之為美也。熹遠外之蹤，輕易及此，誠有草野僭侮之罪，然其實亦朝廷正名舉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以為然，故亦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楙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楙會，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為致力也。但聞敵兵滿野，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政

想亦傳聞之矣於書責以須刑曹發數條
已封於上海說韓東西矣今但得脫去
爲上此是非虛實也季通君直到此相
攻次弟不虛傳也劉公要求此不能久
居其得也德齋留家於此暫歸臨江
矣未行未暇致責因見其子幸
及之頃下注近刻蔡節齋綱一本他
無可

與趙授

甚無狀一年不能達道于
譽得罪於士旦夕自
當以他罪行也示俞曲
折深念然答養蛇蝎
使益猾譁而遠
近則亦所不爲也尚事文叔在
此備見首尾而怨則亦無以官吏爲矣至
如木炭錢事亦是所當爲上司之見
聽方恨不能以是而求歇
煩於人錢多又是毛據考
究之自有然細詢田野之言而

考之審以求其實則前日錯亦已甚
矣此舉錯枉直間所以難明有道以鼎之
則所自謂若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
喜自辨又於老兄不可自隱情故久不知所以
爲報今有便信筆及之欲此是亦欲
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且得其所謂李
心之正可太之說甚南言兩句不知
本所指何事更問之也

與陳帥書

孫者明論惟明主思賢
念服而未
得業則識之士猶以
爲恨遠在權寵利之臣則可
而施四方之觀不能無所疑
也處此爲門下憂之而
未敢爲承遠于書寄
有文不遠意而於吳爲門
下而說諫說一於不嘗
文飾有不可猶火追亡人
以以文不

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説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言時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爲明主言之其所病若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幸而聽從天下因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决亦不難處矣夫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因失其機而在我者不無脉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

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況今所按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爲可取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疎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宜露賤迹自見愈孤危矣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況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欲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師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闕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爲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欲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收簇價錢所管或俟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爲利便

一目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捄災事體各别不可竝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郡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爲幸甚若是户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諸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沴之一術而捄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旱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遂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斂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

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
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旱米三千餘石總所漕
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内分豁此甚
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
内除豁不得㧛上供數㝡有劄子懇兩漕別
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救荒之助
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儹結石寨狀别
本具呈并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

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
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
米五千餘石約令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
漕司令亦録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
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録梗槩上呈恐今
歲事體不殊此也提舉遞鋪司牒有近日
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
有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遏糴利害申禀未蒙施行今本
軍糴米人舡已為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
販皆為阻絶江西頗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
此又況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
懇之恐其未必經意盡自朝廷已節次懇之今
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
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
家大賜也頃時劉樞遣早晋奏此事其後客船
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為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
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糴但撥撥樁積米此但

為建康州郡計耳然贛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
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
矣不然則樁積之米得賜汲撥使諸郡各得二
五萬石亦為幸甚漕使本别具禀熹偶足疾大
作疼痛亡憀不敢多作字只乞鈞念為達此懇
同賜區處以速為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遲得
為專人往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劄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問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
亡窮蒙諭置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

方有救災之急未暇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理耳減税事尤感乘意之勤初謂必可遂請適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明為言勢須再下此終有望於維持也白麻宣書拜賜甚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旱勢甚廣此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命然當此之時督責㷀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

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以救此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辨者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總所已行下令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意之更乞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禀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聞不審台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儻以禹稷之心為心則此一役也而可以兩濟得[illegible]不勝幸甚此或有

委弁乞垂示

熹前幅所禀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為義不當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嫌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為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為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為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

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關之否熹今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役夫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大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年撥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與勘諸縣檢放分數大段乾損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供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

納之數却行經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施
使司須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
戶仰食之人數日未到候將來冬後賜食即
將上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
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遺已見前　諸色官錢）
（由鄉近歲糶約可得萬餘石但苦　緣少有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石堤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
難谷易蓋欲因此賑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
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
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
得自使司申請如何（此已一面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説乃似肉糜之論可
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
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
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乞朝省極論其緣預
乞台慈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澧諸州皆熟得湖
南僑憲書云湖北米船街衢巷增價招邀

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量奏乞指揮
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糴買
奏聞重作行遣（此一項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熹伏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合
發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比州
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放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
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
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
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斛不在數中也熹欲一

一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
所爲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
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
心則爲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
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
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
之説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爲州郡措置所收
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
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爲若盡實供
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以

兵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遠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復有少懇輙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災又無術畧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客販舟流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盖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袁筠東被南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津梁之禁熹愚竊意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鄰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則不惟蕞爾小邦歌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幸爾于肩始猶自疑及念前日茘子分甘之意然後有以決知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也是以敢卒言之伏惟台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二

咫尺門牙無緣進謁第切傾鄉之私比以告糴仰干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吏未及解發而使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凉舊雖豐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着況今旱歉溝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他日之比前記之懇輙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今再具禀及以公文為請伏惟高明擴一視同仁之心敦救災恤鄰之義俯賜矜允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此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由析懇張帥意必蒙其憐閔推所餘以幷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敢請傳聞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江西當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必過計為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害救災恤鄰之義熹已手書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

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去歲未見顔色輒冒祈懇比以民饑告糴隆興乃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閔拯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絶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況今凶歉事勢可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冒請今顧言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懇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者爲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 三

某累具懇稟告糴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仁庇之及但奉新令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遏其意必使敝邑饑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旱與弊軍等則寔不敢有請今使境諸邑粒米狠戾發泄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遣糴米本錢又皆充借上供錢物方此自劾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爲無狀某已具公文上之莫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吴子諸縣議荒政書

某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竭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清事舉民受

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吝權下慢
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
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
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
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
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
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
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擾擾又須不憚
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寛涼去處

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
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
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等可
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
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户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衆依
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户所糴米穀數目縣
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
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擾擾上户既是富
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盡
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
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
作施行

一根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
隅官保正子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
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
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
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
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根括隅官保
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户及糴米人
户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
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
糶上户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
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
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
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寛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
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
當行改正

古代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
到此飢民一有狼狽即當立以公法從事不容
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狀申陳然其曲折有
不敢盡言於君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
約轉陳請不勝幸甚熹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
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祈扣黷犯天
威欲俟新秋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

深念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
輒求自便於是蛩心抑志顛倒服官祈禱百方
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民必致闕食不免行下
屬縣勸諭富民賑糶下戶那兌官錢於鄰近州
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
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
悉疲駑講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
力小任重日夕驚憂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炎
下潦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夜旦所不足言
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則熹

爲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
事之嫌有此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
熹宮廟差遣使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人石
趣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敦迫勉彊到官不敢携家
爲父往計獨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
病勢有加即彼此存沒一時狼狽欲望鈞慈
深賜憐察

與居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暄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
居萬福熹前日專人奏記尋即奉被遞中所賜
手教伏讀再三感慰亡喻又蒙垂喻緣奏所陳
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疏賤不宜得此
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說既也然前事不聞有
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違滯之罪罪
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
事之實也加之賤體自進入後心痛復劇而足
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移步在告已旬日矣自
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性命日夕憂

尚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賤懇然於所職
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頃有札奏乞截綱運充常
糧事并以申省然於羣公前已致問不敢有
煩瀆頗因閒語賜一言焉得并前劄早賜開陳
使熹得與病以歸而旱民不至狼狽不勝卑甚
力疾專此具禀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霄漢
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
廷不當偏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
重輕普加恩意也昨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
放之數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不慮民力之愈
困者眞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議者
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毛也然
郡計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論之矣切望垂意
朝廷之體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
審鈞意以爲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爲左右言可
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
參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恕而察之幸
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

今歲之用閩建康椿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
但相去之遠呼叫不聞未知所以爲計耳前此
減税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不任責況
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
應熹性猶狹進則有搪突之傷退則迫切無憀
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儻哀憐之不若
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爲大幸然其所請截撥
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過糴
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沒入其家
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盡晚米價高雖
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
有能亢此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
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
道里遼遠未能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幸
甚幸甚又嘗垂喻所以驩子澄者莫非至當之
言不勝歎服但未知子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
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閒雖有雜燒之令亦不
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
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罪已不勝悚仄矣二
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參政劄子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叔于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減貸罪放房緡及蠲減賞錢者恐未足以為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行之意其反求諸己者為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訴者罰守貸其縣令皆以名聞）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切詔下諸路州軍其遏糴重行責罰）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儒區區念此至熟慮矣欲叩首信習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特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間以偶許之災過自引咎顧留行之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警懼惕然有意於講闕政以召和氣此實盡忠補過轉禍為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為意則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待闕嘗秀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緘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踧踖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負此無實之名他日反為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日間當有的便續脩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僭第區區不勝瞻仰也熹閏月一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餘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

西勑告尚未被受衰懶豈復堪此幸闕期尚遠
得以除爲去就耳自明之亡行且朞矣念之怛
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編次文字今已就
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
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
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
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
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
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
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

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
知其不可易也伏况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
舉錯之間不可不審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
不言未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
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朞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
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其
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
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

以舉揚於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爲重而
欲全之閨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劄傳聞會稽斗米八百錢其
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illegible]矣郡武勢須四五日
閒方得歸即治裝以俟命[illegible]一面前行恐不復得
請教不勝引領之至[illegible]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
方略有可見教[illegible]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分數[illegible]僅可得六七分今又
遭雨若未[illegible]即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

實故敢及之

與[illegible]

熹衰病[illegible]一因循此大役費縣官數十
萬而越人之[illegible]可以數計仰幽明踏
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力以愚拙不堪世俗之
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二麥登場
賑救說事見措帳目申發即尋前請庶幾觀變
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
登覽匆匆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
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

耳前承狂書竊察輅車一出周徧八郡狂瘝衆
手姦民穿息山谷因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
方久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丞相熹嘗謂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
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
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
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
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

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
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
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
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
元元之無辜傾囷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
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
是時擯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
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己慙怍然自受任以
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
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

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
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
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
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
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
憒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
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
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
就閒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
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

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
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
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
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類年發散
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
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雖以聖主之聰明
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
之長策真可以烹治御民彌蠹盜而保其必
無意外之患也矣是以彷徨怵迫未敢遽請而
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

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二
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
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
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
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
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
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
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具收糴則百萬之粟
旬月可辦諸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
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

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
此與彼何與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
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
已集來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
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
速行賞典激勸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
則籍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
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
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照會元降即與
推恩使已出糶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亦歆

艱難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
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
操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且抑百端
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
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
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
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
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撙節
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
之請恐難必濟愈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

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
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
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
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
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
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
饟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
苴輦載爭多鬭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
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
髮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愚

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

有所定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甚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後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於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

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禍不自勝滌至發端之冥一念至此心

朦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
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
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劾於明主之前君臣
相警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
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
吏役尚可勉策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
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尋理
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
不能為此無益之不枉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
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

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
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
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
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為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
而求夫有得於已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
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
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學者當先講習知
得為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
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
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
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
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獵等好高尚
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
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
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遽
覓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
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
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
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
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教承學也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考異

與… …見義理 一作究見